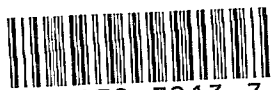




裘吉生主編

珍本醫書集成

林森



3 0472 7213 7

# 發刊緣起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國民政府既頒布中醫條例。熱心國學之士。精究岐黃之倫。無不額手相慶。交口而頌。以爲國醫昌明。正世界醫學之進化也。中西方術雖異途。必有其共通之點。歸納此共通之點以立之基。於以別其異同。覈其得失。正此後研究學術公平正確之態度也。若其互相詆譏。不虛心以會其同異之故。得失之由。俱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知見之門日隘。而學術有淪亡之憂。非特一國之病。亦全世界人類之病矣。故凡謀推倒一方以自快意者。皆非通人之所取也。

吾國醫學沿習數千年。自有其不可磨滅之價值在。卽其治病之實效。亦彰彰在人耳目。爲國人所共信。此實吾先人所遺留之一大寶藏。後之人所當芟夷蘊崇。以開闢之善守之者。闢之守之之方。則應用科學方法與取人所長而已。竊以爲今後之研究。亟應注意者四端。

一曰整理醫籍。使有條貫可尋。吾國醫學。有數千年之歷史。代多名

人富有述作。先後不下萬餘種。學者一窺著作之林。有終身讀之不能盡者。抑且叢雜猥侈。條理不分。名目所指。內容難詳。然則學者將如何而汰其雜取其精乎。故整理之功。爲不可緩也。所謂整理者何。去蕪存精。分別類目之謂也。由前之說。蕪去則學者之心力可省。著手有自。由後之說。則科別昭然。一索卽得。

二曰公開。世守祕方。共以利他爲念。吾國醫家多守祕方。不肯示人。得一舊刻孤本。或前人佚稿。便矜爲世寶。高其身價。醫學之不進步。實由於此。久而久之。孤本成爲絕本。佚稿竟至亡稿。數千年來若此。事者。蓋不數數觀也。此亦好學之士所爲深痛者也。故凡孤本佚稿之發刊。亦爲不可或緩之事。

三曰校刊。木版善本以資流通。木版書籍。日漸鮮少。而善本尤不易覓見。故有求一書費數百金而不得者。好學之士每苦焉。若其他流通本。則往往校勘不精。紕繆迭見。關係民命甚大。從事重印。又精校而流通之。亦今日之急務矣。

四曰逡譯。外人研究所得。作爲參證之用。近年以來。吾國醫學頗爲外人所注意。德曰二國研究者尤衆。彼等率用科學方法。證以實驗。有與吾國舊說暗合者。亦有新發明者。語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借彼已成之績。爲吾研究之階。則事省而功倍。此亦今日之急務也。

本局鑒於以上四端。爲發揚國醫必要之步驟。故有

### 珍本醫書集成

### 皇漢醫學叢書

兩大部之刊。先後商請紹興裘吉生先生。上海陳存仁先生。從事編譯。已歷年所。書將成。而中醫條例適已頒布。此亦一時之運會也。夫叢書之可貴。前人並已論之。願若劉河間三六書。李東垣十書。王肯堂醫統正脈。周徵之醫學叢書等。冊籍委積。往往盈架。攜帶尤覺不便。其間亦不免屬雜之識。其他重要典籍。至有費百金不易求者。得書之貴且難如此。欲望醫學之發皇。豈易事哉。今本局之刊印二大巨書。網羅遺佚。蒐求新知。卷帙富有。書品精美。共計一百六十二種。字數在一千餘萬。

以上。葉數在二萬以上。照會通書式。可分裝五百冊。茲用仿古字版精印。共裝成二十八巨冊。所以免散佚也。惟工事既費。財用亦大。故除各處醫生訂定五百部外。僅印二千部。留爲賞識者附印。數滿爲止。又因適應社會經濟起見。取價亦極低廉。是則本局區區提倡之意已。至其體制。各具凡例序文中。幸詳覽焉。

## 世界書局識

珍本醫書集成序

中國醫學興行廣博古今著述浩如烟  
海有終身讀之不能盡者抑且富時即  
刷紙未進步交通不便利一書之刊行  
經年遠矣以求一書極不易得目此  
散帙零落者蓋不知凡幾矣今上海  
世界書局有鑒於此特刊行珍本醫  
書集成凡向所珍貴之版本精本鈔本

批校本精自本堂公諸世且以廉價集  
之亦能倡導國貨整理圖書藉此種  
編刊實為第一偉大之貢獻時在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中央圖書館長焦易堂





吾生先生編評諸書集成

集古今諸學之大成  
登斯民於仁壽之域

焦力靈題



來吉先生編譯醫學彙考

見指內錄

彭君光題



國

字之先

宣鐵吾



摘英集粹

陸仲安題



國醫精華

顏福慶題



吉生先生編輯珍本醫書集成

# 群玉策府

顧渭川敬識於上海市圖書館



珍本醫書集成

奇  
賦  
扁  
祕  
賦  
藉

古歛王仲奇題



珍本醫書集成

披沙得金

費子彬敬題





## 陳序

吾國學術。著籍可披。而最切民生實用者。莫若醫書。歷時久遠。闡精之說固多。而侈述雜錄。逞臆無當。亦所在皆有。坐是欲專斯藝。甄討決擇。縱有所得。亦事倍而功半。又方藥奇。祕傳世守。相習成風。牢不可破。靳私家之真蘊。失攻錯之精神。此皆與時代進化有妨。甚或絕詣孤行。轉流域外。昌揚利濟。讓諸他人。科學程途。增供無形。輒輒回視國中。其僅存專乘。足備學說研究者。留遺異本。寥若晨星。或乃手抄成帙。探索益難。紹興裘吉生先生。醫林先覺。學養淵深。年來會合都門。累佩揚權。近手編珍本醫書集成竣事。問序於余。瀏窺涯略。克悉皇皇冊帙。一祛前述諸弊。爰有四長。可據舉焉。絜矩羣籍。條貫斐然。其一。珍祕公開。利他爲尙。其二。校讎孤本。流播醫林。其三。吸采新知。佐資參證。其四。貢獻生平。萃爲衆有。風行當世。效可前知已。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中 央國醫館副館長 郴縣陳郁識

# 題詞

吾國醫書。肇自靈素。粵有難經。比之疏注。金匱傷寒。  
導人先路。六經論治。形氣兼顧。歷數千年。莫或敢誤。  
千金外臺。收羅宏富。方案弁呈。有如集部。唐宋而還。  
書多顯著。金元四家。各有巨箸。明清以來。更多家數。  
指不勝屈。是爲醫故。祕本雖多。殊少流露。或藏大家。  
或收四庫。卽有售者。曠時難雇。况今講學。不能頑固。  
中西溝通。各有程序。無書攷覈。焉能獨步。世界書局。  
知急先務。爰浼裘君。各方收聚。所得珍本。百家悉具。  
內外科全。兼及婦孺。板本清明。校勘精細。舊識新知。  
網羅饒裕。古人精神。開卷如晤。都九十種。實堪愛護。  
題曰叢書。名實相副。嘉惠醫林。金鍼暗度。匪曰眼寬。  
實由心悟。家置一編。如獲寶璐。琳琅滿目。令人欣慕。  
敢告同人。勿失良遇。我爲題詞。聊當露布。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歲次丙子閏三月三臺蕭方駿龍友甫題於北平

## 緒序

年來中西醫之紛爭。甚囂塵上。此攻彼訐。兩不相下。其勢若不能並立者。竊以爲過矣。夫學術浩如淵海。雖有源流之不同。然而滄海之大。不捐細流。其能成爲一種學術。垂諸數千年之久。必有其不可磨滅之價值。吾人似不當拘於一時或一事之成敗。而塗抹殺一切。當就遠大處着想。而以整個的學術存廢爲前提。摒除主觀與客氣。庶幾躁釋矜平。乃可從事研究。西醫自海禁開後。始入中國。當海禁未開以前。數千年來。人民之疾病存亡。惟賴中醫維持。積數千年之經驗。寧不值得一顧。而謂爲毫無價值哉。以言效果。則今日之社會民智。各有啓閉。而信仰亦彼此不同。然使中醫全無效果。則西醫起而代之。直如摧枯拉朽。不待廢除而自然趨於滅亡矣。故吾不欲爲偏頗之論。純就學術立場用客觀的目光評定之。西醫在今日已通行於世界各國。成爲國際共有之科學。中醫則尙拘於一隅。偏重玄學與哲理。其間相差固不可以道里計。然而急起直追。是在中醫學者之努力研討。本其固有之學理與經驗。倘能參證西醫之方術。而效法採取其所長。將中醫整理與改進。使之科學化。則未始無所成就。而有所發明。若夫故步自封。頑固自守。則日卽於沒落而已。余之先人業中醫

者凡四世。余自身則習西醫。故對中西醫之學術。皆曾窺其門徑。雖無心得可言。而主張中和之論。認爲中醫實有整理改進之必要。今政府既已頒佈中醫條例。是已確定中醫之地位。世界書局因有珍本醫書集成及皇漢醫學叢書之發行。其所選輯。全屬中醫學術之精華。甚足爲中醫學界研究之一助。他日中醫整理改進。此其嚆矢。承屬序於余。故略紆所見云。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褚民誼序於滬上

# 秦序

叢書之刻。有數善焉。採擷菁華。刪除蕪雜。不拘一家。掩有衆長。矧乎醫學。尤多祕笈。不有合璧。奚資借鏡乎。嘗攷叢書之稱。昉於唐陸龜蒙詩文集之署笠澤叢書。叢書之實。肇自宋俞鼎孫之集石林燕語辨七種爲儒學警悟。若在醫林。則唐千金方之散錄龍宮藥方三十首。外臺之述用古書方數千百卷。早具叢書之實際。而金元四氏。各富著述。迨明肯堂六科。士材三書。迄清徐大椿。黃元御。陳念祖。沈金鰲。陸懋修輩。叢書之出日衆。然多融會衆說。仍同專集。未有聚各家之精英。蔚爲醫學之大成者也。僕於七年前。因有古本醫學叢書之輯。就精刻本之失傳者。影印二集。苦度藏有限。見聞又隘。不能窮洩昔賢之祕。輒引爲憾。邇者裘君吉生有編輯珍本醫書集成之舉。都若干種。視吾書逾十倍。而名貴不可值計。不僅爲吾道慶獲瑋寶。亦私喜所見有略同焉。君藏書甚富。名重東南。僕嘗趨訪於武林寓次。大屋十餘間。盈室皆古今典籍。幾無立足地。退而坐談。初沉默不欲語。旣而侃侃不能抑。蓋有志於醫。而醫人之外。且欲醫醫。復欲復興整個中醫於衰頹之中。乃環視國人。瞋睡未醒。無可與語者。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也。繼因全國醫聯會。相近於滬濱。再因中央國醫館。把晤於

白下。風塵奔走。雙鬢漸斑。而豪氣不遜疇昔。憶會議時。有各執意見。相持至烈。君責以正義。至痛哭流涕。衆人咸爲感動。息爭。嗚呼。僕奔走醫事。一十六載。何幸而獲與君交。抑何吾道中。如君之不多覯也。僕嘗謂欲救中醫。先當尊重醫德。次當普及醫育。蓋意氣用事。攻詆相毀。凡闖牆之事。雜出於中醫。智識淺近。思想簡陋。凡不學無術之流。亦雜出於中醫。不以道德救其心。不以文化救其疎。而欲起中醫於危亡。必不可得。及窺君志。不謀暗合。是則本書之輯。君之大願。倘得償其半矣。殺青有日。索言於僕。卽拉雜寫應。不敢以諛詞進。君其心許乎。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上海秦伯未書於謙廬

# 陸序

醫學扇宋儒陰陽河洛之遺風。推五行運氣以爲說。千年來莫能自拔。科學既興。人尚物質。其視中醫。固已荒唐悠謬。無異江湖術士之眩鬻欺人矣。益以西醫競進。此唱彼和。而中醫之學術岌岌乎不保朝暮矣。然市上新刊中醫藥書。若新著。若舊籍。如雨後筍。如過江鮑。不可勝數。至有特闢肆以專鬻中醫書者。豈毀者自毀而寶者自寶與。余少壯以後。棄教讀而業醫。以爲中西雖殊。理無二致。凡中醫經效方術。必闡合科學。持久蘊於五行運氣之中。無以自顯耳。於是參互考索。以觀其通。有所得則筆之。不善韜晦。隨時刊布。一篇乍出。毀譽紛來。毀之者以爲驚新忘本。譽之者以爲披荆棘得大道。且謂老馬有識塗之智。有新出醫書。必馳書強其評隲。以決去取。世界書局新刊珍本醫書集成。宣揚既廣。詢者益衆。夫古今醫籍。汗牛充棟。豈能盡讀。知其優劣。新刊未出之書。又豈能盡得其稿而先讀焉。無已。則視其編撰之人乎。子輿氏有言。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珍本醫書集成。紹興裘吉生先生選輯。民十七衛生部有不利中醫之議。中醫集議上海。謀自救。旋入京請願。裘先生與於代表之列。有貴要招代表治病。意將以驗中醫之實效也。諸代表咸推裘先生。先生爲診治。應手立愈。

先生家藏醫書極多。以爲雖甚簡陋。必有一長可取。無堪覆瓿者。乃擇罕見者。以活字版刊行。號三三醫書。凡三集。都九十九種。久而彌見重於世。余與先生齒異行。居異地。又不常通書郵。所知於先生者。僅此而止。然已足見先生之富學識經驗矣。其人如此。其書可知。以視彼無知妄作。盜竊欺世者。豈可同年而語哉。友人馳書索序。遂舉其所以答函詢者歸之。

丙子三月後學陸彭年淵雷拜序



## 徐序

當茲學術競爭時代。所以助成學術研究之工具者。吾不能不歸功於叢書之輯印矣。醫學叢書自王肯堂輯醫統正脈以來。代有名作。第印行不廣。讀者猶多缺望。老友裘吉生君曾刊三三醫書。每集二十三種。三集共九十九種。祕笈孤本。搜羅甚富。學者獲益匪淺。中央國醫館成立。以整理學術相號召。鴻業偉舉。未易速成。二三耆宿。頗欲精擇各科必讀名作。輯爲鉅冊。以定指歸。不佞亦深主此議。惜人才未能集中。意見未能一致。又在蹉跎停頓之中。年前世界書局。倩陳存仁君編譯皇漢醫學叢書。倩裘吉生君輯珍本醫書集成。以新人才輯新書。以舊人才輯舊書。矣難兼弁。功程浩大。珍本醫書集成已甄錄至十二門九十種之多。聞尙欲有所續輯。實醫學界之皇皇鉅製。有數恩物矣。余既佩世界書局主持者之勇氣與毅力。尤折服吉生搜羅之富。抉擇之精。能於存真實用。雙方兼顧。具微苦心。吉生狀貌魁梧。頭腦極清。老而彌健。所藏醫書。甲于國中。復能不自私其子孫。以倡導學術。發揚文化爲己任。擔任如許偉大工作。尙有餘勇可賈。此其精力。豈尋常人所可及哉。相任忝以二十餘年舊交。知吉生之有素。雖甚無似。不足以序此書。而紀其梗概。亦使後之讀者。得以想像吉生之爲人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七日徐相任拜手謹序

# 時序

裘吉生先生浙江紹興著名之醫學家。為余念年前在醫學上通信神交之契友也。民國初年先生接辦紹興醫藥學報之際。余以讀者資格參加研究。間有所見。隨時走筆記之。得蒙賞識。刊載於紹興醫藥學報者甚多。嗣於十二年間。遷至杭垣。改辦三三醫報。余仍有管見發揮。附刊報末。先生研究醫學。用工最勤。平素搜藏孤本醫書。多至二千餘種。曩皆自刊自售。余於友儕中。討論當代醫學人材。嘗以先生相推許。又因自售醫書之故。恐歷時過久。不免有營業色彩。為盛名之累也。此後余因生活所驅使。旅滬數年。與先生朝夕過從。易神交為面晤。快然久之。先生又將經售各書。完全交世界書局出售。於此可見先生研究醫學之勤。有異於市井營業之人也。二十一年冬。余受命擔任中央國醫館學術整理委員會專任委員。適值滬淞之役。中館播遷。未竟整理之功。嗣聞先生與嘉定張山雷先生。亦會參加整理工作。惜余因在晉。未獲同堂聚首。把晤言歡。為之悵然。比得來函。知將珍藏各書。擇其亟應流傳者。如孤本。精刻本。精鈔本。批校本。稀本。及未刊稿等。共九十種。交付世界書局印行。整理古籍。公開祕藏。凡輯入醫經五種。本草五種。脈學三種。傷寒四種。通治八種。內科十二種。外科三種。婦科四種。兒科二種。方書十七種。醫案十五種。雜著十二種。各科皆選其精粹實用者。為研究醫學者。必須參攷之要書。余與先生有相知之誼。爰誌締交之經過。及本書之內容。為閱者告。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時逸人敬序於太原旅次

# 周序

式觀數十年來。國人炫新驚奇。倣屣國粹。數典忘祖。倒置本末。言念及此。良用浩嘆。他不具論。試稽夫醫。泰半震於西術。昌言崇奉。視同圭臬。迷途不返。國術日趨衰息矣。不悟國醫之所病。在載籍蕪雜。而善本散佚。果能博觀而約取。或有闕藏珍本。足取規範者。未有不得心應手也。如蜀儒鄒趾痕君。以耄年中醫。得寬假歲月。屢愈危殆者。則徵精研國學。實能濟世也。世之良醫多矣。奚獨鄒君。顧上焉者勞攘濟扶。雖有善本。無時揣摩。抑循吾國相習。往往居奇。用是闕藏。輒多失傳。間嘗瀏覽邑志。醫籍。其流通於世者。十不獲一。則舉國私家祕藏。終致湮沒者。何可勝數。豈不大可恫哉。故愚平生。凡友儕惠我珍籍。必手錄轉郵同志。每獲附印。輒竊喜得廣播也。神交裘吉生君。行道越中。望重海內。以利濟蒼生爲己任。主西湖虛損療養院。勤拳懇摯。病者賴其診察。每獲挽回。當世仁厚君子也。好古學。耽研祕本。多闡發。而不居奇。嘗創紹興醫藥學報。既遷杭。復續二三醫報。星期增刊。數十年內。與海內碩學。尺牘往還。窮搜博採。精本醫書。雖重價求之。而不惜。間或轉輾暫假。鈔胥速寫。增刪編纂。不遺餘力。至於希違專集。審定卽梓。多難指數。若夫劄記醫學叢書肆集。鉛印二三醫書二集。厥

工更偉。凡此足徵裘君之有得。樂於公之同好。其不自私爲何如耶。抑與世之經經然闕而不宣者。其居心相去又爲何如耶。今復集其大成。遴選海內精本。與未刊鈔本。殘篇遺墨。披沙揀金。而成珍本醫書集成。由世界書局刊而行世。儲育醫籍。陶冶後進。詎有限量。裘君之毅力造詣。可爲宏深矣。更忻慰者。世界書局主人之刊是書也。非爲牟利。其心正如裘君之心。故僅取償印工楮墨之資。以惠醫家。購者止需十餘金預約。可獲囊括吾國醫學精華之鉅集叢書。此又深爲海內同志慶幸也。後之學者果能人手一編。沈潛探索。熟讀深思。庶幾國手輩出。國人將賴以同登壽域。是則裘君之功。尙可量耶。是爲序。

中華民國念五年夏月中央國醫館名譽理事無錫小農周鎮序時年六十有一

# 張序

醫藥爲維護健康之學。其關於民族之繁榮。至深且切。中國之醫藥。積數千年嘗試而得之結晶。自有其特殊之精神。東西研究中華文化之學者。莫不有相當之注意。日本武田長兵衛。重價收存中國醫籍達數千種。德國達摩城之怡默克藥廠。柏林立德大藥廠。以及奇喜大藥廠。皆有專門陳列中國藥之室。……凡此種種。卽其明證也。

自歐風東漸。國人之醉心歐化者。粗知淺識。視國粹爲非科學。鄙薄之。廢棄之。摧殘頻加。然卒不能搖其根而撼其枝。苟非其歷史之深。淵源之遠。曷足以當此哉。

國醫藥鉅大之著作。雖代有流傳。千金外臺。集唐以前之大成。聖濟總錄。集宋之大成。六科準繩。集明之大成。……叢書之刊。若古今圖書集成。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各有醫部。其關於遺編珍著。莫不搜羅盡致。然世少專行單本。好學者不易閱津焉。

紹興裘吉生先生感於集用醫藥少叢書之刊。出其歷年所收藏書。三千餘種中。選定九十種。爲珍本醫書集成。由世界書局印行。俱爲希世之寶。多有未經採入四庫全書。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者。其價值之高貴。可

想而知。豈待贅言。

雖然。東瀛醫學之盛。追蹤德國。一書之出。銷行動輒盈萬。吾國大部書籍之出。其銷量每多停滯。於以見好學之精神。吾不如人矣。

近年而還。各大書局對中國醫籍之翻印。不遺餘力。此殆國醫界之好現象。惟據古證今。化糟粕為精華。批砂淘金。使納於科學之途。放中國醫藥之光。國醫同人。其共勉之。是以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初夏中央國醫館編審委員武進張贊臣識於上海  
醫界春秋社

# 宋序

天之所珍者。則有日月星辰。以行其德政。地之所珍者。則有山川河嶽。以盡其寶藏。聖賢帝皇之所珍者。則有政治禮樂。以躋斯民於衽席。士大夫之所珍者。則有參究六藝。發爲文章。使天下後世。同登仁壽。蓋大德曰生。而生之大者。莫重於民命。是則壽世之作。要以醫爲最珍。此珍本醫書集成所由作也。世以豐年珍玉。荒年珍穀。然卞和之璧。僅足以潤一身。而五穀爲養。實爲民食之天。是則珍之謂珍者。非僅希世寶藏之謂。若言之足以傳世。事之足以拯民命於倒懸者。斯足謂之至珍可貴矣。裘氏珍本之意。眞知其必有託也。眞於裘氏。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固知其學闡天人。心存濟世。常發爲文章。以生死而肉骨者。嘗不止一時之病者受其賜。珍於豐年之玉。荒年之穀者。已百世而光耀如一日也。故讀此珍本者。探驪得珠。誠爲快事。然尤嘗求其學驗。進而爲十全爲上之士。則得矣。

今之談醫學者。僉曰。需有系統而尤嘗力求乎科學化焉。中國醫學有系統乎。眞曰。有神農爲藥之祖。伊尹湯液方所以宏其用也。黃帝岐伯爲醫之祖。而陽慶倉公輩所以宏其術也。漢季長沙仲聖。集醫學之大成。而傷寒金匱之書。迺爲後世治醫學者必繇之徑。晉唐以還。史屬守成。宋元雖有四家學說。然於仲聖之學。依然依附門牆。未嘗別有支派。東鄰皇漢醫學。最重仲聖學說。已可概見。謂國醫爲無系統者。未知仲聖之學之足以貫終古也。中國醫學合於科學化乎。眞曰。惟國醫足以嘗之而無愧。吾不知若者謂科學。然要以不肯事實爲原則。今以一定之對象。爲研究之範圍。而於其間求統一確實之知識者。謂之科學矣。然惟事實之真知實見者。始得一定不移之統一與確實耳。今舉例以證之。太陽經證之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府證之渴而水入即吐。小便不利。陽明經證之不惡寒。但惡熱。口大渴。汗大出。府證之腹大滿。不大便。少陽經證之寒熱往來。目眩。乾嘔。胸脇苦滿。府證之腹鞭滿。大便不行。若胸下痞。腹微滿。身不熱。但四肢熱者。爲太陰證。而少陰厥陰則有從火化熱從水化寒之

吳如少陰病。但欲寐。脈微欲絕。四肢清。自下利者。爲從水化寒。如脈沉而數。咽中傷生瘡。聲不出。心煩。不得臥者。爲從火化熱。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沖胸。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即吐衄。其從水化而爲寒者。厥多熱。吐利不止。從火化而爲熱者。熱多厥。飲水欲自解。凡此六經見證。合之於臨床實驗。歷百世而無貳也。桂枝湯之治太陽證之有汗脈浮緩。麻黃湯之治太陽證之無汗脈浮緊。五苓散之治膀胱蓄水。抵當湯之治下焦蓄血。白虎湯之治陽明在經之熱。三承氣湯之治陽明在府之熱。大小柴胡湯之治少陽證也。則有經府之別。而理中湯之治太陰自病。桂枝加大黃湯之治太陰陽明合病。爲有府藏之分也。於少陰寒證。則有四逆湯以治厥冷吐利。通脈四逆湯以治內煩外躁。白通湯以治下利而脈不出。白通加豬膽汁湯以治乾嘔無脈。真武湯以治濕寒水腫。附子湯以治沈寒身痛。少陰熱證。則有甘桔湯以利咽痛。苦酒湯以清咽瘡。豬膚湯以治腎陰內虛之煩。黃連阿膠湯以治心陽內擾之煩。厥陰寒證。四逆通脈。所以回陽而治厥多熱。厥陰熱證。四逆散。白虎湯。所以透鬱邪。滋液燥。而治熱多厥。此六經從治。逆治。或加味與之。或複劑用之。合之於臨床實驗。亦百世而無貳也。以百世無貳之真知實見。衡之以理論。證之以事實。所謂求其統一確實者。舍此無最善也。人有以太哲學不科學病中醫。實則科學存有三因鼎立之局。科學者。究其所當然。哲學者。明其所以然。史學者。述其所已然。若缺一即不能成爲完整之科學。則哲學並非玄虛之學。國醫診斷學。即究其所當然者也。論理學。即明其所以然者也。歷來專家之記載。史乘之撰述。即述其所已然者也。三因鼎立。惟國醫爲既翔且確。故惟國醫之學。迺得謂完整之科學也。

裘氏以整理科學之精神。而於國醫之學。尤多大宏其教。蒐求醫書四十餘年。積三千數百餘種。而於三千數百餘種中。擇尤九十種。以成此珍本集成之書。是則此九十種之珍本者。孤本。精本。鈔本。校本。向之費千金不獲。彙聚一室者。無論矣。而裘氏四十餘年之學識。三千數百餘種名賢薈萃之精華。無不於此珍本中放其光采。而集其大成。言其綱目。一曰。醫經類。凡內難經旨。余發揮無遺也。二曰。本草類。山川精英。天地秘鑰。余探索無遺蘊也。



二曰。脈學類。存神呼吸。揆度奇衡。三指之禪。允推精到也。四曰。傷寒類。長沙法規。歷賢經義。此經緯天地古今傳統之作也。五曰。通治類。不言專科。而實各科之言論方治。僉賅其要。且有發微抉幽。慧心獨運之妙也。六曰。內科類。推論六氣。發明溫暑。內傷之因。仍歸之於大自然之氣象。醫學之合於宇宙觀者。讀本篇而益信也。七曰。外科類。神膏赤餅。良方秘傳。此外科學而實上契元化也。八曰。婦科類。鍾靈毓秀。和於陰陽。種玉有方。保產無憂。此胎產學實帶下醫活人術也。九曰。兒科類。驚風急慢。治分溫涼。痧痘天行。證辨逆從。脈未可憑。叩之無語。啞科之難。非有如本篇之燃犀分析不可也。十曰。方書類。經方猶之篆隸之古茂。時方亦不失行楷之圓熟。况丹方秘方。功有獨勝。學者得之。足以應變。世家得之。尤足活人。此本篇之所以搜集尤富也。十一曰。醫案類。讀十年書。而後臨證。臨證三十年。而後筆之於書。列爲紀載。前賢結晶。畢述於此。讀一家醫案。卽得一人之學生學驗。讀十家百家醫案。卽得十人百人之學生學驗。而盡有之。賢師良友。朝夕究詰。是誠快幸。若本篇之家傳秘本。名貴焉尤甚也。十二曰。雜著類。醫話筆記。雖無體裁。而著者秉筆直書。真僞絕無遁形。讀者披卷相對。或記或文。亦莊亦諧。興趣益覺盎然。此本欄之所以殿各科之後也。書凡十二類。合九十種。裝訂十四精冊。是故就其廣者言之。則醫學分科。各有專家。就其一者言之。則雖有著作如林。仍不獲越仲聖矩矱。誰謂國醫無系統。仲景卽開宗明義之聖也。誰謂國醫無科學化。傷寒論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卽究其所當然。明其所以然。述其所已然。統一確實。合之於臨床實驗。百世而無貳也。本篇於傷寒獨闢一欄者。示學者以系統之在仲聖也。而內難之參究。天人溫熱之對象。六氣。內外婦孺之分科。撰述醫案史乘之蔚爲大觀。證之於三因鼎立之科學哲學史學者。亦無不統一確實。蓋一本以事實爲原則。而其意尤在壽世活人。爲至珍可貴也。頌之曰。珍本。誰曰不宜。書成之日。裘氏問序於真。真以珍重民命方之於政治禮樂之義。發爲此篇以報之。世之讀本序者。其亦嘆真言爲裘氏之知言否乎。是爲序。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春月中央國醫館名譽理事重建南陽醫聖祠委員愛人宋翼序於吳門翼廬

## 鄒序

人生最重要之學。孰有逾於醫學者哉。醫以却百病。卽以保天年爲主。故上古天真論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合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可知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之道一。而生於其中之人。無智愚賢不肖。必皆有百歲之壽命。故以百歲爲天年。天年者。天賜之年也。輒近人命曰促年。未半百。衰形卽現。勞神搖精。固其一端。而醫道之不明。亦其故也。趾痕寢饋於醫學。得醫藥之助。年旣八十有四矣。今而後其能保有天年耶。未敢必也。其不能終其天年耶。此又趾痕之所大懼也。際茲欲進未由之時。世界書局有珍本醫書集成之刊行。書計九十種。分十二類。莫不各闡新義。爲養生服餌之要道。增益人智。壽世壽民。必非淺鮮。倘或天年可期。則是書之惠我多矣。編者裘君吉生。卽當年印三三醫書編三三醫報者。是書更集珍本之大成。有孤本。有秘本。有未刊本。有家藏本。有精校本。凡諸不易購得。不能求得之本。皆羅而致之。以成此偉大之典籍。則先生用力之勤。爲可佩。而先生救世之心。尤難能而可貴也。爰不辭譴陋。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重慶鄒趾痕敬撰

# 沈謝合序

典籍久經世變。必漸至散佚。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焉。庸  
蕪之作。存否固無足重輕。名著失墜。則不特學者之所惋惜。亦文化低落  
之憂也。保存古籍。莫如刊印叢書。李慈銘云。士大夫有志於古。而稍有力  
者。無不網羅散佚。香拾叢殘。幾於無隱之不搜。無微之不續。而其事遂爲  
天壤間學術之所系。前哲之心力。其一二存者。得以不墜。著述之未成者。  
薈萃而可傳。凡遺經佚史。流風善政。嘉言懿行。瓌迹異聞。皆得以考見其  
略。而後之人。卽其所聚之書。門分類別。各因其才質之所述。以得其學之  
所歸。於是叢書之功。在天下爲最鉅。李氏之說。深得刊行叢書之旨者也。  
顧叢書之名。至唐宋而始著。唐陸龜蒙有笠澤叢書。宋王楙有野客叢書。  
二書雖蒙叢書之名。尙非叢書之體。陸氏本爲自編之詩文。以其叢脞細  
碎。遂以叢書名之。實則一人之專集耳。王楙之書。摘其所記。皆辨證考訂  
之屬。與洪邁之容齋隨筆。體例相同。亦與後世所稱之叢書有別。然其名  
固出於是矣。其真能彙刻叢書。開明清以來叢書之體者。則自宋寧宗嘉  
泰二年俞鼎孫之儒學警悟始。後此七十餘年。而有宋咸淳癸酉古鄆山  
人左圭之百川學海。然二書雖具叢書之體。反不以叢書名。其名實兼備。  
則始於明程榮之漢魏叢書。此叢書之流委也。汪君辟疆蓋論之詳矣。  
醫家之有叢書。始自元杜思敬之濟生拔萃。凡十八種十九卷。東垣十書

丹溪全書等。元季亦有刻本。下此則推王肯堂之古今醫統正脈全書。凡四十四種二百四卷。此書纂輯。出自肯堂之手。梓印則吳勉學主其事。其續亦不可沒也。遜清學者。競刻叢書。若張海鵬之墨海金壺。吳省蘭之藝海珠塵。孫星衍之平津館。姚覲元之咫進齋。醫書皆廁於其林。醫家自刻之叢書。多良楛同列。其精審不苟者。可屈指數也。

紹興裘吉生先生。積數十年之精力。聚醫書二千餘種。先後刻醫藥叢書。(分木刻活字兩種)國醫百家。紹興醫報彙編。解溪醫書。二三醫書等。都二百七十餘種。樹醫學叢書之鉅觀。以三三三名書者。謂醫者必讀三世之書。求三年之艾。始三折其肱也。先生所梓。皆孤本祕笈。世所罕覩。顧珍抄舊刻。尚有未盡刊布者。以是復有珍本醫書集成之輯。遺文祕冊。復顯於世。去取謹嚴。卷帙繁富。蓋不數款之鮑。吳之黃。南海之伍。金山之錢也。先生於目錄醫方本草之學。皆思挹源汲流。勒爲專書。惜牽於人事而不果也。(二三醫報一卷。有徵請海內醫家分送醫學要籍一文。即先生思合羣力以成此鉅製也。)仲圭誦穆之治醫。早歲尋聲逐響。不

克辨其得失。近年粗識指歸。頗思濟醫學之要義。整理之使有條貫。尤望海內醫人。泯其畛域。齊其趨向。共襄中醫復興之大計。第學力淺薄。少所表見。伏處市井。亦無由展其懷抱。今於此書之刊行。裘先生屬以襄助校理之事。工竣付梓。又使之撰序。遂不覺引發其狂言。海內大方之家。當不以爲狷易也。

丙子五月杭縣沈仲圭蕭山謝誦穆合序

# 曹序

嘗考上古時代文字未創。農黃醫學。師生口傳。至倉頡製字。而有手錄傳本。自唐始有雕版。而醫書亦多係鈔本。宋時刻本雖已風行海內。而國故叢書已見萌芽。獨立醫學叢書則未之聞也。有之自金劉河間二六書始。元杜思敬之濟生拔萃。李東垣之十書繼之。厥後明之王肯堂薛立齋等。叢書之刻。遂漸增多矣。然則多是當代之書。絕少唐宋以前古鈔珍本。會讀吾邑范氏天乙閣明代興盛時原刻藏目。載有漢唐醫學名家古鈔珍本多種。世無刻本。至清初范氏重刻書目。漢唐鈔本已佚。而明刻醫書。則尙有四五十種之多。亦屬罕見孤本。至嘉道間再刻見存書目。其明本尙剩二三十種。則鮮有本已少。至近年歸公家保管。點見存目。而明刻醫書僅存殘闕十餘種。首尾完全者。已不多見。據前輩傳說。此項亡佚書籍。均由范氏後裔輾轉售於日本。我中國從此絕跡焉。嗚呼痛哉。自古我國珍本藝文典籍之散佚。一因於國故變遷。遭兵燹水火之散失。二因收藏家之蒐集。初則祕不示人。繼則子孫重值售之國外。凡我醫界同志。珍貴醫書。往往不得寓目。以致學術無進步。職是故耳。裘先生與炳章爲學術深交友。皆有見於斯。同時搜羅醫籍。各有三千餘種。且共具打破祕訣私傳

之決心。先生前在紹時。組織報社。刊印醫學叢書。經溪醫書。國醫百家。炳章同任編輯。襄助進行。厥後先生喬遷杭垣。復印三三醫書三集。凡九十九種。及其他醫書多種。宗旨在流通普及同人。不訂版權。任人翻印。一片赤誠公心。實爲欽佩。炳章去春受大東書局之聘。編輯中國醫學大成。將三十餘年積藏二千餘種之醫籍。精選二百六十五種。批校鉛槧印行。爲謀現代醫家研究之需要。先生今春承世界書局之禮聘。編輯珍本醫書集成。凡九十種。蒐集珍本。孤本。鈔本。鮮有本。爲一集。用仿宋字排印。平時不能寓目之古賢遺著。及未刊祕籍。得復現於世界。使廉值能購置之。以供同志改進時期之研究。促成醫學之進程。惟願續集三集。不斷繼刊而公世。庶幾我裘曹二家珍奇之祕籍。得供獻爲世用。不致如范氏珍本祕籍。逐漸消失無遺矣。而前賢撰著發明心血之結晶。亦得表揚於中外。作世界公共之研究。實一舉而數善備焉。今先生書將出版之期。問序於余。余不文。爰誌樂觀成功之大意如此。是爲序。

丙子五月四明曹赤電炳章謹識

# 凡例

一 編者蒐求醫書四十餘年。積三千數百種。茲於三千數百種中。選定九十種。輯成本集。名曰珍本醫書集成。

二 珍本包括孤本。精刻本。精鈔本。批校本。稀有本。未刊稿而言。當時因蒐求一書。有費時累年。費銀四五百金者。要皆海內不可多得之書。其中士已佚者。往往從日本求得之。

三 本集中。間有數種曾收入三三醫書中。皆以初印不多。為四方學者來函要求再版之書。又在坊間或有同樣名目之本數種。皆已重加校訂。且增補關於各書之文字。

四 本集選輯。全以切合實用與可供參考為主。其不切實用者。即版本名貴。如玄珠密語。子午流注經。紺珠經。素女經等。概不選入。

五 本集凡輯入醫經類五種。本草類五種。脈學類三種。傷寒類四種。通治類八種。內科類十二種。外科類三種。婦科類四種。兒科類二種。方書類十七種。醫案類十五種。雜著類十二種。各科皆備。為學

醫者必讀之書。卽不知醫者家庭亦可備參攷檢查之用。

六

本集諸書。均經詳細校訂。並加句讀。俾免魯魚帝虎之譌。惟孤本遺稿。無對勘之書。間有闕疑。幸祈讀者有以匡政之。

七

本集各書。卷帙浩繁。校讐釐訂相助爲理者。有周毅人、董志仁、沈仲圭、謝誦穆、包元吉、蔡燮陽、湯士彥、蔣掄元、桂良溥、陸清潔、劉炎如、馬星樵、李錦章、徐志源、裘韻初、裘吟五諸醫士。合誌感劬。

八

編者藏書尙多珍本。仍當陸續編輯。以餉學者。區區提倡國醫之意。幸鑒及焉。



# 珍本醫書集成總目

## 一 醫經類 凡五種

內經素問校義 一卷

增劉師培書後一篇 胡樹 三三醫書本重訂

內經博識 四卷

羅東逸 鈔本

難經古義 二卷

滕萬卿 日本精鈔本原書已佚

難經正義 六卷

葉子雨 未刊稿

古本難經闡註 二卷

丁錦 清刊本內容與通行本不同

## 二 本草類 凡五種

神農本草經贊 三卷

附月令七十二候贊一卷 吳普原本葉志詒撰贊

本草擇要綱目 二卷

蔣介繁 稀有本

本草撮要 十卷

陳憲亭 資生堂原版

本草思辨錄

四卷

周伯度

家刻初成由裘氏借印百部餘無傳者

食鑑本草

一卷

費伯雄

精鈔本內容與通行本不同

三 脈學類 凡三種

訂正大素脈祕訣

二卷

卷首增有萱志仁太素脈考一篇

張太素

孤本

脈訣乳海

六卷

王邦傳

葉子兩訂正稿本

診脈三十一辨

一卷

管玉衡

三三醫書本重訂

四 傷寒類 凡四種

傷寒括要

二卷

李士材

精抄本

傷寒尋源

三卷

呂濬村

孤本

傷寒捷訣

一卷

嚴則菴

精鈔本甚切實用

傷寒法祖

二卷

任越菴

任氏為紹興任溫波之祖傷寒專家也此為其原稿

五 通治類 凡八種

松 厓 醫 徑 二卷 程松厓

天啓初印本世少流傳

古 今 醫 徹 四卷 懷抱奇

稀有本多發明處

醫 略 十 三 篇 十三卷 蔣贊素  
附人迎辨關格考

蔣氏爲王九峯之高足弟子有潘世恩阮元序精刻本

醫 經 小 學 六卷 劉宗厚

劉氏更有玉璣微義與此並爲難得之書慈谿耕餘樓珍藏本

通 俗 內 科 學 一卷 張若霞

甚切實用

襍 症 會 心 錄 二卷 汪蘊谷

精鈔本

鷄 鳴 錄 一卷 王孟英

王氏遺稿 未收入他集中

醫 學 傳 燈 二卷 陳德求

程雲來評鈔本

六 內科類 十二種

增訂傷暑全書 二卷 張鳳達 葉子兩增訂 三三醫社國醫百家重訂本

辨 疫 瑣 言 一卷 附李翁醫記二卷 李振聲 稀有本

六氣感證要義 一卷 周伯虔 周氏爲本草思辨錄之著者

鼠疫約編 一卷

鄭育慶 家刻本多有發明

溼溫時疫治療法 一卷

紹興醫學會編 極精悉無傳本

重訂溫熱經解 一卷

沈漢卿 稀有本

溫熱論箋正 一卷

陳根儒 印送一次後無傳本

醫寄伏陰論 二卷

田宗漢 精鈔本獨具見解

霍亂燃犀說 二卷

許起 鈔本多切合實用

六因條辨 三卷

陸子賢 孤本

漳瘧指南 二卷

附近賢宋愛人君 黑熱病診治指南一篇

鄭彞培 稀有本

瘋門全書 二卷

附瘋門辨正一卷 蕭曉亭 稀有本皆實驗特效方

七 外科類 凡三種

外科傳薪集 一卷

馬培之

孟河馬氏為外科名家所載皆秘方世無傳本

外科方外奇方 四卷

凌曉五

三三醫書本重訂

傷科方書 一卷 江考卿 三三醫書本重訂

八 婦科類 四種

產寶 一卷 倪鳳賓 孤本切實簡要人人應備之書

產孕集 二卷 張曜孫 精刻本

胎產新書 二十卷 竹林寺秘本計女科秘要八卷 靜光禪師考定女科秘旨八卷 輪應禪師纂女科旨要四卷 雲岩禪師增廣皆為葉子兩藏本

女科百問 二卷 齊仲甫 稀一本

九 兒科類 凡二種

兒科醒 十二卷 芝嶼樵客 精刻本

麻疹闡註 四卷 張霞谿 張氏家刻本

十 方書類 凡十七種

惠直堂經驗方 四卷 陶東亭 精鈔本原版清雍正間已毀

絳囊撮要 一卷 雲川道人 稀一本多載秘方

經驗奇方 二卷

周子薈 原稿多祕方

古方彙精 四卷

附編一卷 愛虛老人 選刊本極精嘗

醫方簡義 六卷

王馥原 裘氏刻本王氏為名醫潛心如之業師

回生集 二卷

隙樂天 湖南二觀堂藏版

不知醫必要 四卷

梁子材 慈善家輯刻

醫便 五卷

王三才 稀有本方多驗

春脚集 四卷

孟文瑞 是書有缺經徐燕庭先生在舊京鈔全

外治壽世方 四卷

鄒儷笙 稀有本百病皆用外治法

文堂集驗方 四卷

何憲川 稀有本

疑難急症簡方 四卷

羅越峯 蔡元培署簽紹興名醫先賢輯刻本搜集極精

扶壽精方 一卷

吳近山輯 曹水峪傳 孤本明刻

孫真人海上方 一卷

孫思邈 王守中就石刻拓得

魯府禁方 四卷

龔廷賢 孤本

秘傳大麻瘋方 一卷

佚名 精鈔本載特效法

喻選古方試驗 四卷

喻嘉言 稀一本

十一 醫案類 凡十五種

得心集醫案 六卷

謝映廬 清咸豐間家刻本版久毀

杏軒醫案 初集一卷 續集一卷

輯錄一卷 程杏軒 稀一本

古今醫案按選 四卷

王孟英 楊素園校 董氏初刻此書只刷樣不印行 版久毀此即樣本也

花韻樓醫案 一卷

顧雲 顧為吳縣婦科名家此其未刊稿

王旭高臨證醫案 四卷

王旭高 稀一本王氏為無錫名醫此書僅在錫排印 數百部

叢桂草堂醫案 四卷

袁桂生 精刻本世少流傳

黃澹翁醫案 四卷

黃澹翁 未刊稿經無錫周小農手校後二卷為生平 所用驗方

診餘舉隅錄 二卷

陳躬生 稀一本極精雋

也是山人醫案 一卷

佚名

未刊稿 周小農手校

龍砂八家醫案 一卷

姜成之

未刊稿

邵氏醫案 一卷

邵蘭蓀

未刊稿 裘吉生輯錄

沈氏醫案 一卷

沈魯珍

未刊稿

青霞醫案 一卷

沈青霞

未刊稿 周小農精校

素圃醫案 四卷

鄭重光

精鈔本

掃葉莊醫案 四卷

薛生白

未刊稿

十二 雜著類 凡十二種

壽世青編 二卷

附病後調理服食法一卷 尤乘 訂正鈔本

存存齋醫話稿 二卷

趙晴初

增刊三卷並附近賢沈仲圭君吳山散記 裘氏補刻本

醫權初編 二卷

王三尊

上卷醫論下卷醫案 稀有本多實用處

一得集 三卷

心禪

上卷醫論中下卷醫案 稀有本有俞曲園序論醫極精治案極驗



醫 醫 偶 錄 二卷

陳修園

稀有小焉陳氏晚年教子之作世傳修園全書中無此本

藥 症 忌 宜 一卷

陳三山

藏修書屋珍藏本

蠹 子 醫 四卷

龍繪堂

孤本多所發明

宜 麟 策 一卷

續一卷

孤本 內容如現在之優生學

醫 醫 小 草 一卷

附游藝誌略一卷

寶輝 孤本

醫 門 補 要 三卷

附察生死法一卷

趙竹泉 精刻本發明甚多

履 霜 集 三卷

周小農參校

精鈔未刊本

廣 嗣 要 語 一卷

朔洞老人

精鈔本

裘吉生主編

珍本醫書集成

胡樹著

內經素問校義

世界書局印行

# 內經素問校義

## 提要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一卷。清胡樹撰。樹字莢甫。績溪人。精於訓詁。是書以宋本內經爲主。用元熊氏本明道藏本。及唐以前載籍勘正之。全元起王太僕舊注之誤。多所摘發。蓋以漢學考據之法。而施之醫事者也。清儒以漢學家法治醫者。別有孫淵如顧觀光之輯神農本草經。俞曲園之內經辯言。並此而四矣。

# 序

漢志錄醫家言。首黃帝內經。隋志有全元起注內經。已佚不可盡見。今所傳惟唐王冰注本。章句已非全氏之舊矣。然古字古義。尙有存者。明以來傳刻本。尤多淆亂。庸師俗工。習非成是。莫可究詰。續溪胡君芟甫。精研小學。中年多病。留心方書。得宋本內經。用元熊氏本。明道藏本。及唐以前載籍勘正之。多所發明。如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全元起注本云。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不妄不作。君謂作與詐同。月令毋或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譌。不妄與不作相對爲文。作古讀若詐。上與者數度爲韻。下與俱去爲韻。王氏改不妄不作。爲不妄作勞。是誤讀作爲作爲之作。而以作勞連文。殊不成義。又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君謂時善也。不時御神。謂不善御神也。小雅頌弁篇爾穀既時。毛傳。時善也。又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全元起注本云。上古聖人之教也。下皆爲之。君謂下皆爲之。言下皆化之也。書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是爲卽化也。作謂者。爲之借字。王氏誤以謂爲告謂之謂。乃升下字於上句也。字之上。失其指矣。又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君謂奇當爲苛。字形相似而誤。苛亦病也。古人自有複語。字本作疴。說文疴。病也。下文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上。承此文而言。則奇病之當作苛病明矣。苛疾與災害對舉。則苛亦爲病明矣。又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君謂佩

讀爲倍。說文倍。反也。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謂聖人行道。愚者倍道也。荀子大略篇。一佩易之。注佩或爲倍。是古通用之證。又故聖人傳精神。君謂傳當爲搏字之誤也。搏與專同。言聖人精神專一。不旁鶩也。古書專一字多作搏。繫辭。傳其靜也專。釋文。專陸作搏。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壹。釋文。專本作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揖志。索隱。搏古專字。皆其證。又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君謂能讀爲態。荀子天論篇。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形能亦形態。楚辭九章。固庸態也。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徐廣本態作能。皆古人以能爲態之證。並因刊正文字。達其訓詁。別白精審。煥然冰釋。雖於全書尙未卒業。然端緒已立。必有賡續之者。壽會嘗論醫家之有內經。博大精深。與儒家之五經同。而無義疏之學。海內學人而知醫者。曷卽王冰之注。輔以全氏逸義。用注疏法。說其聲訓名物。更采靈樞難經以下古醫家言。疏通證明。俾軒岐大業。昭揭於世。不爲庸師俗工所蔽。則君此書其先河矣。因讀君書。附論及之。

光緒辛巳春三月癸亥朔。儀徵劉壽會識於冶城山館。

# 戶部郎中胡君荻甫事狀

同治十一年。歲在壬申八月十四日。荻甫戶部以疾卒於京邸。年四十有八。訃至。培系爲文哭之。君所著內經校義。今刑部尙書潘伯寅先生爲刻於都中。培系以南方學者不易覩。乃重爲刊布。自念與君少同學。長同志。知君最深。刻既竟。因撰次君之行事爲狀。以乞志傳。俾後世有考焉。君諱樹。字荻甫。一字甘伯。號石生。績溪縣城北人。先世三山公。諱舜陟。宋大觀三年進士。歷官徽猷閣待制。贈少師。宦蹟見宋史本傳。著有論語。義師律陣圖。奏議文集。詠古詩。三山老人語錄。仲子荻溪公。諱仔。知晉陵縣事。著有孔子編年。荻溪漁隱叢話。國朝收入四庫全書。傳至明充寔公。諱思伸。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關。宦蹟見府縣志。著有督撫奏議。邊垣圖紀。是爲君八世祖。自充寔公以下。入國朝。濟德弗耀。君之曾祖。□□公。諱立三。勲贈儒林郎。祖。時未公。諱仕未。例授登仕郎。贈儒林郎。晉贈朝議大夫。父正暉公。諱尙昱。例授儒林郎。侯選直隸州同知。贈奉政大夫。會祖母高氏。勲贈安人。祖母許氏。贈安人。晉贈恭人。母周氏。生母程氏。俱贈宜人。庶人葉氏。例封安人。州同公。性孝友。家夙貧。慮無以供。甘旨。乃棄儒而買。往來江浙間數十年。遂致饒裕。以好義博施著聞於時。邑有善舉。無不預焉。年五十尙無子。七十有子七人。人咸爲積善之報。君其長也。幼穎悟。父母奇愛之。一日州同公。過先君塾中。見其所以教培系兄弟者。心敬異之。乃命君受業焉。君時方九齡。培系年十二。自此以至弱冠。凡讀書作文字。飲食居處。無不與君共之。君沉默寡言。所誦讀不煩督責。先君視之異於羣弟子。年十四。丁生母程太宜人憂。哀毀如成人。早有文譽。年十六七。與邑中知名士。結社相酬唱。辛丑秋。修潔於邑東石照山。繪圖賦詩。君年最少。脩葺皆折服。癸卯秋。先君府疾。君與培系。星夜走二十里求醫藥。先君捐館。君襪被就培系兄弟於苦塊中。與同臥起。古所謂心喪於君見之。甲辰。君與培系兄弟。讀書郡城之紫陽書院。是歲以古學受知於督學季文敏公。芝昌。補徽州府學生。丙午。偕培系就試金陵。濯邗江。覽紅橋竹西諸勝。阻風京口。登金山寺浮圖。培系及半欲止。

君強捋培系手。直窺其巔。於是道吳門。溯錢塘。泛舟西湖。經月始返。是時購得供禪存。孫淵如。黃仲則。諸先生著述。慨然有志其爲人。淵如先生集中有釋人一篇。君博稽古訓。爲之疏通證明。嘉定朱亮甫先生（右曾）見其書曰。某行年五十。閱人頗多。英年嗜學者實所罕觀。君益自奮勵。常思發名成業。以顯揚其親。未幾周太宜人。暨州同公相繼棄養。君營葬事畢。乃負笈杭州。從溧陽繆武烈公（梓）習制舉業。君弱冠以前。所作事藝。不甚合繩墨。而時有英銳之氣。至是武烈公教以古文之法爲時文。君乃大喜。每聞公緒論。條記爲一編。曰。尊聞錄。心摹手追。務竟其學。己未舉於鄉。庚申春。計偕入都。至清江。道梗折回。是歲二月。粵匪竄績溪。君奮居大廈。一夕變爲灰燼。遺業蕩然。杭城旋亦失守。君歸則已無家。乃攜眷奔走浙東西。自是烽火驚天。幾無所託命矣。壬戌。杭城再陷。君望幼子良駒。間關險難。同至蘇州。遇救得脫。旋由滬上附輪船北上。乙丑會試報罷。援例授內閣中書。尋乞假南歸。戊寅會試復不第。乃捐陞郎中。分發戶部山西司。是時仕途冗雜。司員需次甚夥。君資淺無可自見。仍以著書爲事。不妄與人酬酢。體素羸。又以更歷憂患。精力損耗。壬申二月。與培系書云。嘗以風塵馳逐。驗輪蹄之鐵。每歲必銷寸許。况以脆薄之身當之。無怪其然矣。某入都來。痔瘡已成痼疾。頻發無休。而他疾之嬰身者。靡月不有。年未五十。興致索然。數年後。便料理。歸休矣。人生能得數十卷書以傳後。而有佳子孫以葆守。勝於萬戶侯多多矣。某思之慕之。而東塗西抹。迄用無成。可懼也。此君之絕筆。嗚呼。君固淡於宦情。篤於撰述。誠見家竹邨先兄。郝蘭皋年丈。皆官戶部。並以絕學名當世。竊冀君踵其轍。天奈何既齋其遇。又齋其年。使君仕宦旣不成。著書又不就。徒抱其所蘊蓄而鬱鬱以終。斯人生之極哀已。君少有至性。事父母。愉色婉容。終身有孺子之慕。與諸弟尤友愛。少弟祥麟。以浙江候補府經歷。從戎衢州。積勞成疾。君得耗。促裝赴衢。爲之稱藥量水。衣不解帶者匝月。弟歿。又爲扶柩歸葬。行路哀之。君身裁中人。文弱如不勝衣。而遇事有膽略。於所親厚。同患難。託死生。毅然引爲己任。與人交。不爲崖岸。和易溫嫺。人以是親之。然胸中涇渭劃然。不肯隨俗俯仰。嘗歷數交游。私爲籍記。而第其甲乙。培系戲謂曰。君爲月旦評乎。抑爲古今人表乎。君笑謝之。培系與君客繆武烈公。前後方七年。與同門餘姚周君雙

庚。會稽趙君搆叔。溧陽王君西垞。繆君芷汀。釋循昆季。以文章道誼相切磋。數君俱負犇才。然皆愛君。每考古訂今。搜奇選勝。非君在不樂也。一時經學淹通之士。如歸安楊君見山。德清戴君子高。皆與君一見如舊相識。居京師時。潘伯寅先生方官戶部侍郎。引爲文字交。潘氏傍喜齋所刻唐釋湛然輔行記。君所掇錄也。君之援例戶曹也。王君西垞厚資之。君歿。潘司農暨家芸楣比部。爲之經紀其喪。且爲歸其旅櫬及其眷屬。又爲刻其遺書。數公風誼。爲不可及。亦君之賢有以致之也。君總角能詩。初學太白。稍長自以爲不足傳。遂不復作。駢體文有齊梁風味。亦不多作。先君授以段氏說文注。顧氏音學五書。江氏四聲切韻表諸書。遂通聲音訓詁之學。後見高郵王氏書。益篤嗜之。雖在逆旅中。塵積滿案。暇必展卷翫索。每得一義。則怡愉累日。庚申以後。不獲常聚首。然每見輒以所心得者相質證。娓娓不倦。少時所著釋人疏證。左傳服氏注義。通俗文疏證。俱燬於兵火。中年多病。因治醫術。時有超悟。後於都肆。得宋刻內經。乃以元熊氏本。明道藏本。及唐以前古書悉心校勘。發明古義。撰內經校義。草創未就。今存數十條。詁說精確。其義例略如王氏讀書雜誌。又爲從兄印溪校刊。先哲溪公。孔子編年。於本書之外。博考先聖事蹟之見於他書者。以爲之跋。極稱賅洽。又淮南子一切經音義。均有校本。又著有墨守編正名錄。俱未成。君精刻印工篆書。得秦漢人遺意。至今學者珍之。性嗜蓄書。每下直。輒至瑯瑯廠書肆。蒐求善本。觸其所好。必購得之。雖典賈不少。所積至五千餘卷。嘗自言於春秋慕叔向。於西漢慕劉向。欲顏所居曰二向堂。其志趣如此。吾族人丁蕃盛。培系與君。自始祖以下十五傳皆同祖。嗣後各爲一支。培系於君。爲族叔祖。君幼受經於先君。遂倍相親暱。中更多難倚之如左右手。遇困厄。君恆典衣濟之。培系爲戚某所齟齬。君力爲捍蔽。不避嫌怨。培系性褊急。於內外人己間。每不善處。多致繆盪。君常婉言調諭。當抑鬱不自得時。得君一言。輒煥然冰釋。亦不自知其何心也。蓋自少之老。數十年共嘗甘苦。不以榮枯得喪易其心者。惟君一人而已。方謂生爲我鮑叔。死爲我巨卿。豈意君竟先我而逝耶。傷哉。君生於道光五年乙酉四月初二日。卒葬邑南門外之洪上塘。娶周氏。封宜人。再娶萬氏。子二。長良恭。識敍九品銜。周出。次良駒。國子監生。萬出。女二。俱周出。一適李□□。一適□□。孫男□□。



內經素問校義 專狀

人。孫女□人。夏駒器宇魁偉。寧止頗肖君。殆能世其學者。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八月族叔祖。培系謹狀。

四

# 內經素問校義

續溪胡樹著

紹興裘吉生

素問

宋林億等校曰。按王氏不解所以名素問之義。全元起有說云。素者。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方陳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問。元起雖有此解。義未甚明。按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病瘵由是萌生。故黃帝問此太素質之始也。素問之名。義或由此。俞氏理初持素目錄序曰。素問名義。如素王之素。黃帝以大神靈。徧索先師所惜。著之精光之論。仍復請藏慎傳。古人刑名。入素九丘。素索丘。皆空也。刑病皆空。設之欲人不犯法。不害性。故曰湯液醪醴。爲而不用。尙察全說固未甚明。林說亦迂曲難通。俞氏以索證素是矣。而云素索丘皆空也。雖本劉熙張衡爲說。見釋名。及昭十二年左傳。正義實亦未安。今案素者。法也。鄭注。士喪禮曰。形法定爲素。宣十一年左傳曰。不愆於素。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遵王之素。素皆謂法。字通作索。（六節藏象論。注。入素。經林校曰。素一作索。書序。八索。昭十二年左傳。八索。釋文並曰。索本作素。昭十二年左傳。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八索三王之法。）定四年。傳疆以周索。杜預曰。索



法也。黃帝問治病之法於岐伯。故其書曰素問。素問者。法問也。猶後世揚雄著書謂之法言矣。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典索皆得訓法。夫曰五法。八法之問。義無乖謬。若如俞說。則是八索爲八空。九丘爲九空。素問爲空問。不詞孰甚焉。故特辨之。

劉向別錄云。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故曰太素。素問乃太素之問。答義可證焉。而其言不曰問索而名素問者。猶屈原天問之類也。倒其語焉爾。趙希弁讀後志云。昔人謂素問爲素書。黃帝之問。猶言素書也。皆與全說同。

人將失之邪。

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邪。人將失之邪。樹案人將失之邪。當作將人失之邪。下文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邪。將天數然也。一也。與邪。古字通。大戴禮五帝德篇。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邪作也。史記張儀傳。此公孫衍所謂邪。秦策邪作也。淮南精神篇。其以我爲此拘拘邪。莊子大宗師篇。邪作也。是也。上句用邪。而下句用也者。書傳中多有之。昭二十六年左傳。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貨殖傳。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是也。徵四失論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將言以雜合邪。與此文同一例。將猶抑也。時世異邪。將人失之邪。謂時世異邪。抑人失之邪。材力盡邪。將天數然也。謂材力盡邪。抑天數然邪。子

年少智未及邪。將言以雜合邪。謂子年少智未及邪。抑言以雜合邪。注以將爲且失之。楚策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祇祥乎。漢書龔遂傳曰。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也與邪通)楚辭卜居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以上將字亦並爲詞之抑。

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食飲有節三句。林校曰。按全元起注本云。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不妄不作。太素同。樹案全本揚本是也。作與詐同。(月令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荀子大略篇曰。藍苴路作。似知而非。作亦詐字。)法於陰陽。和於術數。相對爲文。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相對爲文。不妄與不作。相對爲文。(徵四失論曰。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又曰。妄言作名。亦以節度。妄作對文。)作古讀若。昨上與者數度爲韻。下與俱去爲韻。王氏改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爲食飲有節。起居有常。則句法虛實不對。改不妄不作。爲不妄作勞。是誤讀作爲作爲之作。(揚上善太素注誤同。)而以作勞連文。殊不成義。既乖經旨。又昧古人屬詞之法。且使有韻之文。不能諧讀。一舉而三失隨之。甚矣。古書之不可輕改也。以耗散其真。

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精。林校曰。按甲乙經耗作好。樹案以耗散其真。與以欲竭其精。句義不對。則皇甫本。作好是也。好讀耆好之好。好亦欲也。凡經傳言耆好。卽耆欲。言好惡。卽欲惡。孟子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作耗者。聲之誤耳。王注。謂輕用曰耗。乃臆說不可通。

不時御神。

不知持滿。不時御神。林校曰。按別本時作解。樹案時字是。解字非也。時。善也。不時御神。謂不善御神也。小雅頌弁篇。爾殽既時。毛傳曰。時。善也。廣雅同。解。與時。形聲均不相近。無緣致誤。亦無由得通。蓋後人不明時字之訓。而妄改之。且善亦有解義。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正義曰。善。猶解也。是也。愈不必改爲解矣。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

林校曰。按全元起注本云。上古聖人之教也。下皆爲之。太素千金同。楊上善云。上古聖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爲不言之教。不言之教。勝有言之教。故下百姓。倣行者衆。故曰。下皆爲之。樹案。全本楊本。孫本及楊說。是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也。句。下皆爲之。句。下皆爲之。言下皆化之也。書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是爲卽化也。王本作謂者。爲之。借字耳。僖五年左傳曰。一之謂甚。其可乎。六。微旨大論曰。升己而降。降者謂天。降己而升。升者謂地。昭元年傳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

吾何以得見。十年傳曰。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廿一年傳曰。登之謂甚。吾又重之。周語曰。守府之謂多。胡可與也。曾語曰。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大戴禮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此從元本楚策曰。人皆以爲公。不善於富摯。管子霸言篇曰。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謂貪者。韓詩外傳曰。王欲用女。何謂辭之。又曰。何謂而泣也。淮南人間篇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列女傳仁智傳曰。知此謂誰新。序雜字篇曰。何謂至於此也。漢書文帝紀曰。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以上並以謂爲爲。爲與謂。一聲之轉。故二字往往通用。說苑君道篇。則何爲不具官乎。晏子春秋問篇爲作謂。呂氏春秋精輸篇。胡爲不可。淮南道應篇。爲作謂。文子微明篇。居知所爲。淮南人間篇。爲作謂。此從道藏本。漢書高帝紀。酈食其爲里。監門英布傳。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史記爲並作謂。正如素問下皆爲之。而王氏所據本。爲字作謂。蓋假借。皆主乎聲。語辭之爲通作謂。行爲之爲通作謂。作爲之爲通作謂。故化爲之爲亦通作謂。王氏不達。誤以謂爲告謂之謂。乃升下字於上句。也字之上。以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爲句。皆謂之。三字下。屬爲句。失其指矣。

恬憒虛无。

恬憒。元熊宗立本。明道藏本。均作恬憒。樹案一切經音義十六引蒼頡篇曰。憒。恬也。是憒與憒同。憒之爲憒。猶憒之爲憒。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綠池汎憒憒。李善曰。憒與憒同。然釋音作恬憒。則宋本本作恬

憺。陰陽應象大論。樂恬憺之能。藏本作恬憺。憺亦與澹同。淮南傲真篇注。憺。定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澹。定也。澹與淡同。故淮南泰族篇。靜漠恬憺。其字亦作淡。移精變氣論。此恬憺之世。亦作恬憺。

其民故曰朴。

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林校曰。按別本曰。作日。宋本曰。上衍云字。今據熊本藏本刪。樹按曰。字義不可通。別本作日是也。日與孟子盡心篇民日遷義之日同義。言其民故曰以朴也。作日者。形似之誤。大戴禮會子天圓篇。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淮南天文篇。日作日。誤與此同。

髮始墮。髮墮。鬚眉墮。

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又下文曰。五入腎氣衰。髮墮。齒槁。長刺節論曰。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熊本藏本作墮。王於墮字均無注。樹案墮本作髻。說文。髻。髮墮也。字通作墮。墮之爲言秃也。墨子修身篇。華髮墮顛。而猶弗舍。墮顛卽秃頂。今俗語猶然。髮秃謂之墮。鬚眉秃謂之墮。毛羽秃謂之毳。文選江賦。產毳積羽。李善曰。毳與毳同。引字書。毳。落毛也。郭璞方言注曰。髻。毛物漸落去之名。角秃謂之隨。呂氏春秋至忠篇。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尾秃謂之隨。淮南說山篇。髡屯犂牛。旣科以櫛。高誘曰。科無角。櫛無尾。草木葉秃謂之墮。脈解篇。草木畢落而墮。大元窮次。四土不和。木科櫛。范望曰。科櫛。

枝葉不布。聲義並同也。

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王注。此雖有子三句。曰。雖老而生子。子壽亦不能過天癸之數。樹案。此謬說也。詳岐伯之對。謂年老雖亦有子者。然大要生子常期。男子在八八以前。女子在七七以前。故曰。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男不過盡八八之男。即承上文之丈夫而言。女不過盡七七之女。即承上文之女子而言。並非謂年老者所生之子。何得云子壽亦不過天癸之數乎。且老年之子。必不壽。亦無是理。

真人。

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王注曰。真人謂成道之人也。樹案。注義泛而不切。且成與全義相因。無以別於下文淳德全道之至人。今案真人謂化人也。說文曰。真。僊人變形而登天也。從匕。匕即化之本字。從目。從匕。人所乘載也。是其義矣。

至人。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德全道。王注曰。全其至道。故曰至人。林校引揚上善曰。積精全神。能至於德。故稱至人。樹案。揚王二注。皆望下文生義。



不思下文言焯德全道不言至德至道殆失之矣。今案至者大也。爾雅曰。陞大也。郭璞作至。釋文曰。陞本又作至。易彖傳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鄭注。哀公問曰。至矣。言至大也。高誘注。秦策曰。至猶大也。注。呂氏春秋求人篇曰。至大也是至人者。大人也。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此文有至人者。焯德全道。意義相似。莊子天下篇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不離於真。猶下文言亦歸於真人也。故居真人之次。論語曰。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故在聖人之上。

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己有得。

熊本藏本。若匿作若匪。注云。今許匪字當作匿。樹案。高誘注。呂氏春秋論人篇曰。匿猶伏也。經以匿與伏並舉。又與意得相韻。一。意。古或讀若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則爲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懼。意與惑色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楚辭。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秦之粟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一。其爲匿字無疑。王注生氣通天論。引此亦作匿。尤其明證也。作匪者。乃北宋以後之誤本。何以明之。匿與匪。草書相似。故匿誤爲匪。一也。宋本正作匿。生氣通天論注引同。則今許匪字當作匿之注。其非王注可知。二也。今許上無新校正三字。又非林校可知。三也。蓋南宋時有此作匪之本。讀者旁記。今許匪當作匿七字。傳寫錯入注內。而熊本藏本。遂並沿其誤耳。

又案若有私意當本作若私有意寫者。誤倒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曰。心之所之謂意。鄭注王制曰。意思念也。若私有意謂若私有所念也。己亦私也。鄭注。特牲饋食禮記曰。私臣自己所辟除者。注有司徹曰。私人家臣。己所自闕除也。注。曲禮下曰。私行謂以己事也。注聘義曰。私覲。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是己猶私也。若己有得謂若私有所得也。若私有有意。若己有得。相對爲文。若如今本則句法參差不協矣。生氣通天論注所引亦誤。

若有私意當作若私有意是也。私不必解作己。引鄭義尙牽強。按若私有有意。申上若伏。若己有得。申上若匿。伏者初無所有而動於中。故曰私有有意。匿者己爲所有而居於內。故曰己有得。（趙之謙附記。）

名木。

則名木多死。王注曰。名謂名果珍木。樹案注未達。名字之義。名大也。名木。木之大者。（五常政大論。則名木不榮。氣交變大論。名木蒼凋。六元正紀大論。名木上焦。木舊誤作草。辨見本條。至真要大論。名木斂生。）名木皆謂大木。古或謂大爲名。大木謂之名木。大山謂之名山。（中山經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數云。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高誘注。淮南地形篇。亦曰名山。大山也。）大川謂之名川。（莊子天下篇曰。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大都謂之名都。（秦策。王不如因而賂一名都。高誘曰。名。大也。魏策曰。

大縣數百。名都數十。一。大器謂之名器。一。雜記。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鬻之以糶豚。鄭注曰。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正義曰。若作名者。成則鬻之。若細者。成則不鬻。一。大魚謂之名魚。一。魯語取名魚。韋昭曰。名魚。大魚也。一。其義一也。

故身無奇病。

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樹案此言聖人順於天地。四時之道。故身無病。無取於奇病也。王注訓奇病爲他疾。亦非其義。奇當爲苛。字形相似而誤。苛亦病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字本作疴。說文。疴。病也。引五行傳曰。時卽有口。疴。或作病。廣雅。病。病也。洪範五行傳。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鄭注曰。病。病也。通作苛。呂氏春秋審時篇。身無苛殃。高誘曰。苛。病。至真要大論曰。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管子小閭篇曰。除君苛疾。苛疾。卽苛病也。一。疾與病。析言則異。渾言則通。一。下文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上承此文而言。則奇病之當作苛病明矣。苛疾與災害對舉。則苛亦爲病明矣。王注於本篇之苛疾曰。苛者重也。於至真要大論之苛疾曰。苛。重也。不知此所謂苛疾。與生氣通天論。雖有大風苛毒。六元正紀大論。暴過不生。苛疾不起之苛異義。一。六元正紀大論注。苛重也。一。彼以苛毒與大風相對。與暴過相對。此則苛疾與災害對。與生化對。文變而義自殊。言各有當。混而一之。則通於彼者。必闕於此矣。

肺氣焦滿。

林校曰。按焦滿。全元起本作進滿。甲乙太素作焦滿。樹案作焦者是也。全本作進。乃形似之譌。焦與痿論肺熱葉焦之焦同義。滿與痹論肺痹者煩滿之滿同義。王注以焦爲上焦。肺氣上焦滿。頗爲不辭。焦滿與下濁沈對文。若焦爲上焦。則與下文不對。且上焦亦不得但言焦。斯爲謬矣。

腎氣獨沈。

林校曰。許獨沈太素作沈濁。(藏本作濁。)樹案獨與濁古字通。秋官序官壺涿氏鄭司農注。獨讀爲濁。又蠲氏疏獨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然則獨沈沈濁。義得兩通。

愚者佩之。

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樹案佩讀爲倍。說文。倍。反也。荀子大略篇。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揚倅注曰。倍者。反逆之名也。字或作倍。(見坊記投壺)作背。(經典通以背爲倍)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謂聖人行道。愚者倍道也。行與倍。正相反。故下遂云。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從與逆。亦相反。從卽行。(廣雅。從。行也。)逆。卽倍也。(見上荀子注)佩與倍。古同聲而通用。釋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是古同聲之證。荀子大略篇。一佩易之。注曰。佩。或爲倍。是古通用之證。王注謂聖人心合於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於迷。故佩服而已。此

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古人之文恆多假借。不求諸聲音而索之字畫。宜其詰籀爲病矣。

傳精神。

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樹案傳字義不可通。王注謂精神可傳。惟聖人得道者乃能爾。亦不解所謂。傳當爲搏字之誤也。（搏與傳搏搏相似。故或誤爲傳。或誤爲搏。並見下）搏與專同。言聖人精神專一不旁鶩也。（徵四時論曰。精神不專。）寶命全形論曰。神無營於衆物。義與此相近。古書專一字多作搏。繫辭傳其辭也專。釋文曰。專。陸作搏。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壹。釋文曰。專本作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揖志。索隱曰。搏古專字。管子立政篇曰。一道路。搏出入。幼管篇搏一純固。（今本搏並譌作博。）內業篇曰。能搏乎。能一乎。（今本搏譌作博。）荀子儒效篇曰。億萬之衆而搏若一人。（今本搏譌作博。）講兵篇曰。和搏而一。（今本搏亦譌作博。）呂氏春秋適音篇。耳不收則不搏。高注曰。不搏入不專一也。皆其證。

因於濕。首如裹。

樹案此言病因於濕。頭如蒙物不瞭了耳。注。蒙上文爲說。謂表熱爲病。當汗泄之反濕。其首若濕物裹之則是。謂病不因於濕邪之侵。而成於醫工之誤矣。且表熱而濕其首。從古無此治法。王氏蓋見下文有因而飽食云云。因而大飲云云。因而強力云云。相因爲病。遂於此處之因於

寒。因於暑。因於濕。因於氣（氣爲熱氣說見下條）亦相因作解。故有此謬說。不思彼文言因。而自是相因之病。此言因於則寒暑濕熱各有所因。本不相蒙。何可比而同之乎。前後注相承爲說皆誤。而此注尤甚。故特辨之。

因於氣爲腫。

澗案此氣指熱氣而言。上云寒暑濕。此若汎言氣。則與上文不類。故知氣謂熱氣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熱勝則腫。本篇下注。引正理論曰。熱之所過則爲癰腫。故曰因於氣爲腫。

汗出偏沮。

汗出偏沮。使人偏枯。王注曰。夫人之身常偏汗。出而潤濕者。（宋本作濕潤。此從熊本藏本。）久之偏枯。半身不隨。林校曰。按沮。千金作祖。全元起本作恆。澗案王本奔注是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引倉頡篇曰。沮。澗也。廣雅曰。沮。潤。澗。如濕也。魏風。彼汾沮洳。毛傳曰。沮。洳。其澗。洳者。王制山川沮澤。何氏隱義曰。沮。澤下濕地也。是沮爲潤濕之象。曩澗在西安縣。署見侯官林某。每動作飲食。左體汗泄。濡潤透衣。雖冬月猶爾。正如經注所云。則經文本作沮字無疑。且沮與枯。爲韻也。孫本作祖。乃偏旁之譌。（說文。古文示作𠄎。與篆書𠄎字相似。故沮誤爲祖。）全本作恆。則全體俱誤矣。（沮之左畔譌從心。小雅采芣正義。引鄭氏易注。所謂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者也。其右畔譌作巨。巨與且。今字亦相近。故

合譌而爲恆。

足生大丁。

高粱之變。足生大丁。王注曰。高膏也。梁。梁也。宋本作梁也。從熊本。藏本。膏梁之人。內多滯熱。皮厚肉密。故肉變爲丁矣。所以丁生於足者。四支爲諸陽之本也。林校曰。丁生之處。不常於足。蓋謂膏梁之變。饒生大丁。非偏著足也。樹案林氏。駁注。丁生不常。於足是矣。其云足生大丁。爲饒生大丁。辭意鄙俗。殊覺未安。足當作是字之誤也。荀子禮論篇。不法禮不是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是禮。謂之有方之士。今本是並譌作足。是猶則也。爾雅。是則也。是爲法則之則。故又爲語辭之則。大戴禮王言篇。教定是正矣。家語。王言解作。政教定則本正矣。鄭語。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韋昭曰。更以君道導之。則易取。言膏梁之變。則生大丁也。

春必溫病。

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樹案春必溫病。於文不順。寫者誤倒也。當從陰陽應象大論。作春必病溫。宋本亦誤作溫病。今從熊本藏本乙正。金匱真言論曰。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玉版論要曰。病溫虛甚死。平人氣象論曰。尺熱曰病溫。熱論曰。先夏至日者爲病溫。評熱病論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皆作病溫。筋脈沮弛。精神乃央。

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王注曰。沮。潤也。弛。緩也。央。久也。辛性潤澤。散養於筋。故令筋緩脈潤。精神長久。何者。辛補肝也。藏氣法時論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樹案注說非也。沮弛之沮。與汗出偏沮之沮異義。彼讀平聲。此讀上聲。沮弛謂壞廢也。一切經音義卷一引三蒼曰。沮。敗壞也。小雅小旻篇。何日斯沮。楚辭。九嘆。顏徵薰以沮敗令。毛傳。王注。並曰。沮。壞也。漢書司馬遷傳。注曰。沮。毀壞也。李陵傳。注曰。沮。謂毀壞之。弛。本作弛。襄二十四年。穀梁傳。弛侯。荀子王制篇。大事殆乎弛。范甯揚倮。並曰。弛。廢也。或作弛。漢書文帝紀。輒弛以利民。顏注曰。弛。廢弛。文選。西京賦。城尉不弛柝。薛綜曰。弛。廢也。本篇上文曰。大筋頰短。小筋弛長。頰短爲拘。弛長爲痿。痿與廢相近。刺要論。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注曰。弛。猶縱緩也。皮部論。熱多則筋弛骨消。注曰。弛。緩也。縱緩亦與廢相近。廣雅。弛。縱置也。置。卽廢也。是沮弛爲壞廢也。林校曰。央乃殃也。古文通用。如膏粱之作高梁。草茲之作草茲之類。案林讀央爲殃得之。漢無極山碑。爲民來福除央。吳仲山碑。而遭禍央。殃並作央。卽其證。惟未解殃字之義。樹謂殃亦敗壞之意。廣雅曰。殃。敗也。月令曰。冬藏殃敗。晉語曰。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是殃爲敗壞也。沮弛。央。三字義相近。故經類舉之。經意辛味太過。木受金刑。則筋脈爲之壞廢。精神因而敗壞。故曰。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筋脈沮弛。與形體毀沮。精氣弛壞同意。（形體毀沮。疏五過論文。精氣弛壞。



湯液醪醴論文。精神乃史與高骨乃壞同意。高骨乃壞見上文。王注所說大與經旨相背。且此論味過所傷。而注牽涉於辛潤辛散辛補之義。斯爲謬證矣。

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

藏本無也字。樹案上文是以知病之在筋也。是以知病之在脈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下文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句末皆有也字。不應此句獨無藏本脫。

生長收藏。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熊本藏本生長作長生。樹案作長生者誤。倒也。有生而後有長。不得先言長而後言生。注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謂四時之生長收藏。是正文。本作生長之明證。下文亦曰。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

春必溫病。

熊本藏本作春必病溫。樹案當從熊本藏本乙。轉說見生氣通天論。

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樹案陰陽之徵兆也。本作陰陽之兆徵也。上三句。下女路爲韻。下古讀若戶。召南采蘋宗室膾下。與女韻。殷其雷在南山之下。與處韻。邶風擊鼓於林之下。與

處馬韻。凱風在浚之下。與苦韻。唐風采芣首陽之下。與苦與韻。陳風宛  
痛宛日之下。與鼓夏羽韻。東門之側。婆婆其下。與栩韻。豳風七月入我  
牀下。與股羽野字。戶鼠戶處韻。小雅四牡載飛載下。與栩鹽父韻。北山  
溥天之下。與土韻。采芣邪幅在下。與殷紆予韻。大雅縣至于峻下。與父  
馬。嶺女字韻。皇矣以對于天下。與怒旅旅祛韻。鳧鷖福祿來下。與落處  
滑。脯韻。烝民昭假于下。與甫韻。魯頌有駉鷺于下。與鷺舞韻。其餘羣經  
諸子。有韻之文。不煩枚舉也。下二句。徵始爲韻。徵讀如官商角徵羽  
之徵。文十年左傳。秦伯伐晉。取北徵。釋文。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  
音懲。一音張里反。洪範念用庶徵。與疑爲韻。逸周月篇。災咎之徵。一  
從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所引。與負婦爲韻。負古讀若不。小雅小  
宛。果臝負之。與采似韻。大雅生民是任。是負與秬芑秬畝芑祀韻。大戴  
記。會子制言上篇。行則爲人負。與趾否韻。婦古讀若否。泰之否。大雅思  
齊京室之婦。與母韻。周頌載芣思媚其婦。與以土。報畝韻。楚辭。天閭媵  
有莘之婦。與子韻。是其證。蒸之二部。古或相通。鄭風女曰雞鳴。雜  
佩以贈之。與來韻。宋玉神女賦。復見所夢。與喜意記異。識志韻。賈子連  
語篇。其離之若崩。與期韻。又說文。徧從人朋。聲讀若陪。位鄙從邑崩聲。  
讀若倍。凝爲冰之。或體而從疑聲。絳爲繪之。籀文而從宰省聲。周官司  
几筵凶事仍几注。故書仍作乃。爾雅。冪孫之子爲仍孫。漢書。惠帝紀。仍  
作耳。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墨子尚賢篇。守城則

倍畔。非命篇倍作崩。史記賈生傳。品物馮生。漢書馮作每。司馬相如傳。歲燈若蓀。漢書燈作持。今作徵兆者。後人狃于習見。蔽所希聞而亂改。而不知其與韻不合也。凡古書之倒文協韻者多。經後人改易而失其讀。如衛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右爲韻。而今本作父母兄弟。古讀若。以母古讀若每。其字皆在之部。若弟字。則在脂部之與脂古音不相通。大雅。皇矣篇。同爾弟兄。與王方爲韻。而今本作兄弟。月令。度有短長。與裳量常爲韻。而今本作長短。逸周書周祝篇。惡姑柔剛。與明陽長爲韻。明古讀若芒。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與一爲韻。而今本作吉凶。莊子庚桑楚篇。誤同。莊子秋水篇。無西無東。與通爲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西。荀子解蔽篇。有皇有鳳。與心爲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與心韻。猶風從凡聲。而與心韻也。見邶風。綠衣。谷風。小雅。何人斯。大雅。桑柔。蒸民。而今本作有鳳有皇。淮南原道篇。鶩忽恍。與往景上爲韻。景古讀若樣。而今本作恍忽。與萬物終始。與右爲韻。而今本作始終。天文篇。決罰刑。與城爲韻。而今本作刑罰。兵略篇。不可量度也。與迫爲韻。度同不可度。思之度。迫古讀若博。而今本作度量。人間篇。故蠹啄剖柱梁。與羊爲韻。而今本作梁柱。文選。鵬鳥賦。或趨西東。與同爲韻。而今本作東西。答客難。外有廩倉。與享爲韻。而今本作倉廩。皆其類也。

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

林校曰。詳天地者至萬物之能始。與天元紀大論同。彼無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一句。又以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代陰陽者。萬物之能始。樹案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當從天元紀大論。作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金木與上天地陰陽左右水火文同一例。終始與上上下下男女道路兆徵皆兩字平列。文亦同例。若如今本。則陰陽者三字。與上相複。能始二字。義復難通。注。謂能爲變化生成之元始。（宋本吳本。化下有之字。此從熊藏本。）乃曲爲之說。卽如注義。仍與上四句文例不符。蓋傳寫之譌也。病之形能也。樂恬憺之能。與其病能。及其病能。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病能論。合之病能。

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樹案能讀爲態。病之形能也者。病之形態也。荀子天論篇。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形能亦形態（楊倞注誤以形字絕句。能屬下讀。高郵王先生。荀子雜志己正之。）楚辭。九章固庸態也。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徐廣本。態作能。（今本誤作態。）皆古人以能爲態之證。（態從心。能而以能爲態。意從心音而管子內業篇以音爲意。志從心土。而墨子天志篇以土爲志。其例同也。此三字。蓋皆以會意包諧聲。）下文曰。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能亦讀爲態。與事爲韻。恬憺之能。卽恬憺之態也。五藏別論曰。觀其志意與其病能。（今本誤作與其病也。依太素訂正。辨見本條。）能亦讀爲態。與意爲韻。病能卽病態也。風論

曰。願聞其診。及其病能。卽及其病態也。厥論曰。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厥狀與病能並舉。卽厥狀病態也。第四十八篇名病能論。卽病態論也。方盛衰論曰。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能亦與意爲韻。卽合之病態也。王於諸能字。或無注。或皮傳其說。均由不得其讀。釋音發音。於本篇上文能冬不能夏曰。奴代切。下形能同。則又強不知以爲知矣。

從欲快志於虛无之守。

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讀爲態。說見上。）從欲快志於虛无之守。樹案守字義不相屬。守當爲宇。廣雅。宇。尻也。（經典通作居。）大雅。縣篇。聿來胥宇。魯頌。閟宮篇。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周語。使各有寧宇。楚辭。離騷。爾何懷乎故宇。毛傳。鄭箋。章王注。並曰。宇。居也。虛无之宇。謂虛无之居也。從欲快志於虛无之宇。與淮南傲真篇。而徙倚乎汗漫之宇。句意相似。高誘注亦曰。宇。居也。宇與守。形相似。因誤而爲守。（荀子禮論篇。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史記禮書壇宇。誤作性守。墨子經上篇。宇彌異所也。今本宇誤作守。）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書後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一卷。續溪胡氏樹著。訓時爲善。易搏爲專。以及至人名木二條。均窮探聲音訓故之原。而立言曲當。惟原書不妄作勞。胡氏據全氏注本。易爲不妄。不作。引徵四失。論妄言作名。以爲妄作對文之證。其

說均確。又謂作與詐同。則其說不然。作卽創始之義。不作者卽老子不敢居天下先之義。若改作爲詐。豈妄言作名。亦可稱妄言。詐名乎。又原書若有私意。若已有得。胡氏謂當作若。私有意。猶言私有所念。已與私同。猶言私有所得。案若有私意。與詩之如有隱憂同例。意與臆同。猶後世所謂竊念默測也。若已字當從趙氏之謙之說。訓爲已然之已。亦不必訓爲人己之己也。又原書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胡氏以天元紀大論之文爲例。易爲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案能始二字。義亦可通。古代能與台通。如三能亦作三台是也。漢書天文志云。星下六星。兩兩相比者爲三能。而文選慮慮詩云。三台。總明字是台與能同。故禮記樂記正義云。古以今能字爲三台之字。疑此文能字亦係台字之借文。胎從台聲。爾雅訓胎爲始。則台亦兼有始義矣。能始二字。疊詞同義。與上文徵兆同例。不必如胡氏之說也。若夫虛无之守。胡氏易守爲字。案守字從山。居位曰守。則守字引伸。亦有居義。不必易字而後通。以上數則。均胡氏之千慮一失者也。然皇古醫經。以內經爲最古。而內經一書。多偶文韻語。惟明于古音古訓。釐正音讀。斯奧文疑義。煥然冰釋。胡氏之書。雖稍短促。然後之君子。如有爲醫經作疏者。必將有取于斯書。則胡氏疏理古籍之功。亦曷可少哉。劉師培。

裘吉生主編

珍本醫書集成

羅東逸著

內經博議

世界書局印行

內經博議  
提要

本書羅東逸著。羅氏名醫彙萃。已名聞海內。與本書同少流傳。且其學說。參素靈之奧義。爲國醫之基礎。內經運氣之理。闡發無遺。名醫葉子兩評吳氏溫病條辨曰。運氣之學。白首難窮。……全元起以下數十家。皆隨文銓釋。未能實有指歸。惟羅東逸之博議。差強人意。本書之價值可知。其論生理。皆天人合一之旨。論病理。皆根據經文之意。至診斷治療。無不引證經義。洵一部內經大注解也。讀素問校義。使學者則古書之奧文可攷。讀內經博議。使學者則古書之精采乃明。



# 內經博議題辭

儒可無用乎。耳目心思等之木石。百年爲可悼也。儒可有用乎。兵刑錢穀。紹之職司。一時爲可鄙也。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求所謂卓然自命。上不溷君王而下不委諸草莽者。其在岐黃之業乎。夫岐黃之業。談何容易。不知陰陽消長之理者。不可與言醫。不知死生變化之故者。不可與言醫。不知草木蟲魚邱陵牝牡之性情者。不可與言醫。不知古今異宜。剛柔互用。應變合於秒忽者。不可與言醫。若是則五經四子之書。醫之宗旨也。二十一史前後成敗君臣興廢之所由。醫之證據也。與夫諸子百家零星傳記雜出於飲食藥石之書。醫之雜俎也。宰相須用讀書人。國醫須用讀書人。如是而儒之一生。無用不等之木石。有用不綴之職司。休德令聞而擅其美。豈不重賴夫醫也耶。醫之不可易言。儒之不可易言也。余性鄙寡交。不樂輕與人。人不屑吾與。猶憶總角時。郡中得交羅君淡生。卽今之東逸也。探所得細繹胸中經史。袞袞可聽。旁及古文字學。皆可法知其非常人。未幾陵谷變遷。隱見於烟雨蓬萊之下。名可得聞。跡不可得見。如是者三十年。君之讀書樂道。視壯年又何如。而內經博議諸書出矣。人謂與東逸先生同時朝夕討論不倦。所重豈在區區。余曰。儒之無用者如彼。有用者又如。此百歲而後。其欲尙有東逸者。非博議諸書。又焉足千古哉。友弟石年趙汝揆拜書。

內經博議目錄

卷之一

天道部

天地陰陽大論	一
其氣三論	二
六節五制生五論	四
正六氣說	五
爲運焉氣五六說	七
五運說	九
司天說	一〇
地上三陰三陽說	一二
天道或問五則	一三
天道六氣中見論	一五
地理六節位下六承論	一七
辨君火以明兼退行一步不司氣化論	一八
人道部	
人道大陰陽疏	一九
心腎論	二三

目錄

君相二火論	二四
衛氣論	二六
五藏五主論	二七
五藏苦欲論	二九
六府說	三一
太衝三焦論	三二
奇經八脈原	三四
二十七氣疏	三五
十二經不並拈說	三七

卷之二

脈法部

脈原	四一
脈診總論	四三
胃脈論	四四
診法論	四六
附論	
陽密乃固論	四七

氣歸權衡論……………四九

神轉不回論……………五〇

鍼刺部

十二原藏井木府井金釋……………五一

十干納藏府之繆辨……………五三

病能部

手太陰肺藏病論……………五四

手少陰心臟病論……………五五

足陽明胃府病論……………五七

足太陰脾藏病論……………五七

足少陰腎藏病論……………五八

足厥陰肝藏病論……………五九

太陽經絡及膀胱病論……………六〇

氣交外感病論……………六一

厥陰歲氣病疏……………六三

少陰歲氣病疏……………六四

太陰歲氣病疏……………六六

少陽歲氣病疏……………六七

陽明歲氣病疏……………六九

太陽歲氣病疏……………七一

奇恆病論……………七二

衝病論……………七五

任病論……………七六

二維病論……………七七

帶病論……………七八

卷之三

述病部上

陰陽第一……………八一

虛實第二……………九二

寒熱順逆第三……………九六

風寒邪氣熱病第四……………一〇二

卷之四

述病部下

厥逆痺病第五……………一一一

瘧瘵欬病第六……………一二〇

脹卒痛腸澼如瘧積消痺病第七……………一二五

疝伏梁狂癩癰黃疸血枯病第八……………一三三

附錄  
張子和九氣感疾論……………一三七  
繆仲醇陰陽藏府虛實論治……………一四一

# 內經博議卷之一

新安東逸羅 美煖生甫著

青田包元吉校訂  
紹興裘吉生參閱

天道部

天地陰陽大論

或問於余曰。軒岐述天地之道。明陰陽之本。終以三合爲治。帝臣若鬼與  
區。猶曰上候而已。未能明其事也。今二千年來。學者如衆盲摸象。紛紛以  
運氣治病。卒無一驗。而粗心守陋之傳。謂此且置之高閣。略無省思。不知  
乾坤鼓鑄萬類。人在氣交。如魚在水。民知所生。而不知所以生。今子沉潛  
內經。發憤而欲明之。其於造物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本。不可不挈其要  
領。而爲後學一明之乎。余曰。唯唯。經曰。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  
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爲九氣。九氣具。而天地人三才之體用備矣。夫  
所謂其生五者。合天地人萬類。皆生於五行之氣也。乃不曰其氣五。而曰  
其氣三。則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一陰一陽而運行之。鼓舞之。其間陰  
陽各一。而所以能運行鼓舞者。則又有一也。此一合二以成三。而始布五  
行於陰陽剛柔之間。人在氣交而兩受之。此所以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  
而成人也。三才既立。五常備行。而天地人之體用途分。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則日月四時。運行不息。此其大運也。而又有其總持者。復列五運。首土

以持歲功。本六元于司天。以正六次。於以主時。主歲。主次。各不同也。此天之分用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山川水土。五方陰陽各奠。此其定體也。而又有其遷次者。三陰三陽。各以司年。奉六元司天在泉。各以上下正歲。氣於以紀。方紀步紀歲。各不同也。此地之分用也。由是而天地之氣。必三合爲用矣。然其間氣化分行。其體則奠定而不移。其事則博濟而不雜。其神則妙用而無方。其道則循環而補救。是故陰陽之氣。有所爲各止。而不相凌躐者。如大氣之舉。風寒在下。燥熱居上。濕氣居中。火遊行於其間。是以少陰厥陰在下。太陽陽明在上。太陰居中。少陽通乎上下。於人稟之爲體。亦猶是也。此雖六氣交互布護之相輸。而上中下之定位不移也。又有夾輔而行。參伍爲用者。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之類。原其然者。三陽悉起於三陰。陽之所起。陰亦從之。而見少陽起於厥陰。乃中見厥陰。陽明起於太陰。乃中見太陰。以其根底所在。恆相比而不離。故參伍以爲用也。又有亢害承制者。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六者皆有承制。陰爲循環相救。以消彌其亢甚。而不至於毀裂。是則三合之內。三合之外。又有妙用如此者。無非其氣三之爲用。而鼓舞運行於天地人之間。乃天地造物之根。而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天地之氣。無不有分。亦無不有合。此天地之本。陰陽之朕也。

## 其氣三論

天地陰陽一氣而已。自太虛而有太乙之生氣。由是動靜焉。而陰陽分。陰

陽分而五行具。是五行之生者。不離陰陽之一氣也。而經曰其氣三。且曰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是三氣者。天地人之本始也。試明之。太極無形。靜則爲陰。動則爲陽。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一陰一陽者。非各一之一。乃道之妙用。而合一之一也。唯其合一。乃能各一。則是其本一而已。有三氣存乎其間矣。是故動與靜各一也。而所以能動靜者又一也。由此觀之。太乙之所施生。造化之所鼓鑄。必得三而成物。氣不得三。則無以布行於五。而五非得三。又不能各合夫一也。三者一之用也。五者三之成也。故三而成天。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總陰陽。而又積陽以自剛也。三而成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具剛柔。而又積陰以自奠也。三而成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理以宰氣。而氣以載理。故人之成也。本乎氣交。稟天之陽動爲氣。本地之陰靜爲精。而有神存乎其間。以立性命之基。是精氣神三者。合而不離也。此所謂三而成人也。且太極用此三氣以生五行。而五行之生。又莫不各用夫三氣。試就人之五藏言之。心爲太陽。而主血脈。是合陰陽而自爲陽也。腎爲太陰。而涵命門真火。是合水火而本爲陰也。肺主治節。而水出高源。是合金木水以行氣也。肝爲血海。而生一陽以升太衝。是合水木火而總於厥陰也。脾上承火。而下涵水。以奠乎中。火以腐熟。水以滋灌。而土以歸藏。是合水火土而養四藏也。是知陰陽之功。相待爲用。陰陽之根。互藏其宅。而五行之變化。皆非一氣偏至之所成。蓋一有偏至。而合三則無偏。至一無鼓動。而合三則能鼓動。人徒知爲三。而不知合三。

而後致夫一也。徒知生於一而不知用三。而後全夫生也。自軒岐指出三氣而造化之妙用始彰。故三五與一。太上之玄閭。養生之奧關也。

六節五制生五論

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其生五。天元紀大

河圖之數五十有五。而總其數爲天五地六。分其數爲天五地五。天五者。一三五七九。五奇也。地五者。二四六八十。五耦也。奇以五乘五。五五二十。五耦以六乘五。五六三十。此所以天五地六也。然而陰陽交互。氣運相乘。則天氣反以六。地氣反以五。此六節五制之旨。軒岐所述也。蓋兩儀既奠。而後天以陽而化氣。氣本無形。凡六合無形。化氣之陰陽。皆本於天氣。以陰而成質。質處有形。凡六合有形成。質之陰陽。皆本於地氣。所謂五者。生長收藏。而成水火土金水是也。所謂六者。少陽陽明太陽厥陰少陰太陰。以奉寒暑燥濕風火是也。所謂六爲節者。天以一元布行於地。卽本地之六位以分化氣。是天以六爲節也。所謂五爲制者。地以坤順承之化。卽本天之五行以作成物。是地以五爲制也。總之天以五而干生。地以六而支生。以五加六而甲子生。天以五用六。地以六承五。此天施地生之大致。而六節五制之妙義也。其生五者。原其初則五行實生於一氣。由其後則萬類皆生于五行。故五行有本生之理。有制用之道。其始也天一生水。天一者純剛之氣也。純剛之氣爲全體。故生水。水之爲物。一陽居二陰之間。由靜而動。由陰而陽。動而之陽。故地二生水。水火既濟。則形成而物暢。故

天三生木。陽既暢發。則陽後生陰。自舒而斂。故地四生金。土居中位。成乎四氣。而成功位次反居其後者。土爲萬物之母。奉天而不居。故必於四氣之既成。而後見之也。然土爲中宮。爲爐鼎。能以水火爲用。水火不得則相射。是以戊己之位。藏於水火。此坎納六戊。離納六己。所自來也。故戊己中宮爲最尊。布氣育靈。爲生物元始。所謂資生於坤也。故以是爲南政。君臨於上。而水木火金四藏之氣環拱之。以其環拱。故謂之北政。如臣面君也。至其地支辰戌丑未。居四餘之偏。兼爲四庫者。蓋以奠定四氣。所以始萬物。終萬物。而告成功於物後也。故天雖以五生土。而常以一先四。而首萬物。一先四者。卽五數之一。而首以土運之義也。此萬物所以資始也。地雖以十成土。而恆以二居五。而終陰陽。二居五者。戊癸化火。而適終於地二之數也。此萬物所以資生也。生生之本。制用之道。盡矣。

### 正大氣說

初氣厥陰風木。大寒立春兩水驚蟄。二氣少陰君火。春分清明穀雨立夏。三氣少陽相火。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四氣太陰濕土。大暑立秋處暑白露。五氣陽明燥金。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六氣太陽寒水。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各至六十日。

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相火之右。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六微旨大論

六氣內經無正文。而於加臨明明見之。本文者。止有六節氣位一章。發明司節之位。而於六節之陰陽上下未之詳也。故後學每以六氣一氣呼之。



又不辨司天六元不同。一概改著。爲說以諱之。夫天氣之行於地。既布之。以五行。分之以四時。歷以日月之行。而成歲功。此萬古不易。所謂天地合氣也。然爲氣行其間。每不得與日月朔望相齊。故古聖更以斗杓紀氣於十二宮。而祀之以二十四。以會周天。後分統以六氣。凡六十日。以分一氣。周而復始。所謂四時之止也。然其爲氣上下不同。標本各異。初氣爲厥陰風木者。一陽也。於卦爲復。復在九地之下。正當兩陰交盡之時。是以上爲厥陰。下爲風木。故風木本陽而標陰也。二氣爲少陰君火。君火見於卯。所謂顯明之位。其時爲春分清明。正三陽出地之時。乃不名之少陽。而號之爲少陰。不名風木。而名以君火者。以此時三陽雖出地。而其上仍屬三陰。春寒猶屬是氣。尙爲陰之少。故曰少陰。君火見於此者。易所謂帝出乎震也。帝主十二辰。於時無所不統。而於此分時者。前此一陽尙在九地之下。而人歷於顯明。則聖作物覩。是以首出之於此也。其火主照臨。不主熟物。亦不奪春令。故曰君火不用。君火之右。卽爲夏令。爲三氣之陽相火。相火當巳午爲南離君位。非相火之所當。唯君火不用。故退行一步。使相火當之。俾爲夏官。以供臣職。故名以相火。明其無犯上之嫌也。相火當六陽之盛。正爲太陽。乃不曰太。而曰少者。以陽雖盛。而尙在地上。未亢未高。故猶曰少陽也。四氣爲太陰濕土。濕土在未坤也。坤爲太陰。位在未上。又當未月。坤正臨事。故以太陰名之。又其時自大寒一陽生。以及於六陽。爲上半年乾之行事。自夏至一陰生。至亥以盡於六陰。爲下半年坤之行事。陽以

順行。陰以逆行。故一陰之生。不名一陰。以其生由太陰。坤德。故即以太陰名之。時雖溽暑。酷烈。六陽極盛。而總曰太陰者。以陽已退職也。且當此之時。使非土潤溽暑。則南離火旺。燥金安生。唯坤居其間。以土合火。而騰其濕氣。則大雨時行。而得以禦火。使金氣生。而氣進與六陽代禪。非太陰之爲而誰爲耶。五氣爲陽明燥金。陽明者。以其時去溽蒸而清明。退蒙昧而擊斂。堅潔清肅。陽在上而方明。故曰陽明。金氣堅而且冽。是以爲燥。六氣爲太陽寒水。寒水於時爲亥。水屬三陰。乃其上爲太陽者。此時陽退而在上。爲亢爲高。在五陰之上。於卦爲剝。居停而不用事。故以太陽名。而納之寒水也。寒水本陰。而標陽者。以此總之。正六氣進氣居下。退氣居上。春夏陽自下升。故厥陰少陰在上。秋冬陰亦自下而上。故陽明太陽在上。在下者爲進氣。在上者爲成功。而進退之氣。標本之說。於是可見矣。此爲主氣司天。所加爲客氣。主客之分。以此。

### 爲運爲氣五六說

自陰陽二氣交易鼓舞。以化生五行爲萬物。而三才之成全奠其中。然所謂陰陽交易鼓舞者。二而已矣。二而有無息之用。萬而仰致一之道。以譬明之。五行爲銅。二氣爲炭。此生生之本。由于交易鼓舞之妙。從無而有。從有而生也。乃五行者。不明所自。請得言之。天一生水。陽始交於陰也。地二生火。陰始交於陽也。得陽而生火。得陰而生水。此陰陽定交之始。故所生二子。仍肖父母。是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道本斯矣。然以二氣之鼓舞言

之則水火生而萬類之胚胎具也。故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自茲而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陰陽既交。而互生互長。萬類成形而堅定。成形爲木。堅定爲金。生矣成矣。故曰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然而能終之始之。必有爲之先者。而使二氣爲之鼓之舞之。則造化之藏用自成。鑪韞非中宮奠其元氣。曷能不淪。此土之龐厚。爲天五而居中。天五者。非以次而爲五。乃攝四而爲五也。地之十承焉者耳。由斯言之。天地之施生。定于五行。盈天地之物生。莫非五行。四時之更。莫非五行。五方之位。莫非五行。而五者之運。行於天地之間。爲天爲地。爲人爲物。爲形爲氣。有一不在運中者乎。至於所以爲六者。亦自有說。本然二氣三分而六。因陰陽之氣。有初中末。有少壯老。其氣各有盛衰。故各分而爲三。是以爲六也。以六乘五。以五成六。於是五行物類之生成消殺。恆乘於六氣之進退盛衰。故六氣者。所以節宣五運。而成其化育者也。無一物不成於六氣之中。無一時不被六氣之化。豈止五運六氣爲加臨之說乎。是以帝問。而岐伯曰。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陰陽之氣。各終期日。非獨主時也。今觀于甲子。而陰陽之紀以立。于是歲立。而年月日時陰陽之氣。各立。無非五六者。請更言之。時一日有十二。十二者。陰陽兩從六也。以五乘六。故五日一周甲子。爲一候也。一周甲子。氣亦一周矣。故可以爲候。此小周也。推之爲七十二。而大周矣。此從時而起者也。日者。甲乙至癸。爲旬日。天數五。故二五爲小周。以五加六。故六十日爲備一

周。又歷六甲子。爲大一周成歲矣。此以日爲起者也。月者。歷十二辰恆主。今以紀時。又用五行以紀六氣。而四時始備。凡五歲一周。歷三十年而備周。此以日爲起者也。歲者。十二年一紀。六十歲一周。此一周者。又合年月之大而周之也。以五加六。小者爲小周。大者爲大周。然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氣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期而環會。此五運六氣。主歲之常期。起于天地之自爲六氣也。由日時月而言。爲陰陽生物之合氣。由五運六氣。主歲而言。爲陰陽成物之分氣。有分有合。有從合而分。有從分而合。此之所謂必以三合爲治也。然而天主動。爲五行之主。故運居其中。而常先。地主靜。六氣以不遷爲會。故司天在泉。各有其故。要而言之。合氣以專生物。分氣以節成物。三合爲治。人在氣交之中。內稟其合氣。而嘗外應其交氣。此歲氣五運之加臨。何時而可廢之也。其未可驗者。南北剛柔。陰陽向背。未可一齊。岐伯亦列其如是焉耳。使後之學者。遍天地之祕。而行其活法。未嘗印板文也。至後世加臨尋病。而又不能知三合相交所乘臨之盛衰。而謬爲鈴法。貽笑千古耳。

### 五運說

五運以土爲首。而加甲終復加己。循環十干。而不用正干之本氣。說者謂甲己合土。此爲化氣。夫所謂化者。逢合乃化。不逢合則不化。五運之加。甲己相去五歲。豈有逢合而化之理。又曰。此本天氣定位非加臨也。經曰。丹天之氣。經於斗牛女戌分。黔天之氣。經於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

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氏畢昴。玄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其戊己分者。則奎壁角軫也。五天五行之守氣。各有所橫。以加於宿度。臨於十干之上。如得氣。經於心尾己分。心尾當甲角軫當己。故土位甲己也。以下皆然。此說最爲近似。而其實不然。蓋天動而虛。其氣圓通。而初無定氣。其臨御五行。自有本然當然之則。而初非有守氣以期之也。岐伯述天元冊曰。大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始終。布氣育靈。總統坤元。夫肇基化元。而布氣育靈。乃云總統於坤元。是坤元爲萬物之母也。坤元既爲萬物之母。而總統之。則天亦必有以先用之。天之十干。以代戊己居中宮。而先用水火。然後成於木金。豈非總統坤元。而以土爲首之義乎。是以天之御化。首以土爲甲。而甲遂爲土。仍順布五行於乙丙丁戊之上。而以本氣化之。遂以金加乙。水加丙。木加丁。火加戊。畢又再傳。而土加己。金加庚。水加辛。木加壬。火加癸。而其本氣之陰陽。仍有不能從化。而依之以爲用者。如加陽干爲氣有餘。加陰干爲氣不足。又未嘗不因值年以佐用也。五運立。則年氣有所統。故運之所臨。每居中而常先。如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則其氣先。而與司天會。是謂天符。與歲支同氣。則先而與歲會。是謂歲會。與天符。歲會三合。是謂太乙天符。所謂貴人者。司天與值歲朝拱之所在也。是以惡所不勝。歸所同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故五運爲該年之根本也。

## 司天說

天有六氣。寒暑燥濕風火。卽四時之主氣。候至而布之。以分六氣也。至於

司天。則從地上六位之專精。而正對以居之。以主期年。而名之爲司天者。依於甲子值歲之氣。仍以地上不遷之氣。會天之元。而立爲監司也。其爲六氣。一以甲子爲序。而異於地上之四時。蓋旣以主持一歲。則自當以甲子爲序也。其二陰三陽。上奉之者。六元在天。則三陰三陽不自主氣。所以正對皆奉之也。首少陰君火者。君火位午對子。令甲始子。與君爲對。故遂名君火。尊君之出令也。其令主熱。不與顯明卯位之君火同。彼以方春行令。止以照臨。此在午宮。所對本屬夏令也。次丑未爲太陰濕土。太陰在地。每與厥陰少陰合三陰而不離。故其位必次少陰。又坤土位未對丑。爲土之官旺。是以上奉濕令也。又次寅申爲少陽相火。火之精。本生於寅。寅對於申。申尙有餘暑。故以寅申奉火令。不當午者。午當君火。不敢侵也。又次卯酉。爲陽明燥金之臨。旺於酉對卯。故奉燥令也。又次辰戌。爲太陽寒水。寒水本位亥子。而亥屬風木。子爲午對。唯辰爲水庫。戌當水冠帶。爲進氣。故卽以辰戌奉寒令。終已亥爲厥陰風木。風木於正六氣。本在丑子及寅。司天。移位於巳亥者。木長生在亥。其對巳。故卽以此奉風令也。蓋其所司以爲一歲之令。唯六元主之。三陰三陽不能盡合。故唯上從而奉之。唯帶有本位本氣。則有本標太過不及之說。經曰少陰所爲標也。厥陰所爲終也。是已有其所司。卽有其在泉者。以天包地下。地在中。地居天之半。而天氣之行於地者。亦半行於地上。半抑於地下。在前三氣行於地上。故屬司天。後三氣抑於地下。故屬在泉。在泉之氣沈而不上。故前揚後抑。前宣

後鬱。恆與司天爲對。司天子午。則在泉卯酉。司天丑未。則在泉辰戌。司天寅申。則在泉巳亥。恆相對而輪轉之。故有在天在泉之異也。司天極於三氣。以天施之至也。在泉居於六氣。以地沈之至也。然總以司天爲本。故本文不設在泉之歲。以司天統之也。

地上三陰三陽說

司天以地上三陰三陽。奉天六元。然上下不類。而以奉之。未解何義。又不解地上三陰三陽。何以定位。內經未之發明。請試論之。予前既明六元之著。盛於三陰三陽之定位矣。此六元之正義也。乃於其對。亦必三陰三陽奉之。豈三陰三陽未有定義。定位乎。夫天地之大氣。涵於宇宙。大概藏於北。生於東。長於南。收於西。則三陰在北。三陽在東。三陰在南。三陽在西。可知也。在易東北俱爲陽方。而此北陰東陽。西南俱爲陰方。而此南陰西陽者。要此卽兩儀四象之義。所謂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者也。蓋氣必先藏而後生。此乃靜藏之地。故三陰先奠位於亥子丑。而太少厥皆聚者。所以全乎陰。以爲藏也。藏而後生。而生必於東。故三陽遂正位於寅卯辰。而少明太皆聚者。亦所以全乎陽。而爲生也。至於南離陽位。君火居之。而又總爲三陰者。蓋巳午未皆長氣也。有生則必有長。長者實氣也。陰也。北陰無以實長。故三陰亦聚於南。所謂天以陽生陰長者此也。西爲蓐收正位。燥金居之。故西爲陰方。爲成爲收。而三陽又居之者。蓋藏物必自下。收物必自上。生物必自下。殺物必自上。且自暑而涼。自秀而實。皆自上而

下。上者陽也。而其時之肅殺者，亦陽也。申酉戌爲肅殺之方。故三陽亦聚於此。所謂地以陽殺陰藏者此也。蓋天之二氣，分爲四象。北爲陰，西爲陰中之陽，此地之二象。東爲陽，南爲陽中之陰。此天之二象，而生長收藏之理，備著於此矣。

### 天道或閏五則

閏曰：五行各有正氣，天地所合，干支所同，而陰陽之用，各有變遷。又參錯不同，何也？曰：此正所謂三合之治也。三合而治，必將合氣，必爲主用。或從本氣，或從標氣，或因乎其盛，或由乎其化，雖有不同，要皆取用以崇體，而不以體勞物也。如五運以土爲首而加甲，自甲爲土以下，皆不用干矣。而甲丙戊庚壬值年，仍爲氣太過。乙丁巳辛癸值年，仍爲氣不及。其干雖變，而陰陽不變，則原非不用干也。司天亦變支矣，而火當午，土當丑未，金當酉，與歲爲會，則爲當其位而合其氣，是皆不變本位，亦不廢本支也。大約陰陽之用，合兩而成，以三爲用。故陰陽之行，雖一體，而動變則各由其道，各由其道者，所以妙陰陽之用也。一切三合變氣皆如此，知其用則不疑其變矣。

閏曰：司天運氣合用，而有天符歲會，乃有小五運，復參於司天在泉運氣之間，則又何也？曰：五行三合之治，無往而不用，亦無往而不三合也。如辰戌太陽司天矣，而辰戌備歷甲丙戊庚壬之五位，則五運亦盡歷寒水之一位矣。寒水唯一，而有五變，五變之中，所運行以周一歲者，亦各有五運。



猶司天之間立紀步也。既以大五運與司天爲乘臨，則亦有小五運與間步爲乘臨。此亦陰陽自然之道也。歲氣必以木爲主，故以太少角爲初，以太少羽爲終。五運之生序不可紊也。然其用微，不及間步之劇。故經不著病，要使人知之爾。

問曰：五行五用，而各爲首。六氣首風木，司天首火，五運首土，五行本生首水。其成首金，循環而能爲首者，豈有義乎？曰：此陰陽造化之妙用，不可思議者也。由其初而言生物之始，始於天一。天一水也。水得煖而升，故火繼之。火水鼓盪而形成，故木繼之。木長而堅，故金繼之。四者非土不成，故成必以土也。洪範之序如此。蓋生物之原也。若四時六氣，必以歲德爲首。歲德在木，故木起厥陰，而臨官於寅。所以達生氣通人事也。自木而火，而土而金，以止於水。四時之序，生長化收藏之事。五運之首土者，天之氣自中而運，而戊己居中，以生養萬物。故卽此中官推之，以四正環而拱之，以行其生生之用。此在天之事也。若司天以火爲首者，少陰君火，有帝之尊，於以出治，孰不歸仰焉。然唯斗杓初指，帝乃臨之。帝出乎震，故以火爲首，而以厥陰爲終。蓋三陰爲朋，今少陰居中，而厥陰在前，則必俟歷三陽，而厥陰爲後矣。厥陰位亥，亦終之義也。由其成功而言，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顯萬類之成，而列萬形之質。此不唯其始，而唯其終，故必見其堅成，而後水木火土四形備具也。此成物之序，以其致用而言之也。

問曰：四時陰陽順逆之行，有左右之辨何也？曰：陽自下而上，故左旋而爲

春夏陰自上而下。故右旋而爲秋冬。是以春爲生氣而西行。變其收氣而爲暄。夏爲長氣而北行。變其藏氣而爲熱。秋爲收氣而東行。斂其生氣而爲涼。冬爲藏氣而南行。斂其長氣而爲寒。西北行爲順。東南行爲逆。春夏日躔北陸而長。秋冬日躔南陸而短。亦陰陽順逆之序也。

閔曰：經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何也？曰：陰陽本合一者也。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立之以兩。而相爲對待。此各一之一。人所易知也。以動靜爲鼓舞。以陰陽爲妙用。無形而致有形。同體而立異體。陰陽合作。而鼓化機。此合一之一。人所難知也。是故本其太始而言。陰陽之原。由於一機。靜極而陽生。動極而陰生。陰陽互相生也。本其成位而言。陰陽之根。互藏其宅。火胎子中。水胎午中。陰陽互相宅也。人能悟陰陽之本一。乃能知陰陽之能兩也。

### 天道六氣中見論

帝曰：願聞天道六氣之節盛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六微旨大論。

天以五行降行於地。因用地之三陰三陽。推移治節。而爲六位。於是天之五行。亦分之六氣。六氣者。寒暑燥濕風火。爲天之六元也。南面而闕地之

六位則六元爲本。六位爲標。其標本之從。有正對之化。有根源之治。故本標不同。氣應異象。所謂不同者。如少陰君火在午。太陰濕土在未。厥陰風水在亥。少陽相火在寅。陽明燥金在酉。太陽寒水在戌。此爲旺氣。其沖爲對化。而三陰三陽。又隨而上奉之。故本標不同。予於司天。已推言之矣。此章明天地本然之六位。於三陽之定位。則始少陽。中陽明。終太陽。三陽合爲初終而不離。於三陰之定位。則始厥陰。中少陰。終太陰。三陰亦合爲初終而不離。此陰陽之定氣也。原其根本。則三陰在北。亥子丑爲正位。三陽在東。寅卯辰爲正位。然以此氣奉天。而歷其生長收藏。則其氣之承天者。三陰亦在南之陽。故臨乎巳午未。三陽亦在西之陰。故加乎申酉戌。凡地之三陰三陽。其氣有本有從。天之六元。其化有正有對。於以歷十二宮而合之。此所以標本不同。氣應異象也。今日中見者。則於其本氣標氣之間。合而有之。故曰中見。所以節宣本氣。而參和標氣也。然此氣爲天地本來之元氣。自有之。而本不相離。故條理有自。而不妄參合。何以言之。三陽皆起於三陰。三陰固爲三陽之根也。而各有義焉。厥陰陰盡而生一陽。於陽爲少。而成風水之氣。是少陽生於厥陰。而合爲一體也。太陰以濕土孕金。而爲陽明。雖爲二陽。而成燥金之用。是陽明生於太陰。而合爲一體也。太陽由於少陰。本以秋金而生寒水。是太陽生於少陰。而合爲一體也。蓋陰陽之相隨。必以其氣之相次。故相貫而不離也。然其正對不同之間。更有參和之妙。又不可不察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相火烈矣。而見厥陰純陰。

此上下相濟也。陽明之上。燥氣治之。燥亦亢矣。而中見太陰濕土。既能生金。亦能治燥也。太陽之上。寒氣治之。而中見少陰金水。和調。不使太陽亢也。而三陰又異焉者。厥陰之上。風氣治之。而中見少陽天和。不使厥陰蔽也。少陰之上。熱氣治之。此少陰乃奉天之君火也。中見太陽君火。爲太陽之主。不得有雜也。然其間有寒水。亦既濟之理也。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前以濕治燥。茲以燥勝濕也。其參和節宣如此。是則所謂本也。

### 地理六節位下六承論

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化則盛衰。害則駁亂。生化大病。六微旨大論

此章王馬滑張諸家。尋其說而不得。乃以氣交之變釋之。謂少陽火生。終爲溽暑。不知此專氣之次。非承制之的義。夫承制者。皆元氣之所本有。卽其所生之理。備有生化之道。初非矯強挽回也。陰陽動靜。皆涵天地之元貞。故其生物也。貴其專精。尤忌其一往。是以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如易卦之飛伏。飛下卽伏。伏上卽飛。故乾卦六陽。其下皆坤。坤卦六陰。其下皆乾。陰陽之精義。本是如此。吾故於天道之六氣。各有中見。而知地節之六位。自亦有爲之內者。以爲參和。是故位之下卽內之義也。相火於節。主四五月。爲六陽之元。而其時之水氣正盛。前爲霂雨。後及芒種。皆有水澤流溢。以助調相火。是水承之義也。至於水位。則大雪冬至小寒之日矣。時當寒沍。而正爲物所歸藏。其所以歸藏者土也。有藏而後有生。故有下起元。而

得回地中之一陽。是土承之義也。若夫土生萬物。而亢則有水火二至。亢於濕。則水至而流。亢於燥。則火至而堅。苟非風木和柔之氣。內居其間。何以使土脈和動。故土旺長夏。而木正向榮。是其義也。風爲春木。由甲拆條舒。以至於長茂堅成。必有金氣以收之。是以榆莢之落。見於春時。亦其義也。金位兌說。而神主蓐收。若無火氣之微布。則痿冽之氣。卽申酉而寒沍矣。乃由白露方涼。漸於寒露。暨於霜降。於時生物。及多至於成。但火猶有存者。此知金下有火也。至若君火所承。則不曰水氣。而獨曰陰精。陰精者。生氣之華也。地上三陰之全氣也。其火不主夏令。而首出顯明。當三月之和。地氣騰上。陰精所奉。莫備於此。是猶衆職效用。而君自端拱也。蓋亢者專氣之一往。承者相濟之參和。非以其相反而相犯爲制也。唯其內有以相承相濟。則元氣足。而生生厚。故曰制。生則化。蓋生而無制。則化偏。生而有制。則化備也。自此而列一任加臨交變。有餘不足。至與未至。雖外有此列。以乘除其間。而其本生之氣。自不敗不亂。故曰外列盛衰也。若專氣一往而之厥所。承則本氣已見敗亂。安得不爲生化大病乎。

辨君火以明兼退行一步不可氣化論

火性炎上。次列五行之一。初無君相之名。唯主宰之帝。以神明爲居。以照臨爲用。而同於炎上高明之施。此君之所以爲體也。然君雖以火爲體。而火非君德。故君火不用。要其爲不用者。以君有君之德以爲用。而非以火用也。經曰。君火以明。以明者。謂其照臨之不爽也。諸家循其不用。見爲徒

立空名。遂改其文曰。君火以名。豈知此義者哉。地節六位章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莫知其故。此有說焉。顯明之右。在卯辰之間。辰爲天門。乃帝之明堂。布政宣化之所。易所謂出震齊巽者也。凡帝之施化。其德爲大生。其用爲太和。其體爲純乾。備元亨利貞之四德。以體元首出。雖主氣於春分之一時。而終不奪春之施。此君之所以不用也。况以火用乎。然既不用矣。而曰退行一步何也。少陰君火之後。爲巳午之火。令使君以火用。則復行一步。巳午正當其令。豈復有相火之令。唯君不以火用。而斂藏以退行於位前之寅。因起長生之丙火。使主巳午夏令。爲夏官而治之。此相火所以欲其不愆於位。而代君之行事也。自是而下。凡諸復行一步。悉皆臣職。則悉皆效用於君。此君之始終不以火用也。若夫司天。則君火既首出於甲子。而該年則曰在天爲熱化。在地爲苦化。居氣爲灼化。此既司化矣。而又曰不司氣化。亦未有明其說者。豈知君火雖屬子午。而所謂熱化苦化。一皆子午之化。而總非君主之司此氣化也。君自穆滄耳。豈遽改其德而司熱令乎。所云灼化者。君德在步而不宣。然威行自近而不可犯。故當其居氣。則有步逼之。逼之既近。安肯不灼者耶。然此要非君火之用也。

### 人道部

#### 人道大陰陽疏

人道大陰陽有六。以立人紀。其一爲先天奠位立體之陰陽。經曰。聖人南

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夫人以神立以精存。而行之以氣。是以神爲大君。精爲儲養。而氣充以輔立神。必有建極之處。廣而明者。所以立極也。前之者。神君以臨照接物。故前之也。後爲太衝。衝以升騰爲義。升其精氣以濟乎上。以奉神君。故卽以爲後。後之者。此氣從乎水位。故後之也。由太衝之地。卽爲少陰。少陰水位也。爲藏精之府。既藏精以自固。復升陽以騰驤。故其上爲太陽。太陽居上。充乎巔頂。爲陽之極盛。要卽衝脈而上之。故同衝脈。俱從少陰也。而前廣明之下。復次太陰。其前爲陽明者。陽明太陰同爲中土。定爲國。儲倉廩。以賦中邦。是以太陰次廣明也。少陰之前。卽爲厥陰。厥之云者。絕盡之義也。厥陰居少陰之前。當太陰之下。兩陰交盡而厥。而一陽卽來復於此。故其表卽爲少陽。此少陽生九地之下也。先立前後者。奠水火之位也。於是終太陰以司會。後少陰以宅精。底厥陰以成終成始。此三陰之正也。太陽居華蓋之上。陽明充中土之貢。少陽起太和之氣。於絕甦之會。此三陽之正也。三陽皆三陰者。陰爲陽宅也。

其二爲形氣致用之陰陽。經曰。三陽爲經。二陽爲維。一陽爲游部。三陰爲表。二陰爲裏。一陰絕作朔晦。夫陽有氣而無質。陰有質而有部。故陽能主陰。而陰得奉陽。陽者人之生氣也。生氣莫盛於三陽。三陽爲生人之大主。其氣能貫藏府。而立十二經。故三陽爲經。所謂經者。大經大本也。二陽充

滿在中。所以會肌膚。束筋體。扼四關。繳四末。故爲維。維。維繫之也。游部者。初陽起下。其氣輕柔。升其和德。進臨諸經。而無所不達。故爲游部。蓋陽以氣爲主。而其用則自下而上。分爲三部。少陽自下。陽明在中。太陽尊盛在上。其體用如是也。三陰則有形質矣。外而官體。內而藏府。以及精液血肉骨脈。凡屬有形質者。皆陰爲之。是以得分表裏焉。陰之大總爲三陰。宅中而主形。軀肌肉。故爲表。二陰爲受精之宅。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是以得主藏府而主內。故爲裏。一陰絕者。在下之窮陰也。陰盡則陽生。象晦而復明。故云作晦朔也。三陰既有質有部。則其形層如是。蓋三陽爲縱。三陰爲橫。合之形氣。所以致用也。

其三爲上下倡和。雌雄相應之陰陽。經曰。三陽爲父。三陰爲母。二陽爲衛。二陰爲雌。一陽爲紀。一陰爲獨使。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陽必兩相倡和而能鼓舞。一則神。兩故化也。是以言三陽之尊。必及三陰之親者。有其尊必不容廢其親也。二陽二陰。言衛與雌者。衛以營其外。雌以繕其內。其居中用事。譬猶處家之道。必夫婦親之也。紀與獨使者。游繳之任。在一陽罷極之肩。在一陰相合而始。備行役傳宣之用。譬之行旅。有車騎必給芻茭也。此陰陽之輪應。不可不合兩也。

其四爲自相鼓盪。以各成一致之陰陽。經曰。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陰陽既以合兩爲功。又以一致爲和。合兩則共爲開闔。各一則自爲開闔。蓋陰陽之用。總以鼓鑄爲事。三陰三陽。



雖各處形層部位。而要其共氣。則陽與陽對。陰與陰伍。必自相得以爲和。故亦自爲開闔。各有樞以持其間者。所以致開闔之用也。太陽盛於衛外。故爲開。陽明充於營中。故爲闔。少陽能與之參和。故爲樞。必三者備而合爲陽之用。乃以成其一致。而其脈乃搏而勿浮也。太陰健運。而其氣不藏。故主開。厥陰潛藏。而其氣不揚。故主闔。少陰蓄水藏火。獨兼二氣。故主樞。有樞而兩陰始不迫促。是以能合而致一陰之用。而其脈乃搏而勿沈也。其五爲藏府立職之陰陽。先天陰陽既有部位。則設官分職以守之。藏府者以五五行部署。應天之官。而分之以職者也。藏以藏神。府以備器。其貴賤相使。各殊其位。經曰。心爲君主。爲陽中之太陽。肺爲相傳之官。爲陽中之少陰。心主夏。肺主秋。二藏位胸中膻中。所謂陽而在上。卽應天之燥熱在上者也。脾胃者。倉廩之官。爲陰中之至陰。主季夏。陰中者。脾屬足部。至陰者中。土坤德。以順天承。而不以陽居也。胃爲水穀之海。當兩陽合明。以合乎太陰。故亦同居中土。卽應天所謂土居其中也。腎爲蟄藏之官。爲陰中之太陰。肝爲將軍之官。爲陰中之少陽。一主冬。一主春。腎既藏精。爲先天寒水。與心太陽爲對。故卽名太陰。肝從一陽來復。而起風木主令。故爲少陽。二藏居足陰部。而又在下。卽應天之風寒在下也。膽爲中正之官。十一藏皆取決焉。以一陽之生氣。爲太和之元神。而遊部三焦。出入經絡。卽應天所爲大游行其間者也。外此則膀胱爲州都。大小腸爲傳送。以備器致用。經云。此皆至陰之類。通乎土氣。而不得以應天矣。前廣明章。陰陽奠

其地分。而此藏府分其守職。故謂五藏能立陰陽則可。謂地分陰陽卽五藏則非也。凡內經論陰陽病。不拈藏府。職是故耳。

其六爲營氣隧道。並行出入之陰陽。此爲經絡也。經絡者。以其經連屬五絡。以通部分。爲隧道。以出陰入陽。出陽入陰。總爲通衢。而每經隧道。又各交屬五絡。通乎上下。所以各經有表裏之名。此表裏要非太陰陽所主之表裏也。足三陰從足入腹。手三陰從腹出手。六陰皆以次相接於腹中。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從頭走足。六陽皆以次相接於頭上。腹中者。以陰接陰。頭上者。以陽接陽。其至於手。則以內陰接外陽。其至於足。則以外陽接內陰。所謂隧道也。而各經並行者。在手則太陰肺。出臂內上廉。陽明大腸。卽出臂外上廉。少陰心。出臂內下廉。太陽小腸。卽出臂外下廉。厥陰心包。出臂內中道。少陽三焦。卽出臂外中道。足三陰三陽亦然。茲則以其隧道並行。所謂表裏也。若不識藏府陰陽體用。又不知經絡。此表彼裏。是猶衆盲摸象也。是以得條列而著之。

### 心腎論

經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夫神精之用。爲人身之大主。精以養神。神藏于精。而以氣行乎其間。惟其有以居之。有以藏之。而人道以立。此心腎所以爲人之大主也。陰陽離合論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廣明者。心也。居心必於開廣之地。清明之座。所以建極也。前之者。神君坐照向明接物也。然其用爲火。火之體充而不

下。若以昭明爲事。而無真精真氣以養之。濟之。則必有自焚之患。此太衝之由。未有不能不爲之後焉者也。太衝者。生氣之所由來。起升之而不息者也。太衝之地。卽爲少陰。少陰腎之宅也。腎爲先天之根。藏精之府。天根之處。乃生氣之原。其精內蘊。則其氣上騰。故聖人首揭之。以此爲養心存神之物。而特云後者。唯此可奉於前也。然則以精養神。真道自主於腎。而凡儲精之處。以爲養神者。抑又無所不備。不特太衝之下。藏爲精海。以匯之。而又於大陽華蓋之上。以太衝之精。結爲泥丸髓海。而爲玄珠。以覆之。又於任處地道之道。復有關元黃庭。孕結金水之氣。以蘊之。此正所謂君火之下。陰精承之者也。顧人之心爲神之主。前後上下。既能積精以養神。而歸於太衝所起之腎矣。又謂腎爲蟄藏之本。惟甚吝嗇。此何以言之。蓋人之陰精。藏氣於腎。而其精泉難充。最後成女子必二七。男子必二八。而後天癸至。天癸者。非精非血。天乙之真氣也。故其至也。必久。養之而精血充。充則男子始寫。女子始月。至其盈數。女子不過七七。男子不過八八。故精難成而易虧。此腎所爲蟄藏之官而吝嗇也。若使腎家無主。不蟄不藏。命門水火兩亡。則精衰而神耗。精已而神去矣。不特此也。腎之所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必五藏盛乃能寫。是腎主人身一盤五行之全局。而合之以爲精者也。故五藏若有一衰。則腎精卽已不茂。蓋腎精所以養神而藏氣。實以化精。故曰精食氣。氣歸精也。

## 君相二火論

火於八卦居一。於六氣司天獨居二。人之藏府亦二。蓋天之帝人之心。皆以照臨爲德。其居神之物。有火象焉。此所謂君火也。是故在天之君火。本不以火用。特以明乎帝德。故主十二辰而首出之。在人之君火。亦非以火用。特以建極廣明。故主十二官而臨照之。初非以灼燔爲令也。經曰。君火以明。明者。明其爲照也。天之君火。臨於卯。位於午。而於司火不無熱人者。以午在夏。正令自熱也。人之君火。正於廣明。廣明之地。膻中也。膻中爲神明喜樂之官。清明廣大之地。爲生之本。營之居。唯無精以養。則或有神飛而自焚之患。否則。清靜寧謐。何燥爆之有。而君火之不用。從可知矣。相火者。在天則生巳午。其官爲火。正奉行天職。以立暑令。不得同於君火。故謂之相火。相火雖烈。實爲萬物盛長之氣。若無相火。是在天之六化廢其長令也。於人亦然。心胞代君行事。在三焦之中。處兩陽合明之地。以應天之夏令。而主腐熟水穀。經曰。陽明者。午也。蓋以陽明當相火夏令。不言心胞。而心胞在其中。今言心胞。而不言胃。以胃歸土也。而相火之義。亦從可識矣。蓋人之相火。起少陽膽。游行三焦。督署於心胞。爲陽明胃腐熟水穀之功。是火之能相在少陽耳。先輩丹溪諸公。倡言厥陽五志之火爲五火。而無其名。遂以龍雷之陰火爲相火。而起其說。承訛至今。至趙獻可又爲相火說。喻如鰲山之燈。人物跳擲。皆賴中心之火。而人七節之旁。中爲小心。爲火之主。而十二官以聽命焉。不知七節之旁。中有小心者。非當腎之命門。乃心俞之出背。不可鍼灸。故內經提出以戒學者。非謂相火也。且鰲山

之火。本以出風。故必取之於燄。以轉其輪。若據此爲論。非惟不知相火。弁亦不知眞火矣。曇氏曰。性火眞空。性空眞火。陰符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蓋陽燧眞形。卽在陰陽奠宅之中。而此火又在君相有形之外。於人則隱胎坎水。朕兆風木。是謂龍雷。無事則不現。而亦不用。故水濡木柔。雖激之而不起。唯水涸木枯。氣逆血沸。則勢遂焚巢燎原而不可止。此火若起。是猶反君滅相。豈君相治平之火哉。緣此火不起於子半。不循行於少陽膽。猝犯之而猝起。正所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者也。相火云乎哉。

## 衛氣論

有問於予曰。衛氣晝行陽夜行陰。其行皆以傳經行度。此義不疑乎。曰。有。軒岐本經本無誤詮之文。獨於論衛氣。遠引宿度。別列其所行之經絡。若猶然營氣行度者。然於氣之慄悍不循經之說不合。而諸家未能洞悉其故。泥以行度爲三十五周。是不可以不辨。蓋衛氣者。卽太陽之盛氣。所以衛外而爲固。其氣則慄悍不循經隧。內薰盲膜。外溢皮毛。其所出入陰陽皆熾。所以名衛。若待以次而行陽行陰。則已有不衛者矣。要其氣爲純陽之大氣。半入經隧之中。以和營。而半盜經隧之外。以爲衛。是卽所謂體之充也。經文明言其出下焦。而人言爲水穀之悍氣。蓋謂水穀之氣能出衛。猶去脈得食則高。而要非所以爲衛之由也。唯其爲下焦先天之本。故能出入陰陽。而無所不至。經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日入陽盡而陰受氣。則常從足少陰入。其於陽目張。則氣上行於頭。以下六陽入足心。以下陰分。

復合於目。於陰則從少陰內注六陰。是以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亦二十五度。此若以經度分之。則衛將爲一路之路。抑其未至而不衛者多矣。故言五十度者。盡晝夜十二時而言也。行陽二十五。極晝六時也。行陰二十五。極夜六時也。平旦陽動而動。卽與陽俱出於目。以下六陽。然非不下陰分也。日入陰靜而靜。卽與少陰同息於諸陰。以遍六陰。然非舍陽而去也。及夜半而大會於子中者。以腎氣動少陽於子。故陰陽相見而會也。總之其氣爲太陽有餘之氣。陽明溢滿之氣。而一本於下焦。故於太陽陽明之守氣外。更有此慄悍以常護於脈外。日得以效用於陽。夜得以效用於陰。其行陽而衛於陽也。如列營然。卒乘居前。非謂中軍無衛也。其行陰而亦爲陰之衛也。如宿值然。戒嚴肘腋。非謂壁壘無軍。要其晝夜二十五。各盡六時言之耳。必若循次而傳。何謂之慄氣。又何以名衛乎。

### 五藏五主論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脈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脈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肌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

五藏藏神主用。而職有貴賤。事有相使。內經明之矣。而於五行之相尅。藏之受制。經反以爲主而用之。則何也。蓋五行之妙。每以相制爲生。故內經於此特明五藏之養。受生之本。其道固有以逆而不以順者。乃非以爲尅而以爲生也。夫心藏血脈。自當以合脈爲主。而偏主於所畏之水。此養心之法也。何則。心以神用。則必取金多而用物宏。苟非太衝之精騰上而調

護之。則神空而無所麗。是神之所麗。唯有陰精承之。以爲之濟也。所以然者。心本純陽。而其象反爲姤女。內自含陰。故其象又爲月窟。參同爲姤女之性。寃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必使清靜有匹。以鎮之。俾嬰兒諧於姤女。而後月窟天根通其往來也。天使姤女之有匹者。非其主之者耶。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下而不爭。此持心之道也。天根月窟之往來。姤女嬰兒之諧偶。此養心之妙也。此可知腎之爲心主矣。肺主氣。而其象應秋。擊斂清肅。肺之性與用也。若寒涼過甚。則太和失而元氣遂傷。此必有所相濟以生其和。而後元氣得行。能生其和者。非心德之煖乎。唯有火德之煖。以益金體之清。是以金爲麗澤。而沛雨露於天河之上。凡金之不燥不溢。得以治節體元。加於衆物之表。而不若氣上逆者。此物此志也。肝厥陰。而職風木。其氣兆甲於艮。而凋落於兌。則燥金固所畏也。然肝之少陽。其少也。苦稚。其盛也。苦怒。其橫溢也。苦逆。調之者。唯在其金。而輕重治之。使稚者漸堅。怒者遠平。逆者斂緝。而後乃成其爲少陽之盛德。故其主肺也。至若太陰脾土。以厚德載物。而育之長之。嘗苦於木之剋制。是木爲脾讐也。然土澤而滯。每有水火二窒。水濕則土泥而不生。火燥則土堅而不榮。唯有所厭陰之氣。以疏通之。而達其升德。則水不爲濡。火不爲燥。而後能奔走諸經。以行津液。是脾不可一日不主肝也。至於土爲腎主。則更有妙於此者。夫水由地中行者也。以流爲性。以險爲習。惟是生於天。而涵於土。故源泉不竭。而泛溢無虞。是土能制水。正土能養水也。知乎此。則知腎之所以

能蟄藏者。固非土莫主也。由是言之。養心者莫若補腎。保肺者莫若寧心。調肝者在於斂肺。扶脾者在於達肝。而滋腎者在於葆脾。相剋之道。轉而相生。此五行五德之妙也。

### 五藏苦欲論

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欲奠。急食鹹以軟之。用鹹補之。甘瀉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欲緩。急食甘以緩之。而苦瀉之。甘補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瀉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瀉之。

五藏苦欲藥味補瀉。前人王好古有論。然鑿住藥味。膠柱鼓瑟。其於五藏之性情。五味之卽寫卽補未之知也。夫肝爲少陽木。其性疏達而不能屈抑。故常過中而苦急。急則以剛乘剛。其發暴怒。故不耐鬱而欲散。苦急欲散者。肝之性情也。甘味性和而緩。肝急得之。可以平其中。而制其有餘。故當甘以緩之。辛味發散。與肝同性。爲肝之所欲。故當辛以散之。然肝旣欲散。而辛適投其所欲。是不唯散之。正以補之矣。故曰以辛補之也。酸爲木之本味。而云瀉之者。蓋以酸先入肝。故卽借其先入之勢。以巽入而漸以斂焉。則木不急而肝可和。故謂之瀉也。甘緩酸瀉者。皆以制其有餘。甘以緩其前。酸以瀉其後。辛散辛補者。皆以益其不足。散以充其力。而去其鬱。補以順其性。而養其神。此調肝之法也。心爲太陽火。其用則明。其官則思。而每苦離照之不充。是以病常苦緩。治之者。以酸味飲之。使安於內而不外馳也。欲奠者。思慮之極。猝難安妥。每喜和靖。以鎮之。鹹水味也。能濟火。



之有餘。故當鹹以稟之。心稟而後心不虛。是卽鹹能補之也。甘寫者。以其神用不休。乃以甘性之和緩。卽用其神而休之。故曰甘能寫之也。蓋神明之用。常見不足。苦緩欲稟者。皆不足之爲也。酸收鹹稟者。皆補心之法也。故卽甘之爲寫。亦不過少爲緩之。以使神明之克安。而要非實有事於寫也。脾爲土德喜燥。而主乎健運。故常苦濕。苦能下滯。滯去則濕去也。土性平奠而和緩。故欲緩。維稜稜作甘。是其本性。故甘可用以緩。亦可用以補也。甘以益其元。苦以散其滯。是之謂苦瀉甘補也。肺主治節。得職則其氣下行。失職則其氣上行。故苦氣上逆爲火。苦性清寒而能下。故寫之以苦。肺金居上。其性常散而不能聚。故欲收。惟酸味能收。以此收之。自使清肅之令。底於容平。此以酸收。卽以酸補也。蓋苦氣上逆。爲肺氣上不足。苦寫其火。所以制外來之侮。酸收且補。所以益不斂之金。若本家自壅。則直以本金之辛味而寫之可也。腎主藏真水。而行客水。燥則真水自病。故苦燥。辛以潤之者。辛爲金味。金能生水而兼益。又能活水也。然腎雖得潤。而或腎氣不堅。則與客水相犯。勢必使相火煽。而精不守。此蟄藏之本。所以必欲其堅也。苦之性味寒而且清。寒能靜龍火之出入。清能別淄澆之本源。故苦之味可以堅可以補也。王氏謂無瀉法。則本經以鹹寫之之謂。何不知腎司行水。客水不行。則真水不藏。古方補腎填精。必兼行水之品。有補必有寫也。唯不護其精而寫之。乃爲不可耳。但腎家有水火二守。水減則火炎。火衰則水泛。燥與不堅。兩病俱甚。則壯水之主。與益火之源。乃治腎

之要也。

### 六府說

六府皆以出入名陽。而有重輕之別。其得與於三陽者。唯陽明胃。與少陽膽。連及三焦。他若大小腸膀胱。皆使器傳道受盛之官。不得列於陽數。其以六府名者。以其同爲形藏。同有出入。故名之耳。後學不察。以爲生人之陽在此。而加諸五藏之上。以經絡表裏之故。遂從而夫妻之。此大謬不然。試明之。夫陽明胃能合於二陽者。以胃爲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以養五藏氣。是以五藏六府之氣。皆出於胃。而卽爲五藏之藏耳。五藏不得胃氣。則不能至於手太陰與胃氣。腎能爲營衛周身藏府之主。而其脈同變見於氣口。故陽明獨得列一位於五陰之間。本經曰。氣口亦太陰也。診胃氣者。亦得以右寸與關上。當肺氣寧靜。而右寸獨盛者。此胃脈之盛也。且胃府之位。爲兩陽合明。其經屬相火。夏氣當平二陽。經爲二陽爲衛。二陽爲維。以其氣用之大也。知氣用之大。則知陽明之大矣。次則少陽膽。膽列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又指爲中精之府。則其所主已異乎形藏。而其府之氣。直得先天甲氣。而起於少陰。發於厥陰。是二陰之真精所生。以爲一陽之妙也。經曰。少陽連腎。腎上連肺。夫少陽起於夜半之子。爲腎之天根。其氣上升。以應肺之治節。是所謂中和。極通之上下。故得游行於三焦。而卽三焦之所治。以致用於陽明。凡諸府藏不得此氣。則不能以爲和。是膽之爲用。能起九地。而升其地德。亦能出三陽。而布其天德。不止爲

中正之官。五神之決斷。凡十一藏皆取決於膽。經之所謂謂此也。要其爲府。雖微有出入。勞則有之。而其體則獨居於清靜之府。以冲和之氣。溫養諸藏。故有中精之目也。若膀胱者。其邪雖大。而其本則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待氣化而後能出。夫州都之下邑。絕遠京師。且津液必待化而出。則膀胱之爲器絕。不得與諸陽並。而其經反納太陽者。以太陽起於少陰。今歸之以陽。故借納之於此也。其實太陽爲三陽之主。爲經爲父。膀胱雖其本藏。而要不得竟以爲父之太陽目之也。後學不詳本經。皆謂膀胱爲太陽寒水。以主寒令。豈知六氣寒水之所主。本爲少陰腎。人身太陽之經。實非寒令。而膀胱之水。亦非寒水也。二腸者。受盛傳化之官。爲胃之器使。亦供役動用之物耳。其府無靈。其經亦非當陽之用。要以營氣之隧道與心肺相接。故經絡得與心肺爲表裏。非曰此二物能與心肺爲互用也。脈經以其絡列寸口心肺之上。其說遺誤後學。莫此爲甚。夫心肺爲陽。在上主諸關前。以主夏秋。此豈可使二腸當之。卽脈經僞揆種種。竟無二腸脈狀。知其無以加心脈之浮大。肺脈之浮瀼。而別撰二腸絡矣。經又曰。脾胃大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出入者也。此皆至陰之類。通乎上氣。內經明指其陰。叔和以其爲陽。讀書無眼耳。

## 太衝三焦論

太衝三焦。內經之論備矣。後世知衝督任分三脈。而不知後曰太衝之義。知中焦起營衛。而不知其爲匡濟於陽明。必欲求其爲府之形。以爲三焦

無狀。空有名。是以其說紛紛。皆拘文牽義之徒也。經曰。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夫爲五藏六府之海。而藏府皆稟焉者。豈爲一綫之衝。而與督脈無關哉。至論三焦。則經曰。上焦出於胃口。並咽之上。貫膈而布胸中。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下焦別迴腸注于膀胱。而於陽明胃之經絡。則曰。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其直者。缺盆下乳內廉。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此與三焦同行在前。故知三焦者。特胃部上下之匡廓。三焦之地。皆陽明胃之地。三焦之所主。卽陽明胃之所施。其氣爲腐熟水穀之用。與胃居太陰脾之前。實相火所居所遊之地也。故焦者以熟物爲義。上焦如霧者。狀陽明化物之升氣也。中焦如漚者。狀化時沃溢之象也。下焦如瀆者。狀濟泌分別流水之象也。是以名爲三焦者。特爲兩陽合明之胃。與相火之所職言之耳。其爲後天穀神。出化之本。以出營衛。以奉生身。使腎之氣上升於肺。下輸膀胱。後天之能事畢矣。然人受生以來。其真元一由先天而起。則少陰爲之根。厥陰爲之衝。發其氣皆挾津液以上。歷五藏而上之。其氣在中後之間。滲灌脊腸。名爲太衝。實居陽明三焦之後。故云後爲太衝。太衝之太者。其盛爲十二經之海。五藏六府亦皆稟之。與陽明胃。並是藏府之根。抵也。內經又謂爲血海。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又與陽明會於宗筋。于是其後輸出大杼。其前會氣街。大杼在督。氣街在任。是衝脈之盛。灌三陽。滲三陰。包陽明三焦。凡督任陰陽之會脈。皆衝爲之也。唯衝爲之。故太衝之精氣。常得與三焦營

衛之行。合行隧道。而繞周身。充微皮毛。而灌藏府。人知營衛之出於三焦。而不知先天脈氣有與之偕行者。日夜五六十周。蓋先後之天齊至也。人疑衛爲水穀之悍氣。決出上焦。而經濁云衛出下焦。遂疑爲誤文。不知前言者。特言飲食之能出衛。而實則衛爲真陽。能衛外爲固。非可以一時之飲食當之。必先天根柢之盛氣。與此爲合而當之也。則衛之出下焦何疑。蓋知衛之爲義。益知衛之爲出矣。

## 奇經八脈原

人身陰陽元氣。皆起於下。故內經以廣明之後。卽爲太衝。太衝之地。屬之少陰。少陰之前。乃爲厥陰。其部爲血海。常與太衝騰精氣。而上灌參陰陽。斯則人之元氣精氣。皆起於下也。而由下而起。則分三道而上。其陽者。從少陰之後。行太陽夾脊之中道。以總統諸陽。其名爲督。其陰者。由前陰地道。而上行陽明之表中。以總統諸陰。其名爲任。而中央一道。則脈起血海。騰精氣而上積於胸中。爲宗氣。以司呼吸。其名爲衝。是氣則與陽明胃氣俱住中州。亦與營俱行十二經者也。蓋嘗考之督脈起胞中。上巔歷百會。神庭。任脈起中極之下胞中。循鬲元歷承漿。上與督脈會。衝脈起胞中。上行伏臍。會於咽喉。三脈同起於下極。一源而三歧。故聖人不曰衝督任。而總名曰太衝。是太衝者。以一身之精氣上升言之。不獨爲血海言之也。中外之間。橫者爲帶脈。帶脈橫於季脇。統於章門五樞。總束諸脈。使上下有常。而要約營束之。毋令瀾散。其脈如人束帶而前垂。亦精氣關鎖也。此處

爲膺。人之全力出焉。膺力不衰。殆爲此也。二維者。維持維繫之義。人身陽脈統于督。陰脈統於任矣。而諸陽諸陰之散見而會。又有所必維繫而持之。故有陰維以維於諸陰。陽維以維於諸陽。然而能爲維者。必從陰陽之根抵。具盛氣之發。而後能維。陽維從少陰至太陽。發足太陽之金門。而與手足少陽陽明。五脈會於陽白。陰維從少陰斜至厥陰。發足少陰之築賓。至頂前而終。少陰少陽。爲陰陽根抵之氣。維於陽者。必從少陰以起之。是陰爲陽根也。維於陰者。必從少陽而起之。是陽爲陰致也。故二脈又爲營氣之綱領焉。兩躡脈者。躡以矯舉爲義。其脈之剽悍同於衛氣。而皆上於目。然有孔道與衛不同。其脈則陰出陽而交於足太陽。陽入陰而交於足少陰。其氣其行。每從陰陽根抵和合。以爲矯舉而上榮。大會於目。故目之瞑開皆宜。其曰陰脈榮其藏。陽脈榮其府者。入陰則榮藏。入陽則榮府也。男女脈當其數者。男子陽用事。其躡在陽。故男子數斷其陽。女子陰用事。其躡在陰。故女子數斷其陰。總之八脈唯帶脈橫束手膺。而七脈皆自下柱而上。雖有孔道宗衆會。然當起於太陽少陰。則皆所謂太衝之義也。故聖人止言太衝。而不及督任維躡。蓋有分之而不分者矣。

### 二十七氣疏

#### 十二經十五絡經正六合五輪六原四關十二經筋

所謂經絡者。直行爲經。旁行爲絡。直行而通。統內外左右上下通行無滯。如江河之流。而爲日夜五十營者。斯爲經。其回行交絡。互屬藏所。不當道

行者爲絡。靈樞曰。手之三陰。從腹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陰。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腹爲陰之會。頭爲陽之府。以陰接陰於腹。以陽接陽於頭。三陰轉而入陽。於手之指。三陽轉而入陰。於足之指。此以陰入陽。以陽入陰。無所不到。所謂通行直行爲經者也。乃其間有交絡者。爲支分者。則六陽經之自頭。每各下入缺盆。內屬以絡五藏。而五藏之經。亦每各上行至喉。至目系。至舌本。至巔頂。此爲屬正經之旁行。不當隧道之衝。卽所以爲絡也。然而旁行之絡。實交于身。而五藏六府。又有其專精盛氣之所會。其會又各有所至。如公孫大包虛里期門等爲經別之五十絡。此絡之大且盛。未嘗不如經。而以其旁行別出。不當隧道。故爲經別。亦爲絡也。經正六合者。經正以藏府。各有本經。地方自隧道通行外。其旁地分正自有餘。其他更有交流分委。或自屬本經。亦自與本經之表裏陰陽相接。此自爲表裏之合。其合凡六。藏府自會也。此合既不當隧道。特以本經地分壤地相屬而合。故非經別。乃經正也。由前十二經暨十五絡。與各經之六相合。共二十七氣。以通行周遍于一身。而凡迴環之氣。盛會之所。皆在斯矣。至於五輪六原四關。從其手足正隧道扼要之處。蓋十二經原皆起於手足之十指。此皆各藏府專精之所起。所循所入也。於是各爲井榮輪經原合。藏五府六以紀之。而總不出四關。以治藏府之有疾。則所謂扼要者名關耳。大約經絡脈絡兼行二義。一以呼行三寸。吸行三寸。其流行日夜爲五十營者。法以五十動而不一代者爲占。此候其流行者言也。其

起發井榮輸原者。以五藏六府之地分爲占。此與氣口之寸關尺同占其病者。以下無藏。此候其不流者言也。唯脈之精。是流者與不流者俱見。足以獨守經隘。以占百病。固莫精于此矣。此外人有十二經筋者。筋布散於身。而爲一身之維繫。本皆屬肺。以分維各經地分。故爲十二經筋。屬陽者於外而堅剛。其有病必以在外之風寒濕入之而成痺。故病各以脈序。屬陰者於內而柔細。然布散樞要。常與經脈合同。故病或痰滯營阻。則亦能主顛瀉癱瘓。與外筋不同。此筋病之大較也。張子和謂凡醫必明經絡根結始終。所環所會所交所過。而後知陰陽藏府之出入虛實。不知此者。如面牆矣。

### 十二經不並拈說

十二經絡之表裏。特以隧道之故。舉其並行互絡者而言。初不以職列也。人之陰陽皆起于足。故足之六經地分闕。而職司要所。主一身之間。唯足六經也。手六經則地分狹。所行兩臂頭面之間。其兩臂常動。頭面肉堅風寒之所不得入。故仲景條貫傷寒。止拈足六經。而無外傷手經之條。正以手經之所合。皆在足六經之中。非謂其不與於斯也。請申之。太陽之經起於足。上於巔腦。以及額顛內。下於膺。中包心肺。皆太陽經也。太陽居六陽之盛。故爲巨陽。而爲諸陽主氣。然以同衝氣起於少陰。乃以其陽而借納膀胱。其下膺中者。少陰心。太陰肺。一君一相。並居其間。而肺主皮毛。心部于表。皆與太陽合。是以寒邪一犯太陽。遂傷肺及心。以犯皮毛血脈。爲心



肺之所合。若皮毛凜粟。鼻塞聲重。畏寒無汗。以及心煩。皆太陽症。而心肺爲之變。仲景設麻黃湯發汗。疏肺。桂枝湯和表止煩寧心。豈非發太陽卽發手太陰少陰耶。是手之太陰少陰。已兼于足太陽之一經矣。若手太陽小腸經者。其氣用豈能及足。特以與心絡並行陰道。表裏又與足太陽連經。故亦以三陽歸之。非曰其職能與足太陽並列也。後學亦察一拈太陽。使以小腸與膀胱雙舉。豈知要者哉。足陽明自額顛而下。繞夾鼻。口下入迎。下乳內廉。下挾臍。其脈齊太陽。皆五道。至氣街中。屬胃絡脾。凡面之全部。膺胸與腹內外。至足脛外廉。皆陽明也。經爲兩陽合明。合明者。太陽少陽共明於此也。其經氣盛血多熱甚。其地位闊。其職司要。又主中部穀神之所升。皆衛之所出。若大腸者。爲胃化物之器。受盛之官。其絡與足陽明接。經故亦謂之手陽明。亦非謂其能有陽明之職事也。故大腸小腸之經。卽同於胃。其病與否。皆與胃同。而初無與於肺心。若經絡自病延及肺心。亦止在經絡。不若傷寒之傳經也。足少陽膽之經。由耳頰下脇。下膝外廉。居身之兩側。合身後之太陽。身前之陽明。接壤密布於內。爲半表裏。故少陽居之。爲陽明之次。皆以地分形層分職言也。其經與職游行三焦。攝於心胞。心胞三焦。總同一職。此無復手少陽手厥陰之別矣。三陰正位。唯足太陰脾。爲六經之所主。心地德居中而主裏。若太陰肺。以其朝百脈主元氣。故亦有太陰之名。其實爲陽中之少陰。初非居三陰之職。而分太陰脾位之司也。三陰之正。惟少陰腎。能正位於坎。配心之離。而心爲太陽。故腎

亦名陰中之太陰。其實天之少陰從火。人之少陰從水。此少陰心不奪少陰腎之用也。一陰本厥陰肝。其經胞絡亦與並稱。然心胞本非交盡之厥。以經相接。故亦名之。心胞則相火。厥陰則風木。所不得混列也。總之風寒邪之入三陰者。皆在足三陰。而病在手三陰者。皆在足三陽。故風寒之入與傳。止有足六經。而無用手六經。即人身三陰三陽之正病。亦斷不以經絡手足並括。凡以爲是也。



# 內經博議卷之二

新安東逸羅 美淡生甫著

青田包元吉校訂  
紹興裘吉生參閱

## 脈法部

### 脈原

脈爲人之神。氣血之本。而見於營之行。營之行也。其根原有二。一出於中焦之穀神。化精液以輸肺。以治節施之隧道。故營血之能通流。實胃氣爲之充撤。此脈之本于胃氣也。一起於太衝。而出少陰腎。下匯血海於厥陰。上發眞陽於太陽。此太衝之精氣。能灌溉十二經。得與陽明胃之盛氣。同駐中焦。共爲宗氣。故亦得與營。俱行十二經。而備五十營。脈至五十營。則先後天之氣合。而五藏之眞備矣。以是上朝于肺。肺統行之。故曰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決死生者。以氣口能顯胃氣形藏眞。占四時度六部。有諸中者。必形諸外。而無差忒。此脈之所以爲人之神也。內經論脈必自下而上推。始于季脇。以次附上。定其部位。自肘中曲池。量至神門。得一尺爲尺。自尺至寸。得一寸爲寸。其診先尺後寸。先陰後陽者。以人身陰陽。皆起於足下。五藏之氣。會於章門。章門在季脇之次。脈從三陰起。足三陽而上之。先會於此。故內經詔人以脈必自下而上也。至於診之精微。其占亦有二。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脈行六寸。常流無間。晝夜六時。而爲五

十營。此以流行者占之也。五十動不代。乃爲生人之太和。不及是者。爲藏無氣。命曰狂生。狂生者。反太和也。左以候左。右以候右。上以候上。下以候下。前以候前。後以候後。六部一定。候之不移。而以五藏爲占。此以部位占之也。原其然者。肺統元氣。爲心血脈之相。非惟能朝百脈。亦能顯百脈。脈雖藉營氣之行而充滿之。而其所以能充滿者。皆肺神藏真之所停紉。此其中之胎涵映徹。行者居者。各爲充滿。非以一流行而盡之也。蓋其元神能常照百脈。爲五藏鏡。以顯其純疵。故太淵一脈。五藏之全體俱現。是以上下左右可占。六部可診也。然人之陰陽必奉天而應四時。故春弦夏鉤。秋毛冬石。雖六脈各爲藏主。而有不得不聽令於時者。此由天人揆合。故人氣有不離如此也。乃人又有平生之診者。陰陽之稟。氣態各不同。則其脈亦異。如六陰六陽。以至老少肥瘦。脈必不一。善脈者。必先察其本元之候。其胃氣藏真。與四時之正反。老少之攸分。而後及其病脈。以茲四診。兼之望聞問。謂之七診。而脈之道得矣。今世以左手爲人迎。此出自難經。叔和祖之。不知人迎者。陽明胃之本。輸在結喉兩旁動脈者。是此六陽之所迎。古人以候六府之陽。而察其盛衰。若以左之寸口當之。豈人迎之所候哉。跌陽者。乃穴之動脈。在足跌三寸之間。是胃脈之下行。復上與太衝之脈合。故得先後天符符之氣。會合于此。爲人之根蒂。死生之診。於是最切。故仲景法跌陽與少陰同診。一診先天。一診後天。每並取以決百病。今人廢之。此仲景所斥。爲接手不及足之庸工也。

## 脈診總論

經云。微妙在脈。不可不察。今察脈之精。莫過內經。內經於診法甚詳。于脈法甚約。自叔和脈經興。而脈象繁。爲二十四。撰出七表八裏九道之名。以爲診脈之法。莫盡於此。不知名象愈繁。診道愈莫準。將求精而愈失之也。夫脈爲胃氣之本源。其陰陽精要。卽相爲對待。相去懸絕之間。而有甚精之察。固不必多名象以求之也。且診脈求病。求其爲病之表裏虛實寒熱。順逆而已。故內經設脈。止於浮沈緩急大小滑濇八脈。特於對待微甚懸絕。著其相去之二等。而脈之情變已察之極精。及仲景又兼以陰陽著脈爲十。以浮大滑動數爲陽。沉弱濇弦微爲陰。而察陰陽之法。莫過於此。于是診脈之精。至此大備。何以言之。人之先天稟于陰陽。而陰陽復生于胃氣。唯穀神與。而營氣足。故脈行焉。中涵先天四時五藏之正。而養於胃氣。以微見其間。是以脈常有神。而可診以陰陽逆從之法。而陰陽逆從之法。必首診其胃氣。以及五藏四時。診胃氣者。診其力。診五藏者。診其神。診四時者。診其順。何謂力。胃之在三陽搏而勿浮。在三陰搏而勿沈。其爲洪圓有力。而陰陽兩和。是平胃脈也。四至而閏以太息爲五。至于何有病。此謂有力。若胃氣衰耗。則必先見不搏而浮沈矣。何謂神。五藏以五神而主五行。則恆見微弦微鉤微粟微毛微石之平衡。所謂藏真也。此謂有神。過則相凌。弱則受尅。而藏神失。再過則真藏現矣。何謂順。五藏以胃氣各自主時。而奉天令。故春肝夏心秋肺冬腎。如天之被物生長化收藏。以一旺主

時。而羣藏從。毋得以錯在爭見者。此謂以順反順則爲逆矣。逆時則逆藏。奔逆胃矣。是二者病本之診也。于是審其陰陽以別柔剛。而知其逆順之所在。是以別於陽者。知病起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此診之大源。不可不知也。嗣是乃有相去之三診。則并乎其病情而知之。一法爲對待。如浮沈緩急大小滑濇。各爲對待。皆兩不相侔。判然可識者也。一法爲微甚。從對待而推之。或甚浮微浮。甚沈微沈之過不及。可以從容而知之也。一法爲懸絕。如太過之三倍四倍。不及之迥絕無之殊。此爲關格。真藏出見。脈可察而辨也。辨其對待。以察生剋。辨其微甚。以察間甚。辨其懸絕。以察死生。而又參仲景之陰陽十脈。合而察之。前三法爲經。後四法爲緯。不待多脈之名象。而死生順逆之機。瞭若指掌矣。

胃脈論

人之常氣稟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汗腐。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氣也。以下五節

人自有生而後。全藉穀氣爲養。故一日不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死。可見平人之常氣稟於胃。無胃氣則死也。經曰。飲食入胃。脈道乃行。又曰。脈得食即高。故知脈道之行。必待此而起。夫脈者氣血之府。精神之舍。而胃氣者。乃精氣神二寶之神糧。而營衛之淵源也。其氣流營盜衛合精。而行神于脈。雖五藏各稟。四時各正。有必見必應之時。而於人之保合太和。必以胃氣爲本。是五藏四時。皆必待此而得其平也。故辨脈必先辨于胃脈。胃

脈者和而大搏而有力。于三陽則搏而勿浮。三陰則搏而勿沉。雖本五藏應四時。而不受五藏四時之沮抑裁損。此所謂平人之元氣元神也。昌大子春夏收藏于秋冬。使五藏之正氣得以主時而奉令。故肝得主春而脈弦。心得主夏而脈鉤。脾得主季夏而脈奠。肺得主秋而脈毛。腎得主冬而脈石。而皆曰微者。正以明胃氣之充壯鼓行。使五藏外循天令。而得以其和者主之也。其於五藏皆曰藏真者。蓋謂五藏所藏之本真氣也。真氣之本。雖起於先天所稟之陰陽。而不得胃氣。則不能充之壯之。以爲真。故五藏所藏。而能散能濡能高能下能通者。皆賴胃氣之聚精待用。而五藏始得行其職事也。肝藏筋膜之氣。心臟血脈之氣。脾藏肌肉之氣。肺行營衛陰陽之氣。腎藏骨髓之氣。其各得瞻舉以固生身。以奉天令。皆胃氣之常充常行耳。故必胃多而微見弦鉤奠毛石者爲無病。稍有衰頹。則弦鉤等多見而胃少矣。夫弦鉤等脈得四時而見。何嘗非五藏之正。而胃氣不勝。遂成藏病。况此五脈之單見耶。單見則胃絕。而真藏之脈見。故曰死也。至若春之胃而見毛。毛與弦反。而乃見之于春。是胃不能相爲于肝以存弦令。而反受剋于毛。則胃之衰敗已徵矣。而曰至秋病者。前此春夏三陽得令。尙能扶我至秋。則胃不能勝而爲病也。若毛甚則胃家之太和已戕。命曰今病。卽今已不能掩其惡也。夫人之生。天地合德。得陰陽五行之全。然自孩提毀齒以來。天癸未至。腎元弗充。要有待於後天之穀神以充之。故持之又久。而後先天之元氣以昌。精神之運量以足。皆胃氣也。自中焦出



營衛以行陰道。謂之經氣。合元氣而積於胸中。謂之宗氣。是故巨陽謂之主氣。此氣之至。能先天而天弗違。故入五藏爲藏真。使總攝五官百骸。能後天而奉天時。故歷四時五運司天之令。以爲之應而無忒。是以胃氣之脈。爲人之主。自有不爲四時五藏之氣所掩者。內經首提而言之。此脈家根本第一義。而東垣丹溪諸公。競謂其和如春風楊柳。不知此特爲春胃微弦之一喻耳。若微鉤微石。尙有所不能喻也。至于微稟。更有妙義。胃本不稟。以長夏濕土主政。蒸其溽氣。火濕相搏。使正氣不能高舉。故其象爲稟。然正唯微稟。則胃氣之壯可知。此正所謂在三陽則搏而勿浮。三陰則搏而勿沈者。胃氣之實象也。知此。則知真藏見而主死之故矣。

## 診法論

經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從容入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分部。知病本始。夫內經所貴色脈。而診法又極詳盡如此。蓋以人病所屬。雖存乎陰陽藏府表裏虛實之間。而致病之由。所病之故。終非一律。故又以內經之十診論列之。一曰度人。人有五藏六氣之分。五形五性。體態各異。厚薄不同。或耐春夏。不耐秋冬。或耐秋冬。不耐春夏。或壽或不壽。又兼六氣參差。陰陽不適。其筋骨氣血各不相等。於是別其五色。凡形勝色。色勝形。至其勝時。年氣加感。則病行矣。是可望而知之者也。二曰度脈。則審其大小浮沈滑澁。別其左右上下前後。以求五藏四時之逆從。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故微妙在脈。不可不察。所謂切而知之者也。三曰度藏。凡五藏之藏神。其性情體用之生氣。或不合於四時之理。而有五情傷敗之事。是人之大神已不立。而外感內傷皆其後焉者也。是以度藏爲亟亟也。四曰度肉。人之形氣所呈。肌腠分理。皮肉形質。或相得。或不相得。則壽夭判焉。以此察病。則或雖輕而重。或雖重而輕。如薄膚蒼理之耐病。不耐病。其相去各不同也。五曰度筋。筋有大小堅脆之別。則燔鍼剋刺之不可不審也。六曰度俞。俞有井榮俞原經合。而又募原之歸。此備四時之到。明於五俞疾徐所在。則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豈曰按譜而求。拘執而取乎。七曰度陰陽。陰陽之變。不可勝理。人知經絡表裏。藏陰府陽。而不知人有大陰陽。如三陽爲經。爲父。及爲部爲紀。三陰亦然。而又有奇恆之陰陽。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九月十月人氣在心。十一十二月人氣在腎。此先天陰陽之應。恆自下而上。亦自上而下。初未嘗失其性理。而于藏府所主則已不同。而况加以運氣之乘除勝復也。此陰陽又在所必講也。七者診人備矣。至於從容人事。不失人情。則又有三診。曰八度君。九度民。十度卿。君者王公大人。其驕恣縱欲。氣志之順逆。各有差等。民則有苦樂暴久貧富之異。卿則有嘗貴後賤。敗傷脫勢。乃欲候王之類。此謂人情。得其情而從容於其間。亦診道之在所必備也。

### 附論

### 陽密乃固論

天藏德。而以日爲光明。人心藏神。而以陽氣爲固密。陰陽之道。必有所先。養生之本。亦必有所謹。此內經原病之所起。必眷眷于陰陽之論也。而又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夫人身之陰陽皆欲固也。而必曰陽密乃固。其道維何。蓋陽者皆氣而近浮。浮則在上。故曰陽因而上。然陽有高明之體。高明在上。此爲真陽。而不可謂之浮陽。必散而在外。散則周遍。故曰陽以衛外。然陽有純一之道。純一而健。此爲純陽。而不可謂之外。非浮與外。則陽有元亨之隆也。不外不浮。則陽有利貞之用也。是故陽之積。運之以生神明。而充奉之。是以精則養神。陽之運。倡之以爲物先。而煦嫗之。是以柔則養筋。斯則陽之所事也。而必以密爲固者。陽非不能固也。其失在不密也。致不密者有二。起居如驚。而神氣乃浮也。措情躁擾。與物駘宕。陽乃飛越而不歸。則內之恬愉失。而元府不閉。風寒暑濕遂乘之。以起。故外無禦侮。內必受兵。此不密之故一。煩勞則張而精絕也。夫陰爲精。藏精而起。亟以赴陽。人若不知節息。每強力用之。且煩且勞。煩則不靜。勞則不息。而陽乃張矣。張如弓之久滿。而不知弛。則弓力竭而筋韃爲傷。故精絕。則致其道。必至目盲耳背。潰若壞都。此不密之故二。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也。大怒則傷陽。陽既鬱逆。則無所行。而菀於上。故有吐血數升而殞者。有疽發於背者。皆薄厥之至也。此不密之故三。三者一起於外。而外得侮之一。困於內而內竭。爲一乘於猝而暴厥焉。則何能精則養神。而柔則養筋哉。然則如何而密。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天藏德而以日光明。則當清濫以寧。

心。固精以養神。節勞以養筋。而陽倡陰和矣。陽健運則陰奠定。夫是之謂能固。

### 氣歸權衡論

人之所以舉一身者以氣耳。氣之所至爲運。運氣之所煦爲和。暖以至腐。熟水穀。給散精血。上下之所充。肌膚之所衛。無非是氣。然是氣者。必有宗主焉。本根焉。以統攝之而不亂。然後能爲神明之共給。指使而不傾。此氣之所以必歸於權衡也。本經謂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藏。氣歸於權衡。此謂食氣之能生氣。血。膽。養藏府。故肺得其職。而五藏之氣齊平。氣乃歸於權衡也。然大要舉其得氣之養。如是耳。其所以然則猶未之詳焉。何則。人身之氣。根本于太衝。太衝者。先天之根柢。其氣上升而爲巨陽。下散于三焦。積於臆中。此元氣之本也。原其始則氣之未動時。起於先天坎中之陽。而動于子半。以爲少陽膽家之氣。而游部于膽家之間。此所謂生氣。亦所謂和氣也。然後胃家以飲食倉廩。積其精華。騰其穀神。于以供給藏府經絡之用。以爲之副。此則後天之穀氣。于以配先天之生氣。而合之爲一。先天能始之。後天能終之。其功用未嘗有分焉。要其能如是者。殆有權衡存乎其間。所謂權衡者。肺。腎。是也。肺主上焦。腎主下焦。肺主降。腎主升。肺主呼。腎主吸。肺主出氣。腎主納氣。凡一身之氣。其經緯本末出納之序。皆二藏爲之一散氣而持其平。若衡

然。輕重緩急出入不差累黍。一鎮氣而歸其根。若權然。上下升降不使斷續間歇。是二藏權衡之用也。難者曰。營衛本出中焦胃氣。衛以充體。營循隧道。脾以斂之。膽以行之。亦各舉其職以爲平耳。何曰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也。曰。太衝爲十二經之海。統十二經以使之皆升。而肺以一藏秉相傳之權。持其平而不使之亢而不下。是氣升於上者。使非肺爲上之衡。則必有愆陽之患矣。手太陰爲元氣治節之主。亦既指使循環。節宣百節經隧。使非腎藏以納氣之原。藏其用而歸于精之宅。不使爲無本之施。是無其權。而氣不歸下。則必有絕陰之事矣。唯其上不愆。上下有守下。而後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則氣口成寸。以決死生也。是義者實人身之大權。醫家之定衡。而養氣之旨亦從可知也。

## 神轉不回論

經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息。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神者不測之道。而爲陰陽氣血出入之主。所謂神也。神不可見。從其機見之。如水之行。如環之轉。而莫之所遏。夫唯順而已矣。唯順乃轉。唯轉乃順。其出入往復皆合於機。而以爲人之神。故古人之神。必有妙於其轉者焉。然有數大端。不可不察也。一者經絡營衛之轉。衛。衛外而爲固也。平旦目開。而下行六陽。日入往少陰。而夜行六陰。其氣與陽俱動。與陰俱靜。而不越其候。亦如天地之生息無間。若稍回。則滯於陰而陽病。壅於陽而陰病。經所謂謹察衛氣。爲百病母是矣。營之行。亦自平旦出手太陰。內外次傳。日五十營而無回注。

故見之于脈。五十動而無一代者。名曰平人。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短期代者。歇至與變更也。此所謂回矣。一者藏府授氣。相生之轉。脾散精於肝以爲血。獨氣歸心以爲脈。脈氣流經歸肺。肺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而行氣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藏。氣歸權衡以成氣口。故脾散精氣。肺爲行氣。腎主納氣。受五藏之精而藏之以養心君。此藏府相生而轉之次也。不轉而回。則相剋侵陵之禍起矣。一者爲四時五行之轉。其爲天氣所在。則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四在脾。五六在頭。七八在肺。九十在心。十一十二在腎。其氣自地氣始發。自下而上。故由肝及脾。自脾上頭。七八陰氣始進。自上而下。故由肺及心。自心歸腎。以爲終始。其爲脈應所在。則當春而弦。當夏而鈞。秋毛冬石。而一歸於微平者。以胃氣先壯。略帶令氣。乃爲相和。而餘歲餘時。亦無不奉令。此所謂轉也。一者回逆。則胃氣不營。而藏已病矣。一者爲陰陽開闢之轉。三陽之開闢。合爲一陽。陽所以能倡。三陰之開闢。合爲一陰。陰所以能和。若其次稍失。則陰陽之內神有不和。而太過不及之氣見矣。故一身之氣。經絡之會。四時之應。藏府之用。皆有神以爲之轉。如天行之健。地氣之生。環不失次。而機之出入。乃無或廢。故曰神轉不回也。回則不轉。而神機之化息矣。于此察病。而觀其死生間甚。思過半矣。

### 鍼刺部

## 十二原藏井木府井金釋

經曰。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十二原主治五藏之有疾。乃其名之爲原者。其穴卽藏之太淵太陵太谿太谿屬府而名之爲原。而六府又別有六原。學者蒙昧不識原義。竊嘗釋之。原者。陽之名也。十二原出于四關。四關屬手足踝骨以上。其地各尺。爲手足諸陽之本。而陰藏之井營俞經合。從是起焉。以其起于陽不起于陰。則雖五藏之專精。皆可以陽屬之。而治五藏之有疾者。必先鍼此。以候氣之陽。而歸之陰。此本以陽治陰。以府治藏。故云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也。若六府之原。則又五臟之外。別立六名。斯則六府之正。原以陽治陽者也。至本經釋五臟曰爲井木。釋六原曰爲井金。金木古今未曉。玉太僕而下及馬元臺。皆以乙木庚金。爲乙與庚合。而爲藏府之合。殊無義理。滑伯仁又謂陰木生陰火。陰火生陰土。陽金生陽水。陽水生陽木。釋之。張介賓亦仍其說。其陰生陰陽生陽。姑置勿論。亦何見而陰藏起於木。陽府起於金。且爲乙與庚之說耶。如見木之在藏也。以爲陰也。而乙之。金之在府也。以爲陽也。而庚之。而之所以起于木起于金者。則仍蒙然未之辨也。經曰。守經據治。無失俞理。則鍼有候。俞有理焉。鍼法以四時各取井俞。是四時之鍼法。必以木金爲候也。而藏府之本俞。亦各自分金木。夫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五藏藏精。其氣皆陰。然化氣必生於陽。故五藏雖陰。而其起恆同起于少陽之生木。六府致用。其氣皆陽。然氣盛必歸於精。故六府雖陽。而其氣爲成。皆因於西成。說物之兌金。夫是以藏爲井木。府爲井金也。生氣在藏。成氣在府。如四時之春秋。此

陰陽之定理。鍼法之所必究也。不失俞理。非是之謂乎。

十干納藏府之謬辨

內經鍼法。必合天地陰陽日月。而同以求於人之部位。以合於天者。著爲用鍼之宜忌。此鍼道之所在。要非經絡之故也。身形應九野篇曰。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頸應夏至。其日丙午。于右則手脇足腰尻下竅應秋冬。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大禁太乙所在之日。及諸戊己。以爲天忌。此鍼家之忌所必求也。又以腰以下爲地爲陰。以足之十二經。以應十二月。腰以上爲天爲陽。以手之十指應十日。合之于脈。則以寅爲正月之生陽。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明。故曰陽明。申爲七月之生陰。主右足之少陰。丑爲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要此陽明厥陰。又自一說。合十二月爲一歲之氣。候之於足。此亦爲鍼家而言。非以藏府體用當如是也。鍼家候氣故不可缺。而最無理者。後世以十干納藏府。而爲陰陽夫妻。既非鍼家之所爲。又悖藏府之恆理。其說起於少陽膽。膽誠爲東方少陽之初氣。然甲氣當起于子。臨官于寅。茲皆厥陰風木之所起也。蓋氣雖在膽。而始於厥陰。且乙爲柔木居卯位。是正所謂膽氣也。而今之



納甲者。以甲剛歸膽。乙柔歸肝。是何說歟。丙火日也。心之神明也。其主太陽也。丁火日用之火也。相火也。故相火在陽明三焦。丙火在廣明之地。今曰丙屬小腸。丁屬心。豈丁可以屬君火乎。經曰。小腸爲心之使。豈使當屬丙。而主反屬丁乎。且于夫妻之說。又豈主反爲妻。而使反爲夫乎。至若以戊屬胃。以己屬脾。脾以燥爲健運。而反謂爲己。胃爲水穀之海。而反謂爲戊。然猶曰脾爲胃行其津液。其于爲妻之說。或無辭也。至以庚歸大腸。辛歸肺。則尤無理之甚者。夫肺居乎上。承心之夏。而立秋又爲元氣之主。而反屬柔金。大腸何物。能主尊收之令。而當庚金之剛。以主秋之臨官也。壬爲天源水。癸爲江河水。腎爲太陰。天水之主也。而癸之膀胱蓄水也。而壬之。是雜客之水。反出真元之上矣。不亦顛倒紕謬耶。所以然者。大約以藏陰府陽誤之。不知藏亦何嘗不生陽。而必以六府爲夫也。後學不悟。仍其訛舛。日爲從事。吾不知此說倡於何人。緣不讀內經故至斯耳。

## 病能部

## 手太陰肺藏病論

肺居西方金位。上應陽明燥令。其與足太陰脾同名太陰者。以其爲一身元氣之主。出治節以佐君。其位居華蓋之頂。其職與太陰脾。同行氣以給衆藏。故名之也。而其實爲陽中之少陰。主秋令以成萬物。秋令清肅擊斂。肺以麗水之金。生形而居天河之上源。以沛雨露。故嘗病躁與寒熱。最爲嬌藏也。其氣恆下行。靜則下沈于腎宮。而與水相通。所謂母隱子胎也。以

其外應皮毛。皮毛屬太陽之部。故太陽之傷風傷寒。與汗出中風。兼形寒飲冷。皆傷肺見症。如鼻塞聲重。氣逆喘嗽。肩背痠。嘔嘔胸滿。煩心等證。多與太陽同。至若五志之火上炎。陰虛內鑠。肝火挾心而刑金。則亦傷肺。其證爲肺癰。肺痿。痿躄。吐血。聲嘶。息有音。鼽衄。掌中熱。喘不休。白血出。皮毛焦。此皆火燥焦枯之症。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隘乾。治之之法。傷於外者。與足太陽同法。其邪氣盛而閉塞憤鬱。必於足太陽瀉之。傷於內者。正氣衰而金被傷。必於足少陰養之。而於足太陰培之。補水培土。養金之善法也。然以金性下沉。隱於子胎。腎家水火兩病。亦能使肺兩症同受。故有時水泛而爲喘壅。有時水沸而爲痰鳴。皆以氣上逆。而有水火虛實之不同。而要其治。總不出足太陽及少陰太陰三經之法耳。

### 手少陰心臟病論

心臟應天少陰君火。爲神明之主。生之本。神之居。十二經皆拱向聽命。而咸輸其氣以應之。貢其精以養之。故心爲血之主。脈之宗。蓋神以氣存。氣以精宅也。其精常滿。故能分神於四臟。其氣常充。故能引精于六府。而腎家一藏。又實爲心居之尾閭。經云。心舍脈其主腎也。腎爲心主。則必腎水足而後心火融。故養心之法有二。寡思慮。守恬愉。使心無過量之用。無留根之事。此養之以氣也。常握固戒多欲。使腎無淫佚之失。無相火之乘。此養之以精也。若用神無方。則傷其氣。傷其氣弁傷其精。而神遂歸於空飛。守腎無節。則傷其精。傷其精遂傷其氣。而水不能制火。陰不爲陽宅。而水

氣遂至凌心。是心病之始。始於此也。是以心氣未嘗不有餘。稍失血則爲不足。心之不足有餘。皆係乎血之盛衰。血盛則耳目聰明。而神能寂照。血衰則慮易志耗。而昏妄交集。故凡火有餘之症。皆爲血不足。而血不足之候。又皆能使火不足。其有餘不足。皆不得與運氣司天之火。淫火鬱從乎火者同候。治要在養陰凝神。守精馭氣。以匡政其有餘不足而已矣。經曰。心病者。胸中痛。脅支滿。脇下痛。肩背胛悶痛。兩臂內痛。虛則胸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蓋心爲血脈之主。其神明不受病。故或實或虛。皆不見本藏。而唯在血脈。其在血脈。必先以在經絡者病之。如胸中痛。以及腹腰脇之間。皆手少陰手厥陰脈之所及。故先病于本經也。若當其虛。則胸腹大。脅下與腰相引而痛。又緣脾胃之不上輸氣。腎之不上貢精。故病亦相連耳。又非止經脈之故也。若心經絡病者。爲是動則噤乾心痛。渴而欲飲。以及所生病。目黃脇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此皆正經絡病也。而其病又能及心。要其本未然也。噤乾者。其支脈挾咽也。心火炎故心痛。火炎則陰耗。而心液乾。且心部在陽明。心痛而熱。及陽明。故渴而欲飲也。目黃以下至掌中熱痛。皆心脈熱逆也。又精氣奔於心。則喜驚而奪精。汗出于心。與憂思傷心者。心喜勝而惡負。奔於心。則心有餘。故喜。乃心之浮陽也。若驚者。肝膽失不利。能爲心捍。而心氣內痼。故奪精。神不守營。故汗出。心之官則思。思而不勝。則憂。甚而不已。則神明內空。空而不已。則神明內亂。故憂思皆足以傷心也。

### 足陽明胃府病論

頭腫喉痺斑黃狂亂譫妄潮熱登高而呼棄衣而走罵詈不避親疎凡其在經在絡在府無不以氣實血熱顯症此仲景所謂胃家實也然亦有虛與寒者則必以相火之虛故胃怯而不支爲病灑灑振寒善申數欠顏黑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牖而處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脹此則陽明之虛不可不察也要之胃家爲營衛之大主五臟之宗主其氣騰而上盛則脈倍見於人迎其精充以下輸則脈湧盛于跌陽仲景察病必先診兩夾喉動脈之人迎及兩足跌之衝陽以知人之死生間甚蓋以足陽明及足少陰爲先後天之根本故也故胃雖與府爲陽明胃土也而當相火居止之地其地爲兩陽合明合明者太陽少陽二部之地分相合於此而明之也凡三焦少陽膽之所游部手心主胞絡之所總督皆與陽明爲腐熱水穀之用故本經曰陽明者午也午爲夏令之中氣而相火之本職又三陽合之氣也其府氣旺血多熱盛故能應夏令而主相火凡心胞絡之代心而主相火者其建功致用皆以陽明也仲景曰陽明之爲病胃家實也夫胃家之實非謂大便之鞭與中下焦之燥陽堅實蓋謂其府爲兩陽合明之盛得病必爲氣血兩實之症耳是以凡胃病之來其病氣無有不實而其熱甚則爲狂瘧濕淫汗出鼽衄口喎唇眇而其脈能大見於寸口而立一陽藏于五陰之間凡以此也

### 足太陰脾病論

脾位三陰。爲六經之內主。以地德而上承乎天。故廣明之下。卽爲太陰。太陰掌太倉之出入。爲心君儲精待用之府。所以散精微膽運用。爲胃行精液者也。其職主運。故以升爲德。其部當水穀之海。故以濕爲苦。若有餘不足。而爲病淫與鬱。則水火二氣皆能病之。水病則壅。壅則傷氣。虛而不運。腹滿脹。胃脘痛。腸鳴瀉泄。食不化。身體皆重。上爲大寒。火病則不濡。不濡則傷血。血枯而燥。胃氣乃厚。善飢肉痿。足不收行。善癭。脚下痛。舌本強。食則嘔。食不下。煩心。水閉黃疸脾約。必也。常使少陽和氣常動於其中。則土潤而升。不傷于燥。土健而運。不傷於濕。斯爲得其平矣。然其居中央孤藏。以灌四旁。而主四末。病則必淪于四藏。而四藏有病。亦必待養于脾。若脾絕。則四藏卽無以爲生。是後天之本絕。較捷於先天之根絕也。故治四藏者。不可以不養脾。調停脾胃。醫中之王道也。其曰腹滿臌脹。支膈脹脅。下厥上冒。以爲過在太陰陽明者。太陰土壅。則本經不運。而陽明之氣不騰。是以不能出營衛以升達于上下。不達于下。則腎氣獨沈。故下厥不升於上。則肺氣不行。故上冒。此爲中氣不足。中州之病。是以甚則入脾也。

## 足少陰腎藏病論

腎在人身爲陰中之少陰。應天時而主冬令。故太陽寒水司氣。不歸膀胱而歸腎。蓋以腎之爲氣。主蟄伏。主歸藏。天地斂藏之氣。必歸于此。是以寒水唯腎得主之也。顧其藏位爲先天根柢。與心火爲對待。故又爲陰中之太陰。而先天真火亦涵於此。是雖各以爲體。寒爲位。而實以火爲用也。易

象坎畫一陽入二陰之間。爲體陽而用陰。其性流行。又體陰而用陽。人身之腎。其堅滑者水之體。其流動者火之用。得水火兩具。而藏命門真火于至陰之中。坎之象也。夫陽氣生於陰中。靜極而動。能升陰精以上奉離宅。所謂升坎填離之妙。乃先天之大本大源也。以其火藏水中。水升天上。故常以水爲海。火爲龍。水煖而龍潛。水寒而龍起。是以腎家之病。不止水衰爲土所剋。而又有水火兩病也。如濕淫寒淫所勝。則附腫骨痛。陰痺頭項痛。時眩。飢不欲食。寒氣自傷。則清厥。意不樂。腹大脛腫。喘嗽身重。寢汗出。龍火爲患。則面如漆紫。欬吐則有血。喝喝而喘。心如懸。口熱咽乾。煩心之類。皆腎家寒濕之淫。與水空火騰之爲患也。至於水藏土中。而所以爲蟄藏者。實藉土封之力。經云。腎合精其主脾。是封藏必在脾氣。故不曰剋而曰生。此前人補腎。用六味入茯苓山藥之妙理也。先哲之言曰。腎家水不足。勿熄其火。須滋陰之源以配火。腎家火不足。勿傷其水。須益火之主以配水。有旨哉。

### 足厥陰肝藏病論

厥陰肝藏。在人身居太陰脾之下。少陰腎之前。爲人身下部之中。故其位在少腹。其地爲血海。其藏微偏左。故其部在兩脇兩肘。其經氣起足上臍內廉。循股陰。環陰器。抵小腹。上貫膈。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額。與督脈會于巔。是以厥陰通乎巔頂。然其藏爲兩陰之交盡。乃陰之絕陰。其表爲少陽。絕而復甦。一陽來復。故少陽起於厥陰。一陽發生之氣。由此而起。故其藏

爲木德。主春屬甲乙。而與膽氣爲表裏。又其藏主藏血。爲血家之部。故其職爲血藏而攝血。又主筋。在兩陰之間。爲獨使。故能任筋骨勞役之事。爲罷極之本。其精上榮于目。而旁通於耳。以木爲德。故其體柔和而升。以象春。以條達爲性。故其氣常苦急。而激暴以發怒。及其病也。其症多逆。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狗蒙招尤。目瞑。及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眩。眩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以至經病。則腰痛不可俛仰。丈夫瀆疝。婦人少腹腫。甚則隘乾。面塵脫色。溺道壅閉。其鬱與勝。必使及所勝。勝則脾土受邪。故胸滿嘔逆。殭泄。此其大較也。然於其五藏爲獨使。而合少陽膽爲游部。又爲將軍之官。則於一身上下。其氣無所不乘。和則爲諸藏之膽養。衰與亢。則爲諸藏之殘賊。凡弦脈所見者皆是也。是以肝家之逆證最多。其與寒熱虛實邪氣使剋。本經自病。與經氣相加。凡三十有餘症。要爲肝之不足。此不必言也。卽肝之有餘。非有餘也。肝之陰不足也。或謂肝無補法。此昔人之謬也。夫肝氣之逆。由肝志之鬱。經曰。以辛散之。以辛補之。豈曰伐之乎。肝火之實。由肝血之虛。經曰。以酸瀉之。以酸收之。豈廢滋養乎。至若陰邪犯入。則陰厥。陰厥宜溫。是補其氣也。陰虛不榮。則陽厥。陽厥宜清。是涼其血也。近代薛立齋立論。清肝火。補肝血。矯前人之弊。其得之矣。

### 太陽經絡及膀胱病論

內經云。太陽者三陽也。其氣最尊。唯心君得主之。故心爲陽中之太陽。要

爲元氣之極厚。是以爲經爲父。而爲十二經之綱維。人生於陽。陽氣一絲未斷不死。是以有取于純陽。而要其所以爲陽。卽神明之氣故也。其氣高而在上。故六陽之氣。皆從而上手頭。自額顛巔頂。及後之風府。皆太陽也。其氣本於少陰腎。又自太衝而上。總於督脈。而極於背之五行。故自項脊及腰背脊。皆太陽也。其氣浮而充滿與衛氣俱。經云。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唯其衛外。故主一身之充膚澤毛。凡爲外之衛者。皆太陽也。主內而專精。故精則養神。主外而固密。故宜靜。而躁則消亡。若此氣稍有不精不密。則內外之病皆舉矣。內之爲病也。發寒熱壅腫。痿厥腦痛。及爲結隔。亢則如霹靂風雨。外之爲病也。風寒襲之。爲傷寒中風。其在經絡部位受病。則頭痛項強。肩背腰脊骨節疼痛。通身發寒熱。傷寒畏寒。傷風畏風。寒則傷營。風則傷衛。其所以納膀胱。而病不歸膀胱者。以膀胱爲州都之官。主表非其所事。唯日久而行其經盡。則有犯及膀胱。爲渴而小便不利。是從其經之本也。乃傷寒諸家競以脈浮爲太陽膀胱病。而絕不計太陽爲何物。動指膀胱當之。而抑知膀胱固非病之所主也。

### 氣交外感病論

四時六氣。五運司天。是爲三合。緣其三合。故爲氣交。氣交則變。而人應之。是以外感百病生焉。人在氣交之中故也。四時六氣之正。內經全不列證。其不列證者。以正六氣。本五行四時之順。陰陽升降之宜。果合氣宜。何嘗有病。其所以有病者。以其氣之至。常有太過不及之差。或有加臨乘除。主



容勝負。以參合其間。則亦恆能變本氣之用。而爲太過不及之異。是運氣司天。苟相值相加。斯不能無病也。若謂不關於人。則該年之生息。凡物類之盛育衰耗。草木之發榮黃落。每年不同。此非其氣交而變者乎。人在氣交之中。豈無相感之故。蓋外有所感。而內之所應。苟失其和。病於是乎作也。夫外之所感。本與內傷七情不同。內傷從素性偏僻。煎迫之有素。藏府稟受。厚薄之不一。而得。然由此而外感。原各有內氣之應。非可止以外邪治之也。內經別有奇恆一門。以收內傷。其法雖與運氣之外感霄壤。而觀運氣七篇。其病叢列。帝以條緒紛紜。復詢岐伯。以致一之道。而岐伯答病機十九條以約之。其致病皆由歲氣交加。外淫而甚。其中火熱獨多者。以二火司天故也。岐伯恐帝未得圓通。首戒以無失氣宜。而繼之以無者求之。虛者責之。蓋謂有內證夾之。當更加之意。初不以外感之有餘。卽定後人眼目也。劉守真高明之士。亦復不察。而執以爲藏府內外百病。皆盡於此。衍爲原病式一書。盡以有餘屬之火甚之症。十恆八九。特信寒涼攻寫之法。立方以誤後人。極於張子和儒門事親一書。專以汗吐下三法。從事峻劑法。以爲邪祛正立。否則關門閉盜。後學不察。仍其偏說。由於不讀內經。而未窺奇恆之一門耳。夫人藏府陰陽之氣。有有餘不足。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盜乘其虛。入劫其主。當是之時。攻盜乎。救主乎。若救主而用攻。殺其主而已矣。故要而論之。運氣加臨爲病者。不越運氣之有餘不足。以補瀉之。而必須內固其藏府。藏府之有餘不足。而內爲病者。縱有運氣之感。

仍當治以藏府之內傷。而略祛其微邪。以靖內氣。所謂養正則邪自去者。此也。然則治外感之純用攻者。要非爲善法也。

### 厥陰歲氣病疏

按厥陰本氣爲風爲木。在歲序爲十一月。冬至一陽生之後。于時則兩陰交盡于上。于氣則風木升動于下。是以風木爲本。厥陰爲標。標屬沈陰。本乃少陽。少陽方起于沈陰而未著。故不曰少陽。而曰厥陰。于時風木而未勝乎陰。而厥陰用事。是以凡厥陰時氣。及歲氣司天在泉所至。雖屬風木。而標之所在。皆風木不足。陰寒有餘。在人應之。外動于風。內感于肝。而恆起于陰。故其病在筋。所至爲裏急。陰乘木而木鬱也。爲支痛脇痛。陰乘本經絡。而木不伸也。爲緩戾。風動筋而筋轉也。爲嘔泄。風木上達下剋也。此皆所至而病也。然司天恆氣。從六元天氣司之。若己亥歲。雖厥陰司天。乃風氣在上。厥陰下奉之。則風宣而動。風行地上。必脾土受剋。勢必病脾。是以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食飲不下。舌本強。食則嘔。此時脾之部位經絡。兩爲所乘。故病如是。至若胃膈如塞。腹脹。漉冷泄水。閉瘕之反見者。則又風兼陰寒。陰寒動脾。而厥陰之標見也。然而風氣在上。又中見少陽。則風與少陽搖動。當其淫勝。又必本肝先病。故耳鳴頭眩。憤憤欲吐。眩脇氣奔化而爲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皆風與熱奔。而搖動肝脾之間也。風木之動。必兼寒熱二者。是以寒熱二症。亦出於肝也。若當不運不及。則恆從金氣所化。而爲搖動。注恐

搖動者筋病。注恐者肝膽俱病。又其病爲支廢。且壅腫瘡瘍。木被金刑。清燥傷榮。而壅滯谷關節。故支廢且壅腫瘡瘍也。然以在天之氣。豈容盡剋。于是有鬱。鬱與燥傷異。燥傷爲乘所勝。鬱則爲內不伸。蓋其氣將發而伏也。惟伏而不發。則鬱特甚。所以民病亦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飲食不下。症與風勝同。彼以木逆。此以木伏也。抑久而伏。必將上拒于鬲。故遂支兩脇而鬲咽不通也。甚則耳鳴目眩。轉不識人。善暴僵仆。不鬱生火。而相煽于心腎之間。使神魂不守。而卒中暴厥也。故所謂鬱者。非不及也。受制而莫之發。則怒而自相乘也。此其治必發而伸之乃快耳。病機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風掉眩。皆兼火與寒。諸暴強直。皆兼勝與鬱。總之皆厥陰風木外淫之爲也。內氣不足。而與之逢合者有之。時氣太過。而藏氣不能禦者有之。是以有主客之分治。客以急治。主以緩治。主勝逆。客勝緩。從此治六氣之權衡也。

### 少陰歲氣病疏

少陰君火。在正六氣居卯辰之位。木方用事。火氣方舒。而木出於陰。故君火之出爲少陰。然君者帝也。出于顯明卯位。所謂帝出乎震者是也。本候爲木。主春用事。所以君火不用。其在司天。則當子午。午本南離。故爲熱化。居氣爲灼化。灼與熱異。熱則臨之。灼則近之也。天之六元。火在上。少陰在下。火爲本。少陰爲標。亦本陽而標陰也。是以少陰所至。本標之間。心火與氣相乘。或至而不足。或至而有餘。凡爲驚惑惡寒譫妄。又或悲妄顛噴。皆

火不足而陰乘之。熱收於內也。其爲瘍疹身熱語笑。皆火有餘而自乘於心神。奔及血脈也。若在戊癸火運。位戊午戊子。爲天符。爲赫曦。則火太過。動爲炎灼妄擾。其病笑瘡瘍。血流狂妄。此亦君火自乘而傷神魂血脈也。鼓行刑金。則金肺受邪。是以民病瘧。少氣喘咳。血溢。血泄。注下。噎燥。耳聾。中熱。肩背熱。蓋肺氣不行。木火交煽。而寒熱爭。故瘧。壯火食氣。刑金。故少氣喘咳。火逼血妄行。使陰陽兩傷。故上噎口鼻。下泄二陰。火急逼。故奔迫注下。火盛水涸而傷腎。故噎燥耳聾。火炎上焦。故肩背熱。皆金木足而不能救。以致傷及諸藏也。甚則胸中痛。脇支滿。脇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身熱骨痛。而爲浸淫。皆心經及手心主所行之處。火盛爲邪。而遍及本經也。又值二火司天。則心將自焚而神亂。故譫妄狂亂。以至喘咳息鳴。下甚者金水俱敝。而下元不歸也。血溢血泄不已。陰傷盡矣。此太過之病也。若火不及。則火不能施化。少陰標病鬱於經絡。故於經所行之處皆病。此寒乃大行。陰邪入而營脈傷也。如鬱冒蒙昧者。寒濕之氣冒明也。心主言。故暴瘖也。心爲太陽。而主諸陽之氣。今寒淫病。火則奔納於寒水之生陽亦虛。故屈伸不能。髓髀如別也。然至寒淫所勝。則寒臨于上。而內陽居中。所謂凡傷於寒。則爲病熱。寒熱更勝。是以癰瘍嘔血。飢餓腹痛。乃陽熱中盛之症。心痛眩仆。面赤目黃。色沿善噫。乃寒凌心火。逼熱上炎之故。水火寒熱交爭。則神門脈絕。而心氣滅矣。所謂鬱者。火不外發。必將內盛。病爲少氣。瘡瘍壅腫。脇腹胸背。面首四支。臙臙臙臙脹癢。嘔逆瘰癧。骨節痛。乃

有動皆火。實蘊隆而外不得宣。故每見憤盈之症。傷於經及筋。故所過所動如此也。又若火奔迫則往下。與少陽搏則溫瘧。以至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熱。黃則晡悶懊懣。善暴死。則傷陰之盡。自焚之患。并傷五內矣。此鬱與火不足之異狀也。病機曰。諸痛瘡瘍。皆屬於心。諸熱晡悶。諸躁狂越。皆屬於火。此卽火有餘。火鬱之症。諸痛附腫。疼酸驚駭。諸禁鼓慄。如喪神守。此卽火不足。寒氣內乘之病。要皆以火之有餘。或鬱與不足。受乘之至。故皆謂之屬火也。劉守真見屬火屬熱諸條。皆以有餘釋之。豈知病情者哉。

### 太陰歲氣病疏

太陰當溽暑。六陽正盛。而曰太陰者。天道陰陽分治。時值夏至。乾之六陽已極。而坤氣見。故一陰生。一陰之所以生。賴坤之全體也。又其時溽暑煩蒸。地氣溢滿。能大雨時行而濕物。是以謂之濕土。濕土爲坤之全氣。而居於西南。故正位季夏。在司天則丑未主之。上爲濕土。下爲太陰。標本一同。唯濕之化乘於脾。故太陰所至。則濕重積。爲不運。爲積飲。痞隔畜滿中。霍亂吐嘔爲重。附腫。及其太過。則濡積并穢。皆脾氣壅而不運。土壅則必水。故其藏脾腎。其病腹滿。四支不舉。脾主四支。壅而不行。故不舉也。是以土運太過之歲。腎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體重煩冤。此水土相相。濕甚滅火之證也。甚則肌肉痿。足痿不收。行善痠。脇下痛。土濕傷內。并傷於筋也。飲食中滿。食減。燥則易化。濕則不化也。至其變生得位。則腹滿。瘧泄。

腸鳴。及下甚。三焦土滿。濕火不揚。故內蘊而證如是也。此皆雜傷脾胃。然濕在中宮而已。至濕淫所勝。則微有異。爲濕勝則濕之。浸淫所及。亦無不病。故病附腫骨痛陰痺。濕傷血也。腰膝頭項痛時眩。浸淫之至。木令不行。氣與火兩壅也。大便難。前云瘧。此云難。以肺氣阻絕。不得治節大腸也。陰器不用。陰藏精而起亟。濕傷陰不能起亟。故不用也。飲不欲食。爲胃有餘。而浮火壅。咳唾則有血。爲心火鬱而刑肺。心如懸。則弁傷心之陰矣。此傷腎之至。與腎始受邪微有別耳。若夫土之不及。風乃大行。民病食泄。霍亂體重腹痛。風能勝濕。宜無飡泄霍亂。然土氣爲木所剋制。風行其間。善行數變。則脾氣有不及。運者矣。筋骨繇復。肌肉瞶痠。善怒。風氣專行而燥。脾之散精皆所不及。不及則弁不能養肝。故善怒也。至夫土鬱。則病心腹脹腸鳴。而爲數後土壅而陷下。氣不得伸也。甚則心痛脇腹嘔吐土壅而逆上。氣不得下也。霍亂飲發注下。附腫身重。則上之鬱也深矣。凡司天在泉。爲主爲客。觀之有餘不足。或淫或鬱。而其理盡矣。病機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諸瘧項強。皆屬於濕。夫腫滿屬太過與鬱。則誠然矣。若瘧一症。有出於少陰陰虛者。有起於陽明火劫者。今屬太陰之濕壅而爲瘧。是太陽寒水所乘。與厥陰風木所勝。於丑未之歲。土不堪水與木之侵。故有是症。此特從運氣言之。而要不可例少陰陽明之瘧也。

### 少陽歲氣病疏

相火當乎巳午。巳爲五陽。午爲六陽。此太陽之正候。所以主夏令者也。而

曰少陽者。其時雖六陽出地。而未極乎上。故猶曰少陽。非以春生之少陽爲少陽也。在司天則本於寅申。火長生於寅。而六陽極於申。此專以暑熱從事者也。暑熱爲本。少陽爲標。少陽所至。爲嘔嘔瘡瘍。驚躁瞫味。暴病。喉痺耳鳴。嘔湧暴注。膈噎暴死。暑熱所乘。必暴速。故其爲病暴烈。亦以其爲無陰也。若暑乘所勝。則與陽明胃爲應。故熱客於胃。煩心心痛。目赤欲嘔。嘔酸善飢。耳痛溺赤。善驚譫妄。暴熱銷鑠。少腹痛。下沃赤白。夫熱客於胃。上蒸于心。故煩心心痛。少陽標在膽。起目銳眥。故目赤欲嘔。嘔酸者。膽亦熱也。胃強故善飢。少陽脈入耳。故耳痛。陽明熱侵淫水道。故溺赤。陽明當心部。又著入心。故使心驚而語妄。暴熱銷鑠者。得暑使然矣。少腹痛。下沃赤白者。二腸絡爲陽明太陽。故俱受暑也。若相火在下而不升。則必內乘三焦。而傷血分。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便血者。卽今所謂時行痢也。血便有痢。純血與尿血之證。皆病在中下二焦。而內傷血分使然也。此所謂在泉也。大概熱淫所勝。雖肺金受病。而胸中煩熱。血乾右胠熱。血泄溺色變。腹大滿等症。實陽明三焦病。又不止血益飢噉。皮膚痛寒熱喘咳等爲傷肺也。惟其暴速。故其病主掉眩驚駭。上熱鬱。血溢血泄心痛。而乘於土。金水。則又體重附腫。痞飲病肩背胸中寒浮腫。是以病機曰。諸腹脹大。皆屬於熱。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由是觀之。諸腹脹大。聲如鼓。火乘陽明也。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火乘少陽太陽也。諸嘔吐酸。奔迫下注。火乘三

焦也。蓋相火外發。則丹疹丹爛。瘡瘍喉痺。盛腫潤癰暴死。內淫則腹脹如鼓。水液渾濁。諸嘔吐酸。暴迫下注。皆火之奔迫。而正氣不得行也。然此等症。爲暹相火所臨。水運所厄。故有如是。若非司天非值年。而概有是證者。則又係乎內傷藏府相乘。不可不察也。蓋腹脹有寒有熱。反轉戾有肝寒筋急。水液渾濁。有氣化不及州都。或由相火之衰。大約相火之部病。初非一定於熱。凡此諸條。岐伯特發明。運氣司天使然耳。可不察而蹈粗工之說乎。

### 陽明歲氣病疏

燥金秋令。屬處暑後寒露前。而其上爲陽明者。前此濕土溽蒸埃昏。陽而不明。至處暑則氣物斂收。陽氣已高。天晶地明。故曰陽明。非在人兩陽合明於胃之陽明也。胃應相火。旺於巳午。故曰陽明者午也。若在主令司天。則爲燥金。屬七八月。在人屬肺。故肺主秋令也。燥金者生於濕土母腹。至此則出三庚伏後。涼風至而秋斂成。故曰燥金司天。則標本同氣。人以手太陰肺應之。故陽明所至爲浮虛。金氣過斂。陰營不副。外傷表氣故也。爲鼽肺主鼻也。爲尻陰股膝膻膺足病。燥傷腎也。爲脇痛。燥傷肝也。自病皮毛。甲錯而皴揭。皆燥病也。爲鼽嚏。金寒而肅斂也。要以燥勝則乾。故諸病起也。是以歲金太過。邪傷肝木。民病兩脇下少腹痛。目赤皆傷耳。無聞。木不能舒。氣斂不營。反生火就燥。規其本氣。故見諸症。甚則體重煩冤。體重者。肅殺之甚。無生動之氣也。煩冤者。肝氣逆而不舒也。經曰。腎虛脾



虛肝虛。皆令人體重煩寃。又肝不及。令人胸痛引背。兩脇滿。痛引少腹。前言兩脇下少腹痛者。病肝藏之氣也。此復言兩脇滿且痛引少腹者。病肝藏之經也。蓋藏氣外應運氣。故所感必先病藏氣。而後及經脈。諸藏皆然。與四時猝然感冒。先皮毛而次入經脈者不同也。甚則喘咳逆氣。肅殺太甚。則金氣自虛。而火氣來復也。肩背痛。尻陰股膝髀膕筋皆病。金氣虛其經。而又下及所生之水藏也。暴痛胫脇。不可反側。金收則木生。令收氣峻而生氣伏。故肝膽病也。至夫燥淫所勝。筋骨肉變。民病左胫脇痛。傷肝甚也。寒清於中。感而成瘧。金木相搏。寒熱格拒。故成瘧也。欬腹中鳴。注泄驚糖。欬爲肺家自傷。腹鳴爲肺氣擊隘。中焦不治。注泄驚糖。爲寒清過甚。而傷中也。心脇暴痛。不可反側。木乾火抑。火木俱損。故痛不可轉也。嗑乾面塵。燥傷廉泉。故乾血不華色。故塵。腰痛癩疝。肝感寒清。而下蘊結也。目味皆傷。瘡淫。皆木鬱而火遏於經也。蓋陽和者物之生。擊斂者物之死。金燥過。則肺心脾腎皆病。不止肝病矣。若金不及。而火乘之。則又病肩背脊重。欬嚏。肩背之重。由肺氣之失位也。欬嚏之來。寒乘則見。熱乘亦見也。至若血便注下。火傷二腸。金化不能及也。若乃金鬱者。咳逆脇滿。引小腹。善暴痛。不可反側。皆肺氣自壅也。故滿引小腹。脈氣不行於下也。痛不可反側。金不行。則木氣不達也。又嗑乾面塵色惡。皆燥勝則乾也。病機曰。諸氣贖鬱。皆屬於肺。贖鬱者。若咳喘鳴。仰息胸脇痛。支滿引少腹之類。諸氣則諸經之氣也。又曰。諸痿喘嘔。皆屬於上。金燥其榮傷筋。故痿屬肺上焦鬱而

不通故喘。且嘔唯肺氣不行。故胃氣乃逆。所以屬上也。金燥之令。大概如此。司天與此略同。而主客乘除皆可察矣。

### 太陽歲氣病疏

寒水主令。在立冬後冬至前。於時爲六陰。故爲寒水。太陽爲之上者。此時陽退而在上。爲卦之剝。老陽在上一畫。其下五陰。故太陽之下爲寒水也。寒水爲冬之正令。在人唯足少陰腎得以應之。而太陽反納膀胱者。膀胱與腎表裏。同主寒水。故太陽以陽從陽。而納膀胱也。雖納膀胱。而主令則以少陰爲主。故太陽爲標。寒水爲本。本寒而標熱。本勝而標不勝。是以太陽所至。爲屈伸不利。腰痛。寢汗。瘕流泄。禁止。屈伸不利。寒病在骨也。腰痛腎寒也。寢汗寒水凌心。而氣微汗不收於陰也。瘕病支體強直。筋急反戾。腎虛而寒凝相襲也。三焦寒不化爲流泄。陰凝結陽不化。能使二便不通。爲禁止。其病卽所謂陰結也。夫水太過。其動漂泄沃湧。若水不及。則病痿厥。堅下。此卽禁止之謂。從土化也。其爲歲水太過。邪害心火。民病身熱。煩心。躁悸。陰厥。上下中寒。譫妄。心痛身熱者。以寒氣止迫其火氣。外炎故熱也。煩心躁悸。水氣凌心。火抑而內寇也。陰氣寒甚。故厥逆於上。三焦之火衰。故上下中寒。心失其居而不寧。故譫妄。水寒剋火。故心痛。甚則水淫而內傷。爲腹大脰腫。此寒濕交流。水汨土也。喘嗽寒搏於肺也。寢汗出憎風。衛陽衰。而營不守也。上臨太陽。則兩寒並至。爲腹滿腸鳴。泄。食不化。所謂漂泄沃湧也。渴而妄冒。膻中心憤盈也。若夫寒淫所勝。則流禍更遠。蓋

太陽爲諸陽之首。卽君火之陽也。今從在下之寒水寒氣。及從上而至足。上下皆寒。而太陽運居於中。是內陽居中。正所謂凡傷於寒。則爲病熱者也。寒熱更勝。是以血變於中。發爲癰瘍。厥心痛。嘔血泄。飢飢。善悲時眩仆運。斯皆陽熱中盛之證也。胸腹滿手熱時掣。寒乘於中而不運。格於外而不榮也。衝心澹澹。大動寒水作逆。奔胸脇胃脘不安也。面赤太陽格而不下。目黃脾土濕而不升。善噫心氣不昌。溢乾氣不上潮。色食渴而欲飲。皆病本心逼之。故其中雖有與心同病者。要皆心火抑而失職使然也。至若水不足。則濕。乃大行民病腹滿身重濡泄。寒瘍流水。寒瘍者。陰疽也。陰不成膿。故流水。腰股痛發。臌脹。股膝不便。煩冤足痿。清厥脚下痛。正所謂痿厥堅下。甚則附腫水洩土也。若水鬱則又不然。水緒而不流。則上下三焦筋骨。皆水氣爲患而勝火。故善病寒厥心痛。腰腫痛。大關節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堅腹滿。夫動轉歸火。今火失其居。故病若此。病機曰。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寒收引已見前矣。澄澈清冷。此三焦無火。不能攝水也。又曰。諸厥固泄。皆屬於下。經曰。少陰不至。則厥陰結下焦爲固。寒傷土濕爲泄。皆自下焦腎氣爲之。故曰皆屬於下也。

## 奇恆病論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恆所指不同。岐伯對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恆者。言奇病也。夫恆之爲道。謂胃氣五藏。各得其所。上順天時。內調營衛。

故神轉不回。轉，流動也。回，逆曲也。回則不轉，乃失其機。於是藏府曲逆，剋制凌犯，神機之運用失矣。失則不循恆道，有非恆道所得而揆度也。於是岐伯又設奇恆一門，以度奇病。其文本六十首，書闕簡脫，今可論者十之二耳。如五藏別論、奇病論、大奇論、脈解篇、氣厥論、腹中論、逆調論、病能論諸篇，俱從運氣藏府經絡而外，拈其病之厥逆錯雜，所謂回則不轉，乃失其機者也。此開後世內傷雜證之大經大法也。乃爲綱領，其說曰：行奇恆之法，以太陰始。夫手太陰爲元氣之主，足太陰爲六經之主，奇病之作，必變於元氣神機之失，不失必占於元氣。故雖奇病之千變萬化，而一以太陰爲準。此又治奇恆之大宗也。乃內經又有拈藏府本來之奇恆者，此原其所以奇之故也。經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恆之府。又曰：魄門，爲五藏使，與前爲七。而唯膽屬少陽，特曰中精之府。此七者之有病，其受病不與藏府之主時者同，是藏府之一異也。有出於藏府體要之奇恆者，如腹中論：諸病外不涉於形身，內不關於藏府，病在宮城空廓之中，或氣或血，或風或熱，以至女子妊娠，皆在空腹之中。雖膽中三焦督任五藏之散絡悉在，而其病止屬肝脾，以肝脾爲腹中之主故也。此體要之一異也。有藏府交加之奇恆者，如氣厥論：寒熱之相移，不論順傳逆傳，而以氣之所之相奔爲病。逆調論：寒熱陰陽之所相勝而爲病。調經論：表裏上下陰陽氣血之相奔，互相勝負而爲病。夫陰陽氣血寒熱之相奔相勝，不係四時，不緣感召，要

皆積漸之所致。迨病至而相勝相并。此實內傷不足之所由。所以異於恆者也。是病源之一異也。又有藏府頗僻之奇恆者。如大奇論。藏府脈各見頗僻以成病。有腫滿偏枯癩瘕。風水腸僻之證。而皆非藏府主時之恆病。則厥逆之由來既久。必須揆度脈氣病由。而治之有別。是又疾病之一異也。又有六氣錯出。互爲體用之奇恆者。如脈解篇。太陽主寅。少陽主戌。厥陰主辰。太陰主子。又云四月五月。人氣在頭。八月九月。人氣在心。原其然者。人身恆常之氣。由下而上。由上而下。故正月人氣在肝。而三陽初出於寅。故太陽主寅。厥陰木火主氣。故厥陰爲辰。九月人氣在心者。以氣由肺而下始。次至心少陽。爲心表爲相火。故亦次心而主九月戌。太陰爲陰中之至陰。十一月陰盡而純坤見。故太陰主子。此又與本經三月四月人氣在脾者不同。凡陰陽乘除。每各一道。並行不悖。俱非恆道。而要不可背之爲道。是又陰陽之一異也。又有八奇經見病之奇恆者。如刺腰篇。十二經皆有腰。蓋以帶脈之爲諸經鈐束故也。若陰陽兩躄。出陽入陰。出陰入陽。而機鬪於目。陰陽二維。別爲部於陰陽之會。而主指之內外。衝督任脈一源而三歧。而各統陰陽之海。所得之病。既非十二經之恆常。而十二經每與之俱病。又奇道之一異也。是故人之一身。其爲陰陽藏府五行恆轉。而神機攸序。乃既有前七者。藏府之孤陰。不倫於恆等。有部位之關要。不涉於衆流。又有病源之乘。痼疾之積。陰陽錯出之異。奇經爲病之別。苟非揆度執之恆理。而不求其所由然。安能使神機之轉而不回耶。

# 衝病論

衝脈爲病逆氣而裏急上衝。作躁熱咳吐。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腋。咽燥面翕然熱如醉。下流陰股。小便難持。暑月病甚。則傳腎肝爲痿厥。四肢如火。或如冰。心煩。寒氣客脈不通。氣因喘動。應手起關元。隨腹直上。疝瘕遺溺脇肢滿煩。女子絕孕。運氣在上下左右。不可發汗與下。

衝脈病凡數條。散見諸篇。及仲景書。合而觀之。衝脈既爲十二經之海。而下爲血海。又與督脈爲十二經之道路。及與任脈陽明會於氣衝。則舉一身督任二脈皆衝也。要其主血海。是以爲先天精氣之主。能上灌諸陽。下滲諸陰。以至足跗。故其治常在血海。唯其陰陽調和。而精氣充足。則陽和之精自升。運於一身之間。若稍有不調。卽本根不茂。必逆而上僭。其爲上僭有二。陰不足者火逆。火逆則咳吐躁熱。上搶心眩仆。四肢如火。心煩恍惚。狂癡。陽不足者寒逆。寒逆則少腹痛。中滿暴脹。瘕疝遺溺。脇支滿煩。女子絕孕。而其脈之來也。若火逆則陰陽俱盛。兩手浮之俱有陽。沈之俱有陰。氣逆則脈來中央實堅勁。至關尺寸俱牢。直上直下。證見胸中寒疝。大約皆衝之病。則見此等脈也。而仲景云。動氣在左右上下。俱不可發汗與下。發汗與下。右則犯肺。於上則氣躁而逆。故嘔渴苦煩氣喘。飲水卽吐。於下則精竭而不止。故頭眩咽燥。鼻乾心悸。左則犯肝。於上則傷血。而引肝上逆。故頭眩。筋傷肉瞶。難治。於下則傷氣。腹裏拘急不止。動氣反劇。雖有熱而欲卷。上則犯心。汗之則氣上衝在心端。下之則掌握熱煩汗泄。欲水自灌。蓋汗下則心液泄。故如是也。下則犯腎。故汗之而寒起。且無汗大煩。

骨節疼頭痛。目眩惡寒。吐衄。太陽虛也。下之而氣竭。上下兩隔。則腹滿卒起。頭暈清穀。心下痞堅。亦少陰氣不足且厥也。所以然者。衝治血海。治在臍之左右上下。大約衝氣不足。則陰精虛。陰精虛則陽氣竭。其可發汗與下乎。然其氣起少陰。發於厥陰。若三陰之開闔失職。則本源之真水真火兩虛。而爲患種種。必犯於衝。則又不止。痿厥二證爲衝之致然矣。

任病論

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脈來寸口緊細。實長至關者。任脈也。動苦少腹繞臍下引橫骨。陰中切痛。又若腹中有氣。如指上搶心。不得俯仰拘急。

任脈爲陰脈之海。起於會陰。上中極。而同足厥陰。太陰少陰並行。循關元。歷石門氣海。而會足少陽。衝脈於陰交。歷建里。而會手太陽。少陽之陽明。於中脘。以上喉嚨。會陰維於天突廉泉。至目下之中央承泣。而終其脈之起。眞陰也。地道也。然地道之能通。必由天氣之下降。故天癸者。天之元氣。降而爲精氣。以充於地。而後眞陰生。眞陰充。然後地道通。於是太衝脈盛。而月事以時下。若任脈虛。太衝脈衰。天癸竭。而地道不通。則形壞而無子也。然陰在內。雖爲陽之守。而眞陰之充。必由穀神之滿足。年歲之時至。然後天元堅定。所謂天癸至。而地道始通也。是以眞陰必由於眞陽。及年四十。而陰氣自半。則以陽之盛極而衰。爲陰所襲。而所襲之陰。乃窮陰而非眞陰矣。是雖眞陰之衰。而實眞陽之衰也。要之任脈之爲病。病在陰中無陽。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此爲結陰。若夫脈來緊細。實長至關。

者。則所謂陰氣之襲也。故病動苦少腹繞臍下陰中切痛。又苦腹中有氣。如指上搶心。拘急不得俯仰。此雖爲無陰之症。實爲無陽之症。蓋陰中苟有真陽。則真陰充滿。和順自得。上會三陰。三陽。以至於兩目之間。而無病矣。

## 二維病論

陽維爲病。苦寒熱。陰維爲病。苦心痛。陰陽不能相維。則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陽維動苦肌肉痺癢。皮膚痛。下部不仁。汗出而寒。又苦顛仆半鳴。手足相引。甚者失音不能言。陰維動苦顛癇僵仆。半鳴失音。肌肉痺癢。應時自發。汗出惡風。身洗洗然。陽維脈浮。暫起目眩。陽盛實者。若肩息瀉瀉如寒。陰維脈沈大而實者。苦胸中痛。脇下支滿心痛。其脈如貫珠者。男子兩脇下實。女子陰中痛。如有心狀。

陽維維於諸陽。其所謂維者。起於諸陽之交。發於足太陽之金門。而與手足少陽陽明會於陽白。陰維維於諸陰。起於諸陰之交。發於足少陰之築賓。上至頂前而終。是二維者。雖有經絡之別。而實爲陰陽之盛氣所持。蓋陽莫盛於太陽。是以能維持諸陽。陰莫盛於少陰。是以能維持諸陰。故二維之盛。其盛不在絡而在氣。二維之病。雖在絡。而實亦在氣。蓋唯本陽本陰有衰耗之氣。則必至總見於諸陽諸陰。是以陽維爲病。必太陽衰於下。失升騰之和氣。而先見於少陽。故苦寒熱。陰維爲病。必少陰竭於裏。而見窮陰之厥逆。故苦心痛。若陰陽不能相維。是謂陰陽兩虛。其證心腎不交。水火兩乖。神明無所主。故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以水火散煥。無相養之道也。又陽維苦肌肉痺癢者。陽衰則衛不行而氣滯。氣滯則陽不能率



先而陰行遲。故痺癢。又令人身如蟲行。如是則陽氣不攝。而陰氣獨滯。故皮膚痛。陽衰於本起。故下部不仁。并汗出而寒。此陽之不固不至。而營亦不行。是以陰襲之也。他若顛仆羊鳴。手足相引者。陽去則經絡凝滯。停濕在經而爲痰。異時陰襲之。則經阻而筋掣。故迫而相引。又阻其氣道。故聲盜而不能發。若羊鳴也。至若陰維之不維。是陰不副陽。而不能爲陽守。則陽離而不入於陰。重陰充塞隧道。九竅皆沈。故亦病顛滴僵仆羊鳴。或失音也。若肌肉痺癢。汗出惡風。似若稍輕於前症。要亦營虛無陽而畏寒。衛亦不能爲之衛。故陰維之虛爲陰虛。而實亦無陽之虛。特少異於陽維云耳。

帶病論

腹滿。腰溶溶如坐水中。婦人小腹痛。裏急後重。瘕。月事不調。赤白帶下。左右邊臍腰痛。衝心腹。

經云。身半已上。天氣主之。身半已下。地氣主之。中爲天樞。天樞則在氣交之分。毋論一身二十七氣之上下流行。於此關鎖。而又必有氣焉。以堅持而整束之。以牢持於上下之間。是以能聚而爲強有力。故凡人之力出於齊。齊在季脅之下。正所謂帶脈也。故衝任二脈。傳於氣街。卽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太衝之脈。所以能上養心肺者。亦賴於帶脈之持之也。及帶之爲病。其證皆下而不上者。下之腎肝虛。而真陰不榮。上爲心脾之鬱。氣不上下行而不運。於是停濕而爲熱。而下注於小腸血海之間。則病作矣。故赤白帶者。上爲心脾鬱抑。下爲腎肝陰虛。邪熱留連。卽爲帶淫之病也。腹

滿者中分之不運也。腰溶溶如坐水中者。陰陽兩虛。中分弱而力不能鎮定也。左右繞臍。腰脊痛衝心腹者。陰氣襲於下也。陽不能勝而不能固守於天樞。是以陰得而襲之。爲厥逆之事也。蓋鑊束關鎖機關。全在於帶脈。苟帶不能自持其氣。其證皆陷下而不上矣。治之有標有本。其升降補瀉。在求其本而治之可耳。



# 內經博議卷之二

新安東逸羅

美淡生甫著

青田包元吉校訂  
紹興裘吉生參閱

## 述病部上

古人察病之源。推病之自。審病之確。莫過內經。後世務爲支離。故昧厥所由。而不能知陰陽藏府之所以然。今聚內經十六卷之文。總其散見。合而述之。爲病情八章。使後學得所指歸焉。

## 陰陽第一

病之大綱。不外陰陽。陽衛外者也。陽不密。則不能衛外而爲固。故風寒六淫之邪。得以入之。入之。則外感之諸症生焉。陰爲陽守者也。陰弗營。則不能宅陽以藏神。故內傷神志。筋骨之病。居之。居之。則內傷藏氣。之有餘不足。種種興焉。識病必先辨陰陽。陰陽辨而後能察病矣。

所謂陽者。欲如運樞。運樞者。開闔和調而不凝滯也。若起居如驚。則自致煩擾。而神氣乃浮矣。浮則神內散而出。邪外伺而入。于是有因寒因濕。因暑因氣之外感。內經先舉此四端。而一切外感六淫之邪。俱可知也。因於寒者。則爲病熱。故體若燔炭。必汗以散之。是以外感風寒。必以發表爲第一義。蓋以風寒之入。始於牢持衛氣。而不得散。若不發其汗。勢且從而犯內也。因暑則別。人傷火熱之邪矣。火熱入則直入藏府。而劫心劫肺劫胃。故煩汗喘渴四症。一齊俱見。靜則多言者。心主言。心不勝外火。而神不舉。

故靜失其守而多言也。因濕者。濕既從表。先犯太陽。故首如裹。既而入內。必鬱於陽明。陽明鬱則不能行太陰之氣於三陽三陰。此必先病筋膜。故大筋緩短。小筋弛長。爲拘爲痿之症生矣。若夫因氣。氣固非外至也。然以內之陽氣不能振其綱。則將紐解而失其維。是以四維相代爲用。所謂左枝而右梧也。四維如是。內氣之蝕敗可知矣。夫外感之起。千條萬緒。而內經先揭此四端者。蓋以明陽不衛外。遂有外感之患也。

蒼天之氣清靜。順之則陽氣固。若陽不固。不止易於外感。而亦已內傷。故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張者如弓之張。精絕者。陰精之絕也。弓矢張則發強筋疲。弓之體必脫。陽之煩勞而張象之。故精絕也。夫陽欲固以衛外。乃以煩勞敝之。陰之起。亟者。將何以副。故既失其所以固陽之道。則辟積於夏矣。辟。偏也。陽擾陰虧。已成偏熱。故至夏益甚。所謂甚者。五心煩熱。如煎如熬。此孤陽外浮而真氣內奪也。故曰煎厥。如是則肝血不榮而爲目盲。腎精不致而爲耳閉。身若壞都。散解而不可憑藉。凡此者陽張而至敗。斯陰絕而失守也。

陽氣者。喜氣也。和氣也。好和而惡奸。若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大怒者。陽之厲氣也。肝寒主之。其橫溢之至。能使十二官失職。氣窒則菀血。故鬱於上也。薄。迫也。厥。逆也。大怒則氣逆於上而不下。故薄厥也。且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今薄厥則不精不柔。衆禍方起。何以言之。失其柔則傷筋。筋所以束骨而利機關。今有傷於筋則縱緩不收。手足無

措若不客者矣。失其柔則又偏於爲剛。而汗出偏沮。偏沮者。半與營和而半否也。偏枯之症起矣。又衛氣不固則玄府方開。寒水乘之。熱鬱玄府。甚則涇瀆。微亦沸疹。或膏梁肥甘。剛而傷陰。與陽爲亢。則變生大疔。而受如持虛者。以陽不能柔而與陰爲剛也。况乃形勞汗出當風。使寒氣薄之。自當液凝爲鼓急。甚則涇矣。此非陽氣之不固使然歟。不特是也。陽不能柔則開合不得。寒氣從而陷脈爲痿。至於留連肉腠。使經絡俞穴合之氣化薄。則不精之至。而內傳之爲善畏驚駭。蓋俞有傳送之義。今使寒陷經俞。氣化爲迫。侵及藏府。所謂氣一能動志也。善畏驚駭。非神志之動乎。而不精之至微焉矣。夫陽氣被傷而不柔不精。遂至廢筋骨。亂神明。皆不密之爲也。

所謂陰者。體魄五官百骸筋骨血肉津液皆陰也。養陰之道。在和五味。經曰。陰之所本在五味。陰之五官。傷在五味。原其然者。陰食味。陽食氣。五味出於地。故能生五藏之陰。然一或偏與不節。則所刺反能傷陰。傷陰亦能病及於陽。何以言之。凡在內者皆陰爲之主也。不惟陽密足以固陰。而亦陰強乃能壯陽。故岐伯極言養陽而後。續言養陰。以備陰陽之全義。其言味以養陰。而受傷於偏。至此固其大者矣。而如煩勞大怒。飲食起居之不節。至於煎厥。與形氣絕。要豈細故哉。陰不養則不可以扶陽。若其本不和。則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矣。此養陰之義也。

失於陰陽。則四時之氣更傷五藏。是以春傷於風。則邪氣留連。乃爲洞泄。

洞泄者。外傷於風。則內之風木亦動。合內風與外風交煽。是以留連至久。必侵脾土而爲洞泄也。夏傷於暑。秋爲痲瘧。夏以淒滄水寒感之而鬱熱。秋風乘之則瘧病成矣。秋傷於濕。上逆爲欬。發爲痿厥。秋濕者。濕土用事。未退。肺金感之。不得清肅。故氣逆爲欬。肺氣不勝不行。則五藏鬱熱亦不退。必將發爲痿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蓋冬不藏精。是以寒邪易入。寒氣既藏於陰分。至春陽氣上升。新邪外應。則爲溫病。夫風暑寒濕。迭相勝負。而皆感之者。內氣不守。故外邪皆得以犯之。疢病久。則傳化耶。若陰平陽秘。骨正筋柔。豈至有是。

陰陽不和。陰爭陽擾。則害及表裏。爭者。五藏氣爭也。陰氣營於五藏。而九竅皆稟五藏之氣。爭則陰邪獨盛。所謂陰無陽則戰者是也。擾者。魄汗不藏也。陽氣起於四末。陽擾則四逆而起。蓋陰爭則必陽擾也。一爲藏病於內。一爲經病於外。內外交病。而肺爲五藏六府之長。元氣之主。內外兩非。則必肺獨受之。故喘鳴之候與焉。皆以營衛下竭。孤陽獨浮。斯不能克耳。後學不辨其疾在陰陽。而動以發肺治肺。謬矣。

有三陰三陽之氣各病者。內經不拈藏府絡經緣三陰三陽。先天各有分部位次所由。以立藏府。而要非藏府經絡之所出。故病止從陰陽氣血生。不因經絡藏府生也。然其間有單病。有合病。有併病。單病。一氣病也。合病。陰陽齊病也。併病。此勝而併其負也。此皆人之大陰陽病。其病未嘗不及藏府。而要非經絡藏府之爲病。後學不明正陰陽所病。動以表裏藏府陰

陽混詮蒙昧千載可嘆也。

單病者。如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二陽。陽明也。陽明位太陰之表而居中於府。則胃當之。非大腸之以經絡爲陽明比也。其病發心脾者。胃與心。爲生土之母子。而脾與胃。爲行津液之表裏。發者。發足之義。人之情欲。本以傷心。勞倦憂思。本以傷脾。母既病則必連及於子。藏既傷則必連及於府。故凡內以傷精。外而傷形。皆能病及於胃。此二陽之病。發自心脾也。夫陽明爲生化之本。其氣盛。其精血下行化營衛而潤宗筋。今化源既病。則陽道外衰。故不得隱曲。在女子爲不月。此其候也。病久而傳。則傳爲風消。又傳爲息賁。死不治。蓋陽明既病。則表邪起而勝之。邪勝則精血不榮。故肌體風消。又胃病則肺失其養。故氣息奔迫。氣竭於上。精虧於下。陽虛生外寒。陰虛生內熱。風消息賁。勢必敗及五藏。故曰死不治也。蓋人身有真陰。有真陽。心脾爲真陰之主。胃爲真陽之主。傷及真陰。必使真陽無守。二陽既病。則倉廩匱乏。餉道絕運。是胃實爲生死之關也。而要必自真陰之傷爲之。故心脾之病。不待好色之傷而始。有不得隱曲與不月也。

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痿厥。腸痛。傳爲索澤。癩疝。三陽太陽也。太陽爲三陽主氣。起少陰而居其上。以主巔頂。又主衛外爲固。以陽盛且浮。故在上又在外也。夫太陽主表。於經則膀胱納之。而內經拈其病。終不言膀胱者。以膀胱止州都之官主表。既非其事。而太陽體用。終不歸於膀胱。



也。然則此云發寒熱者。以太陽主表。虛則不能捍風邪而衛外。是以邪入而發熱。若下爲癰腫等。則爲犯本及膀胱耳。糜爛爲癰。凝結爲腫。失力曰痿。冷逆曰厥。足肚痿疼曰蹠痛。此皆由太陽經之衰。颯而留寒。壅熱之所至也。至於傳爲索澤者。陽絡既虛。久爲諸陰所不容。則皮膚潤澤之氣也。皆消散。是爲索澤。索澤未嘗不與風消同。但彼出於內。陰消而陽散之。此則在其經之陽衰而陰枯也。至若癩疔。本厥陰病。而太陽經之傷寒亦能致之。此爲三陽之傳也。

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一陽。少陽也。少陽爲厥陰之表。起厥陰而游行三焦。繞於心胞。故少陽爲游部爲相火。其氣安則柔和。失守則火壯。火壯則食氣。故少氣火壯。則三焦之氣上逆傷肺。故善欬。少陽爲木。木強必侮土。故善泄。然土以木爲達。若木失其既達之職。則土必寒而不運。亦善泄也。病久而爲心掣爲膈者。相火與君火同氣。火亢失職。勢必熏心。心動不寧。若有所引。是名心掣。游部失職。陽明腐熟無權。散精不得。壅滯不行。日久則三焦上下熱盛而血槁。是以上焦不行。下脘不通。是名曰膈。故膈病有二。一爲元氣虛而中不運。則痰湧胃脘而脈微。一爲血分乾枯。則熱鬱當胸而脈弦大。此皆素傷少陽之行令故也。

按三陽爲人身大氣。所以綱維振作爲生氣爲生理者也。一及於病。則羣陰受病。故傷陽必傷陰也。仲景著三陽之病曰。太陽病。頭項強痛而惡寒。陽明病。胃家實。少陽病。口苦咽乾目眩。與內經不同。蓋以外感起論。故必

以形層部位先之。不暇及本氣也。何爲本氣。如少陽則一陽生於下。游行三焦而上之。其氣無所不遍。仲景則屬之半表半裏。於經則兩脇及耳也。陽明爲兩陽合明。主中氣而爲身之維。仲景則屬之太陽之內一層。主在經及府也。三陽則統主上下。以及衛外爲固。此以身之衛氣當之。仲景則以其經之顛頂項背分部也。仲景論外感。故舉以形層。內經論大氣。故究及體用。各有攸當耳。

二陽結。謂之消。此所謂結。乃結於本氣。陽明氣盛熱壯。然血多津守。未嘗有所結也。今言結者。則以陽邪盛而傷陰。枯其津液。故結在中焦也。陽明亢甚。必消穀善飢。食而不飽。又熱亢能消。津液不榮肌肉。故名曰消。此所謂中消症也。消有三。此其一。

三陽結。謂之隔。三陽氣盛。而爲周身大氣之經。其氣磅礴四達。故有奔至如風雨之證。而此云結者。是奔於陰分也。經又曰。奔於陰則上下無常。薄爲腸辟。是蓋陽鬱陰中。陰不敢遏。故上下無常。鬱而爲熱。薄於大腸。故爲腸辟。是亦奔於陰也。而其氣尙未結也。其氣若結。則必結於小腸膀胱。此則奔於陰而甚焉者也。蓋小腸膀胱爲三陽之本經。其邪既結。則傳化之官失用。而升降之通乃隔。上爲陽不化氣。下爲津液不行。故與少陽失職。俱名爲隔。以上皆所謂單病者也。

有合病者。陰陽兩病也。或兩氣同病。偶然相合。或兩致其虛。因而相合。皆合病也。

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二陽。陽明。一陰。厥陰也。俱病則二部本氣俱逆而不下。陽明逆。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厥陰逆。主發驚駭。是二者皆主驚駭矣。况合病。又木強土疎乎。故主驚駭也。厥陰。陰之根。陽明。陽之本。根本俱病。則下逮衝督。上虛胃氣。背痛善欠者。衝督病。善噫者。胃病。皆氣逆而不引不下也。名曰風厥者。厥陰病則木強而風起。陽明病則又不能下行三陽。於是逆者兼內風鼓而逆上。故名風厥也。

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二陰。少陰為裏。一陽。少陽為游部。然一陰為先天生氣之原。是為生陰。一陽為地雷之後。是為生陽。俱在下而能上騰精氣。以養火金土者也。二者交病。是人之根柢病也。根柢既病。則所謂升者不升。而火金土皆遂矣。是故木氣欠和則脾不疏達。故善脹。真陰不升則心無所養。轉見寒決。故心滿。三焦少氣。則肺亦失其治節。故善氣。此陰陽兩虛之症也。

三陽三陰發病。為偏枯痿易。四支不舉。三陽。太陽。三陰。太陰脾也。此條為人之太陰陽兩虛之症。三陽太陽主表。不能衛外而為固。三陰太陰主裏。不能出營衛。行津液而灌漑肢肌。故為偏枯痿易。四支不舉。不識此者。謂為中風癱瘓。而非也。內經明拈此條以示後學。後人尋諸中風之門。謂之蓄人耳。

結陽者。腫四支。六陽皆起於四支。故四支為諸陽之本。結者。聚而不行也。陽未有不行者。今其氣結而不行。是陽不用也。陽不用。必壅於所起。故腫

必於四支。四支皆腫。以知諸陽之結矣。

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陰主血。邪結六陰。其傷在血。而足三陰爲根。抵蓋足三陰皆主於下。故當便血。言一升者。去血之多也。去血如是。其結當解。若不解而再結。則其邪必盛。故便二升。又不解。則邪爲尤甚。故曰三結三升。此與陰絡傷。則血內溢。相似不同。此以邪壅。彼以衝任脫也。又與腸僻下血相承而不同。腸僻下血不多而徐。此以邪甚驟下而多也。二條偏病陰陽。然實諸陰諸陽合病。亦致合病也。

陰陽斜結。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斜。邪同。陽結腫四支。乃在陽之發處。結陰使血病在陰之聚處。今邪交入陰陽。而交結之勢。必結於陰陽之所共生處矣。生陰唯腎。生陽唯膽。皆根源下焦。而腎職行水。若兩家交壅。正所謂不能通調水道也。然陰多陽少。則腎病爲多。腎病則陰之真水沈寒。而無陽以化氣。此病固不在膀胱而在腎。腎既流水不能化精。故石堅一處而不及他所。唯見少腹腫耳。此亦水證之別也。

三陰結。謂之水。三陰爲六經之主。三陰邪結。是坤土不能運精矣。土不運精。則二陰之水氣益甚。勢必反來侮土。且水氣盛。則陽不得入。陽不得入。則肺氣不得通調。斯寒水不行而爲壅。故爲水也。蓋中州結。則氣壅而關門不利。不利則聚水而從其類。類者。本在腎。末在肺也。

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厥陰少陽。一主風木。一主相火。膽肝心胞三焦皆所共也。均爲熱化而風煽之。四結之脈。皆絡於喉。風火逆上而不得發。必

於喉乎結之。是成喉痺也。

有併病者。凡人之陰陽內外雌雄。必相輸應。是以陰陽相致。得其和平。若既兩病。則各經之陰陽。必錯在違逆。相遇則搏而敗。必併於勝。故不謂之合病。而謂之併病。併者有所歸也。

二陽一陰。陽明主病。不勝一陰。脈更而動。九竅皆沈。陽明全有穀神營衛之盛氣。厥陰則任獨使而布行之。合兩家同病。而中州氣餒。是陽明主病矣。乃中州氣餒。而風木失和。將厥陰之戾。反剋於中州。嗣此陽明之脈。不復搏大。而見稟氣。不昌而內鬱見動。則所以宣之九竅無俾也。故皆沈。此則陽明之病甚矣。是謂併病也。

三陽一陰。太陽脈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藏。外爲驚駭。一陰主筋膜之氣。又主三陰之闔。能爲太陽之守。莫一陰若也。乃三陽一陰俱病。而太陽之脈且勝。夫太陽之病。在脈浮。病而脈勝。則浮大中空。無陰可知。無陰則太陽之上下無常方。風雨并至而爲病。而豈無氣之一陰能止之乎。於是內氣不守。則內亂五藏。本藏神怯。則外爲驚駭也。

二陰一陽。病在肺。少陰脈沈。勝肺傷脾。外傷四支。二陰主裏而藏精。病則真精內虛。二陽起穀神而朝津液。病則津液枯竭。於是氣逆火盛。必傷於肺。故曰病在肺。若見少陰脈沈者。是謂腎氣不衡。而無根之浮火逆而上乘。則上勝於肺。中州不能遏其逆。則熱燥傷脾。脾病則不能授氣於四關。故并外傷四支也。

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罵詈妄行。顛疾爲狂。前證明陽氣虛。內熱。腎氣不衡。故有勝肺傷脾之見。今內傷之氣皆交至。而定爲病在腎者。此係腎家水空。火不守。而上發與陽明熱邪相并。使心無所主。故神惑志失。而罵詈妄行。太陽無內。故顛疾。神明內亂。故爲病狂。此症之見。似宜皆在陽明。然實腎精不守。不能主裏。使心火自焚。與陽明并也。

二陰一陽。病出於腎。陰氣客遊於心。皖下。空竅堤閉不通。四支別離。一陽連腎。上至肺。外連脾胃。然其根本出於二陰。今二陰腎家寒虛。少陽不足。故病出於腎。腎與膽氣皆寒虛。是以陰氣客遊於心。皖下。陰氣既盛於中。皖。則所以行津液出營衛以灌漑四末者。皆空竅堤閉不通矣。不通者。無陽則不通也。不通則四支乃別離矣。此證近於單腹脹。而四支如削者也。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喉咽乾燥。病在脾土。一陰之陰。爲作朔之陰。一陽之陽。爲生生之陽。二脈皆代絕。是陰不爲陽根。陽不爲陰生矣。兩俱失職。則所以爲游部。爲獨使者。皆無根之陰氣也。心之下。自臆中至三焦。皆少陽生發游行上下之位。二部之生氣既已無根。故陰氣至心。而上下無常。出入不知也。咽喉膽之使也。故乾。脾土之冲和。亦賴膽肝之舒達。若脈皆代絕。是以死氣乘脾矣。其爲中氣不續。中土衰敗可知。

二陽三陰。至陰皆病。陰不過陽。陽氣不能止陰。陰陽並絕。沈爲血瘕。浮爲膿附。二陽三陰。本脾胃也。而後云至陰者。以明此三陰屬于太陰肺。故分

別言之。夫陽明居二陽中。州氣盛。太陰脾常爲之行氣於三陰。而陽明亦自能達氣於三陽。則手太陰肺常能爲治節於其間。是以陰陽和同。陽倡陰隨。陰守陽中。陽指陰使。今二陽三陰至陰皆病。其病氣皆見於其脈。則其象爲陽浮而不能沈。陰沉而不能浮。是以陰不過陽。陽亦不能止陰。是陰陽離絕也。如是則沈伏於內者。有陰寒之病。血聚爲瘕。浮顯於外者。有陽毒之病。壅盛膿附。舊文作沈爲膿附。浮爲血瘕。有吳鶴臯正之。按內經無併病之文。然陰陽不和。兩戾相遇。勢必相戰。戰有勝負。則其病更有所歸。或歸勝。或歸負。必有爲之主者。終非合病之條也。故另出言之。乃內經舉一隅耳。此陰陽之錯在。藏府之乘除。可不辨明乎。

虛實第二

虛實者。百病之定體。所謂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二者而已。然而標本逆從之治。皆起於此。不可無緩急有無之辨。以進求其詳也。緩急者。察虛實之緩急也。無虛則急在邪氣。多虛則急在正氣。微實則雖治實而當固守根本。微虛則雖治虛而當兼防不測。有無者。察邪氣之有無也。表裏藏府。邪有所居。永得其本。而直取之。是有爲。邪之實也。情慾傷內。勞倦傷外。非邪似邪。病在元氣。而明辨之。是無爲。真之虛也。苟不審此。以逆爲從。以標作本。傾人命矣。

虛有脈象。岐伯曰。氣虛。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人之元本。主在元氣。而元氣之主在肺。故氣虛則肺虛。肺虛而一身之元氣。無不皆虛矣。虛則必見

氣逆其氣逆者足寒也。人之陰陽其氣皆起於足。若足寒其陽不足而陰乘之可知矣。凡虛宜以此爲斷也。

有重虛者。經曰。脈虛上虛尺虛。是謂重虛。脈虛者不象陰也。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恇然。重虛蓋謂陰陽兩虛。故引此條爲兩虛之榜樣。其一在脈。而云不象陰者。脈出於陰分之營。營衰則神脫。神脫則不能如五臟應四時之象。其不應時而反應病。甚至不應病而又不應時。則全失其陰象矣。故曰。不象陰也。其一在上。卽謂肺虛。肺虛則氣逆。恒見之上而脈氣不定。故言無常。其一在尺。尺腎脈也。腎主骨與精。所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今行步恇然。將根本傾撥。不能立矣。占虛者以此三事。所謂虛者盡此矣。

內經言百病之生。皆有虛實。皆生於五臟。而必皆見於神氣血肉志凡五者。至於邪之入。亦卽此五者而診其先後次第焉。凡根本虛實。與邪入虛實。莫不從此辨治。故心藏神者也。若有餘則笑不休。不足則悲。肺藏氣者也。有餘則喘欬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肝藏血者也。有餘則怒。不足則恐。脾主內以爲形也。有餘則腹脹。經溲不利。不足則四支不用。腎藏志者也。有餘則腹脹。飧泄。不足則厥。此其有餘。所謂邪氣盛則實。此其不足。所謂正氣奪則虛也。至若風邪之粹入。亦必先犯此五者。而自其形層次第以入之。仲景分六經以治傷寒。稟此法也。是以經於邪入之。又每曰血氣未奔。五臟安定。見邪必自外而入。不遽內奔也。故曰。邪客於形。則灑淅起於



毫毛。以未入經絡也。故命曰神之微。夫心部於表。腎部於裏。自神至腎。所部有表裏之分。方邪客之。灑淅起毫毛。則神先覺。是故命曰神微。次則入皮膚。皮膚微病。犯肺之氣矣。命曰氣微泄。又次則邪入孫絡。孫絡外溢。犯肝之血矣。所謂動其營也。故曰維有留血。又次則邪犯肌肉。肌肉蠕動。此犯在分肉之間。脾之所主矣。命曰微風。又次骨節有動。則邪入經而動骨節。惟志覺之。所謂動志也。邪入乃深矣。然所謂神先覺者。愴然悽然。不快不樂之謂。所謂氣者。畏寒畏風之類。所謂血者。翕翕發熱之類。所謂形者。轉輾疼痛之類。所謂志者。煩而不安之類。皆邪之次也。內經按次五層以鍼法。循次五治。豈非後世所謂表法解法耶。觀其虛實。則五藏之有餘不足如彼。循其治法。則形層之淺深次第如此。後之治邪。思過半矣。

有相弁之虛實。陰陽相傾。氣血以弁。氣亂於衛。血逆於經。氣血離居。一實一虛。所以然者。血氣喜溫而惡寒。寒則留滯。溫則消散。此相傾以弁之因也。故氣之所弁爲血虛。血之所弁爲氣虛。是以有者爲實。無者爲虛。如血弁於陰。氣弁於陽。爲驚狂者。血弁陰。是重陰也。氣弁陽。是重陽也。重陰者顛。重陽者狂。故爲狂驚。血弁於陽。氣弁於陰。爲冥中者。陰在表則陰內虛。陽在裏則陽內熱。故爲冥中。冥熱也。血弁於上。氣弁於下。心煩惋善怒者。血弁上則陰邪抑心。故煩惋。氣弁下則火動於肝。故善怒。血弁於下。氣弁於上。神亂而喜忘者。血弁下則陰氣不升。氣弁上則陽氣不降。陰陽離散。故神亂而喜忘。血之與氣。奔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

反則死。蓋血與氣相失則爲血虛。與氣相併則爲實。至夫氣血奔走於上則上實下虛。下虛則陰脫。陰脫則根本離絕。下厥上竭。是爲大厥。所以暴死。若氣極而反。陰可漸回。一去不反。不能生矣。此相奔之大概也。

有外感內傷之爲虛實者。邪生於陽。得之風雨寒暑。此生於外也。爲外感。邪生於陰。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此生於內也。爲內傷。外感多有餘。內傷多不足。然有內傷而致外感者。則虛中微實。外感而仍內傷者。則實處多虛。此中之虛實。固當細辨。而要卽外感內傷。亦各自有虛實。如風雨傷人。客毛滿絡。極於分腠。其脈堅大。此則爲實。而寒濕之傷人。必傷衛氣。致皮膚不收而縱緩。肌肉堅緊而削瘦。營澁脈中。衛去脈外。此則爲虛。又如內傷之喜怒不節。則陰氣上逆。上逆則陰虛於下。而陽邪凑之。此則爲實。然實因於虛。則實爲假實也。若夫喜則氣下。悲則氣消。下與消則脈空虛。或因飲食寒氣薰熾。則血澁氣去。此則爲虛。此外感內傷之大概也。

有主乎虛實之大要者。其一在氣。人之元氣。所以充形而統血。故氣實則形實。氣虛則形虛。若形氣相反。則偏實偏虛之病生矣。其一在穀氣。穀盛氣盛。穀虛氣虛。所謂食入於陰。長氣於陽者也。五藏六府。皆已受氣。穀之謂矣。其一在脈。脈爲血之府。脈實血實。脈虛血虛。常相應也。而時有反者。岐伯曰。氣盛身寒。此謂反也。氣虛身熱。此謂反也。夫氣盛爲熱。虛爲寒。今反寒反熱。此陽內鬱而陰外襲。陰內虛而邪外盛。皆形氣之相逆。故謂之反也。又其反者。穀入多而氣少。穀不入而氣多。一則二陽有餘。三陰不足。

一則邪奔肺胃也。又其反者。脈盛血少。脈小血多。一爲陽實陰虛。一爲陽虛陰實也。

有診虛實之大槩者。氣充滿於內。所爲氣入。實也。氣滿泄於外。所謂氣出。虛也。氣爲陽氣。實則陽實。必熱也。虛則陽虛。必寒也。此虛實寒熱之見于氣者。可診矣。

五實五虛。以決死生。何謂五實。脈盛皮熱腹脹及前後不通悶瞿。是也。何謂五虛。脈細皮寒氣少及前後洩利飲食不入。是也。備此者皆死。而有不死者。粥漿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其候也。

寒熱順逆第三

病之體以陰陽病之勢以寒熱。而寒熱必有由。然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原夫陽受氣於上焦。以溫分肉皮膚。寒感卒襲之。使上焦不通。斯內陽無所出而寒獨留於外。此陽虛外寒也。勞倦形衰則傷肝氣。木鬱而乘脾。致穀氣不盛。穀氣不盛而上焦不行。下脘不通。則胃氣熱而留於胸中。是脾不行而內熱也。此陰虛生內熱也。又情慾不節。五藏失守而傷精。精傷則水虧。此亦陰虛之內熱也。陽盛外熱者。寒邪既壅上焦。則肌表固閉。衛氣鬱聚而爲外熱。以其能盛格寒而爲外熱也。陰盛內寒者。厥氣上逆。寒留中焦。陽氣乃去。其脈盛大以瀼。寒邪壅中。故脈盛大滯。而不行故瀼。皆陰盛所致。故陰盛生內寒也。

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寒陰能傷血。故傷形。熱陽能傷氣。故傷氣。

氣無形。故傷之而病痛。血有形。故傷之而病腫。

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寒氣生濁陰。熱氣生清陽。此其正也。乃清陽在下。則生飢泄者。邪熱不殺穀。完穀而出。是爲殭泄。濁氣在上。則生膈脹者。獨邪實於臏中。臏中不能化氣。是謂腹脹。所謂陰陽反作者也。

陰勝則寒。陽勝則熱。重寒則熱。重熱則寒。陰陽以不相勝爲和平。陰勝是水襲而火滅。陽勝是火灼而水乾。寒極則熱。熱極則寒。陰極則陽生。冬至是也。陽極則陰生。夏至是也。此可知其旨矣。

寒熱相傾。有所以感之不同。有所以受之不同。則亦其所感所受之多少而分焉。有熱而煩滿者。以其人陰氣少。陽氣勝。故陽邪實於陰分也。有寒從中生者。以其人正氣素不行而多痺。是以陽氣少。陰氣多。營衛不能充達。故寒從中生。所謂寒痺也。有四肢逢風寒而如炙如火者。其人陰氣虛。陽氣盛。四肢之陽與外相得。而少水不能滅盛火。故陽獨勝而止耳。是其如炙如火當肉爍也。更有奇者。前寒中爲痺病矣。乃更有身寒。而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凍者。以其人之素恃以水爲事。使太陽氣衰。腎脂枯。個不長骨髓。不充氣。外內皆個。故令寒。甚至骨。然腎家一水既竭。肝心兩火獨存。是陰氣已虛於內外。而浮陽獨持於中。故雖寒而不凍。是名骨痺。骨痺。當斂節也。生於病熱而有所痛者。則以陽明入陰也。病熱者。陽脈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至三盛極於陽明矣。陽明盛極。必入於陰。

夫陽入於陰。則陰與陽俱盛。是以病在頭與腹。乃腹脹而頭痛也。

有氣厥而藏府寒熱。皆能相移者。人氣和則陰陽和。陰陽和則氣血不至。痺與剛。至痺與剛。則陰陽不相入而相勝矣。所謂回則不轉而氣皆厥也。故痺與剛。剛與剛遇。必致相移。相移者相傾也。止一氣厥而諸病生焉。故篇名氣厥。其移者如下文所云也。

腎移寒於脾。壅腫少氣者。所謂痺與痺也。腎中內蘊真火。不惟能溫寒水。而亦能爲土母。以使之化物。所謂命門真火也。今止存寒水之氣。反傳所勝。侵汨脾土。是脾土亦久失溫燥之氣矣。故壅腫少氣。蓋寒盛則陽微。無以化氣也。

脾移寒於肝。壅腫筋攣。肝之木。溫達而疏脾也。然木食米于土。亦賴中州之養。今中土寒勝。是土既失其震發。而木乃無氣以升。勢必移寒于肝。土寒故壅腫。木廢則筋寒。故爲拘攣。

肝移寒于心。狂。隔中。心藏神。而其火受生于肝。是肝之藏榮。正心之爲榮也。今乃受其寒逆。則榮與神俱失。是以亂而爲狂。且心主血脈爲陰。抑而不行。則將壅于膈中。是爲屯膏。故又隔中也。

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肺主氣。而通調水道。其能調之有制者。賴溫氣以行不也。故內經曰。肺之合皮也。其主心也。豈非賴心時與以溫氣。而爲之主。以潤燥金者耶。今心火不足。不惟不能溫養肺金。而移之以寒。寒與金化。則金冷矣。金冷則氣沈而不得升。下有溝瀆而上

無雨露。故飲一溲二也。肺氣以下而枯索。是肺消。死不治。夫心肺主膻中。爲君相之尊。神明之輔。今兩寒失志。此豈特本原日竭。門戶失守而已哉。肺移寒於腎。謂之湧水。湧水者。水氣客于大腸。如囊盛漿也。夫形寒飲冷。肺氣不足。則肺寒。母病傳子。則寒可移於腎。腎爲寒水。以寒濟寒。故水氣不升而爲湧。湧不於腎而客於大腸者。大腸爲肺之下流。歸於府也。如囊者。裹而不能散也。

寒可移。熱亦可移。所謂以剛乘剛。陽氣散破也。故脾移熱于肝。則爲驚風。脾移熱于肝。爲反傳所勝。此土燥木枯。熱之甚也。肝不足。病主驚駭。今土燥移木。傷其藏血。故主驚。又主衄也。

肝移熱于心。則死。肝藏血。而以熱。是肝枯不能貢榮于心也。今乃以風熱相移。則心榮亦枯。而木火相燔。是腎水之所不能救。而唯君火自焚而已。故死也。

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肺本燥金。心復以熱移之。是火燥相即也。因而鬲上焦煩。飲水多而善消也。上文肺消因於寒。此言鬲消因於熱。可見消有陰陽。不可不辨。

肺移熱于腎。傳爲柔瘕。腎主骨。爲作強之官。肺以熱移之。則必精鑠而骨痿。是精無裨也。故爲柔瘕。

腎移熱于脾。傳爲虛腸僻。死不可治。腎移熱於脾者。陰火上炎也。邪熱在下。真陰虧損。而上按勢熱以扶脾。是陰虛反尅。水土俱敗。故爲腸僻。若是

者。其始傳已虛。而又淫熱傷脾。何不敗之有。

胞移熱於膀胱。則癰。溺血。胞。子宮也。男爲精海。女爲血室。命門火盛。則胞宮移熱於膀胱。故小便不利爲癰。甚則溺血。蓋相火妄動。逆而不通。多患此也。

膀胱移熱于小腸。鬲腸不便。上爲口糜。膀胱之熱不解。則移於小腸。小腸之經。循咽下鬲。故受熱爲鬲腸不便。如是則否塞不通。壅遏于經。上侵咽頰。爲口糜也。

小腸移熱於大腸。爲處瘕。爲沈。小腸之熱下行。則移于大腸。將下焦之滯熱不散。必留鬱于曲折之處。是爲處瘕。沈者。沈而在下也。

大腸移熱於胃。喜食而瘦。又謂之食飢。大腸移熱於胃。燥熱上行也。故善消穀。陽明主肌肉。今陽明燥熱。故瘦。是謂食飢。

胃移熱于膽。亦曰食飢。膽以少陽和氣游行三焦。爲胃腐熟水穀。乃陽明本經熱甚。反移熱於膽。此爲木火合邪。豈能生脾。故亦當食多而瘦。爲食飢也。

膽移熱于腦。則辛額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辛額者。下時額痠。乃下也。傳爲衄。衄。瞑目。膽以其經上抵頭角。腦者。玄珠之府。腎之精也。少陽連腎。故其熱隨衝督。弁其經以入腦。腦不勝。則辛額辣氣。先在額戶。乃有濁涕注下。或濁黃水者。皆鼻淵也。熱而不止。則傳爲衄。衄。瞑目矣。凡此以上。寒熱數條。皆得之氣厥也。

凡陰陽之勝有見證。陽勝身熱。腠理閉。喘粗。爲之俯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寃。腹滿死。陰勝身寒。汗出常清。淅然厥。厥至腹滿死。陽邪作實。內外皆邪。是爲陰絕。故死。陰寒用事而至腹滿。又爲陰邪作實。內外皆陰。是爲陽絕。故死。蓋諸證而至腹滿。則陽明亦絕。無復能支矣。故皆死也。

諸病皆有順逆。察病必先于此。不可不知也。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身熱。脈大。邪盛於外也。而加以腹脹。是表裏之邪充塞也矣。卽上章所謂腹滿死也。

腹鳴而滿。四支滿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腹鳴且滿。四支清兼泄。陰證備矣。脈不宜大而大者。格陽也。爲一逆。

嘔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鼻衄在陰。脈大爲陽。陽實陰虛。是爲三逆。

咳且瘦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咳瘦血脫形。正氣已衰。脈勁急。邪氣仍在。邪正不相當。是謂四逆。

咳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五逆也。脫形身熱。真陰已虧。而火猶不清。其脈細小疾數。邪盛正衰之候也。爲五逆。

其腹大脹。四末清脫泄甚。一逆也。腹大脹者。最忌中虛。見四支清脫。又泄甚。是脾元已敗。陽氣去也。此一逆。

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二逆也。脹與便血。陰病也。脈大時絕。孤陽將脫也。此二逆。

咳瘦血形肉脫。脈搏。三逆也。咳而瘦血。氣血俱病。形肉脫敗在脾。搏爲真



藏見敗在胃。此三逆。

嘔血胸滿引背。脈大而疾。四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藏氣連于背也。脈見細小。尙留陰在。今大而疾。真元已虧矣。

咳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上爲嘔逆。中爲腹脹。下爲飧泄。三焦俱病。而脈至於絕者。有邪無正也。工不察此。是爲逆治。

#### 風寒邪氣熱病第四

風入風得其正則無邪。唯不得其正。則爲邪氣。而能中於人。然其中者。要各以四時之勝氣襲之。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而於所勝之入。則又必隨藏隨時而爲病。以內氣不守。外疾得入也。故春氣病在頭。夏氣病在藏。在藏者。心通夏氣。爲諸藏之主。故病在藏。秋氣病在肩背。冬氣病在四支。唯病在頭。故春善欬。夏邪通心。故善病胸脇。長夏犯脾。土氣動擾。積風爲寒。故善病洞泄。寒中。秋暑汗不出。而風襲膚腠。故善病風瘧。冬寒邪犯四支。故善病痺厥。原其然者。人身之精。真陰也。爲元氣之本。唯冬能藏精。則根本內實。而邪不易犯。雖夏之暑邪。亦得汗出而邪不入矣。若冬不藏精。與夏暑汗不出。則兩失其疏泄閉藏之道。故春當病溫。秋必風瘧。所以隨時隨藏而病也。此則風邪所犯之由也。

風善行而數變。苟一襲于人。則所傷爲病。變態不一。是以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病雖異名。皆風之變。爲寒熱者。風藏

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又善行數變。俟腠理開則衛失守。而洒然寒。玄府闕則陽內壅而熱煩悶。此所以爲寒熱也。其寒則能衰飲食。其熱則能消肌肉。至使悻悻不食。此寒熱交作之劇也。其爲寒中熱中者。風與陽明入胃。胃居中焦。其脈上行至目眦內。其人肥則邪不得出。留爲熱中。而目黃。其人瘦則外泄而寒。爲寒中。而泣出也。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行分肉之間。與衛相干。故能使肌肉憤脹而有瘍。若氣凝不行。則又能使使肉有不仁也。至夫癘者。營氣熱附。其氣不清。故能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于脈而不去。名曰癘風。則風之入深矣。若風中五藏六府之俞。則亦各入其門戶。故隨俞之左右。而偏中之則爲偏風。循風府而上入腦戶。則爲腦風。入於眼系則爲目風。酒飲後玄府易開而中之。汗漏不止則爲漏風。入房汗出。內耗其精。而中之則爲內風。新沐而中之則爲首風。風不外散。傳變而入。則爲腸風。熱則下血。寒則飧泄。在腠理而汗泄不止。亦爲泄風。自循風府。至此凡七種。所以明其成爲風也。

風入五藏。變爲諸症。其受病形狀各有不同。肺受風之狀。多汗惡風。而色餅然白。凡傷風必惡風。其多汗者。風開腠理。凡風入而傷。皆餅然微白貌。肺色也。肺變動爲咳。爲風所迫。必短氣。晝日差。暮則甚。晝猶與衛氣相和。暮則與陰入內。故甚也。其診在眉上。色白。心受風狀。則多汗惡風。焦絕善怒。赤色。蓋風木心火相薄。木與火交熾。神志憤亂。故或爲善怒。赫赤甚。則言不可快。心病則舌本強也。心和則能知味。故診在口。肝受風狀。則多汗。

惡風善悲。色微蒼。噎乾善怒。肝爲風而風反勝之。則內氣不勝。故善悲動其本氣。故又善怒時憎。女子者陰器強則好色。病則妒。陰也。目乃爲肝之官。故診在目下。脾受風狀。則多汗惡風。身體怠惰。四肢不欲動。脾爲風木所尅也。色微黃。黃爲土也。不嗜食。風勝則土疎不能化也。鼻爲面主。故以此診之。腎受風狀。則多汗惡風。面龐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蓋邪入則腎挾水氣上升。故面浮腫。在其部故脊痛不能正立。色焔。腎枯也。隱曲不利。腎氣傷也。診在肌上。水挾風行。又乘土也。此五臟受風不同。而病由以異也。而諸症又有異焉者。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先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至其次日則少愈。蓋因沐中風者。則中于頭面。故多汗惡風。首風止作無時。故凡于風氣將發。先一日而必甚。頭痛以陽性先而且速也。先至必先衰。故次日則少愈。漏風之狀。常多汗。不可單衣。食則汗出。蓋風邪挾酒則陽氣散越。故多汗。陽勝則身熱惡寒。故不可單衣。食長陽氣。故食則多汗。甚則陽獨盛于上。故喘息汗出不止。故衣濡。陽盛陰虛。故口乾善渴。身不能勞也。泄風之狀。多汗泄衣。口乾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蓋表既不固。而汗出如瀆。則津涸。故口乾液涸。血虛故不能勞事而身盡痛。且汗多亡陽。故令人寒也。此風之所部。而受病不同也。

風爲百病之長。其中于人也。治必當早。遲則傳入不已。以至于死。蓋其所以傳者。皆不早治者也。當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是時當以汗發之而已。卽或痹不仁。腫痛。亦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

病遂入舍于肺。以風寒自表入裏。必先于肺也。風寒閉於此而不行。名肺痹。發欬。上氣者。變之爲欬而喘急也。此尙在可發之時。弗治。卽傳之於肝。從所尅也。亦曰肝痹。以肝氣厥而上逆。故脅痛且厥。而犯胃故出食。可按若刺。是可治也。弗治。再傳之脾。爲肝木乘土。風熱入脾。病名脾痹。其在內則中熱煩心。在外則肌體出黃。然尙可按可藥可浴。以解表與裏之風熱也。弗治。脾又傳之腎。名曰疝瘕。疝瘕聚氣而痛之。名少腹冤熱而痛出白。冤熱煩熱也。邪聚下焦。瘦出白濁。以熱結不散。虧蝕真陰。如蟲之吸血。故名曰蠱。然此猶可及治也。弗治。腎傳之心。則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癰。心主血脈。心病則血燥。故筋脈相引。手足攣掣。是以癰名。邪氣至心。其病已極。使天于一周。則五藏之氣皆息。故死。此病之次也。

有病癰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此病在腎。名爲腎風。如有水狀。謂癰然浮腫。似水而非也。脈大者。陰虛也。脈緊者。寒氣也。身無痛。形不瘦者。邪氣不藏。不在表也。腎邪反尅于脾。故不能食。腎既尅脾。勢必至犯心。犯心則神氣失守。故善驚。驚而心氣痿弱。不能復。是水火俱困矣。故死也。

有內傷而適與風邪會。因加而發者。不離屏蔽而病。此皆常有所傷也。或傷濕而留于分肉血脈。或墮恐惡血。留而不去。或卒然喜怒不節。則氣有所逆。或飲食失宜。則內有所傷。或寒溫不時。致腠理閉而衛氣不通。其開而冒露于風寒。則邪在前。風寒繼之。二者相值。則血氣凝結。故爲寒痹。其

或有因熱而行出受風者。雖非外感之賊風。而邪氣因加而發。亦所謂合邪也。

邪氣傷人。各有所入。要歸於三部。三部之風。各不同。或起于陰。或起於陽。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至於淫佚。不可勝數。然受病之始。只此三部。故風雨寒暑。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兩虛相得。乃客其形。是以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下中分爲三員。

寒 按內經風門所述病機。委曲詳盡。理宜復有寒門。以悉病源。今書止存熱病一章。且以爲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以爲類傷寒。則知前此有正傷寒可知。緣其所失三卷。與奇恆六十首者。并失之。後人見仲景法與熱病不合。而所以治寒者。亦不止傳經。蓋仲景時必見全書。而叔和不察。遂以熱病條冠仲景傷寒之首。而以傳經之法。混亂諸條。由今于本經散見者。有曰氣盛身寒。得之傷寒。風邪篇曰。中于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于頰。則下少陽。此豈在傳經之例。寧謂風然而寒。獨不然歟。仲景曰。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亦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此與氣盛身寒。得之傷寒。合符。寒爲陰邪。故不能卽熱。寒令氣逆。故體痛。嘔吐。以營中寒。故脈陰陽俱緊也。又曰。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觀此則奈何以熱病一條冠傷寒哉。叔和不能述仲景而以己意亂其文。引此條以壓之。使後人不知內經

之文亡。而仲景補之之妙。豈非千載之罪人乎。

熱病一門。帝問以爲傷寒之類。其非謂傷寒止于熱病。特帝以熱起見而問傷寒之變熱者耳。蓋六日遍六經者。熱之勢盛而易于入經者也。熱病不止傷寒。而以傷寒爲重。故首舉六經傳變之條。然傷寒變熱爲有陽氣。熱雖盛不死。此見傷寒之未變熱者。陰寒慘毒不可言無事。况兩感于寒。則表裏陰陽俱受哉。後人又有言兩感不死而可以有治法者。以此人內傷極重。適與外感寒會。故如是耳。然亦危矣。若真兩感。則必無治法也。

有熱勝而陰虛。正氣虛不能勝熱者。病亦死。內經曰。有病溫。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陰氣不守而陽邪入之。則陰已散越。故曰陰陽交。又有汗出復熱不能食。脈躁盛狂言。此亦死。蓋汗生于精。精生于穀。令邪氣爭而得汗。是精勝也。精勝當能食而不復熱。乃輒復熱者。邪勝也。邪勝不能食。是精無裨也。如是而脈躁盛狂言。脈不勝病。故躁盛失言。故狂言。所謂見三死而不見一生。何以生耶。

熱病其脈色相勝。見真陰不守。病若兩感者亦必死。爲其無內也。內經曰。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其榮顴者。太陽熱。赤色當見于顴。而榮未交。以傷衛而未及于營。其時若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蓋其所以然者。太陽之脈浮。厥陰之脈弦而細。以病言。太陽爲頭痛腰脊強。厥陰爲煩滿囊縮。今以太陽熱病。與厥陰爭見。此爲陰陽俱病。夫六經熱。

病之序。始太陽。終厥陰。今始終爭見。故當不及期而死。熱病內連腎。外見少陽之脈色。少陽之脈色。榮顯頰前。此熱病也。榮未交。可得汗而已。若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熱病連腎。本經連腎也。其熱之脈色。榮顯前。是少陽外見。汗之可已。而獨與少陰脈爭見。夫少陽之脈弦。少陰之脈沈微。與上條皆所謂陽病見陰脈也。厥陰作晦明。少陰主裏。二陰爲陰之根柢。兩陰脈見于熱病。則真陰絕矣。真陰絕則不待行其經盡之三日者。半期也。

五藏熱病。在經不已而犯及藏。則藏病見。藏病見。遂有死期。如肝熱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厥陰之熱。起於下焦。故小便先黃。上逆於腹。故必致腹痛筋弛。故多臥。火生於木。故身熱。此厥陰之在經者也。不已則邪入于藏。于是邪正相勝而爭。氣爭于肝。則肝氣亂。故狂言而驚。以肝病主驚。厥也。肝脈布膈。故脅滿痛。熱極陽勝而淫于四末。故手足躁擾。其邪乘土犯胃。則胃不和而臥不安。此則肝病甚矣。庚辛死者。邪進而勝正。敗于尅也。

心熱病。則下脈厥而上。上則下脈虛。虛生脈痿。樞折挈。脛縱而不任地。夫心主血脈。心爲血養。則不熱。不熱則心脈恬和。而得下交於足三陰。今心氣熱。則火獨上炎。其下行於陰之脈皆逆而上。故下虛而生脈痿。凡四支關節之處。其樞折而不能提挈。足脛縱緩而不能任地也。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脾熱。熱必上行。令陽明經之

在頭面者必先病。此頭重頰痛也。頰心者。脾熱及胃及心也。顏青者。木邪勝而見侵於陽明之部也。脾燥不運。則胃亦不和。故欲嘔。身熱者。一身之肌肉熱也。熱至此。則熱淫所勝而乘腎。故熱爭則腰痛不可俯仰。腹滿泄者。土壅故滿。協熱故泄。兩頰痛者。陽明絡也。若逆甚。甲乙死。

肺熱病者。先浙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肺主皮毛。熱則畏寒。故起毫毛。惡風寒。肺絡胃。中焦熱入胃。故舌黃。身熱。至熱甚而與藏氣爭。則氣逆喘咳。痛走膺背。且不得太息。頭痛不堪。蓋喘逆在肺。則肺氣不得下行。而三陽俱壅于上。故痛苦不堪也。又汗出而寒者。以熱邪在肺。皮毛不斂也。

腎熱病者。先腰痛。脞痠。苦渴欲飲。身熱。熱至於腎。其熱深矣。水失其職。必先見其部。腰與脞。腎部也。無水故腰痛脞痠。熱而虛則必引水自救。故苦渴欲飲。身熱陰鏘而營熱也。熱爭則項痛而強。脞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頭痛。員員澹澹然。戊己死。蓋熱爭則外及於表之太陽。故項強痛。內甚於裏之少陰。故脞寒且痠。此痠復加以寒者。陰無氣以充也。足下熱者。熱起湧泉。水空之候也。不欲言者。丹田之氣不贍也。員員澹澹。無所依薄之貌。陰虛無氣。傷及心神也。





# 內經博議卷四

新安 東逸羅美炭生甫著

青田包元吉校訂  
紹興裘吉生參閱

## 逆病部下

### 厥逆痺病第五

厥 厥之有寒熱者。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人之陰陽元氣皆起於下。故少陰之上名爲太陽。以真陽之生本於陰也。太衝之地名曰少陰。以真陰之歸根在腎也。夫陽氣自上而下。今衰於下是不下矣。不下是寒獨治也。陰氣自下而上。今衰於下是不上矣。不上是陽獨勝也。然陽勝而又必起于下者。足五指之表爲三陽之所起。而足下足心又爲三陰之所聚。足心則少陰腎之湧泉也。陰氣既衰而陽勝。陽乘陰位。故熱厥必從足下也。凡人病陰虛者。足心必熱。此其證也。寒厥起於足下。久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以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陽氣衰則陰氣勝。陽不勝陰。其厥反從陽分而上。故必超于五指而上寒至膝。然其寒也非從外入。皆由內而生也。凡人病陽虛者。必手足多寒。皆從指端始。此其證也。顧二厥之成。鑿其由則皆以陰虛寒厥之故。以其人質壯。秋冬奪於所用。既於陰盛時多慾不休。以奪質中之精氣。則精虛於下。而其氣將取足於上。是以下氣上爭。上而不下。故不能復其陽氣。於是

氣去則陽虛。寒氣因而上逆。又以精虛無火。不能固脾元。而氣衰於中。中氣不能滲榮其經絡。於是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熱厥之由。以酒入於胃而傷脾陰。脾陰傷則陽氣入而精氣竭。精氣日竭。不能榮其四支。而又數醉飽。以入房。使氣聚脾中而不得散。酒氣穀氣相搏。熱盛于中。故熱徧於身。內熱而溺赤也。要此寒熱二厥。一由恃壯奪於所用。故陽衰而爲寒。一由數醉入房。故精竭而爲熱。唯其傷真元。乃有是病。後世不詳。但以手足寒或以脚氣爲厥者。大謬。今人多不知此證。而指爲中風。夫風病多經絡之受傷。厥逆由真精之內奪。若以風治厥。更謬之謬矣。厥有腹滿而暴不知人者。以陰氣盛於上。則不守於下。而脾腎肝足三陰之氣不化。故腹滿脹。陽氣盛於上。則下氣并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而神明失守。故暴不知人。

陰陽不從則氣逆而上。故手足十二經皆有寒熱之厥。若巨陽之厥。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胸仆。太陽爲陽之極盛。其根起于足少陰。其氣必得陰而下行於足。令虛則逆而上盛。故腫首頭重。上逆則不能下行。故足不能行而發爲胸仆也。胸仆。目眩猝倒也。

陽明之厥。癩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妄言。陽明乃氣盛血多之經。令氣勝其血。則陽邪實。陽邪實則神明亂。故癩疾走呼也。氣盛不行而在腹。故腹滿胃逆。故不得臥。面赤而熱。陽明脈在面也。妄見妄言。神明之亂。更甚於走呼矣。

少陽之厥。暴聾。頰腫脅痛。腑不可以運。少陽起於下而與厥陰之氣並行。故其經和而無病。今少陽之厥。是相火上炎而無陰也。其脈入耳。故暴聾。脈下頰車。故頰腫。皆火症也。脇痛。其部氣逆而不和也。腑不可以運。則少陽不能及下矣。

太陰之厥。腹滿臌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臥。陰爲陽根。而陽爲陰使。三陰不能副陽。則三陽厥。三陽不爲陰使。則三陰亦厥。太陰雖陰盛。而常乘少陽之氣以爲和。今太陰獨陰無陽而不能下行。則陰自上逆。脾既不運。胃氣亦留而不行。故腹滿臌脹也。不能行氣於三陰。則腎氣亦不效用。故後不利也。不欲食者。中氣壅也。食則嘔者。氣壅金逆也。不得臥者。胃不和則臥不安也。

少陰之厥。口乾。溺赤。腹滿心痛。少陰兼水火陰陽二氣。若失其所以涵藏。其氣必偏發而上。故少陰恆兼寒熱二厥。且又爲十二經厥逆之主也。經曰。少陰不至者。厥也。不至亦兼水火。今此厥者。陰虛火厥也。少陰脈循喉。故口乾。與膀胱相絡。故熱入膀胱而溺赤。不爲胃關而上行。故腹滿。不貢精于心。而反上乘於心。故心痛。

厥陰之厥。少腹腫痛。腹脹。溼溼不利。好臥屈膝。陰縮腫。肱內熱。厥陰陰之絕。晝而不絕者。爲陽生也。今虛而爲純陰。則無氣。是以當其部位。少腹腫痛。純陽結而不舒。故腹脹。不舒則下焦之氣亦不化。故溼溼不利。肝主筋。筋無氣。故足軟。好臥而屈膝。脈環陰器。故陰縮腫。當所過脈不行。故肱內

熱蓋鬱則熱也。

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手太陰爲元氣之主。虛則不能治節而苦氣上逆。故虛滿而欬。虛滿者。上焦之滿。虛而無實也。滿則欬矣。善嘔沫者。其脈循中焦胃口。逆則精不能散。故嘔沫也。

手心主少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二經屬火。爲神明之府。血脈之主。今俱厥逆。則陰精無以承陽矣。陽獨亢則自焚。故心痛也。其系皆上挾喉。故痛引喉也。身熱者。血脈贖脹也。心爲藏府之大主。逆之則死。

手太陽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俯仰。小腸經爲心之下流。屬帶脈之間。其氣若逆。則必使其經俱逆。小腸經主目之內外。皆故泣出。又皆入耳。故耳聾。從缺盆循頭。故項不可顧。小腸連挈丸屬脊。故腰不可俯仰。

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痺。隘腫。瘕。手陽明爲胃之下流。手少陽爲胃之孔道。其氣皆逆。必從其經上逆。大腸之脈。上頭貫項。三焦之脈。出缺盆上項。故皆發喉痺。隘腫。瘕。以致手臂肩背強直也。

有厥逆而爲頭痛數歲不已者。以其人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以腦爲主。故寒逆而泣於腦。今頭痛齒亦痛。是邪之逆於上也。故亦名厥逆。

有厥逆而病在太陰。盛在胃。頗在肺者。其爲痛。死不治。太陰脈細如髮而身熱如炭。頭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一日數十溲。夫太陰脈微細如髮。而又一日數十溲。此藏氣不足。中氣不攝。溲便爲之變也。乃熱留在胃。

陽明方盛。見於人迎。身膺則如炭如烙。此爲陽不入陰。故盛在胃。惟陽不入陰。故太陰細微。喘息氣逆。頗在肺也。欲寫其邪。則陰虛於裏。欲補其虛。則陽實於外。所謂不表不裏。陽證陰脈之類也。故死不可治。

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此厥逆也。治之須弁其氣而治之。腫痛滿脹。皆在上中二焦。此爲陰弁於陽。下逆於上。正所謂厥逆也。治之之法。不可灸。以有餘於上。灸之則以火濟火。陽極乘陰。陰不能支。當失聲爲瘖。亦不可石。以陽弁上。則下虛。刺之則陽氣去。上下俱虛。神失其守。故必爲狂。惟俟其既逆之後。其氣弁而漸通。然後隨其盛衰而調之。庶可無偏絕之患也。

痹。內經曰。病在陽曰風。病在陰曰痹。故痹也者。風寒濕雜至。犯其經絡之陰。合而爲痹。痹者閉也。三氣雜至。壅閉經絡。血氣不行。故名爲痹。以風勝者爲行痹。行痹者。走注歷節疼痛之類也。寒氣勝者爲痛痹。以寒凝氣聚。壅而不行。痛不可忍。所謂痛風也。濕氣勝者爲着痹。重着不移。或頑木不仁。多發於肌肉。濕從土化也。然而三氣之合。有輕有重。故有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濕之異。其痛者。寒多則血脈凝滯。故必爲痛。其不痛不仁者。痛久入深。營衛行澁。經絡時疎。則血氣衰少。而滯逆亦少。故不痛。皮膚不榮。血氣不至。故不仁。其寒者。其人陽氣少。而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其熱者。其人陽氣多。而陰氣少。陽與病氣勝。而陰不勝。故熱。陽勝其陰。而陰不能榮。故燥。其逢濕之甚。與寒相感者。則陽少。而陰盛。故多汗而濡也。而其不痛者。則又有五痹。在於骨則重。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

在於筋則屈而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於皮則寒。蓋筋皮肉血脈之間。得痹則氣緩。故雖痹而不得爲痛也。是以凡痹之類。逢寒則筋攣如蟲縮。逢熱則弛縱筋緩也。然痹之所由成。其風寒濕三氣。每各以時而遇。冬氣在骨。以冬遇爲骨痹。春氣在筋。以春遇爲筋痹。夏氣在脈。季夏氣在肌。秋氣在皮。皆以主時之氣相遇而受。而皮肉筋骨脈又各有五藏之合。苟五者受而不去。則必內舍於其合。而五藏之痹起矣。

五藏痹者。皮肉筋骨脈。痹不已。將復感於邪。而內舍五藏。遂爲五藏之痹。肺痹者。煩滿喘嘔。痹既入藏。則藏氣閉而不通。本氣不能升舉。肺職治節。痹則上焦不通。而胃氣逆。故煩滿喘而嘔也。

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噤乾善噫。厥氣上則恐。心合脈而痹。入之則脈不通。不通則心氣鬱。故心下鼓暴。鼓暴則上氣而喘也。噤乾善噫。以心脈起心中。上挾胃挾咽也。厥氣上則恐。心火衰而邪乘之。故神怯而恐也。

肝痹。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爲引如懷。肝藏魂。血和則魂安。今肝痹則氣血兩衰。故魂不歸而多驚也。肝內熱而脾不淫精於肝。故渴而多飲。肝熱下乘膀胱。故數小便也。上爲引如懷者。經絡有氣無血。故上下相引而血不得赴。若結於中而如有所懷也。

脾痹。四肢解惰。發欬嘔汁。上爲大塞。又經曰。太陰有餘。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四肢解惰。則肉痹之類也。脾痹者。本藏不足。不能散精。反上壅於

肺。故發欬。上焦不通。故嘔汁。甚則否塞爲大塞也。

腎痹。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善脹者。陽明之氣下行。腎爲胃之鬪。痹氣在腎。腎氣不行。是陽明逆也。故善脹。腎爲作強之官。痹則足攣而不能伸。故尻代踵。身僂而不能直。故脊代頭。

腸痹者。數飲而水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腸痹兼大小而言。一腸病痹。則下焦之氣熱鬱不化。故雖數飲而水不得出。水不出則本末俱病。故與中氣喘爭。其清濁不分。故時發飧泄。

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澁於小便。上爲清涕。胞。膀胱之胞也。氣閉。故按之內痛。水閉不行。故畜熱若沃湯。且小便澁也。太陽之脈。從巔絡腦。故上爲清涕也。

凡七情過用。則亦能傷藏氣而爲痹。不必三氣入舍於其合也。所以然者。陰氣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故氣不養而上逆喘息。則痹聚在肺。憂思過用。則痹聚在心。不謹而遺熱陰莖。以成淋。則痹聚在腎。用力不息而致乏竭。則痹聚在肝。營衛之氣不行。以致肌絕。則痹聚在脾。蓋七情過用。而淫氣能聚而爲痹。以躁則消陰故也。其客於六府者。亦以飲食居處爲其病本。然後風寒中其俞而內應之。是以循其俞而各舍於其府也。諸痹惟風勝者易已。寒濕留滯不已。亦益入內不易行也。入藏者死。真陰已傷也。留連筋骨脂而痛久邪深也。留皮膚者易已邪淺也。

十二經筋之病。支轉筋痛。皆曰痹者。緣其經筋在外。其病不及經隧之營



氣。故藏府亦無涉焉。此惟風寒濕三氣得以病之。故按爲四季之痹以見其所感之由。然而三陰手足之筋。皆內結於胸腹背膜之間。其爲病則有異焉。如足少陰筋主癰瘰及瘰。足厥陰之陰器不用與不起不收。手厥陰之舌卷。手太陰之息賁隘急吐血。手少陰之伏梁吐膿血。雖屬筋痹病。而已動藏府之氣矣。

諸痹不已。亦益入內而傷藏氣。然有三陰三陽應之。而爲有餘不足者。有曰厥陰有餘病陰痹。不足病生熱痹。滑則病狐風疝。澹則少腹積氣。澹與滑者。其脈之現於其部。而知其有餘不足者也。厥陰位下焦而總諸筋。有餘則爲陰痹者。不壅而不升。則邪鬱陰分。故病陰痹也。若不足則虛而生熱。故病熱痺也。其脈見滑。是邪有餘也。病狐風疝。其疝如狐而數變如風也。疝在前陰少腹之間。肝氣鬱於此。正當其部。蓋卽陰痺也。其脈見澹。爲氣虛血滯。故邪氣留止而爲積聚。亦所謂熱痹也。

少陰有餘。病皮痺。癢溼不足。病肺痺。滑則病肺風疝。澹則病積澁血。少陰爲君火之氣。有餘則剋金。肺合皮故皮痺。癢溼不足。則不能溫金。故病肺痺。若脈滑則心火不勝水。邪使鬱而實於肺。故病肺風疝。風則肺動。疝則肺聚也。脈澹則爲心血不足。火收於內而入胞絡與小腸。故病積與澁血也。

太陰有餘。病肉痺。寒中不足。病脾痺。滑則病脾風疝。澹則病積心腹時痛。至陰爲濕土之氣。位處中焦。邪入之而有餘。是濕壅於中。脾主肉。脾濕不

運。故爲肉痺。中風濕則陽明之火不能揚。故寒中。若不足則脾自受之。故成脾痺。蓋本氣窒而不行也。脈滑者水濕壅土。當爲癩腫重墜之病。亦病在濕也。脈澹者積而不運。滿於中州。故心腹時滿也。

陽明有餘。病脈痺。身時熱不足。病心痺。滑則病心風疝。澹則病積時善驚。陽明爲燥金之氣。肺應之而燥有餘。則傷及血脈。故病脈痺。燥傷陰。則病內熱。故身熱。肺爲心行脈者也。若不足則心脈反窒。故病心痺。脈滑者風燥合邪而傷肺傷血。將心氣抽掣而不得散。故病心風疝。澹則金擊斂而不舒。而脈爲之不行。故病積善驚者。木侮金也。

太陽有餘。病骨痺。身重不足。病腎痺。滑則病腎風疝。澹則善時巔疾。腎氣應太陽。太陽之氣有餘。則浸淫及骨。故爲骨痺。水邪盛則作強之官弛。故身重不足。則本藏先受。故爲腎痺。腎痺者。足緩脈緩而精不固也。滑脈見則太陽之風寒合邪。故病腎風疝也。澹則邪痺太陽經脈。當見有積而又善時巔疾也者。陽氣不通巔頂。故常風痛也。

少陽有餘。病筋痺。脇滿不足。病肝痺。滑則病肝風疝。澹則病積時筋急目痛。相火之氣犯陰。則肝受之。若邪有餘。則火風傷筋。故筋痺。部在脇肋。故脇滿不足。是肝藏本虛。故成肝痺。肝痺者。肝氣鬱而血不榮筋之症也。脈滑爲風熱合邪。故病肝風疝。淫氣聚筋而寒熱往來。抽掣相引者是也。澹則血滯。故病積。肝主筋而開竅於目。故筋急目痛。

已上六氣犯陰犯陽之痺症也。人身陰陽。外應六氣。則六氣有時而內淫。

亦因藏府除陽之有餘不足。而外邪得以留之。此於運氣之外。又有所留。爲陰陽之痺也。脈滑爲邪氣有餘。故留滯爲風疝。風謂其動。疝謂其聚也。瘡爲本氣不足。故不能勝邪而爲積。疝與積。槩指其聚。而積者非特。前陰少腹之病也。

## 瘧瘵效病第六

瘧。瘧疾皆生於風。得之夏。傷於暑。暑氣舍於營。令人汗孔疎。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淅滄水。寒舍于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行陽。夜行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入。是以日作。作則陰陽上下交爭。虛實相傾。故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勝則骨寒而痛。此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陰氣逆極。則後出之陽。併於陽。則陽勝。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有間日而作者。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陰爭不得出。是以間日。其日晏日早者。邪客於風府。循膂而下。其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邪則日下一節。故作晏。二十五日下至骹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下。其氣復上行。九日出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早也。其間日作者。邪氣內薄。五藏橫連募原。道遠氣深。故其行遲。而不得與衛皆出。唯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不論日與間日。唯瘧氣隨經絡以內薄。必俟衛氣應。乃作。足以早晏隨之也。其先寒後熱者。遇夏氣悽愴之水寒。寒者陰氣也。秋

傷於風。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後熱。名曰寒瘧。其先熱後寒者。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後寒。名曰溫瘧。有但熱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瘧。其病之發。如火熱如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毋刺熇熇之熱。毋刺渾渾之脈。毋刺漈漈之汗。以其病逆不可治也。唯當其未發陰陽未并。因而調之。眞氣得安。邪氣乃已。然瘧亦有不必應暑者。其病異形反四時也。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以四時之氣。寒熱各有相反。皆能爲瘧也。

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骨髓之中。至春而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腠理發泄。兼有用力。邪乃與汗皆出。斯時陰虛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人人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溫瘧先熱後寒也。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入舍之。陽氣盛而不衰。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合分肉之間。令人銷鑠肌肉。故爲瘧瘧也。

瘧之所發。六經皆有見症。足太陽之瘧。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熇熇然。熱止汗出難已。邪在三陽。盛於表。汗不易收。故曰難也。

足少陽之瘧。身體解體。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解體謂倦甚。不耐煩勞。不甚寒熱者。病在半表裏也。湯湯邪在膽而怯也。少陽主木火。故並多於寒。且汗出甚。

足陽明之瘧。先寒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陽明熱盛之府。而寒反勝之。故先寒久乃熱。熱去則邪衰。故汗出。喜見日月火者。陽明而受陰邪。故喜煖也。

足太陰之瘧。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脾喜樂。病則否。上焦痞塞。故好太息而不嗜食。太陰主裏。邪不易解。故多寒熱而汗出。脾病及胃。故病至善嘔。嘔已乃衰。

足少陰之瘧。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少陰主裏。病則陰邪上衝。故嘔吐甚。腎病見陰虛。陰虛則熱多寒少。在陰則欲閉戶牖而處。腎爲至陰之藏。而邪居之。故病難已。

足厥陰之瘧。腹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瘧狀。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厥陰環陰器。抵少腹。布脇肋。故爲腰腹小便之病。凡小水不利。爲瘧如瘧狀者。病不在水而在邪氣之陷。急欲數便也。肝氣不足則恐懼。悒悒者。不暢之貌。

瘧邪之深。亦能爲五藏瘧。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肺爲心之蓋。邪寒乘所不勝。故令人心寒。寒甚復熱。心氣受傷。故善驚而有所見。

心瘧者。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瘧邪在心。故煩心欲得水以解也。心本陽藏。爲邪所居。則陽虛陰盛。故反寒多不甚熱。肝瘧者。色蒼蒼然。善太息。其狀若死。蒼肝色也。肝鬱則氣逆。故太息。木病

則強。故狀若死。

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也。汗出。脾至陰。而瘧邪居之。故令人寒而腹痛。寒已而熱。則脾氣行。故腹中鳴鳴也。熱則陽氣外達。故汗出而解也。

腎瘧者。洒洒然。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洒洒。寒慄貌。腎脈背脊開竅於二陰。故腰脊痛而大便難也。眴眴。視不明貌。水虧也。手足寒。陰之厥也。

胃瘧者。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胃爲六府之長。故獨言之邪。在陽明則胃痛及脾。故善飢而不能食。支滿腹大也。

凡治瘧先發如食頃。過之則失時也。

瘧。瘧爲五藏皆有之症。熱傷血脈。則皆能發爲皮毛血脈肌肉骨髓之瘧。然其證必以肺爲主。肺爲一身元氣之主。而職行治節。苟金清而氣行。則一身之皮血筋肉骨皆得其宜。何瘧之有。唯邪熱乘金。肺先受剋。則肺熱葉焦。徵之於外。則爲皮毛虛弱急痹而着。是則熱邪傷肺。必及於筋脈肉骨而痛生瘧。而其所以得之者。以肺爲藏之長。爲心之蓋。凡一應煩勞房室傷精。必至傷氣。傷氣則唯肺受之。且心火上乘。肺氣虛而受乘於火。則金病而發爲喘鳴。金失肅清。火留不去。故肺熱葉焦。五藏因肺熱自病。而氣不得行。故發爲瘧。然瘧以肺爲主。而經論治瘧獨取陽明者何也。蓋陽明爲肺之母。而爲五藏六府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

利機關。又衝脈爲十二經之海。主滲灌溪谷。與陽明合於宗筋。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唯其陽明虛。則宗筋弛。故致足痿不用。是以欲除肺熱。必先除陽明之熱。而養其陰。調其虛實。和其逆從。則病自已矣。

五藏痿症。自肺熱葉焦皮薄着而下。有脈痿肉痿筋痿骨痿之不一。脈痿者。心氣熱則脈下厥而上。樞折挈脛縱不任地。又得之悲哀太甚。陽氣內動。則心下崩。數血瘦。肉痿者。胃乾而渴。肌肉不仁。又漸於濕而有所留。亦痺而不仁。筋痿者。筋膜乾。筋急而攣。又入房太甚。宗筋弛縱。亦發筋痿。及爲白淫。骨痿者。腎氣熱骨枯而髓減。腰脊不舉。及遠行勞倦。陽氣內伐。則足不任身。此五痿者。必外徵之於色。肺熱色白而毛敗。心熱色赤而絡脈溢。肝熱色蒼而爪枯。脾熱色黃而肉蠕動。腎熱色黑而齒槁。

欬。欬之一症。內經以皮毛爲肺之合。皮毛受邪。入而從其合。又內則寒。飲食入胃從肺。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內外合邪。因而客之。則爲欬。然肺爲五藏之華蓋。五藏各以時受病。雖非肺之所受。而皆能各傳以與之。故五藏時盛於寒。邪氣雖微。必傳於肺而爲欬。欬之則六府所受之。是以五藏六府皆有欬。而肺欬乃兼有五藏六府之證也。

肺欬者。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吐血。肺主氣而司呼吸。故病則喘息有音。吐血者。隨欬而出。其病在肺。嘔與血不同。

心欬者。欬則心痛。喉中介介然如梗狀。甚則噎腫喉痺。本經既病。上挾於

咽。故喉中妨礙而梗介。甚則爲腫痺也。

肝欬者。欬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胠下滿。欬在肺而肝部本經之病仍見。故名肝欬。肝脈布脇肋。故脇下痛不可轉。轉則氣逆而胠下滿也。

脾欬者。欬則右脇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痛引肩背者。脈從胃別上鬲也。陰土之氣應坤而出於西南。故右脇下痛也。動則欬劇者。脾喜靜而不欲動也。

腎欬者。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腰背相引。腎脈貫脊也。腎主涎而脈循喉嚨。故甚則欬涎。

五藏之咳。更能移於六府。脾欬不已。則胃受之。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胃受脾邪而不能容。必氣逆作嘔。長蟲。蚘也。嘔甚則蟲隨氣上也。肝欬不已。則膽受之。咳嘔若汁。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欬而遺矢。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欬而失氣。與欬俱失。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欬而遺溺。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欬而腹滿不欲飲食。欬而不已。則上中下三焦俱病。出納升降。皆失其宜。故腹滿不能飲食。此皆聚於胃。鬲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聚胃鬲肺者。胃爲五藏六府之本。肺爲皮毛之合。自外自內。皆不能去此二藏也。陽明脈起於鼻。會於面。肺亦開竅於鼻。而主氣。故使人多涕吐。而面浮腫。又氣逆也。然內經之欬。皆謂風寒傷皮毛。寒飲食傷胃。傳肺使肺寒而內外合邪。又五藏非時受邪。亦能傳以與之。諸條皆以外邪



傷肺傳肺而效。則凡五藏內傷。非待之熱而火上炎。亦必傳於肺無疑矣。又腎水與肺金爲子母。則病每相鬪爲本末。於是寒熱水火兩證。如腎火虛。水泛則侮肺盜肺。而爲寒痰上壅之效。腎水虛。火沸則挾肝刑金。而爲肺痿喉痞之效。他若龍火起。肝挾心。火上逆而效。脾氣不運。上焦不通而咳。胃受飲食之火。上通于咽而效。以火移肺而效。此又五藏非時之熱。能移於肺之咳。其發亦兼五藏之見症。與風邪不殊。不可不察也。治之之法。自表入者。宜辛溫發散。自內傳者。其陰已傷。陰虛於下。則陽浮於上。水涸金枯。治宜甘以養陰。潤以養肺。而兼治根本之真陰。則肺自寧矣。然形氣病氣俱虛者。又當培補其中氣。而命門陽虛不能納氣者。則亦當溫氣以化水。不然無濟也。

脹卒痛腸癖如瘧積消痺病第七

脹 鼓脹之因。經以病。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又曰。五藏陽已竭。又曰。合之於真。三合乃得。夫厥氣在下者。此病根也。人身上下。陽布陰生。則肺行而腎納。何有厥。厥氣在下。此肺不行而腎失納也。大氣既厥。則營衛之流行經絡者留止。而無根之陰氣。於是逆上。與真氣相搏。寒氣留而不行。乃合爲脹也。又藏陽卽光氣。運之氣。今藏陽已竭。則諸停而不行可知也。又曰。合之於真。三合而得。經既以脹爲衛逆於營。而曰三合而得。則雖在血脈而合經絡合藏合府。固陰陽俱有矣。然而要言之。則厥氣在下。此脹之本也。故診之其脈大堅以瘻者。脹

也。大者邪氣之盛。堅者邪氣之實。兩氣相攻。脹而已成。故其脈大堅。此厥於陽而實也。瀯者氣血之虛。不能流利。此陰氣之衰。陰氣真氣也。此厥於陰而虛也。陰虛陽堅。中氣已損。其脹必矣。是以瀯而堅者。知其爲陰在藏。大而堅者。知其爲陽在府。皆以三合而得。於是有脈脹。膚脹。五藏脹。六府脹。而又有水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之別。要在明知逆順。補虛瀉實。所謂其道在一也。

五藏六府。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色循脈。衛氣之逆爲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爲膚脹。夫營行脈中。其精專。未必卽脹。衛則悚疾滑利而行分肉。故必由衛氣之逆而後病。及於營。則爲脈脹。是以凡脹皆發於衛。若衛氣逆而並於脈。復循分肉之間。則爲膚脹。然脹無常所。既脹於皮膚。則排藏府而廓胸膈。凡膻中心主之宮城。胃之太倉。咽喉小腸之傳逆。胃之閭里門戶。及五竅廉泉玉英之津道。無不受脹也。故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嗽。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惋。體重。不勝衣。臥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腎。中央然。腰髀痛。胃脹者。腹滿胃皖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則滄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腹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癢。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而不堅。膽脹者。脇肋下痛。口中苦。善太息。水脹之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腫脹。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水與膚脹。下六事。病異而形相似。宜有以別之。目之下爲目窠。頸脈之陽。明人迎也。水邪乘胃。故頸脈動。水之標在肺。故時欬。厥陰邪結於陰分。故陰股間寒。按水囊必隨手而起。故病水者亦若是。

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蹙蹙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寒氣客於皮膚。則陽氣不行。氣在氣分。故有聲。若鼓。氣本無形。故不堅。氣無所不至。故腹大身盡腫。若因於水。則有水處。腫。無水處不腫。然有水則皮澤而薄。無水則皮厚。氣在膚腠。按而散之。不能粹聚。故窅而不起。腹色不變者。皮厚故也。

鼓脹者。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色蒼黃者。赤皮厚腹也。卽不變之義。但腹有筋起。爲稍異耳。此病亦在氣分。故名鼓脹也。

腸覃者。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因有所繫。着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大如雞卵。及其成也。如懷子之狀。大者離藏。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覃延布而深也。寒氣與衛氣畜積不行。汁沫所聚。留於腸外。致癥積瘕肉生。離藏者。越藏也。然邪客于腸外。不在胞中。故無妨于月事。

石瘕者。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卽血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行。皆生於女子。可導以下。胞。卽子宮也。男女皆有。男謂精室。女謂血海。寒旣相搏。則子門閉塞。卽血留止。其堅如石。故曰石瘕。此妨月事。唯女子有之。

石水一症。岐伯本章無答。必闕文也。陰陽別論曰。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其義卽此。述見陰陽中。

按內經治腫脹。首義以去菟陳莖。開鬼門。潔淨府。去菟陳莖者。開其鬱積也。開鬼門。發汗也。潔淨府。利水也。其治以表裏上下分消爲主。而至真大要論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水熱穴論曰。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聚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內經之言鼓脹。不惟五藏六府。凡五運六氣。司天在泉。勝復淫鬱。無不皆有。然無有不干於脾肺腎三藏者。蓋脾主運化精微。肺主氣而行治節。腎主五液而行水。故五氣所化之液。悉屬於腎。五液所行之氣。悉屬於肺。轉輸二藏。利水生金。悉屬於脾。所以腫脹之生。無不由三者之失職。然又必先由腎氣不足。下氣厥上。三合而成。故其症虛實不倫。實中有虛。虛中有實。行其實當顧其虛。補其虛毋忘其實。而卒歸于大補脾腎以培根本。則得之矣。張介賓脹論。可以熟玩。姑舉其要附此。

卒痛 卒痛諸症。種種不同。皆本寒邪之入經脈。環周不休。變而積留凝泣。或在脈外。或在脈中。或在腸胃膜原。或在衝脈。或在厥陰。或在小腸。膜原絡血之中。或五藏陰氣厥逆。或從腸胃厥逆而上。或留爲痺熱。堅乾於小腸。是以前證多端。在脈外者。卒然而痛。得炁則痛立止。惟重中於寒。則痛久不散。在脈中者。與炁氣相薄。則脈滿。故痛不按。甚則寒氣稽留。炁氣從上則脈充大。而血氣亂。故痛甚不可按。在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

引故痛。按之則血氣散而痛止。在衝脈者。隨腹直上。寒逆而不通。故喘動應手。其在夾脊者。其氣深。按亦不及。按無益也。其客背俞者。脈泣血虛。血虛則痛。而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若按之則熱氣至而痛亦止。客於厥陰之脈者。厥陰部脇肋小腹。血泣脈急。故脇肋與小腹相引而痛也。客于陰股上及少腹上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若寒氣客于五藏。其陰氣厥逆上泄。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也。至氣復反則乃生矣。客於腸胃。則厥逆上出。故痛而嘔。客於小腸。不能成聚。故腹痛後泄。又稽留其熱於小腸。則溼熱焦渴腸中。痛而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然此皆寒氣也。寒不入則脈不澹。脈不澹而氣乃流通矣。其徵於色部者。白爲寒。青黑爲痛。亦視而可知也。其痛處。脈堅而泣。及陷下亦捫而可得也。治此者。溫之而已。其熱而閉者。斟酌下之而已。然有裏虛而痛者。陰不足也。非養陰不可。上虛而痛。心脾傷也。非補中不可。下虛而痛。脫泄亡陽也。非速救溫補命門不可。此又以溫而兼補之治也。孰云痛無補法哉。

腸僻 腸僻之成。以陰不勝陽。陽入陰而乘之。使熱鬱下焦。傳道之官失職。久而乃成。成則數欲大便而不得快。或刮積而痛。或下僻僻聲。聚如蟹澹其病。如今之痢。實痢之別種也。痢以暑邪及夏月飲食滯膩停積而成。及秋而發。亦有非時而發者。此非腸僻之厲也。腸僻起足三陰厥熱。留滯與手少陰手厥陰熱邪移下而大腸受之。故其症雖與痢同。而實爲諸陰根柢之邪所致。何則。陰者地氣也。其氣主內。若起居不時。飲食不節。積慮

房勞皆足傷陰。陰傷則一身之陽襲而下陷。因入五藏而乘陰位。陽陷于陰而不得舒升。則膜滿閉塞。久爲腸癖。夫下氣厥而上。陽不勝陰。則爲腹脹。陰自乘陰。寒氣聚沫。留着則爲癖積。唯五藏陰傷。陰不勝陽。遂致陽陷下焦而阻其傳道。是以爲腸癖也。經曰。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癖爲痔。此症以熱鬱食塞。陽氣不能流散而下乘尻陰。故爲痔。痔亦腸癖之類也。推此可以知矣。然其症傷陰特甚。故多下血。而唯腎傳脾者爲最甚。以酒色兩傷之故也。顧心肝癖亦下血。而以酒傷脾者爲酒積。所謂下白沫者。如酒積之類。下純血者。如手少陰足厥陰則乘之類。下膿血者。如腎移脾之類也。大約治法。腸胃自傷者。調節飲食。升其陽氣以和其陰。自肝來者。於土中瀉水。自腎來者。溫養命門。以升中土。此其法矣。

如瘧。如瘧者。內因正氣不足。肝脾相乘。傷於營衛。而厥陰少陽心主寒熱。又以司天六氣勝復會遇之時。因而感發。如有瘧狀。或一日發。或間日發。大約陰氣多而陽氣少。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其發日近。此勝復相搏。盛衰之節。應亦同法。蓋寒熱者。陰陽之氣也。遲速者。陰陽之性也。人之陰陽。則水火也。營衛也。內而心腎不交。木土相剋。則水火營衛。偏勝不和。陰陽和則血氣勻。表裏治。陰陽不和。則勝復之氣。會遇之時刻。制見矣。陽入之陰。則陰不勝陽而爲熱。陰出之陽。則陽不勝陰而爲寒。以陰陽之多少。爲發作之遲速。然所謂正瘧亦同者。陰陽出入之理也。其不同者。有邪無邪之辨也。有邪則但由營衛之相會以爲止作。無邪則直由水火之

爭勝以爲盛衰。一在治邪。一在持正。症同而治各不同矣。

積。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又曰。卒然多飲食。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腸絡傷。則血外溢。陰絡傷。則血內溢。爲役血。故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又曰。內傷於憂恐。則氣上逆。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且外中下寒。與此偕厥。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滯著而不去。則積皆成矣。夫經絡之氣。得寒則厥。內傷肝腎脾。外厥寒氣。兩厥別先逆於下。而爲足。愧。肢節痛而不便利也。于是足脛寒。血氣凝滯。漸入腸胃。腸不化氣。而腸外汁沫迫聚不散。兼卒暴多食。使腸胃運化不及。汁溢膜外。與血相搏。又或起居用力過度。絡傷血動。瘀血得寒。則食積血積所不免矣。

消痺。消痺之名。消則消鑠肌肉。痺爲內有鬱熱。五藏之脈皆以微小者爲消痺。是五藏之精氣不能充滿于營。而內有鬱熱以鑠之也。故診以脈實大者爲順。雖病久可治。若脈虛小堅。則精枯血竭。不能耐久矣。蓋消痺之疾。皆起於不足。是以靈樞言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痺。夫皆柔弱者。云是天元形體不充也。大氣不足。五藏氣餒。則陰虛生內熱。內熱不解。則外消肌肉。若肥貴人。則膏粱甘脆。發熱以致之。亦謂之消痺。此病與三消異。蓋此以心腎肝三經之陰虛生熱所致。故所謂熱中消中者。其不可服芳草石藥也。若服之。則擾其發癩。發狂。使急疾堅勁之氣。激之爲剽悍。不重使木剋土。盡乎。故經以爲服此者。甲乙日更論也。

內經消自爲一種。卽後世所謂三消也。如氣厥論之肺消鬲消。奇病論之消渴。此上消也。多飲而渴不止者也。脈要精微論。痺成爲消中。師傳篇胃中熱則消穀。令人善飢。此中消也。瘦便頻而膏濁不禁。肝腎主之。此下消也。夫三消之成。皆以水火不交。偏勝用事。燥熱傷陰之所致。而要之五行之氣相乘。陽勝固能消陰。陰勝亦能消陽。如風木乘二陽胃爲肌肉風消。心移寒於肺。飲一溲二爲肺消。則亢陽之衰而金寒水冷之爲也。故由其燥熱傷陰而氣不化水爲消。亦由陰邪偏盛。陽不帥陰而水不化氣爲消。其謂一也。

痺又爲一症。有脾痺。有膽痺。脾痺者。口甘肥美之所發也。肥令人內熱。甘令人中滿。中滿鬱熱。其氣上溢。轉爲消渴。內經治之以蘭。除陳氣也。蘭草性味甘寒。能利水道。其清氣能生津止渴。可除陳積蓄熱也。膽痺者。口苦。以肝取決於膽。而數謀慮不決。則膽氣虛。虛則其氣上溢。而口爲之苦。膽之脈會於咽也。

### 疝伏梁狂癩癘黃疸血枯病第八

疝 六經皆有風疝。疝者。痺氣不行而聚起之謂。其脈必滑。而疝必兼風者。疝症必動而聚。動則兼風。而聚則爲疝。故脈必滑也。然內經獨拈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則後世之言疝者本此。而疝亦不一也。有狐疝。以其出入不常也。有癰疝。以其頑腫不仁也。有衝疝。以其自少腹衝心而痛也。有厥疝。以積氣在腹中而氣逆爲疝也。有瘕疝。以少腹窵



熱而痛出白。名曰蠱者也。凡此諸疝症。皆病在中極之中。少腹之間。總諸陰之會。而上於關元。無不由任脈爲之原。夫前陰少腹之間。乃足三陰陽明任衝督脈之所聚。故其疝症。又有少陽有餘病筋痺。而及肝風疝者。此少陽相火犯陰。傷筋而動肝木之風。因聚爲肝疝者也。又太陽與腎風寒合邪傷陰。而聚於腎爲腎風疝。又厥陰有餘病陰痺。滑則病狐疝。厥陰位下焦。總諸筋。其氣壅而不升。則陰痺。而脈見滑爲狐風疝。蓋諸症其來不一。而總見於任脈之間。以任總諸陰之所聚故也。乃其症一由於熱。一由於寒。一由於虛。一由於勞。而犯陰傷筋則同。故其病皆在陰。其傷皆在筋。其動如風。其結如山。所以有疝之名也。後世妄立疝名。而不明其所由。若靜究所以。則治法固可瞭然矣。

伏梁 經中有伏梁二種。皆居胃之原。而當腸胃之外。連三陰衝帶之間。一爲裹大膿血。一爲寒厥成積。以其伏而在下。故名曰伏。強梁堅硬。故名曰梁。又以天樞之中。橫居其際。故亦名爲梁。其裹大膿血。在少腹上下左右。皆有根系。延積既久。根結自深。其下行者。能下膿血。上行者。能迫胃脘。苟居臍上。則漸逼心肺。故爲逆。唯居臍下者。其勢猶緩。故爲從。此不易治。若妄攻以奪胃氣。徒傷無益。而又害之也。一症身體髀節皆腫。環臍而痛。此亦在衝脈之分。而結於臍腰。病在胃之原。所謂下氣海也。其病爲風根。卽寒氣而厥之成積者也。其積之成。使腎家水寒之氣。壅而不得行。故身體髀節皆腫。而又環臍痛也。此爲陰陽之積。不當妄動妄下。妄下則愈傷。

其陰。陰傷則積氣愈壅。而水道不利矣。

狂。狂之爲病。先自悲也。善忘。善怒。善恐。少臥不飢。已而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又好歌樂。妄行不休。多食。善見鬼神。此則得之有所大恐。大憂。大喜。失神之所致也。至若陽明之外感病。亦能發狂。上屋登高而呼。棄衣而走。罵詈不避親疎。此則邪奔於陽。則狂。亦曰重陽。則狂也。然彼以心疾。此以熱病。陽明爲心君之所居。熱奔其部。勢必及之。故亦失神也。又以心腎不交。二陰二陽皆交。至病爲腎之水窒。而龍火逆上。與陽明之熱交并。亦能使神惑志失。而爲癲疾爲狂。罵詈妄行。此所謂腎精不守。不能主裏。使心火自焚也。又有所謂怒狂者。陽氣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而狂。亦所謂陽厥也。治之以生鐵落爲之飲。且奪其食。則病已。以奪食。則不長氣於陽。而鐵落能下氣已。

癲。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啼呼喘悸。反僵。而及骨與筋脈皆滿。故骨顛疾者。顛齒諸俞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冤。筋顛疾者。身卷。學急。脈顛疾者。暴仆四肢之脈皆脹。而縱脈滿。苦嘔多沫。氣下泄者。皆不治。顛頗與癩瘕相似。而不同者。以無暫止也。大約肝病居多。先不樂。肝乘心也。頭重痛。肝氣上瀕也。視舉。肝之目系急也。目赤。火也。啼呼喘悸。肝滿乘心而惑志失神也。反僵。則急在筋也。其筋骨脈皆滿。則與癩瘕同。但無止時耳。乃脈大滑者。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者。陽搏於陰。而脈滑陰猶盛也。故久自已。小堅急。肝之真藏見矣。故不治。嘔多。沫。氣下泄者。嘔

多爲胃氣逆。沃沫爲脾已弛。氣下泄。則腎關已不守。二者俱無胃氣。故死不治。又曰。虛則可治。實則死。虛者謂脈緩而不堅急也。實則弦急生機絕矣。

癰 考內經癰症之條。二陰急爲癰厥。心脈滿大。癰瘰筋攣。肝脈小急。癰瘰筋攣。足少陰筋病生癰瘰及瘰。是其症在腎氣之厥。而邪傷在陰與筋也。腎氣主少陰與樞。少陰逆而樞失。則氣塞於經而上行。少陰脈系舌本。塞則喉音隘不容發。故聲若羊豕。然經時必止者。氣復反則已。是以不與顛同也。其爲心脈滿大而癰瘰者。腎逆而心火鬱。故滿大。逆於肝者。緣肝陰先不足而腎氣逆之。故肝脈小急。亦癰瘰筋攣。肝陰虛。故小。腎逆於肝。故急。凡癰必兼瘰。而曰二陰急爲癰厥者。以少陰厥而後癰也。又陽維從少陰至太陽。動若肌肉痺及下部不仁。又若顛仆羊鳴。甚者失音。不能言。陰維從少陽斜至厥陰。動若顛癰僵仆羊鳴失音。蓋陽維維于諸陽。而從少陰至諸陽。是陰爲陽根也。根出少陰。故能維於諸陽。而少陰陰邪從而至於諸陽。故能塞諸陽之會。而動若肌痺不仁。又若顛癰羊鳴失音。失音者。少陰不至則爲瘖也。陰維從少陽至厥陰。是陽爲陰鼓也。動在少陽。故能鼓諸陽而爲維。而少陽既衰。陰邪遂壅。亦能全塞諸陰之會。而筋絡相引。故亦動若癰癰僵仆羊鳴失音。此雖不拈少陰而厥陰之方。亦少陰之失樞也。觀此則諸癰可以意識矣。

黃疸 疸以目黃。已食如飢。溺黃赤。安臥者。名曰黃疸。而論疾診尺篇曰。

身病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然疸有三。其候心中熱。足下熱。爲酒疸。已食如饑。善消穀食。爲胃疸。所謂穀疸也。又有穀疸脈小而澀。不嗜食者。言中寒也。其女勞疸者。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卽發熱。膀胱急。小便自利。女勞疸也。三疸證稍異。而以目黃身黃爲中州瘀熱不行。外痺中熱。溺黃赤爲主。然其膀胱急而小便自利者。乃爲傷陰傷腎。其治當別。不可以酒疸穀疸同治也。

血枯 血枯一症。內經述一病源以爲榜樣。而曰胸脇支滿。妨於食。病至先聞腥臭。出清液。唾血。四肢清冷。頭目眩暈。時時前後血。此名血枯。支滿。滿如支鬲也。肺主氣。其臭腥。肝主血。其臭臊。肺氣不能平肝。則肝肺俱途於上。濁氣不降。清氣不升。故聞腥臭而吐清液也。唾血。血不歸經也。四肢清冷。氣不能周也。頭目眩暈。失血多而氣隨血去也。血氣既亂。故前後陰血不時見。而月信反無期也。夫腎主閉藏。肝主疎泄。此症不惟傷腎。而且傷肝。至其久則三陰俱虧。所以有先見諸症。終必至於血枯。月信斷也。丈夫犯此。亦不免爲精枯。所謂勞損之屬也。然其症與血隔相似。皆經閉不通之候。而枯與隔相反。隔病發於暫。或痛或實。通之則血行。枯則衝任內竭。必不可通者也。唯養陰補氣。使其血充可耳。

### 附錄

#### 張子和九氣感疾論

萬物之在天地間也。咸以氣而生。及其病也。莫不以氣而得。夫天地之氣。

常則安。變則病。而况人稟天地之氣。五運迭侵於其外。七情交戰於其中。是以聖人奮氣如持至寶。而軒岐所以論諸痛皆因於氣。百病皆生於氣。遂有九氣不同之說。氣本一也。

因所觸而爲九。所謂九者。怒喜悲恐寒暑驚勞思也。其言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逆上。王註曰。怒則陽氣逆上而肝木乘脾。故甚則嘔血及飧泄也。喜則氣如志達。營衛通利。故氣緩。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恐則精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王註云。恐則使精却上而不下流。下焦陰氣亦迴環而不散。故聚而脹也。然上焦固禁。下焦氣還。故氣不行也。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王註云。身涼則衛氣沈。故皮膚之理及滲泄之處皆閉密。而氣不流行。衛氣收斂於中而不散也。暑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出。故氣泄。王註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故熱則膚腠開發。營衛大通。津泄而汗大出也。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勞則喘息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王註云。疲勞役則氣奔速。故喘息氣奔。速則陽外發。故汗出。內外皆踰越於常紀。故氣耗損也。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王註云。係心不散。故氣亦停留。素問論九氣甚明。其論所感之疾則甚略。惟靈樞論思慮悲哀喜樂愁憂盛怒恐懼而言其病。其言曰。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腠脫肉。毛痺色夭。死於冬。脾憂愁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魄亂。四肢不舉。毛痺色夭。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

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不舉。毛瘁色夭。死於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萃焦。毛瘁色夭。死於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善忘其前。腰脊不可俛仰。屈伸毛瘁色夭。死於季夏。腎恐懼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靈樞論神意。魂魄志精所主之病。然無寒暑驚勞四症。余以是推而廣之。怒氣所至。爲嘔血。爲飧泄。爲煎厥。薄厥。陽厥。爲胸滿脇痛。食則氣逆不下。爲喘陷。煩心。爲消痺。爲肥氣。爲日暴盲。耳暴閉。筋解發於外。爲疽。癰。喜氣所至。爲笑不休。爲毛髮焦。爲內病。爲傷氣不收。甚則爲狂。悲氣所至。爲陰縮。筋攣。爲肌痺。脈痿。男爲數便血。女爲血崩。爲酸鼻。爲辛額目昏。爲少氣不足。以息。爲泣。則臂麻。恐氣所至。爲破。膈。脫肉。爲骨酸。痿厥。爲暴下。汗水。爲面熱。膚急。爲陰痿。爲懼。而脫頤。驚氣所至。爲潮。涎。目。震。口。吐。爲癡。癩。不省人。僵仆。久則爲痛痺。勞氣所至。爲咽。嚏。爲病。促。促。爲嗽。血。爲腰痛。骨痿。爲肺鳴。爲高骨壞。爲陰痿。爲唾血。爲冥視。耳閉。男爲少精。女爲不月。衰甚則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思氣所至。爲不眠。爲嗜臥。爲昏瞽。爲中痞。三焦閉塞。爲咽。噎。不利。爲臍。脾。嘔。苦。爲筋。痿。爲白淫。爲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爲不嗜食。寒氣所至。爲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下利。清白。吐利。腥。穢。食已不飢。堅。痞。腹。滿。急。痛。癥。瘕。疝。屈伸不便。厥逆。禁固。熱氣所至。爲喘。嘔。吐。酸。暴。注。下。迫。轉。筋。小。便。渾。濁。腹。脹。大。而。鼓。之。有。聲。如。鼓。瘡。疽。瘍。疹。癰。氣。

結核。吐下霍亂。昏鬱腫脹。鼻塞欬嘔。血溢血泄。淋閉。身熱惡寒。甚則昏癡。目不明。耳鳴或聾。躁擾狂越。罵詈驚駭。禁慄如喪神守。氣逆衝上。噎腥涌溢。食不下。跗腫痠疼。暴瘖暴死。暴病暴注。凡此九者。內經有治法。但以五行相勝之理治之。夫怒傷肝。肝爲木。怒則氣併于肝。而脾土受邪。木太過則肝亦自病。喜傷心。心爲火。喜則氣併於心。而肺金受邪。火太過則心亦自病。悲傷肺。肺爲金。悲則氣併於肺。而肝木受邪。金太過則肺亦自病。恐傷腎。腎屬水。恐則氣併於腎。而心火受邪。水太過則腎亦自病。思傷脾。脾屬土。思則氣併於脾。而腎水受邪。土太過則脾亦自病。寒傷形。形屬陰。寒勝熱則陽受病。寒太過則陰亦自病。熱傷氣。氣屬陽。熱勝寒則陰受病。熱太過則陽亦自病。凡此七者。更相爲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愴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謔浪狎褻之言娛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汚辱欺罔之言觸之。思可以治恐。以慮彼忘此之言奪之。此凡五者。必詭詐譎怪。無所不至。然後可以動人耳目。易人視聽。若非有材有識之人。亦不能用此五法也。艮可以治寒。寒在外者。以焯針熨灸汗之。寒在內者。以熱食溫劑平之。寒可以治熱。熱在外者。以清房涼榻薄衣。及清利汗之。熱在內者。以寒飲寒劑平之。唯逸可以治勞。經曰。勞者溫之。溫謂溫存而養之。若以爲溫藥誤矣。岐伯曰。以平爲期。亦謂休息之也。唯習可以治驚。經曰。驚者平之。平謂平常也。夫驚以其忽然而遇之也。使習見習聞則不驚矣。此九者。內經自有是理。庸工廢而不行。今代劉河

間治五志獨得言外之意。謂五志所發。皆從心造。故凡見喜怒悲恐思之症。皆以平心火爲主。至於勞者傷於動。動便爲陽。驚者駭於心。心便屬火。二者亦以平心爲主。今之醫者。不達此旨。遂起寒涼之謗過矣。

繆仲醇陰陽藏府虛實論治

陽虛。卽真氣虛。其證惡寒。或發熱。自汗。汗多亡陽。然陽虛不發熱。單惡寒者居多。治宜甘補溫熱。

陰虛。卽精血虛。其證爲咳嗽多痰。吐血咯血。嗽血。鼻衄齒衄。盜汗自汗。發熱寒熱潮熱。骨乏無力。不眠氣急。腰背痛。治宜生精補血。氣清虛熱。斂攝。酸寒甘寒甘平鹹寒。略兼苦寒。

表虛。其證自汗惡風。洒淅寒熱。善就溫煖。脈浮無力。治宜甘酸補斂。益氣實表。

裏虛。其證洞泄。或完穀不化。心腹痛。按之卽止。或腹脹。或傷寒下後痞滿。治宜溫補。甘溫佐以辛熱。

陽實。卽表邪熱盛。其症頭痛寒熱。遍身骨痛無汗。治宜辛寒發散。天寒略加辛熱。辛溫佐之。

陰實。卽裏實外感證。屬邪熱內結者。其症胸腹鞭痛。手不可近。大便七八日不行。或挾熱下利。治宜下。苦寒鹹寒甘辛。

陽厥。卽熱厥。其證四肢厥。身熱面赤。唇燥大渴。口乾舌苦。目閉或不閉。小便赤澀短少。大便燥結。不省人事。治宜下。清熱。甘寒苦寒鹹寒。有挾虛有



痰者。宜麥冬竹瀝蘆根汁梨汁牛黃童便。如婦人熱入血室。因而厥者。藥中以童便爲君。加赤芍生地牛膝丹皮桃仁。甚者大便燥結。加芒硝大黃下之。通卽止。

陰厥卽寒厥。其證四肢厥逆。身冷面青。嗜臥。手指爪青黯。腹痛。大便澹或完穀不化。小便自利。不渴。不省人事。治宜補氣溫中。甘溫辛熱。

上盛下虛。屬陽盛陰虛。治宜降。益陰。甘寒酸寒。佐以鹹寒苦寒。下盛上虛。屬陰盛陽虛。治宜益氣升陽。甘溫甘辛。

心虛入證。治宜補血。甘溫酸斂。佐以鹹寒。鎮墜。驚邪。屬心氣虛。經曰。驚者平之。宜降。清熱豁痰。平瀆瀆。屬心氣虛。有熱亦宜降。清熱豁痰。不得眠。屬心。血虛。有熱。治宜斂。養陰。血清熱。心煩。屬心。血不足。心澹澹動。盜汗。屬心。血。甘平甘酸。參用不得眠中諸藥。怔忡。屬心。血不足。心澹澹動。盜汗。屬心。血。虛。汗者。心之液也。宜補斂。清虛熱。甘酸甘平甘寒。苦寒鹹寒。伏梁。屬心。經氣。血虛。以致邪留不去。治宜活血涼血。散熱通結。辛鹹。

心實。卽實火實熱五症。治宜降火清熱。苦寒以折之。辛寒以散之。甘寒以緩之。鹹寒以潤之。謔語。屬心。家初熱。舌破。屬心。火。煩躁。屬心。家邪熱。及心內。火炎。自笑。屬心。家有熱邪。發狂。屬心。家有邪熱甚。煩屬心。躁屬腎。

肝虛十證。治宜辛散甘緩。胸脅痛。屬肝。血虛。與肝氣實。因而上逐。宜降氣。養血和肝。辛甘平緩。轉筋。屬血虛。宜酸辛甘平。目光短。屬肝。血虛。及腎水不足。眞陰虧。宜補肝兼滋腎。甘溫益血。甘寒除熱。目昏。屬肝。血虛。有熱。兼

腎水眞陰不足。目翳屬肝熱。兼腎水不足。宜補肝血。除熱退翳。亡血過多。角弓反張。屬肝血虛。有熱宜補血清熱。甘寒甘溫酸寒鹹寒辛潤。少腹連陰。作痛按之則止。屬足厥陰經血虛。宜同角弓反張。偏頭痛屬血虛。肝家有熱。不急治之。久之必損目。宜養血清虛熱。甘寒酸寒辛寒。目黑暗眩暈。屬血虛。兼腎水眞陰不足。宜養血補肝清熱。甘寒甘平酸寒苦寒。肥氣屬氣血兩虛。肝氣不和。逆氣與瘀血相併而成。宜和肝散結氣。兼行氣血凝滯。甘溫甘平。肝實五證。宜清熱降氣。苦寒辛寒甘寒酸寒。善怒。怒則氣上逆。甚則嘔血反飧泄。宜降氣清熱。甘寒鹹寒酸寒。且佐以辛散。善太息。忽忽不樂。脇痛嘔血屬肝氣逆。肝火盛。肝血虛。發搐屬肝家邪熱。熱則生風。風主掉眩。故也。宜清熱降氣。利小便。緩中。目赤腫痛屬血熱。宜涼血清熱。甘寒苦寒酸寒。

脾虛十二證。宜甘溫。佐以辛香酸平。飲食勞倦傷脾。發熱。宜補中益氣。甘溫升酸。飲食不消化。屬脾氣虛。宜益其氣。甘溫甘辛。傷食必惡食。宜健消導。甘溫辛香。如腹痛大便不通。宜下。枳實檳榔厚朴大黃。元氣虛人不可下。宜加參朮。傷肉食。輕者。宜蒜。山查兼黃連。重者。宜礬。紅棗肉爲丸。服二錢。不可過。終身忌蒼麥。傷麪食。宜炒萊菔子。停飲爲恣。飲湯水或冷茶。冷酒所致。宜健脾利水。淡滲兼辛散。水腫屬脾氣虛。宜補脾益氣。燥濕利水。辛香甘溫。佐以淡滲。脾虛中滿屬脾氣虛兼脾陰虛。晝劇夜靜屬脾氣虛。宜補氣健脾。甘溫淡滲。佐以辛香。夜劇晝靜屬脾陰虛。宜補脾陰。兼制肝

清熱。甘平。酸寒。淡滲。噎膈屬氣血兩虛。由於血液衰少而作。痰氣壅遏所成。宜降。清熱潤燥。甘溫甘平以益血。略佐辛香以順氣。脾泄屬氣虛。宜溫中。補氣升清。甘溫甘平。佐以辛香。兼有濕及痰。經年不愈。糞色白者。須服九製松脂。健忘屬氣血兩虛。宜益脾陰兼補氣。酸斂甘溫甘寒辛平以通竅。倦怠嗜臥屬脾氣不足。宜補氣兼健脾。甘溫辛香。腹痛按之則止屬脾血虛。宜益氣補血。甘溫酸平。痞氣屬脾虛及氣鬱所致。宜健脾兼散結滯。甘溫辛香。

脾實。即濕熱邪勝六證。宜除濕清熱。利小便。辛散風燥。苦寒。蠱脹由於脾家濕熱積滯。或內傷瘀血。停積而成。宜除濕清熱。利小便。消穀易飢屬脾家邪火。宜清火除熱。生津液。益脾陰。甘寒苦寒酸寒。口唇生瘡宜甘寒酸寒。苦寒辛寒。口糜宜同唇瘡。中消屬脾家實火。宜同唇生瘡加入參。濕熱腹痛按之愈甚。宜利小便。兼升提。苦寒不愈者。加熟大黃。即土鬱則奪之義也。

肺虛七證。宜清熱降氣。酸斂潤燥。胸喘屬肺虛有熱。因而壅痰。宜降氣消痰。辛涼甘寒苦平。欬嗽吐血痰屬肺熱甚。宜降氣清熱。潤肺生津液。涼血益血。甘寒甘平鹹寒。佐以苦寒。聲啞屬肺熱甚。宜同咳治。咽喉燥痛屬水涸。火炎肺熱之極也。此症法所難治者。肺痿屬肺氣虛有熱。龜胸屬肺熱有痰。息賁屬肺氣虛。痰熱壅結所致。宜降氣清熱。開痰。佐以散結。參東垣息賁丸治之。

肺實入證。宜降氣散閉。甘寒苦寒。佐以辛散。喘急屬肺有實熱及肺氣上逆。宜同肺實。加桔梗甘草括樓仁玄參青黛。氣壅屬肺熱氣逆。同肺實。聲重痰稠屬肺熱。肺癰屬肺熱極。宜清熱消痰。降火解毒散結。甘寒苦寒辛寒。肺脹悶屬肺熱。同肺實。吐膿血血痰咳嗽血屬肺家火實熱甚。此正邪氣勝則實之謂。宜清熱降氣。涼血豁痰。喉癰屬肺熱。宜同肺實。加鼠粘子玄參射干。上消屬肺家實及上焦熱。宜降氣清熱。補肺生津。甘寒苦寒酸寒辛寒。

腎虛。即腎水真陰不足十八證。宜滋陰潤燥。生精補血除熱。甘寒酸寒苦寒鹹寒。腎虛腰痛屬精氣虛。骨乏無力屬陰精不足。腎主骨故也。骨蒸潮熱屬精血虛極。以致陽無所附。虛火上炎諸症。皆同腎虛。傳尸勞。宜除熱益陰殺勞蟲兼清鎮。五心煩熱爲真陰不足。夢遺泄精屬腎虛有火。宜滋陰生精。補血除熱。酸斂佐以瀉精。小便短澀。熱赤頻數。屬腎虛有火。宜同腎虛。溺有餘瀝屬氣虛。宜同腎虛。以五味子黃柏人參爲君。加兔絲子覆盆子爲臣。益智爲佐。如覺平日肺家有熱。或咳嗽有火者。忌人參。用沙參。瀉血血淋屬腎虛有火。熱傷血。不宜同腎虛。加側柏阿膠茅根地黃戎鹽蒲黃之類。傷精白濁屬房勞過度。以致精傷流出似白濁症。宜同腎虛。五淋屬腎虛兼有濕熱。宜同腎虛。加清濕熱。精塞水竅不通屬房慾不禁。或思慾不遂。或懼泄忍精。或老人氣不足以逐精出竅。宜行敗精。壯實人兼泄火。老人宜兼補氣血。外治用吮法。齒浮真牙搖動。及下齦軟或齒頰。腎

虛有熱。宜益陰涼血固腎。應以地黃黃柏五味子爲君。桑椹牛膝沙蒺藜鹿茸天冬爲臣。龍骨牡蠣爲使。下滑屬腎陰虛火伏下焦。宜清熱及峻補真氣。潤兼酸斂。宜以黃柏五味子生地天門冬人參爲君。石斛牛膝知母人乳及童便爲臣。地骨皮青蒿側柏葉爲佐。善恐屬腎氣虛。腎藏志故也。宜補強氣志。辛平甘溫。佐以辛香。陰竅漏氣屬腎氣虛不固。腎主納氣。虛則不能納。故見是證。宜補真氣。酸斂固澁。參用腎虛諸藥。疝屬腎虛。寒濕邪乘虛客之所致。丹溪謂與腎經絕不相干者誤也。又有先因濕邪爲病。後成濕熱者。藥宜分寒熱先後二途。宜補氣通腎氣除濕。又有陰虛有熱之人病此。兼宜除熱。虛寒而痛。加桂苗香補骨脂仙茅。虛熱而痛。加黃柏車前子。濕盛者加朮。奔豚屬腎虛。脾家濕邪下傳客腎所致。宜補氣健脾。辛溫散結。參用東垣奔豚丸治之。

腎無實。故無治法。

命門虛。治元陽真火不足四證。宜益真陽之氣。甘溫鹹溫甘熱酸斂。陰痿爲命門火衰。下焦虛寒。宜同命門虛加海狗腎蛇牀子原蠶蛾狗陰莖等。清寒精薄屬命門火衰。陽氣不足。宜同陰痿。腎泄卽五更及黎明泄瀉者是也。亦名火疲泄。屬命門真火不足。宜益氣。甘溫酸斂畏寒足冷。宜同命門虛。

命門實二證。宜苦寒甘寒鹹寒。強陽不倒屬命門火實。孤陽無陰所致。此證多不治。宜同命門實加五味子童便生地黃。水竅澁痛屬命門實火。宜

清熱利竅。甘寒。苦寒。鹹佐。以淡滲。

小腸虛。宜補氣。甘溫酸溫。遺尿屬小腸氣虛。兼腎氣虛。宜同小腸兼固澀。小腸實。宜通利淡滲。苦寒。甘寒。鹹寒。小水不利。及赤或澀痛。尿血。宜同小腸實。

膽虛二證。宜甘溫。甘平。酸斂。佐以微辛。易驚屬膽氣虛。宜補膽氣。甘溫辛溫。酸平。病後不得眠。屬膽虛。治同膽虛。

膽實二證。宜和解。辛寒。甘寒。辛溫。苦寒。口苦耳聾脇痛。往來寒熱。宜小柴胡湯。隨所見兼症加減。鼻淵屬膽移熱於腦。宜清熱補腦。甘寒。甘平。佐以辛寒。

胃虛七證。宜益氣。甘平。甘淡。酸。胃弱不納食。及不思飲食。宜同胃虛。仍分寒熱治。胃虛嘔吐。宜分寒熱。霍亂轉筋。爲胃虛。猝中邪惡氣。及毒氣。兼有停滯所致。此轉筋與肝經血虛不同。宜調氣和中。辛散消導。由於暑必口渴。或口乾。齒燥。口苦。小水短赤。由於寒則小水清白。不渴不熱。絞腸痧屬胃氣虛。猝中天地邪惡穢污之氣也。鬱於胸腹之間。上不得吐。下不得泄。以致腸胃絞痛異常。胸腹驟脹。遍體紫黑。頭頂心必有紅髮。急尋出拔去之。急以三稜針刺委中。擠出熱血。即可蘇醒。次用新汲涼水。投入鹽兩許。恣飲。得吐瀉即止。委中穴在兩膝下彎橫紋中間兩筋之中。刺入一分。切忌火酒姜蒜。及穀氣米飲熱湯。入口即死。宜通竅辟惡。辛散鹹寒。煎藥亦宜冷服。中惡腹中疴痛。屬胃氣虛。惡氣客之所致。宜辟惡氣通腸胃。用辛

散反胃屬胃氣虛。宜補氣降氣。和胃清熱。酸斂以制肝。若因虛寒而得者。加生姜。中酒屬胃弱。宜養胃。酸辛散痰。

胃實六證。宜下。如邪未結。宜清熱發散。苦寒辛寒甘寒。譫語發狂發斑。棄衣而走。登高而歌。屬胃家邪熱實。宜同胃實。如大便結者。加芒硝。亟下之。發斑者。加鼠粘子。玄參。括樓根。多用石膏爲君。便結亦加大黃下之。口臭。數欲飲食。屬胃火。宜清熱降火。苦寒甘寒辛寒。嘈雜屬胃火。宜同口臭。略兼消導。口淡屬胃熱。宜同口臭。嘔吐屬胃火者。必面赤。小便短赤。或澀。大便多燥。口苦或乾渴。宜同胃實。加枇杷竹茹木瓜蘆根橘皮通草白茯苓。吞酸者屬胃火。宜同嘈雜。

大腸虛四證。宜補氣潤燥。甘溫。虛熱便閉不通。屬血虛。津液不足。宜生津液潤燥。涼血益血。虛寒滑泄不禁。屬氣虛。宜補氣升提。甘溫酸斂。腸鳴屬氣虛。宜同大腸虛。加柴胡升麻以佐之。脫肛爲氣虛兼有濕熱。宜補氣升提。除濕熱。外用五倍子傅之。

大腸實四證。宜潤下。苦寒辛寒。便鞭閉。宜同大腸實。加芒硝。豬膽。檳榔。郁李仁。石蜜。腸風下血。屬大腸濕熱。宜清熱涼血兼升。甘寒苦寒。臟毒屬血熱。宜同腸風。加忍冬。麥冬。地榆。蒲黃。腸瀉屬大腸實火。宜下。苦寒解毒。

膀胱虛三證。宜補氣。酸斂。小便不禁。屬氣血虛。宜同膀胱虛。加牡蠣。龍骨。鹿茸。桑螵蛸。雞陸。脛。頻數不能少。忍。加麥冬。五味子。黃柏。山茱。枸杞等。遺尿屬本經氣虛。見小腸虛條內。因膀胱虛亦能致遺尿。故復列此。膀胱氣

宜同症。

膀胱實宜潤。淡滲。癰閉屬膀胱實熱。同膀胱實。佐以升提。

三焦虛二證。宜補中益氣。佐以辛溫。腹寒屬中氣虛。同三焦虛。短氣少氣屬氣虛。宜補氣益精。甘溫甘寒酸溫。

三焦實三證。宜降。清熱調氣。甘寒苦寒鹹寒。喉痺卽纏喉風。屬少陽相火少陰君火並熾。經曰。一陰一陽結爲喉痺。一陰者少陰君火也。一陽者少陽相火也。宜辛散。佐以苦寒鹹寒。急則有鍼法。吹法吐法。急治用膽礬朴硝牛黃爲末和勻。吹入喉中。又法用明礬三錢。巴豆七粒去殼。同礬煨。礬枯。去巴豆。取礬細末。吹入喉中卽寬。頭面赤熱屬上焦火升。宜降。清熱。甘緩佐以酸斂。赤白遊風屬血熱。熱則生風。故善遊走。俗名火丹。小兒多患此。大人亦時有之。宜清熱涼血兼行血。辛寒甘寒苦寒鹹寒。宜兼外治。砭出熱血。及用漆姑草。慎花草。搗爛敷之。卽易愈。

東逸曰。認證精詳。治法穩當。但權衡藏府上下互取之法。不在是例耳。



裘吉生主編

珍本醫書集成

滕萬卿著

難經古義

世界書局印行

難經古義  
提要

難經古義二卷。日本膝萬卿撰。難經舊有滑壽難經本義二卷。所探凡十一家。誦習者皆以宏富多之。滑注多篤實。亦有隨文順釋者。是書所釋。時有新意。間視滑注爲勝。難經傳寫既久。文字恆有錯簡。膝氏爲前後移易。故編次亦異於舊本。明方中行喻嘉言。更迭傷寒論篇章。著傷寒條辨及尙論篇。此書以己意更易八十一難。蓋難經注家中之方喻已。

# 難經古義敘

史稱扁鵲飲上池水。視視垣一方。觀夫起甕尸。識趙夢。相桓侯也。蓋惟一長桑君之遇哉。若非有探賾於鼎湖。安能中其肯綮。世醫崇奉。素難。猶且疑岐扁之言。遑遑有所支離。以余觀之。抑在扁鵲。則支離其辭。而不支離其道。要之。不過干城軒岐。羽翼靈素。以補其闕。捨其遺焉爾。古之義也。予業軒岐之學。三十年於茲。講究難經。日盛一日。顧其爲書。編殘簡碎。非復扁鵲之舊也。注家因循。濫吹不勘。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亦唯人心如面。誰毀誰譽。夫醫之爲書也。要須理會。苟能若是。則所謂膺腸浣膜。非特傳奇。二豎六淫。何嘗申誕。乃至空洞之峻。垣平可覷。赤水之深。馮焉爲涉。隆隆而生於數千載之後。而推於數千載之前。極知僭踰。無逃壹是。皆因無所理會。吁嗟。道無今古。視古猶今。則今猶古。苟求其故焉。則上池可飲。垣方可洞。豈唯一長桑君之遇哉。亦豈唯起甕識趙相桓哉。孟軻氏有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果哉。未之難矣。略述端倪。題曰古義。寶曆庚辰春正月望信陽滕萬卿識

## 黃帝八十一難經序

黃帝八十一難經。是醫經之祕錄也。昔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

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蓋授黃公之術。洞明醫道。至能遙望氣色。徹視腑臟。燒腸剝胃之術。往往行焉。浮沈人間。莫有知者。勃養於慈母之手。每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爲不孝。因竊求良師。陰訪其道。以大唐龍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遇夫子於長安。撫勃曰。無欲也。勃再拜稽首。遂歸心焉。雖父伯兄弟。不能知也。蓋授周易章句。及黃帝素問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十五日而畢。將別謂勃曰。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針石之道。不可妄傳也。無猖狂以自彰。當陰沈以自深也。勃受命伏習。五年于茲矣。有升堂觀奧之心焉。近復鑽仰太虛。導引元氣。覺痺穢都絕。精明相保。方欲坐守神仙。棄置流俗。噫。蒼生可以救邪。斯文可以存邪。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非以徇名也。將以濟人也。謹錄師訓。編附聖經。庶將來君子有以得其用心也。太原王勃序。

右出于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五雜序類第一

附言八則

一斯書歷年之久。簡殘篇缺。曾經呂廣重編。文辭猶尙差池。且以數目蒙諸難字上。恐呂氏編次時所加。爲後世不可更易之式。願是古之所無也。今悉削去。

一難問難之難爲是。皇甫謐帝王紀曰。黃帝使扁鵲旁通問難八十一。蓋古之義也。滑壽彙攷中所載虞啟  
一二氏之說得之。

一說者言曰。難經乃燼餘之文。余迺謂不然。夫古籍舊典。不免乎散逸蠹魚之患。固其所。豈唯難經。雖素靈亦復爾爾。矧華佗焚活人書云云。則不可指爲難經。而後人動輒噴噴。以煨燼目之。故予言以雪其冤云。一難經一書。大月氏論辯靈素之奧。故其問答與內經異義者。前修稍疑其異。故徒依違等濫其說。不則仇視攻擊。或雞肋斯書。將厭厭以廢焉。是無他。不知其所以幹軒轅之蠱。鹵莽柄鑿。斷以臆度。不足論已。試舉一二。靈樞云。命門目也。難經以爲右腎。素問云。三部者頭及手足。九候九穴動脈。而難經以爲寸關尺浮中沈。其餘或衝脈並腎經。反爲胃經之類。每每若是。不暇枚數。學者察諸。

一余所撰注。耑晰所以立問答之由。若夫訓字釋名。諸家既已具。故不復贅。

一前代注家卷首。多圖各篇諸脈。以備初學便覽。余謂徒畫餅耳。安得知其真味哉。矧脈之爲物。其猶水邪。觀水有術。故聖人深得諸心。而象諸物。建名立號。欲令後人思以得之。圖豈能明之哉。學者莫按圖索驥。一全篇每句以白黑字分解者。白以彌縫正文語路。黑以直釋其義。蓋正文本簡古。故不介以字註。則其言難通暢。矧陰陽虛實字。最易混同。凡此書所謂陰陽。有指血氣言。有指經脈言。有指尺寸及表裏而言之。其虛實亦有邪正血氣之分。非添字註。何緣能別其義。覽者莫以白字解爲等閑看。

一八十一篇。闕文錯簡。十居其半。滑氏本義中。僅出闕誤十九條。其間所是正。或有未妥帖。余所撰次。備攷前後問答接續。私攷其簡編。設雖未必得其本色。寧使學者連讀易了爾。

# 難經古義卷之上

信陽 筑水 滕萬卿撰 蕭山 謝誦穆校訂

寫一難去聲曰。十二經(中)皆有動脈(處)獨照上取寸口。手魚後却行一寸即以決五

藏六府死生吉凶之(診)法。何謂也。然然熱語之然此書寸口者(諸)脈之大會

(地)手太陰(肺)之脈動也。素問云五味入口諸於胃以養五藏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

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又云氣口成寸以決死生

按此篇開卷第一義。寸口一名氣口。又名脈口。凡診脈之法。靈素所述。蓋非一道。或以氣口人迎言。或以三

部天人地言。或寸脈尺膚相對言之。人有腎原之氣。胃腸之氣。此難所言。獨主胃氣。蓋水穀入口。則脈道以

通。無病則冲和之氣自見。若有病則隨其邪之淺深。各為脈變。凡人身者。一原氣焉耳。故其有病也。諸經皆

為此變動。况肺朝百脈。脈會大淵。則全為胃氣之先容。此所以不取他脈。而獨取寸口。以決藏府之死生者。

然明診脈之要。專在此耳。

人一呼脈行二寸。左右各一寸半下同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

夜。凡一萬二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漏(刻)水下百刻。榮衛行(日)

(晝)一二十五度。行陰(夜)亦二十五度。為一(大)周也。故五十度復(回)會於

手太陰。大淵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診)法取於寸口也。

此承上節言。諸脈會於寸口。凡血氣之一周身者。以滴水計。則二刻。以息數。則二百七十。以脈度。則一十六

丈二尺。是特示晝夜五十營之理爾。若夫診脈之法。則素問所謂一呼再動。一吸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潤

以大息是也。蓋舉壯歲無病者。以為準焉。至若老幼。則無拘是法。嘗知老自老。幼自幼。固有血氣盛衰之分。而脈亦為之增減。故料五動內外。以定平脈。是言外之意也。且察脈之變。藉醫之氣息為法。故素問曰。常以不病調病人是也。此段雖未言及診脈之法。然其意亦暗寓中矣。

第二難曰。脈有尺寸。部二何謂也。然尺寸者。脈之大要會也。前曰大會此曰大要會可見要一字有差別從

關手腕後高骨處至尺（屬）是尺（膚）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大指掌骨際是寸口內陽

之所治也。故分寸（口）為尺。分寸（膚）為寸。故陰得尺（膚）內一寸。陽得寸

（口）內九分。動尺寸二部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此篇始以魚後一寸九分之動通稱寸關尺三部

按一難已舉一部寸口。以決藏府之死生者。以肺朝百脈。非若餘十一經之比。蓋取太極未分之象焉。此篇分寸尺立論者。脈中既有陰陽進退之理。故於一脈中分關前關後。以立尺寸陰陽之位。蓋見太極分焉兩儀之象也。故九為寸陽。十為尺陰。立關以為尺寸之界。合則一寸九分。即三指點按之位也。孫思邈以寸關尺三部。為岐伯之言。然內經無所見焉。其有尺寸之名者。尺是尺之膚肉。寸即寸口一部之脈。分寸口尺內為三部者。蓋難經之所創也。圭齋歐陽氏云。切脈於手之寸口。其法自秦越人始。斲水虜安常。亦謂越人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此說俱為得之。滑註所引。即釋字家說。非古義也。一二難統論建三部之義。

第十八難曰。脈經脈之脈有三部。部有四經。手有太陰陽明。足有太陽少陰。為上

下部。何謂也。然手太陰肺陽明大腸金也。足少陰腎太陽膀胱水也。金生水。水

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足厥陰肝少陽膽水也。生手太陽小腸少陰心

火。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爲上部。手心主包少陽三焦火。生足太陰脾陽明胃土。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

按此難見舊本第十八篇。以予觀之。正似錯簡在彼。何則。此難所言。蓋配列藏府部位於寸關尺者。明矣。一難始分三部。而未配藏府脈位。至三四難。則既論平病死等脈。所謂陰陽相乘。及心肺俱浮。腎肝俱沈等語。嘗按何處以得之乎。故移是難於此。則知三部各立藏府分配也。其分配之說。諸家紛紛。似不合於經意。予竊考寸關尺三部之診。八十一篇中。唯有左得之右得之。及右手脈等語。而未嘗聞有配列藏府於左右尺寸之說。如其左寸心右寸肺等說。西晉王叔和爲之嗜矢。唐宋元明諸家。咸從其旗號。愈穿愈鑿。愈繁愈雜。至若取素問尺內兩傍季脇云云一節。以爲三部左右分配之義。則大失古義。豈非一大吠虛。萬大傳聲邪。至明中葉趙繼宗李時珍輩。厭其繁蕪。略從簡約。雖然。趙氏唯得土主中宮之旨。李氏唯通部有四維之義耳。宋王誠叔獨謂以心肺俱浮。腎肝俱沈。脾在中州爲正。至於他分兩手部位。及藏府脈。並時分見於尺寸。皆以爲王氏脈經之非。可謂千古卓見矣。惜乎衆口燦金。遂使脫錐之才。坐下客之列。余善其說之近乎古。故時舉寓推轂之意云。

難曰。脈有三部九候。有陰陽。舊本四難有輕重。舊本五難有六十首。舊本十難有張世賢本有有字故之。舊本十六一脈變爲四時。舊本十五難離聖久遠。各自是其診法。何以別之。

按此問辭出舊本第十六難。然無答辭。疑是缺文乎。今考前後篇。推以移之於此。

脈有三部九候。各何主之。然二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沈也。上部寸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關。法人。主鬲以下。至臍之有疾。下部



尺法地。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也。審而刺之者也。

按此一節。出舊本第十八難中。脈有三部九候。如何主之十字。謝堅白以為衍文。然是特更端之辭。下篇多見此例。則置亦無妨焉。素問分頭面手足為天人地三部。每部候三穴。合為九候。而扁鵲便以寸關尺為三部。每部浮中沉。合為九候。義若相悖。然其致一也。蓋扁鵲之意。於內經諸篇。率皆去繁就簡。約示其義者。每每皆然。故在此篇。亦唯言兩寸法天。心肺主之。兩尺法地。腎肝主之。兩關法人。脾心包主之。審而刺之。言分三部九候而針刺之。

上部寸有脈。下部尺無脈。其人必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為害。所以然者。人之有尺。譬如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此一節舊本誤出于第十四難之末。今以文理考則當屬于上文。故稍移於此。

按此因上文言上下部脈自有本末之理。所謂上部有脈。下部無脈者。是主邪氣。故有未必有。無未必無。益是飲食隔塞中焦。不得磨旋。則上焦不滯。下焦不通。故脈溢上而侵心肺之分。是以其人嘗吐。然則上部有脈。是謂有邪脈也。其無脈者。亦嘗一旦隔塞而不見焉。若既有吐。則上下俱通。而其無脈處。還復相見。若夫不吐。則下焦無氣。而腎肝殆絕。故曰死矣。上部無脈。下部有脈者。是主正氣。故無是真無。有是真有。蓋雖上焦受邪。心肝為是漸虛。然下焦未衰。腎肝之氣。猶有茁然者。縱使枝葉枯槁。然根本既已有氣。則何死之有。故曰雖困無能為害。此篇有無二字。特有二義。若為一例觀之。則不啻局促不通。反失立論之旨。何者。下部已無脈。而上部獨有焉。則外關內格惟肖。上部脈絕。而下部獨見焉。則內關外格何別。滑註所載諸說。隨文

爲解。未曾免疑。學者審諸。

第五難曰。脈有陰陽之法。何謂也。然呼出心與肺。寸吸入腎與肝。尺呼寸吸。尺  
舊四難曰。脈有陰陽之法。何謂也。然呼出心與肺。寸吸入腎與肝。尺呼寸吸。尺  
之間。脾受穀味也。其脈在中。關浮者陽也。表沈者陰也。裏故曰陰陽也。心肺  
俱浮。何以別之。起一浮分爲兩象之間然浮而大散者。心也。陽中之陽浮而短澹者。肺也。陽中之陰腎  
肝俱沈。何以別之。又一沈分爲兩象然牢而長者。肝也。陰中之陽按之濡。舉指來實者。腎也。  
之陰。脾者中州。故其脈在中。不浮不沈陰陽界限故謂之中是陰陽之法也。

按此篇立論。心肺脈俱浮見寸。爲常腎肝脈。沈見尺。爲常脾脈。見於兩關。不偏不倚。故曰其脈在中。中者。關  
位也。此不言寸尺。專以呼吸言者。蓋前篇既論三部各配五藏位置。故此獨以呼吸言。越人曰。謂腎間動氣  
呼吸之門。則呼自齊下。闕屢諸藏。而出於鼻。吸亦自鼻孔入。達五藏。而極於齊下。所謂呼出心肺。吸入腎肝  
者。亦五文耳。自此而下。專言脈象。此篇先舉浮沈二脈。以示表裏陰陽。

脈有一陰一陽。沈滑一陰一陽。沈滑一陰二陽。浮滑長有一陽一陰。浮一陽二陰。沈

長沈一陽二陰。沈滑短如此之言。寸口三部有六脈俱動邪。然此言者。非有六脈  
時一浮

俱動也。謂浮沈長短滑澹也。上所謂六脈是也浮者陽也。滑者陽也。長者陽也。沈者  
陰也。短者陰也。澹者陰也。所謂一陰一陽者。謂脈來沈而滑。兼也。一陰

二陽者。謂脈來沈而長。兼也。一陰二陽者。謂脈來浮滑而長。變時一沈

本也以上三件脈狀陰脈爲體陽脈象見所謂一陽一陰者。謂脈來浮而澹。兼也。一陽二陰者。謂

脈來長而沈澹。兼也。一陽二陰者。謂脈來沈澹而短。變時一浮。本也此三件

脈來長而沈澹。兼也。一陽二陰者。謂脈來沈澹而短。變時一浮。本也此三件

盛陰脈各以其(部)經所在名病順逆也。陽位見陽脈陰位見陰脈是順

按因上節浮沈二脈并滑濇長短四脈凡此六者為脈之綱領而候之古之義也內經以緩急大小滑濇為六脈其義亦同各隨其時宜爾蓋有一陰一陽至一陰三陽則是謂陰虛陽盛自微至著之象即無水之證所謂盛水之主以制陽光是也自一陽一陰至一陽三陰則謂陽虛陰盛自漸至極之狀即無火之證所謂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是也至於時一沈浮則陰陽衰竭之極而無有挽回之候故曰各病之逆順也

第六難曰脈有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何謂也然浮之輕損小足沈之重實大有餘故曰陰盛陽虛沈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

按此篇與舊本五十八難第三節之文似同而其義自別彼所謂陽虛陰盛陽盛陰虛乃指傷寒表裏之證此則承上篇浮沈以定陰陽虛實之診法讀者勿以其偶同混讀焉

第七難曰何以別知藏府之病耶然數者府也屬遲者藏也屬數浮沈強弱則為熱表裏遲浮沈強弱則為寒表裏諸陽(脈)為熱(證)諸陰(脈)為寒(證)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按此難舉數遲二脈以別藏府之病前篇既揭浮沈二脈分配四藏此篇即標數遲以決藏府寒熱者以浮沈虛實四字蒙此二脈引伸以求其義則此難秘旨自然明矣所謂數者府遲者藏數則為熱遲則為寒四句滑註無明解諸家紛紛猶未決者蓋不深味之耳何者數未必得為府病遲未必得為藏病蓋有熱則府藏脈皆數有寒則藏府脈皆遲故下文云數則為熱遲則為寒由之觀之浮數則表熱沈數則裏熱虛數是

陰虛內熱實數是陽實發熱。遲脈亦各有浮沈虛實四變。藏寒府寒俱皆見焉。或問此篇數遲二脈。似在藏府有所印定。然則無藏病屬熱。府病屬寒之證歟。答曰。數遲二脈。分配藏府。固其所也。而病之變易。脈與之化。則藏亦見數。府亦見遲。何有定體。數遲易地。可以見此篇之妙。龐氏所謂引而不發者。是也。

第八難曰。脈有輕重。手何謂也。然初持脈。如二菽之重。浮○菽豆之別名。菽有大小。則未可知。用何豆為準。蓋其實則借以分段耳。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浮與血脈相得者。心部也。如

九菽之重。浮○菽之中。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

按之至骨。沈。舉指來疾。前難作。實為是者。腎部也。故曰輕重也。

按菽法輕重凡五候。雖內經無明文。然應象論略有言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此亦診家伺邪淺深之一也。又痺論所述五痺之候。亦非此法。則無所分別。蓋每部分診之。則在寸三菽六菽。關乃九菽。尺乃十二菽。與至骨大意。滑註所言浮中沈之義。而分於皮脈肉筋骨者。凡以病有此五分故耳。此難

所以立菽法輕重者然歟。

第九難曰。經見素問平人氣象論其文半脫。言少陽之。脈。至。進。乍大。陽。乍小。陰。乍短。陰。乍長。陽。下同。

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陽之至。洪大而長。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

細而微。厥陰之至。沈短而數。（重）此六者。是平脈邪。將病脈邪。然皆王脈

也。其氣以何月各王幾日。然冬至之後得甲子。統六十日下同。少陽王。復得甲子。陽

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太陰王。復得甲子。少陰王。復得甲子。厥

陰王。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此三陽三陰之旺時日大

要也。

按平病死三脈外。別有王脈。蓋王之為義。在天地。則自冬至一陽來復後。每得一甲子。六十日。陽氣始動。以序升浮。至於純陽建巳月而極矣。自夏至一陰始。亦每六十日。陰氣主事。以次降沈。至於純陰建亥月而極矣。在人經脈。冬至後六十日。少陽王氣至。以次遠乎陽明太陽。自裏出表。氣之升而浮也。夏至後六十日。太陽王氣至。以次遷于少陰厥陰。自外之內。氣之降而沈也。蓋自冬至每六十日。以次推之。則一歲中王凡六變。似合六氣運行之道。然六氣者。以厥陰為先。大寒節為始。則其義亦異。因審考之。從少陽至於太陽。則一陽動於地下。而六陽偏於上之象。從太陰至於厥陰。則一陰見於上。而六陰極於下之象。故陽脈之王。乃始於少陽。而終於太陽。陰脈之王。則從太陰而至厥陰者。可以見已。滑註泥後得二字。為甲子為冬至以後甲子之日。殊不知此六甲之義。而統言六十日。古言為然。

第十難曰。一府脈為十病變者。何謂也。然五邪虛實賊剛藏邪柔府邪相逢之意。

也。假令心脈急甚者。為癰肝邪于心也。從後來心脈微急者。為心痛引膽邪于小

腸也。心脈大甚者。為喉心邪自于心也。自病為心脈微大者。為心痺引小腸邪自

于小腸也。心脈緩甚者。為在脾邪于心也。從前來心脈微緩者。為伏繫在心下胃

邪于小腸也。心脈瀦甚者。為瘵肺邪于心也。從所勝來心脈微瀦者。為血溢維厥大

腸邪于小腸也。心脈沈靈樞作滑為是下同甚者。為奪腎邪于心也。從所不勝心脈微沈者。

齊心抽引膀胱邪于小腸也。五藏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脈輒變為十也。

按寸關尺每一部有府逢府。藏逢藏之脈。變是謂剛柔相逢。所謂緩急大滑瀦五脈。各有微甚。分為十變。則

左右三部。合爲六十變。分而言之。則一藏五邪。五五二十五病。故素問曰。五五二十五變。又曰。二十五陽。府病亦然。總而言之。則爲五十變。以余觀之。在病證則藏府合爲五十變。據靈樞則以緩急大小滑澹。分微甚言之。總合爲六十變。丁德用以此篇爲六十首。實得其理焉。第四十九篇論虛實賊微正五病。是卽其脈例也。靈樞第四篇曰。調其脈之緩急大小滑澹。而病變定矣。又曰。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鍼。而調以甘藥也。今越人時省小脈。而取五脈者。蓋難經專示用鍼立功之妙已。

第十一難曰。經素問平人。春（肝）脈弦。夏（心）脈鉤。秋（肺）脈毛。冬（腎）脈石。是王

舊十五難曰。經素問平人。春（肝）脈弦。夏（心）脈鉤。秋（肺）脈毛。冬（腎）脈石。是王

脈耶。將病脈也。然弦鉤毛石者。四時之脈也。因胃氣有無以分平病死春脈弦者。肝東方

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比類下同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夏脈鉤者。

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脈之來疾去遲。故

曰鉤。秋脈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

若毫毛也。故其脈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冬脈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

所藏也。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之來。沈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脈

也。以上明弦鉤毛石之名義如有變奈何。然春肝脈弦。反（常）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

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氣來厭厭聶聶。如循榆

葉。曰平。多胃氣下同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少胃氣下同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曰

死。無胃氣下同春脈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春以胃氣爲

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來而益數。如雞舉足。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夏脈微鉤。曰平。鉤多胃氣少。曰病。但鉤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秋肺脈毛。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秋脈微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氣。曰死。秋以胃氣爲本。冬腎脈石。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脈來上天下兌。上下二字疑古文誤倒置濡滑而如雀之啄。當作曰平。啄啄連屬。其內微曲。曰病。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曰死。冬脈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爲本。

按厭厭毒毒。若循榆葉者。上文所謂濡弱而長之謂也。形容如是者。專主胃氣言之。診脈之法。固醫家之關鍵。苟非脈。則安能決病之虛實。經云。脈者血氣之先。故古聖之於脈也。諄諄反覆。比類象物。以傳後世。且脈本無定體。隨時變更。自非聖人。其孰能如是形容。下文所謂累累藹藹啄啄等字。不可忽諸。此段太過不及之病。詳見素問。宜互參看。

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來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脾衰見也。

按此結上文。謂胃者水穀之海者。以諸脈皆主穀病也。穀氣即胃氣。故曰死生之要會也。脾之和平。不可得見者。以寄旺四藏脈中故也。雀啄屋漏。所謂真藏獨見是也。胃謂生氣。脾謂死脈。蓋互文耳。夫脾胃者。一氣也。運化水穀。二者相隨爲用。故承上文以謂生之徒。二者爲之。死之徒。亦二者爲之。學者察諸此。應上所問。一脈變爲四時之答。

第十二難曰。脈有太過。實有不及。虛有陰陽相乘。脈將變之兆有覆。陽極有溢。陰極有關。陰或四倍

有格。陽或四倍何謂也。七件脈名從內經中採摘來發問然關之前寸者。陽(脈)之動也。脈當見九分。本位

而浮。過者。過於本位法曰太過。減者。位下同法曰不及。遂。捷也上魚。(際)爲溢。直上爲

外關內格。此陰乘(陽位)之脈也。關以後尺者。陰(脈)之動也。脈當見一寸。本位

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直下之勢爲內關外格。此陽

乘(陰位)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無胃氣之脈。人不病而死也。

按此篇所問脈狀。曰太過。曰不及。曰陰陽相乘。曰覆。曰溢。曰關。曰格。以七有字。分七件答辭。唯言太過不及

與覆溢。以斷病死之分。其陰陽相乘及關格字。皆象所以爲覆溢之形。詳攷內經。曰溢陰溢陽。曰關陰格陽。

俱是人迎寸口四盛以上之脈。而陰陽亢極之名也。蓋在陰必曰關。在陽必曰格。而溢乃陰陽相通言之。獨

覆一脈。內經無所見。後世字脫耶。抑越人因溢脈對出耶。此未可知矣。蓋此篇覆溢者。即內經所謂關格也。

此難所謂關格。乃謂陰陽相乘之病勢。字同而義異。或問。然則此篇關格字面。何如著落。曰。觀夫於溢脈。曰

外關內格。覆脈亦曰內關外格。則知覆溢者。是即真藏死脈。而外見此脈。則內亦有府藏互相關格之變矣。

索問曰。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可見關格不止脈名。故四明陳氏云。關者二便閉而不通。格者食飲拒而



不下。是也。後世方書中。有關格病。知覆益是孤陰獨陽之脈名。而關格唯取其陰陽失位之勢耳。然則以關格為病名。蓋權與於此篇者歟。

第十三難曰。脈有損至。何謂也。然至之脈。一呼再至。曰平。一息至三至。六動曰

離經。病。四至一息。曰奪精。病。五至一息。曰死。六至二動。曰命絕。死。此至之

脈也。何謂損。一呼一至。二息。曰離經。再呼一至。一動。曰奪精。三呼一至。一息半

曰死。四呼一至。二動。曰命絕。此損之脈也。至脈。從下。上。損脈

從上。下。也。

按至者進。損者退。所謂損至。即數遲之意也。第七難既言數遲。然彼專為分藏府寒熱言之。此謂下部陰虛。而陰中之陽升。為至。上部陽虛。而陽中之陰降。為損。皆自漸至極之義也。離經奪精之解。滑註得之。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大義雖無殊。因脈動之多寡觀之。則有分界。蓋死與命絕。自有緩急之差。可知已。

損脈之為病奈何。然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一損。損於血

脈。血脈虛少。不能榮五藏六府。二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

不能為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

痿不能起於牀。反此者。至脈之病也。從上。下。者。骨

痿不能起於牀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治損之法奈

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

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治損

之法也。反此者至脈之治也。

按此舉損病一例。以該至脈之病。皆各候其所主部分。以知何藏之爲病也。然損病始於皮聚。而終乎骨痿者。是順境而易知焉。至病自骨痿至皮聚。則是逆境難見。何者。損病皮聚者。得病之始。骨痿病極之候。今以損之極。爲至病之始。以損之始。爲至之終。滑註無明解。初學不得無疑。曹氏脈歌云。損脈之病。過三則死。至脈之病亦然。可謂得此難言外之意者。蓋所謂三者。指脾損。病過脾而下抵肝腎則死。至病亦過脾而上。至心肺則死。然則治損至之大法。在病不及脾之前。可知矣。又按內經論氣血二虛。率主脾腎。難經舉肺與腎。明分氣血二因。而脾藏獨爲氣血二病之穀率者。以發經之餘蘊。肺曰益氣。肺主皮毛。所謂氣者。指外衛。獨行者。經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是也。心曰調榮衛。心主血。輸諸經脈中。從營往來。謂之並行。衛氣亦心之化也。經曰。血氣者。人之神是也。周仲立衛字爲衍者。非也。脾曰調其飲食。適其寒溫。脾已有損。則胃中水穀難化。故調熟菜白粥。易化以與之。且適其好寒好溫情。莫強其所不好。爲前所謂飲食不能爲肌膚云爾。是治脾之要也。滑註。春夏食涼食寒等語。此平人養生之要也。而若病人有不好。則何以能爲與之。豈非強乎。肝曰緩其中。中者志也。禮云虛中。孟子云熱中。義與此同。皆指志言。肝志主怒也。緩者。以甘緩之。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是也。腎曰益其精。腎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經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也。

脈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

平脈

有一呼二至。一吸二至。

離有一呼四至。一吸

四至。

奪

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

死脈

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

命絕

以上有一呼

一至。一吸一至。

離

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

奪精

○舊本有呼吸再至五字。滑註以爲衍文。今削去。按第一節有三呼四呼之目。則于此節

似有所闕。然觀下文言再呼一至。曰無魂當死。則於損病不歷三呼四呼之久而死者明也。

脈來如此。何以別知其病也。然脈來一呼

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無過不及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為適得病。謂至脈

前寸大後尺小。即頭痛目眩。氣逆前小後大。即胸滿短氣。邪塞胸中一呼四至。一吸

四至。病欲甚。謂至脈脈洪大者。苦煩滿。邪在上部沈細者。腹中痛。邪在下部滑者。傷熱。陽氣受病

瀼者。中霧露。陰血受病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謂死沈細夜加。倍浮大晝

加。倍不大不小。謂氣未竭雖因可治。其有大小者。為難治。胃氣已絕一呼六至。一吸六

至。為死脈也。命絕沈細夜死。浮大晝死。以上謂至脈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行尸。

舊本損字疑誤故削去此人雖能行。猶當著牀。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所謂損

再呼一至。再吸一至。舊本此下有呼吸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謂損脈奪精。舊本

名曰行尸八字疑是衍文。

按此一說。滑氏曰。經絡血氣。為邪所中。自外得之證。而與上節言五藏病者稍異焉。以余觀之。則不然。何者。

前已言呼而不言吸。舉脈之動數。而不及形狀。是乃申明其義。而謂不大不小。前大後小。前小後大。及洪大

沈細滑瀼等類。皆審其脈狀者。可以見已。其所謂頭痛目眩。胸滿短氣。苦煩滿。腹中痛。及傷熱中霧露等證。

是乃舉其病態。昭昭乎明矣。若夫傷熱中霧露等症。蓋一時自外兼加者。而所謂內傷挾外感是也耳。五藏

之病。其根深。其發緩。曠日彌久。動涉歲月。非一朝一夕之謂也。故其間或有外邪觸冒。則脈從而變矣。滑氏

因其有外邪之病。而謂與前節異。幾乎粗已。蓋前所言。則五藏部分之病。而唯見其槩。此所言者。具述其詳。

一呼一至。名曰損。以下文理不屬。似有闕漏。故不可強解。今竊隱括。姑畧其義云。

第十四難曰。經五篇言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中止而不動一藏無氣者。何藏也。然。

人吸者隨陰肝腎入。呼者因陽心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故知一藏無氣者。腎氣先盡。

按脈一息五至。不大不小。則五藏和平無病之脈也。然一息間至微至眇。無有形影。故以十息五十動。候藏氣虛竭。靈樞曰。五十動而可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而一代者。一藏無氣。此難本此。而以不滿五十動變文。代作止。少異耳。義固相因。蓋五十動減一二。亦屬藏氣之虛。靈樞連言五藏。此篇獨言一藏者。蓋舉一反三之意也。且靈樞唯謂一藏二藏。則未知為何藏。故扁鵲特發問答以實之。令後人知所謂一藏。即從下數之。其無氣亦自腎藏始者。可以見已。

第十五難曰。經靈樞篇言。見其（蕪）色而不得其（蕪）脈。反得相勝之脈者。色脈即相克即

死。得相生之脈者。色脈即相勝即色之與脈。當參相應。母色即相勝即為之奈何。問色脈

然。五藏有五色。皆見於面。此一節舊本誤出第當於寸口尺內尺之相應。其不

應者病也。假令色青。肝其脈浮濇而短。肺若大而緩。脾為相勝。浮大而散。心

若小而滑。腎為相生也。是第假令色青。肝其脈當弦而急。木色赤。心其脈浮大

而散。火色黃。脾其脈中緩而大。土色白。肺其脈浮濇而短。金色黑。腎其脈沈濡

而滑。水此所謂五色之與脈。當參相應也。是第二答五藏各有聲臭味液。五色

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此九字舊本誤出脈數（大）尺之皮膚亦數。與脈

肉脈急（張）尺之皮膚亦急。肉脈緩（弱）尺之皮膚亦緩。肉脈濇（短）尺之皮膚

亦濇。乾脈滑（實）尺之皮膚亦滑。肉潤此一節舊本出第二節今移於此經言。知一脈為下工。知一色

為中工。知二色脈為上工。上工者神且十全九。中工者為十全八。靈樞下工者

工為十全六。此之謂也。

按靈樞云。夫色脈與尺之相應。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不得相失也。此篇問答。由此而發。蓋剽取於靈樞中色脈尺肉之診。表章其義。凡診病之要。脈雖為之主。然兼色與尺膚候之為上工。古之道也。夫五行之道。互有生克。固有其理。疾病始至。則權衡既失。而軒輊乃見矣。色脈及尺。共相生者為順。相克者為逆。逆則病不歸一。故難治。順則證無二岐。故易療。色脈尺肉之外。又有聲臭味液之候。可見古先聖賢之診。詳且盡矣。色脈及尺三焉者。脈為之主。色尺為之羽翼。故本篇第一二節。脈兼色言。第三節脈兼尺言。由此觀之。所謂聲臭味液四焉者。亦皆色尺之旁診。而不可以闕焉。此篇徒舉聲臭味液之目。而不及其度。然特舉其目者。屬診候之法。故不可以廢爾。讀者勿見以為衍。詳見三十四篇。周禮天官醫曰。十全為上工。十失一次之。失二次之。失三次之。失四為下工。此篇及靈樞。謂上工全九者。點下一等。以見戒意。即合周禮失一之品。全八與周禮失二合。靈樞全七。與周禮失三合。在此篇特陟一等。亦教勵之意也。其七與八。在周禮則共是中工之品。義並無異。全六為下工。周禮靈樞皆同矣。

第十六難曰。此下舊本出脈有三部九候云云。三十五字問與答不相屬。似錯簡。其三十五字問辭。今移篇舊。同難曰。首以為序次。所謂陰陽輕重六十首。一脈為四時等義。皆例其後。則文義當相屬。此難當別有問古文脫簡不可知。故姑闕如然。是其病有內外證。答其病為之奈何。問然。假令得肝脈。急其外

證。面青肝膽。善潔膽。善怒肝。其內證。齊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滿。閉淋便小。便難便大。轉筋。有是者肝病也。無是者非肝也。假令得心脈。大其

外證。面赤心小。口乾舌。喜笑心。其內證。齊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

心痛掌中熱而腕有是者。心(病)也。無是者。非(心)也。假令得脾脈。其外證面黃脾胃色善噫胃。善思善味。脾其內證當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張滿。食不消。體重節痛。怠惰嗜臥。四肢不收。有是者脾(病)也。無是者非(脾)也。假令得肺脈。短其外證面白肺大腸色。善噫。悲愁不樂。欲哭。肺其內證。齊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喘咳。癰疔寒熱。有是者肺(病)也。無是者非(肺)也。假令得腎脈。沈其外證面黑腎勝肺色。善恐。腎善善本脫今補之欠。腎其內證。齊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氣。小腹急痛。泄如如瀉爲而。下重。足脛寒而逆。有是者腎(病)也。無是者非(腎)也。

按此篇所言內外證。非謂病症表裏。卽謂診候內外也。何則。面青善潔善怒。豈止外證。四支滿。閉淋澀便難。轉筋。豈止內證。餘可類推。所謂外證者。醫坐病人之側。以爲望聞也。內證者。親逼病人。按腹診脈。以爲問切也。概而言之。肝曰面青善潔。心曰面赤口乾。脾曰面黃善思善味。肺曰面白怨怒不樂。腎曰面黑善恐。是卽望也。肝曰善怒。心曰善笑。脾曰善噫。肺曰善噦。腎曰善欠。是卽聞也。肝曰四肢滿閉。心曰煩心心痛。脾曰腹張滿。肺曰喘咳寒熱。腎曰逆氣。小腹急痛。是卽問也。肝曰臍左有動氣。心曰臍上。脾曰臍右。腎曰臍下。是卽切也。望聞問切之義。詳見第六十一難。但彼所言。則特舉其義。以示醫者。此則直對病人。以實其事焉。由之觀之。所謂證者。言證據之證。而非言病證之證也。明矣。滑註隨文解之。內外證之義。不審何義。讀者察諸。

第十七難曰。經內經無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連年月不已。其死生存

亡。可切脈而知之耶。然可盡知也。診病若閉目不欲見人者。脈當得肝脈。

弦急而長。本藏脈名曰從從者當愈而反得肺脈。浮短而濇者。死也。相克脈名曰從從者當死病若開目而

渴。心下牢者。脈當得緊實而數。陽病見陽脈吉而反得沈濇而微者。死也。陰病見陰脈凶病若

吐血復熱衄血者。脈當病合沈細。陰病見陰脈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陰病見陽脈病若

謔言妄語。身當有熱。脈當洪大。實病見實脈未危而反手足厥逆。脈沈細而微者。死

也。實病見虛脈危病若大腹而洩者。脈當微細而濇。虛病見虛脈而反緊大而滑者。死也。虛病見實脈

按此篇所問三件。而答止見死證一節。他無所見。疑是脫簡。王文潔云。肝病見其本藏脈。則病自已。若見相

克脈。乃死。餘可類推。據王說。則自已之證。含蓄在其中。滑註云。第十八難所謂人病沈滯久積聚一條。當此

篇連年月而不已之答。文錯簡在彼。今且從之。舊本第十六至十八難。各篇問答。殊不相蒙。疑是古經殘缺。

不然。則呂廣重篇粗耳。今因滑氏諸家之說。移易正文。略畧其義爾。

人病有沈滯久積聚。可切脈而知之邪。應連年月不巳之問然診在右脇肺部有積氣。得

肺脈短結。脈結甚則積氣甚。結微則積氣微。診不得肺脈結。而右脇有

積氣者。何也。然肺脈雖不見。右手三部脈當沈伏。其外形痼疾同法耶。將異

也。然內有積氣。脈當結伏。外有痼疾。脈當浮結。以上十六字舊本脫落今因後節補之結者。脈來

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也。伏者。脈行筋下也。浮者。脈在肉上行也。左右

手表裏法皆如此。假令脈結伏者。內無積聚。聚疑氣字下同脈浮結者。外無痼疾。

表裏法皆如此。假令脈結伏者。內無積聚。外無痼疾。

有積聚。脈不結伏。有痼疾。脈不浮結。為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為死病也。

按此舊本第十八難。文義具前註。末節然字下。古經脫內有積氣云云十六字。近世浪華林見宜難經或問

中。既已補入。今從之。

第十八難曰。經言脈有逆女脈寸弱尺盛順男脈寸弱尺盛男女有恆男上感女下感有定位而反者。何謂也。

按女脈為逆。男脈為順。順者屬春夏生氣。從下而上達。逆者屬秋冬生氣。從上而下行。此謂男女有常也。如滑註所言。則逆順與反。其義不分。失問答之義。何者。此難所問。凡逆順與反。自是一義。答辭亦分為二件。學者思諸。

然男子生于寅春氣始升寅為木生發女子生于申秋氣始降申為金擊陰也。故男脈

在關上寸女脈在關下尺是以男子尺脈恆弱寸脈女子尺脈恆盛寸脈是其

常理也。

按此第一件之答辭。謂男女自然有逆順之分也。寅為木。陽也者。謂建寅月陽氣始出於地。而萬物生氣皆在於上。自寅至未。六支配於春夏。而皆陽也。申為金。陰也者。建申月陽氣下降。而陰始用事。庶類之生氣皆入於地。自申至丑。六支配於秋冬。而皆陰也。寅申說。諸家泥矣。不可從也。

反者。男得女脈寸弱尺盛女得男脈寸盛尺弱也。其為病何如。然男得女脈為不足。病在內陰左尺得之。病在左前右尺得之。病在右前下前隨脈言之也。女得

男脈為太過。病在四肢陽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此之謂也。



按此第二答。此篇太過不及。主心肺腎肝言。即氣血之偏虛偏實也。所謂男得女脈。寸弱尺盛。譬猶春夏陽氣不上騰。而滯於地下。則陰有餘。陽不足。故病在內。內者。謂陰部有衰也。女得男脈。為太過。寸盛尺弱。謂陰不足。陽有餘。猶秋冬陽不下降。而留於地上。故病在四肢。謂心肺部有事也。上左右。指脈位。下左右。指藏部言之。

第十九難曰。經今無言。脈有伏匿。伏匿於何藏。而言伏匿耶。然。謂陰陽更相

乘。更相伏也。脈居陰部。尺而反陽脈。浮滑見者。為陽乘陰也。脈雖時沈澹而

短。三脈皆伏此謂陽。乘中伏陰也。脈居陽部。寸而反陰脈。沈澹見者。為陰乘陽也。

脈雖時浮滑而長。三脈皆陽此謂陰。乘中伏陽也。

按伏匿字。出素問調神論。然非脈名。滑註辨此篇伏匿。與三難復溢同異。然彼乃復溢對待而言。此則伏與乘相配而言。其義本異。所謂伏匿者。唯伏也。故云更相伏乘。是亦陰陽有餘不足之義。接前篇言。然與前篇義有差別。所謂脈居陽部。而反陰脈見。則知陰部亦盛也。然則三部皆陰盛之脈。而其陰乘時陽僅見者。此伏陽也。將為重陰之漸。脈居陰部。反陽脈見。則知陽部亦盛也。陽中時僅見陰脈。此伏陰也。將為重陽之漸。凡狂癩之證。共是五藏偏虛偏實之所由生焉。其在外邪。亦有所偏。實則為狂。為癩。可以見已。

重陽者狂。陽重陰者癩。陰脫陽者見鬼。獨陰脫陰者目盲。孤陽

按此篇滑註。以為五十九難狂癩之文。錯簡出于此。以予觀之。弗然。彼所論則藏氣偏實之所生。病從內也。此即傷寒熱病陽症陰症等所見。病從外也。故見鬼目盲乃死。彼所謂狂癩。正氣自失。精神放散。不歸本舍。歷年之久。猶尚未已。豈有目盲見鬼之危急乎。學者察諸。

第二十難曰。經言。人形病外證脈不病存胃氣。曰生。脈病胃氣亡形不病內證。曰死。何謂也。

然。人形病脈不病。非有不病者也。似病亦謂息數不應脈數也。屬生此大法。

按此難形病脈病。審考其所答之辭。所謂息數不應脈數者。則其形病者。氣息短促。形體顛搖。而雖脈有邪

勢。稍有胃氣存焉。此形病雖甚。應不至死。如脈病而形不病。則形息共穩。而脈見虛豁。無胃氣之和。是形病

雖無已甚。然與脈反。不死何埃。蓋此難所言。凡內傷之病。則其所發以漸。故所苦亦緩。而脈乃日惡一日。此

脈病而人不病也。外邪之為病。息氣動形。屈伸顛沛。然脈動實強。猶有胃氣。此形病而脈不病也。滑註所引

周氏之說。不可從矣。唯若仲景之說。乃為穩當。

第二十一難曰。經言。脈有是動衛病。有所生病榮病。一（經）脈變為二病是動所生者。何

也。然經言是動病者屬氣也。所生病者屬血也。邪在氣衛。氣陽為是動。

邪在血榮。血陰為所生病。氣主响之。血主濡之。氣留而不行者。為衛氣先

病也。血壅而不濡者。為榮血後病也。故先為是動。後所生病也。

按靈樞第十篇。載每經是動所生二病。然或未知二病有何等之別。故此難因設問答。以明各病有陰陽中

外之異焉。所謂是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又云。氣先病。血後病。此云氣血。蓋指榮衛為言。所謂是動者。衛

病也。邪在脈外。所生病者。榮病也。邪在脈中。譬如傷風。是太陽之衛病。而主桂枝。傷寒是太陽之榮病。而主

麻黃之類。大意以此推之。則知是動所生。俱皆為外邪冒經之病。而其謂先後者。亦有淺深之差。或以分外

邪內傷二病等說。似不免牽合。但為榮衛二分。平易看過時為穩當。

第二十二難曰。寸口三部脈平無偏倚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

第二十二難曰。寸口三部脈平無偏倚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

之原。本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兩門命動氣也。此指動氣

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一名守邪之

神。此一句疑後人所加。故氣即動氣者。人之根本也。根命絕則莖葉經枯矣。寸口脈平而死

者。腎間。生氣獨暗絕於內。指玄。玄處也。

按前此諸論。皆承第一二難等義。取手太陰魚際。却行一寸九分之脈位。以決病之死生。內經所謂飲食入胃。其精微氣變。見於氣口。是也。然則前諸篇皆主胃氣言。而此所問難。殊異乎彼。蓋胚胎之始。天真之氣。自然寓於腎間命門之宮。是謂生氣之原。即資始資生之妙。由是而兆。亦不期然而然者。豈唯人耳。萬類皆然。方其生來待乳哺水穀之養。以成藏府經絡四支百骸之全者。皆以此氣之爲基故爾。所謂呼吸之門。三焦之原。是也。夫寸口脈既謂決藏府之死生。則此外復何求。然今其脈平而死者何。辟諸草木之在水瓶中。花葉雖藉。其根既斷。則寧有一時之榮。遂乃萎蕩失其本色。可刮目待已。或曰。實如此篇。則與前數者。其論相反。扁鵲之言。無乃矛盾邪。且內經云。得穀則昌。失穀則亡。而今穀入於胃。脈道以通。然其人即死者何。曰。寸口決死生。固其所也。然又有不關寸口者。若夫暴疾卒倒。無論已。雖其長病久患。先脈而可前知者。此一診已。扁鵲特論診脈之外。別有命門動氣之候。此乃望而知之之最者。而其候諸家紛紜。無有底止。或以爲尺中脈。或以爲踝後少陰。又或以爲臍下丹田。果其言之是乎。則尺既屬寸口中。少陰即是十二經之一。至于寸口脈平而死。及十二經之根等語。窮矣。且腎病齊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所謂邪與生氣之動。於彼丹田。何以擇之。可謂皆取其臆者。予嘗以其所聞。攷諸內經。并取其說。別記藏之。願其命門。靈樞唯謂目也。他無所議。而難經數言之。以予攷之。內經中所謂耗散其真。真氣從之等語。卽此是物。何以言之。則以精神之外。

別有指真者。故爾具載外記。並不復贅。本篇舊在第八難。然介諸寸口脈論中。失其序次。故移置此。

舊廿三難曰。手足二陰二陽。脈之度數。可曉以有乎字。然手二陽之脈。從手

至頭。長五尺。一經之度下同五六合三丈。總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

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左右六經之度下同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

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

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兩足躡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

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

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

按十二經脈尺度。總計十三丈八尺。任督躡三脈。總二丈四尺。合十六丈二尺。卽一難所謂晝夜五十周身。血氣運行之度也。然又視二十七難奇經八脈。不拘十二經云云者。與此互相反。所以不免於後人之疑焉。滑註無明解。予因攷之。凡諸經絡流行。本自一元氣。雖有陰陽之分。多少之差。何有隔離阻絕。各異其流之理乎。且所謂十六丈二尺者。特舉手足一體之大經脈而言之。且奇經之中。任督躡在內經而有定尺。其餘陰陽維衝帶。四奇長短之度。於經亦無所見。則知其綢繆大經。而餘流所及。隨省文耳。故知在尺度。則舉任督躡以爲定數。在流行。卽陰陽維衝帶。亦寓其中焉。滑註躡脈爲陰躡。予謂不然。經云。男數其陽。女數其陰。當數者爲經。不可數者爲絡。是其證也。然則躡脈在男女各有陰陽。取捨之異可知已。

經脈十一。絡脈十五。何始何窮也。然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

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還  
 往手太陰。別絡十五。皆因其原。如環無端。轉相灌輸。朝於寸口。人迎。以處  
 百病。而決死生也。終始篇曰。明知終始。陰陽定矣。何謂也。然。終始者。脈之  
 紀也。寸口陰候人迎陽候陰陰候陽陽候之氣。通於朝使。如環如端。故曰始生也。終者  
 三陰三陽之脈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故曰終死也。

此所引經文二句。出靈樞終始字。在難經寓死生意耳。

第廿四舊同難曰。手足三陰三陽氣已絕。何以爲候。可知其吉凶不然。足少陰氣

絕。卽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溫於骨髓。故骨髓不溫。卽肉不著骨。骨

肉不相親。卽肉濡而却。肉濡而却。故齒骨餘此長而枯。髮外候無潤澤。無潤澤

者。骨先死。戊日陽土篤。己日陰土死。土克水足太陰氣絕。則脈不營其口唇。口唇者。

肌肉之本也。脈不營。則肌肉不滑澤。肌肉不滑澤。則肉人中肉滿。肉滿則唇

反。脾之所主外候唇反則肉先死。甲日陽木篤。乙日陰木死。木克土足厥陰氣絕。卽筋縮。引卵

與舌卷。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故脈

不營。則筋縮急。筋縮急。卽引卵衆筋所結與舌肝經貫頰類。故舌外候卷。卵外候縮。此筋先死。

庚日陽金篤。辛日陰金死。金克木手太陰氣絕。卽皮毛焦。太陰者。肺也。行氣溫於皮

毛者也。氣弗營。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去。卽皮節傷。皮節傷。則

皮外候枯。毛外候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日陽火篤。丁日陰火死。火克金手少陰氣絕。則脈

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色澤去。故面候外色黑如蠶。此血先死。壬日陽篤。癸日陰死。水克火。

此篇大意。凡諸經氣血。因病經氣將絕之候。而諸經脈。皆在肌肉中。其流深潛。何緣能得從外而候之邪。雖然。既已有斯理。則醫者亦不可不知焉。唯其所主在腎。則以齒髮爲候。於脾乃以唇反爲候。於肝乃以舌卷卵縮是候。肺與心。則皮毛焦枯。面色黧黑。是外候之尤著明者。故字傍加圈。以示初學者爾。

二陰靈樞作六陰

氣俱絕者。

則目眩轉。目瞑。

神志將亂奪精之兆。

目瞑者爲失志。失志者。則志

先死。死卽目瞑也。六陽氣俱絕者。則陰與陽相離。陰陽相離。則腠理泄絕。汗律按已絕亡陽之候乃出。大如貫珠。轉出不流。卽氣先死。日占夕死。夕占日死。

目瞑與絕汗出。此其外候也。此二絕與前每經之絕。其後大異者何。蓋彼病以漸而終之候。此則暴病急死。諸經俱亡之兆。

第廿五

同難曰。有十二經。五藏六府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然。一經者。手

少陰與滄言屬與

心主別脈手厥陰

也。心主與二焦爲表裏。俱有名而無形。故言經

有十一也。

按此篇所發。示心包絡亦爲無形之藏。蓋以十二經配五藏六府。則一經無所繫屬。所以發問焉。心包者何。包絡心藏如內郭。所以溫養真心之陽也。三焦者。包羅熏陶諸藏之氣。歷絡上下。如外郭然。故取俱無形者。以爲藏府表裏。花谿虞氏之說。殊有理致。宜以參看。予別有說。今略于此。

第廿六  
同難曰。經有十二絡。有十五餘。二絡者。是何等絡也。然有陽絡。有陰絡。

有脾之大絡。陽絡者。陽躄之絡也。申陰絡者。陰躄之絡也。照故絡有十五焉。

按靈樞以任督配十二經之絡。為十五絡也。此難以陽躄陰躄代之者。何也。蓋奇經比諸十二經。皆絡也。故知任督外二躄所屬穴。亦與諸絡穴同治。靈樞十五絡。有任督二脈。而無陰絡陽絡。蓋任督者。諸經周流之所屬。而有專穴。故此難易之以陰陽二躄。充其數者。凡奇經入脈中。任督躄三者。既已繫血氣。運行五十周身之度。故易任督以躄脈者。實擴經之餘義耳。

第廿七難曰。脈有奇經入脈者。不拘於十二經何也。然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躄。有陰躄。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入脈者。皆不拘於(正)經。故曰

奇經入脈也。經有十二。絡有十五。凡二十七氣。相隨上下。何獨不拘於經也。然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猶言不虞天雨降下。溝渠溢滿。霧霏

妄行。此一句舊本誤在當此之時。此一句舊本誤在當此之時。此一句舊本誤在當此之時。當此之時。聖人不能復圖也。此絡脈指諸經之絡滿溢諸經。十二不能復拘也。

按此入脈者。十二經之奇零。而有專穴者。唯任督二脈耳。餘六脈。皆因正經屬會穴為之主治。詳見後篇。絡脈滿溢者。則上所謂十五絡脈也。滑氏直以為奇經。非是。

第廿八難曰。其奇經入脈者。既不拘於十二經。皆何起何繼也。然督脈者。起於下極之俞。長強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在腦後入屬於腦。任脈者。起于中極

之下。會陰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喉咽。衝脈者。起于氣衝。足陽明經穴竝足

陽明之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也。帶脈者起于季脇。足少陽帶脈穴廻身一周。陽  
驕脈者起于眼中。足太陽申脈穴循外踝。上行入風池。陰驕脈者亦起于眼中。足少陰照海穴  
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其上者出於頰頰陽維陰維者維絡于身。故陽維起  
于諸陽會也。陰維起於諸陰交也。溢畜不能環流。滯滯諸經者也。十二字舊本誤出故  
陽維云云前今移于此比于聖人圖設溝渠。比諸絡脈溝渠滿溢。流于深湖。比諸奇經故聖人不能拘  
通也。而人脈隆盛。入於入脈。而不環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其指奇經受  
邪氣畜積則腫熱。砭射之也。

此言八脈流行。滑氏以曲骨穴為任脈所起者。非所謂中極之下者。直指會陰言。若以曲骨為所起穴。則會  
陰不屬任脈。而屬何經乎。會陰為任脈所起。滑氏既於十四經而言。與此相反者何。衝脈據內經。則並足少  
陰經。滑氏依違不決。予謂衝脈屬足少陰。固其所也。然觀其所發。乃在足陽明氣衝穴。則此難所言。蓋似發  
內經未發之旨。且衝脈之流行於少陰陽明二經之間。亦可以徵矣。李瀕湖既得二經之意。予亦從之。溢畜  
云云十二字。滑氏移不能拘之下。文理不正。故予改移于此。

第廿九難曰。奇經之為病。何如。然。陽維維于陽。手足三陽陰維維于陰。手足三陰陰(維)陽  
不能自明。維則悵然失志。陰維病溶溶不能自收持。陽維病陽維為病。苦寒熱。  
病屬陰維為病。苦心痛。病屬陰驕為病。陽緩。虛而陰急。實下陽驕為病。陰緩而  
陽急。衝之為病。逆氣而(腹)裏(引)急。督之為病。脊強而厥。任之為病。其腹  
內苦結。男子為七疝。主氣女子為瘕。血聚氣帶之為病。腹滿腰溶溶。失其束縛若坐



水中。陽中此奇經入脈之為病也。

此篇具言八脈主病。二維失其維持。在陰則失志心痛。在陽則不能收持。及寒熱兩躄為病。其急者受邪而實。緩者少氣而虛。任督為腹背中行。有血氣之分。故其所苦如此。脊強內結。是其在陽在陰之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邪客之則逆氣特劇。帶脈者。在季脇而橫束諸脈。故有病焉。則弛縱而腰間溶溶。其經繫足少陽。故陰中之陽失其守。則氣少如坐水中。蓋此八脈病形。在內經散出諸篇。若無統屬。故越人并取發難。二十七難至此三篇。通言奇經。詳且盡矣。

第三十難曰。榮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然。經言人受氣生於穀。五穀入於胃。乃傳與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皆受於氣。水穀之精其清陽者訓處為榮。血濁陰者為衛。氣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周不息。五十度而復大會。手太陰寸口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故知榮衛相隨也。

按此難問答。據靈樞榮衛生會篇文。而明榮衛不相離之義。然謂衛氣其義不一。如衛氣篇。衛氣行篇。則謂獨行之衛也。生會篇則謂並行之衛也。凡諸邪在脈外者。皆屬此衛氣之分。故曰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各有其經所屬之部分焉。不則。何以有中風是太陽衛病。以桂枝。傷寒是太陽榮病。以麻黃等語乎。若夫浮散之衛。則晝行諸陽。夜行諸陰。此難大意。專據一脈有二病之變。以明榮衛相隨之義。前篇所謂是動所生二病。亦因是推之。則可矣。榮衛清濁之義。舊註詳盡。其說蓋脈血氣互根之理爾。

# 難經古義卷之下

信陽 筑水 滕萬卿撰 蕭山 謝誦穆校訂

第三十二難曰五藏俱等（列）而心肺獨在鬲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為榮氣為衛相隨上下謂之榮衛通行經絡榮周於外故令心肺在鬲上也。

按此篇所述五藏同輩等列而心肺獨在鬲上脾肝腎三藏皆在鬲下上焉則清陽之處下焉則濁陰之地此乃心肺獨似有貴焉夫心者生化榮血肺者運行衛氣一身氣血率皆賴於二藏之運化則其所職最重故心肺之所貴者無他唯在血與氣耳素問曰鬲盲之中有父母所謂父母者指氣血言則此篇主意權與乎此蓋雖五藏為一身之主神氣之舍然其所以為病皆因血氣虛實且藥有氣味亦唯不過療氣血耳氣血生化則精神魂魄寓其中然則醫之治病專在氣血之分豈拘拘於藏象乎故素問又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則此之謂也。

第三十二難曰肝（色）青象（乙）木肺（色）白象（辛）金肝得水精而沈位木得水氣

而浮氣肺得水精而沈位其意何也然肝者非為純木也吸金

乙木角少也庚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陽甲而吸其微陰庚

之氣其意樂金又行陰道足厥陰多故令肝得水精而沈重獨也肺者非為

純金也受火辛金商少也丙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庚婚

而就<sup>丙</sup>火其意樂火。又行陽道。手太陰多氣少血多。故令肺得水<sup>精</sup>而浮<sup>輕清</sup>也。肺熟

火氣而復沈。肝熟<sup>金氣</sup>而復浮者何也。故知辛當歸庚<sup>純</sup>乙當歸甲<sup>純</sup>也。

按此篇問答。闡覽內經。無有明據。審其設問之辭。以肺肝二藏。倒置其位發難。所謂肺者象金。其體嘗沈。肝者象木。其體嘗浮。凡五行之性。木火屬陽。金水屬陰。火性炎上。故心居上部。水性潤下。故腎居下部。是理之當然也。然木質嘗浮。反沉在下。金體嘗沈。反浮在上。似非木金之性。是之所以發難焉。竊攷其所以倒置。即藏府剛柔之事也。所謂剛柔者。夫婦之道也。假令甲乙庚辛。即肝膽肺大腸。府為陽。兄之行也。藏為陰。妹之行也。甲乙本自同氣。故乙木感於異氣。其意樂庚金。庚辛本自同性。故辛金配於異性。婚而就火。府屬陽。夫之道也。藏屬陰。婦之道也。故曰。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陰道陽道。謂肺主氣在上。肝藏血在下。且在各經。亦復如此。肝肺熱之熱。滑註以為散失之義。王氏評林為相離也。蓋草木實熟。則離謝枝莖之意歟。姑且從之。肝肺若不易地。則心腎陰陽。共為偏勝。何以致五藏之和平乎。是故肺之在上。象陽中之陰。以為心之輔。肝之在下。象陰中之陽。以為腎之匡佐。陰陽相交。而藏氣自全。此越人之旨。豈非闡發軒岐之蘊奧邪。

第三十三難曰。肝獨有兩葉。左三右四以何<sup>象</sup>應也。然肝者東方木也。木者春也。主發

萬物始生。其尚幼少。意無所親。去太陰尚近。離太陽不遠。猶有兩心。故

有兩葉。象亦應木葉<sup>甲</sup>折也。

按此承前篇重言肝藏者。蓋肝比諸他藏。猶有幼穉之象。而意無所親。故其有兩葉。亦猶草木甲折。左右相分。恰有兩心也。去太陰尚近。離太陽不遠二句。此篇之大旨。謂太陰者濕土。即謂脾。太陽者寒水。即謂腎。滑註以太陰為腎。太陽為心。其義亦通。蓋脾氣健。則肝血能收。腎精固。則木氣舒達。辟猶木籍培育於土。滋資

潤於水焉。蓋越人脈治肝病。特有深意者如此。何者。肝已爲幼少。則謂太陰太陽者。父母之謂也。近看吳氏所註辨真。與余意符。

第三十四難曰。藏各有一耳。腎獨有兩。相頤爲用。者何也。然腎兩(故)者。非皆

腎也。其左者爲腎。陰。右者爲命門。陽。命門者。此與上命門字同。而旨異。上則姪別。諸神

(氣)精(水)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腎間動氣男子以藏精。兩女子以繫胞。子宮故知

腎有一也。

按分腎爲左右藏。內經無明文。且命門在靈素。則指爲目也。或以名太陽晴明穴。又素問十二官論中。有心與包絡爲二藏。而未見腎有左右之分。又有後篇。言腎有兩枚語。因攷此篇大意。分腎爲兩藏。以配六藏之數。其意以謂凡心既且二藏象。則腎亦有含蓄一原氣於左右陰精中間。故左爲腎。右爲命門。實知一藏中寓陰陽二氣焉。然則其分左右之名。亦偶然耳。何則。命門者。諸精神之所舍云云數語。全遷其位於中間者。明矣。由是觀之。雖腎有兩枚。然其氣相通。固一水藏。唯使後人知陰中有命門之陽已。然則靈樞謂目者。指其標。此難特舉其本。以示內經未發之旨爾。

第三十五難曰。五藏各有聲色。臭味液。舊本脫液字。今從皆可曉知以不。然十變。古書目

今內經言。肝色青。大數其臭臊。曲泉其味酸。中封其聲呼。大衝其液泣。行間心色赤。篇目

無所見言。肝色青。大數其臭臊。曲泉其味酸。中封其聲呼。大衝其液泣。行間心色赤。篇目

其味甘。隱白其聲歌。陰陵泉其液涎。商丘肺色白。經渠其臭腥。大淵其味辛。魚際其聲

哭。少商其液涕。尺澤腎色黑。陰谷其臭腐。復溜其味鹹。大谿其聲呻。然谷其液唾。臍

并是五藏聲色臭味液也。

按以聲色臭味液配當五藏。其義有二焉。如第四十九篇所言五邪病。謂肺主五聲。肝主五色。心主五臭。脾主五味。腎主五液。綜合言之。如此篇。則五物分配於各藏。交錯言之。凡藏有五。病或一藏獨病。或二三藏并病。各緣其所主五物。以知病從何藏傳來。古之義也。蓋審其治病之旨。則五色皆治其經本行。五臭治其母行。五味治其所不勝行。五聲治其所勝行。五液治其子行。十變者。疑是內經古篇目。而今則亡矣。

五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藏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隨心往來肺

藏魄。並精出入心藏神。兩精相薄脾藏意。心之發與智。志之化腎藏精。兩神相薄與志。原氣也

神與精。對陰陽之體。魂與魄。配血氣之因。故神精主體。魂魄主動。魂動則神氣能闔七竅。各各不失其職。所謂隨神往來是也。魄運則精氣周布支體。以知把抓痛痒。所謂並精出入是也。故人寐而魂魄各歸其藏。則視聽不務。痛痒不識。神精俱靜。則坎離守位。水火既濟。當得長生久視。故攝養之道。在心焉。則曰收。曰內觀。在腎焉。則曰入益。曰封藏。是所以使神精守靜者。然脾寓意與智。意者心之發也。智者志之化也。素問云。腎者伎巧出焉。謂智之主也。脾者中州心腎二氣之樞。故藏意與智。腎又言志者。即腎間原氣是也。脾腎各有二神者。蓋由脾乃生化榮衛之本。腎乃陰中含蓄真元之氣故爾。

第三十六難曰。五藏各有所府。皆相近。脾肝腎三藏與府相接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

何也。然經言心榮(血)肺衛(氣)通行陽氣。指血氣故居在上。指上大腸小腸。傳陰

氣。指二便而下。故居在下。齊下所以相去而遠也。比他府則去其藏位霄壤

按此一節。因前篇所謂心肺獨在膈上。再發難。餘三藏府皆相近。而心肺之府。甚相遠者何。蓋心肺主血氣。

以行十二經絡。不居至高之位。則何緣致令於一身哉。大小腸雖爲其府。然其所職者。傳送糟粕。泌別水液。不居至下之地。則何能導氣於二陰哉。各由其貴賤。而位有崇卑者如此。所謂陰陽二氣。即指血氣與二便。非氣爲腸。血爲陰之謂也。

又諸府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然諸府者。謂是清淨之處。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府也。大腸者。傳寫行道之

府也。膽者。清淨之府也。胃者。水穀之府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一府猶無

兩名。故知非也。小腸者心之府。大腸者肺之府。膽者肝之府。胃者脾之府。膀胱者腎之府。以上二十八字與後一節文異義同。疑是舊註誤入正文者。故今細書以別之。小腸

謂赤心腸。大腸謂白肺腸。膽者謂青肝腸。胃者謂黃脾腸。膀胱者謂黑腎腸。

下焦之所治也。一句總括

此節採摘素問十二官論中六府之職掌。以設難。而其所主。專在清淨二字。何者。素問既云膽者中正之府。此難乃謂清淨之府。審其所以爲問答之意。則六府皆可以爲清淨之處。然舉各府所掌言。一府猶無兩名。而清淨之名。專歸諸膽。則十一藏取決於膽之謂邪。然則清淨之名。諸府之所稟。而非獨膽也。然寫諸膽者。蓋有深意存焉。竊攷六府皆水穀之道路。而胃病則腸虛。腸滿則胃虛。其所常有者。唯穀與糟粕耳。何清淨之有。故膽獨統之。豈非諸府取決於膽乎。是故不受水穀之濁穢。而盛清汁也。可以見已。小腸謂赤腸云云。一節。實是古言。何以知之。五府皆以腸名。故云爾。下焦之所治也一句。滑註以屬膀胱。非是。蓋自胃而下。皆以爲下焦所治。故屬諸府爲可。

第三十七難曰。藏唯有五。府獨有六者。何也。然所以府有六者。謂二焦也。有

原氣之別(使)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陰。此外府(靈樞言孤府同)也。故言府有六焉。

按府藏止有五者。五行之道為然。二五合為十者。生成之數是備。演而為六者。乃是六氣之應。配為十二。則支律之對。皆合天地自然之符焉。蓋三焦者。雖非正府。然諸府非藉其氣。則不能以為出納運化之用焉。唯其非正府。故薰蒸盲膜之內。遊行府藏之間。宛如外郭然。故謂外府。靈樞謂之孤府。亦與此義同。滑註三焦外有經而內無形。故曰外府。非是。舊本第二十五篇。謂三焦心包。相為表裏。此篇則謂原氣之別焉者。彼以心包三焦為相火藏府配合而言。此乃以命門三焦為本末而言。其義各異。此與下篇互相為義。順連讀。

第三十八難曰。經言府有五。藏有六者。何也。然六府者。正張本作止有五府也。除去三焦

五藏亦有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前篇有原氣所繫一句而無此句義互相發故曰藏有六

也。府有五者。何也。然五藏各一府。有三焦亦是一府。無然不屬於五藏。獨屬心包亦無。故言府有五焉。

按五行之氣。唯大有二。君相是也。內經分心與包絡以為六藏。此篇則以腎有兩枚。岐為二藏。左腎與命門是也。後人誤認此難。遂為三焦命門表裏之說。余謂三焦既配心包以為表裏。已見第二十五難。此則示命門三焦有本末之理。兼發內經未發之旨。何者。五藏中唯心與腎抗對。無有軒輊。心包為二。則腎亦有此象。豈唯藏有兩形乎。蓋以陰中有陽。故乃有為二藏理。命門之義。詳見第三十四篇。

第三十九難曰。二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主)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然。

二焦者。水穀之道路。其氣屬氣腎間之所終始也。上焦者。在心下下兩腋間而上

在胃上口。黃門主內而不出。飲食自咽入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十

細書以別之且膻中本處名總中焦者。在胃中脘。腹部中央不上不下。飲食主腐熟水穀。其

治在臍傍。總府左下焦者。當膀胱上口。小腹主分別清濁。二便以傳道。而不入之下。今移

此主出而不內也。二便快通其治在齊下。總小腹諸經穴舊本有故名曰三焦。其府

在氣街。言十二經皆以俞為原則手足俞

按內經言三焦者多端。或由宗營衛之所化而言之。或緣內外經脈之所屬而言之。又或連膀胱言之。及言

其理之橫直厚薄者。率皆因其有名而無形故也。蓋此篇雖發問於稟生始終。然其所主專在位與治。蓋飲

食常憑其氣。而出入運化。以養生氣之原。故云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之主內而不出者。此其職

也。失職則噎膈胸滿。隨時便生。中焦之不上不下者。輾磨水穀。此其職也。失職則飆胃腹脹痞積。往往而成。

下焦之出而不內者。泌水液。轉糟粕。此其職也。失職則瘕閉秘結。瀉數瀉痢等證。立而蜂起。故其為主治也。

膻中齊傍及齊下。是由其位為治矣。然三焦之治。豈止三處乎。故下文云。其府在氣街。所謂氣街者。三焦之

所行。諸十二經之俞原是也。靈樞衛氣篇曰。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於門戶。又曰。胸氣有街。腹氣

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又動輸篇曰。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滑註以足陽

明經有氣街穴。故疑為衍文。坐不深察故爾。其府在氣街一句。非誤非衍。所謂府者。指氣府言。即氣穴是也。

素問有氣府一篇。可以徵已。明吳文炳辨真云。氣街足陽明之氣衝。是亦一義也。

第四十 難曰。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可曉以不然。五藏者。當靈樞上



關靈樞於九靈樞竅也。故肺氣通於鼻。鼻和即肺則知香臭腥焦矣。肝氣通於

目。目和和肝則知黑白青赤黃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和脾則知穀味稻麥豆矣。心氣通

於舌。舌和和心則知五味辛酸甘苦酸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和腎則知五音宮商角徵羽矣。五

藏不和。則九竅各有所主之竅如上所言之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結為癰統言形體所發諸腫邪在六府。則

陽經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動盛實矣。邪在五藏

則陰經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脈動盛實矣。陰邪氣

太盛。則陽正氣不得相營也。故曰格靈樞。陽邪氣太盛。則陰正氣不得

相營也。故曰關靈樞。陰邪陽邪俱盛。不得相營也。故曰關孤陰格獨陽格者。

不得盡其命而死矣。經言脈度篇氣獨行於五藏。不營於六府者。何也。然夫

氣之所行也。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經脈營於五藏。陽經脈營於六府。

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不復溢人疑血氣。內溢於藏府。外濡於

腠理。

按此與脈度篇文大同小異。五藏者。內藏神氣。而外關九竅。故多無形之病。六府者。傳穀物而外養肌肉。故

多有形之病。謂在藏九竅不通。在府留結為癰。可見形之與神。病各有則焉。凡藏皆屬陰。而其精上達為常。

府俱屬陽。而其氣下行為常。若有所不和。則氣血之分。偏虛偏實。至其太盛。則遂為關格之變。格是府。將失

常而反上逆。使所受水穀。格拒噎塞。關是藏既廢職。精氣下墜。故二便閉而不通。蓋下文復溢二字。即為死

脈之名。則其所謂關格者。孤陰獨陽之病。殊無回旋之生意者必矣。讀者莫以與靈樞文相顛倒為疑焉。

第四十一難曰。經言肝主<sub>(五)</sub>色。心主<sub>(五)</sub>臭。脾主<sub>(五)</sub>味。肺主<sub>(五)</sub>聲。腎主<sub>(五)</sub>液。舊四十一鼻者肺之候。肺氣通鼻而反知香臭。心所主耳者腎之候。腎氣通耳而反聞聲。肺所主其意

何也。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sub>(育)</sub>於巳<sub>(位)</sub>。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

令鼻知香臭。腎者北方水也。水生<sub>(育)</sub>於申<sub>(位)</sub>。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聲。故令耳聞聲。

按此承上引脈度篇文。而舉臟氣各有所通之竅。以發問難。所謂肝開竅於目。而其所主五色。亦通乎此。脾開竅於口。而其所主五味。亦從此而入。唯腎與心肺。其所主不應於其竅。所以發疑焉。大抵五行之道。有生克之分。又有胎化之理。此篇所述。卽胎化之變也。何則。鼻知臭者相克。耳聞聲者相生。故知非五行常例之謂。蓋金胎於東方木。而化於南方火。其氣旺於西。自卯至酉。金得有氣。水胎於南方陽中。而化於西方金。其氣旺於北。自午至子。水得有氣。火。木之胎化亦然。越人之意。所以使學者知人身五行生克之外。別有胎化之理者。如此。六元正紀大論曰。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淮南子天門訓曰。金生丁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丁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是亦與此篇之義相類。

第四十二難曰。人腸胃長短。受水穀多少。各幾何。然胃大<sub>圖</sub>一尺五寸。徑五

寸。圖三徑一長二尺六寸。古有縱橫斜等黍橫<sub>橫讀</sub>屈受水穀二斗五升。此亦古量其

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小半。長二丈二

尺。受穀一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

舊本腸寸之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

半。臆寸之大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

尺四寸。合受水穀八靈樞斗七靈樞升六靈樞合一合八分合之一。靈樞作合之大半每府所受水穀多寡與

靈樞同而本篇謂通計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則見四升五合之不足予私疑小腸二斗四升當是一斗

九升強何則胃者腐熟水穀化生精液大小腸及廣腸皆受其漣泊而次第撥損轉輸運送則豈有增之理乎

蓋扁鵲見靈樞所書小腸度量比諸胃量多四升強則直改以爲會計者必矣然其所改遂乃復據後人再因靈樞文而補之者乎姑且書此以俟識者

之數也。肝重二斤十六兩四兩。三錢弱爲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心重

十二兩。中有七孔同。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

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意。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

八葉。主藏魄。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

銖。兩分二十四之一爲銖下同。盛精汁三合。胃重二斤一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

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

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小半。左回疊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

合之大半。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寸之小半。舊

臆寸之當臍右。靈樞作左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兩二銖。縱

廣橫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廣二寸半。唇至齒。長九分。齒以後至會厭。深

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二兩。廣二寸半。

至胃長一尺六寸。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肛門重十二

兩。大八寸。徑二寸寸之舊本臆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

合之一。

按此與靈樞絕穀篇文同。而其所主專在胃中所受水穀三斗五升者。蓋人平日承此食量。則足以榮養藏府。苟有過不及。則不徒害沖和之氣。抑亦足以致病。至其大小腸及廣腸。皆受其滓穢。以為泌別傳導之用耳。此為後篇言絕穀七日而死之起本。肝重云云以下一百九字。靈素無所見。此篇創出之。疑非扁鵲之言。何以言之。前既曰肝有兩葉。此又曰凡七葉。靈樞謂大小腸左環。此謂大腸右回。且一篇中腸胃度量前後重複。其口廣以下九十九字。剿取腸胃篇文。以列膀胱之次。與靈樞所述之意。大失其旨。彼此所以發疑也。然歷代名醫。謂藏象皆以為據。則其所由來亦遠。故姑書以俟知者。

第四十三

難曰。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有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至圃。一行二升半。日中日終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

而水去則穀散衛七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即死矣。

按絕穀七日而死者。以其日再至圃。一行盡二升半。故為之限。雖然人心如面。腸胃傳化亦異。蓋人之更衣。一日或一行二三行。二日或一行二三行。不可定度。故結之曰。水穀津液俱盡。即死矣。則此難主意。帶在此一句耳。其所謂七日。亦以一日二行之量言之。何必拘拘日數乎。讀者思諸。與靈樞絕穀篇。辭有少異。而義全無差。

全無差。

第四十四 難曰。七衝門衝者衝突之衝何在。然唇為飛門飛揚開合之處經云齒為戶門齒者音聲之扇也。

會厭為吸門吞物出氣之衝胃上為賁門發之關下口為幽門搜便受。

大腸小腸會為闌門膚膈分利之界下極即尻為魄門糟粕轉出之域。故曰七衝門也。

按黃幽闕魄四門。散見內經諸篇。無有統繫焉。其飛戶吸三門。豈古文脫落。而存在此篇歟。所謂七衝者。水穀出納之門。而飛門至黃門。則主納焉。幽門至魄門。則主出焉。上道四門失守。則噎隔飴胃嘔吐吞酸諸病。隨分而生。下鄉三門廢職。則泄利秘結遺瀉痔脫諸證。逐次乃成。且胃者倉廩之府。谷神之宮也。飛門包含之戶門。齒決之吸門。噲嚙之黃門。容納之幽門。谷神既留。而糟粕成矣。受盛之闕門。分利之魄門。推轅之一門。不通則諸門為之生變。神欲安穩。豈可得乎。又經有畜門。而此無見者。蓋畜門者。鼻口之界。頰頰之關。不接水穀之路。故唯曰七衝門云。

第四十五難曰。經言八會者。何也。然府會大倉。在腹中藏會季脇。足厥陰筋會陽

陵泉。足少陽髓會絕骨。陳氏以為枕骨血會鬲俞。足太陽背部第二行骨會大杼。督脈大椎

第二行大杼穴村古者脈會大淵。手太陽寸氣會二焦。即謂上焦古三焦有專外一筋。外有經

骨名故持推皆通用形故直兩乳內。在腹中也。熱病在內者。取其(八)會之氣穴也。

按內經載熱病五十九刺法。各處熱邪。隨分取之。此篇由是立八會法以適簡約。蓋此八會十三穴。諸熱在身內者。各隨其部分而治之。鏡太子尸蹙。取外三陽五會者。豈止百會一穴。疑兼取此會之五處者。可知矣。

血海髓會骨會三說。滑註所引四明陳氏之說為是。三焦之三作上字者。謝氏不違古。

第四十六難曰。老人(夜)臥而不寐。睡不少壯(夜)寐而不寤。熱者何也。然經言

少壯者。血氣盛。(滿)肌肉滑。(澤)氣道通。呼吸榮衛之行。身不失於常。五十故晝

日精(衰)夜不寤也。足老人血氣衰。(少)肌肉不滑。(潤)榮衛之道澹。失常故晝

日不能精。易夜不得寐也。難故知老人不得寐也。醒

按此雖論辨老壯晝夜寤寐之有異。然其實則謂榮衛周身之度。老者有虧。而不應其數也。與靈樞生會篇義同。而此更設問答者。蓋壯者血氣常盛。而至於老。則其平居血氣既衰。况方得其病。則議藥迥別。故老者之病。比諸少壯。雖實猶尙挾虛。假令尋常內外病。有與少壯相似。然其攻補之際。最宜刻意。不可率以其病相似同治焉。扁鵲所以發難。專在於斯乎。

第四十七難曰。人面獨能耐（忍）寒者。何也。然人頭者。諸陽（經）之會也。諸陰

經（經）脈皆至頸胃中而還。（經）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故令面耐寒也。

按與靈樞所載岐伯言大同小異。彼謂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于面者。歷舉經絡本支。而示其血氣純粹獨聚於面耳。此篇乃謂首者諸陽所會。諸陰脈皆至頸胸而還。則獨主經脈正行者言之。蓋頭面者。手足六陽之脈所會。而其六陰脈之正者。皆終于胸中。其支別僅有貫頸繫目上。至巖頂。然其陰之微。包含諸陽中。則雖有而猶無焉。故越人斷以諸陽會發其義。則於治病之事。有裨乎後世矣。蓋首面支體骨屬筋會。雖如同。然其血氣清濁。自有分界。人身雖為一氣血。頭面病多是獨陰犯上。支體病多是清陽滯下。是示用藥施治之所以異也。

第四十八難曰。人有二虛（脈病）三實（同）。何謂也。然有脈之虛實。有病之虛實。有

診之虛實也。脈之虛實者。濡（弱）者為虛。緊（實）者為實。牢（強）者為實。中（實）者為實。中皆見

緊病之虛實者。出者（內傷）為虛。入者（外邪）為實。言者（虛實）為虛。不言者（言語錯）為實。

緩者（病以漸進非一朝一夕之謂）為虛。急者（一時暴發生）為實。診之虛實者。濡者（肌肉）為虛。牢者（筋骨）為實。瘠者（血氣）為實。癢者（血氣）為虛。痛者（邪氣）為實。外痛（邪實）內快（血氣）為外實。內虛。內痛

邪感外快。血氣空表為內實外虛。故曰虛實。

按靈樞分年之盛衰。月之虛滿。時之和不和。以言三虛三實。然其義廣遠。而非至近之法。故此篇沿其名。而革其法。所謂三虛三實者。脈病及診是也。可謂至近矣。濡與緊牢者。假令雖脈有大小浮沈滑瀉之異。大率濡弱而無力者。皆為虛矣。其六脈緊牢而有力者。皆為實矣。莫以脈經所載濡緊牢。認為其脈焉。即若有力無力字面。然其診之濡牢。亦由此類推出也。言也緩也。皆為內傷之候。其病亦有虛實。豈止虛耳。然此篇概為虛者。凡內傷者。藏病多不足。其偶有見實。乃皆一時邪之所為。多是假實。而非真實也。入也。不言也。急也。雖皆為外傷之候。然亦有虛實。豈獨實耳。此專為實者。凡外傷者。府病多有餘。其偶見虛。亦是假虛。而非真虛也。方其內攻。雖外傷須挾虛矣。方其外發。則內傷亦有似實焉。此篇特就其病發見之始而言之。以分其虛實耳。痛為實。快為虛者。是乃捫循切按之候。即診尺之義。學者須知古人察脈病外於診之一事。亦不可忽諸。

第四十九難曰。病有欲得溫者。飲食衣服居處有欲得寒者。同上有欲得見人者。惡言有不欲得見人者。好靜而各不同。病在何藏府也。然病欲得寒。而欲見人者。病在府也。主陽病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主陰何以言之。府者陽也。陽病欲得寒。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按此篇專緣其所欲之情。以別藏府之病。夫冬日飲湯。夏日飲水。常情之所使然。然則病情亦當如是。蓋冬則陽伏而陰旺。故人身外少氣而內有餘。所謂陽虛則外寒。陰盛則內寒。內外皆寒。故欲飲湯就溫。夏則陰

沈而陽浮。故外充而內空。所謂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外皆熱。故欲飲水受冷。常清尙且如此。况病情乎。且其至於見人之好惡。及動靜語默。亦皆陰陽之分。昭然可見矣。雖然。此亦一義例已。至其變化。則知藏病熱熾。便當欲寒。府病寒甚。便當欲溫。且如素問陽明病惡人。此乃一時熱積胸中所致。此難謂惡人者陰病。情之所爲。讀者察諸。因前篇有三虛三實之候。故此商病情以辯表裏寒熱。舊本第九篇。以遲數之脈。分藏府寒熱。與此篇互相發。宜參看。

第五十

難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何以別之。然憂愁思慮。

二字靈樞作恐懼

則

傷心。形寒飲冷。

欲冷靈樞作寒飲

則傷肺。恚怒氣逆。上而不下。

氣積

則傷肝。飲食勞倦。

則傷脾。

靈樞作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

久坐濕地。強力。

靈樞作有所用力舉重

入水。

靈樞作入房適度汗出浴水

則傷腎。是正

經之自病也。

按此難所發。卽出素問遺篇本病論。但彼闕肺一病。靈樞第四篇。有類此者。而文稍異焉。滑註引之。由不視遺篇爾。所謂正經自病者。言五藏內虛。而病從內生。東垣所謂內傷是也。蓋心肝二病。固爲七情偏氣之所傷。而其肺脾腎之病。乃似內傷挾外感者。然既爲正經自病。則知非尋常外邪矣。夫憂愁屬肺。思慮屬脾。共爲手足太陰二藏。偏傾而傷心。怒傷肝。此其本情。無論已。形寒飲冷。雖從外而入。然其人自失節。而所受者。非天時之寒傷之。且其寒與冷。亦非一朝一夕之感也。久坐濕地者。是亦似外邪。實非天時之濕。居處失宜。下體不溫。加之強力入房。汗出入水等事。以漸發病。亦非一時之水濕也。飲食勞倦。有內外之辨。故在下文。五邪病亦復言之。滑註引謝氏說爲是。正經之飲食傷主。勞倦五邪之勞倦。傷飲食爲之主。仍詳東垣內外傷辨。宜參攷。



何謂五邪。然有中風。肝有傷暑。心有飲食勞倦。脾有傷寒。肺有中濕。腎此之

謂五邪。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風得之。虛然。其色當赤。何以言之。肝主(五)色。

自入為青。正入心為赤。虛入脾為黃。微入肺為白。微入腎為黑。實肝為心邪。

從後而來。故知當赤色。其病身熱。心脇下滿痛。肝其脈浮大心而弦。肝何以知傷

暑得之。正然當惡焦。舊本脫臭。何以言之。心主(五)臭。自入為焦臭。正入脾為

香臭。虛入肝為臊臭。實入腎為腐臭。微入肺為腥臭。微故知心病傷暑得之。

自當惡焦臭。其病身熱而煩。心痛。心其脈浮大而散。心何以知飲食勞倦得

之。實然當喜苦味也。虛為不欲食。實為欲食。二句舊註或以為衍然於義無害何以言之。脾主

(五)味。入肝為酸。微入心為苦。實入肺為辛。虛入腎為鹹。微自入為甘。正故知

脾邪入心。從前而來為喜苦味也。其病身熱。心而體重嗜臥。四肢不收。脾其脈浮

大。心而緩。脾何以知傷寒得之。微然當謔言妄語。何以言之。肺主(五)聲。入

肝為呼。微入心為言。微入脾為歌。實入腎為呻。虛自入為哭。正故知肺邪入

心。從所勝而來為謔言妄語也。其病身熱。心灑灑惡寒。甚則喘咳。肺其脈浮大。心而

澹。肺何以知中濕得之。然當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腎主(五)液。舊本作入

肝為泣。虛入心為汗。微入脾為涎。微入肺為涕。實自入為唾。正故知腎邪入

心。從所不勝而來為汗出不可止也。其病身熱。心而小腹痛。足脛寒而逆。腎其脈沈

濡。腎而大。心此五邪之(診)法也。

按肝總管五色。心管五臭。脾者五味。肺管五聲。腎管五液。液應水。聲應金。味應土。臭應火。色應木。是其類也。凡一藏有五病。五五二十五變。本篇舉心爲例。餘可類推。夫肝之中風。邪入他藏。則見各藏色於面。心之傷暑。邪入他藏。則惡各藏臭於鼻。脾之飲食。邪入他藏。則喜各藏味於口。肺之傷寒。邪入他經。則發各藏之聲。腎之中濕。邪入他經。則出各藏之液。古者率皆以此。乃知其病之傳變焉。難經言此者居多。舊本三十四篇。出聲色臭味液。第七十四篇。言一藏有五病。第十篇有一脈十變。當與此篇參考。

第五十一 難曰。病有虛邪。有實邪。有賊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別之。然從後

來者。母往爲虛邪。從前來者。子來爲實邪。從所不勝來者。夫克爲賊邪。從所勝

來者。妻侮爲微邪。自病者。己自爲正邪。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爲虛

邪。傷暑得之。爲正邪。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傷寒得之。爲微邪。中濕得之。

爲賊邪。

按此承前篇之旨。申明五邪之名義。據氣厥論五藏寒熱相移等言。則五邪非獨有傳變。雖正經自病。其至久則亦嘗有傳焉。下篇所謂七傳。似言其義。然七傳者。唯謂五藏相克爲病。而未嘗言及一藏病。爲彼此相移。故與此所言。義本自異。不宜爲一途看。

第五十二 難曰。經靈素病言七傳者死。相間藏者生。何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

勝也。間藏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初傳肺。火克肺傳肝。金克肝傳

脾。木克脾傳腎。土克腎傳心。水克心復傳一藏不再傷。若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

假令心病傳脾。火生脾傳肺。土生肺傳腎。水生腎傳肝。木生肝傳心。火生是子母

相傳竟而復始。如環無端。再傳亦不至死故曰生也。

按靈素病傳二篇。所謂五藏府相傳。以至腸胃。命曰必死。此篇七傳。蓋本諸此。其實相逆。各傳其所勝。故曰死矣。假令病始于心。相克至肺。則為再傷。始于肺。則至肝為再傷。餘藏皆然。靈素舉五藏及胃膀胱七者。以論病傳。此篇獨謂五藏再傷為七傳。而不言及府。此乃所以與經異者何。觀後篇藏府病有治之難易等說。則其義似不相戾。唯越人分割藏府二病。言其義耳。所謂間藏者。五藏母子相傳之病。而比諸七傳。病勢則稍緩。故曰生焉。內經曰。間藏者刺之。又曰。不間藏者難治。排列相克藏。以一藏間之。則成相生。辟如排列心肺。以脾胃間之之類。故有間藏之名。呂氏之說得之。滑註以素問標本論間甚之間字釋其義。非是。所謂間甚。猶言輕重。與間藏之間。不相干涉。間藏字既出。病傳二篇。及平人氣象論中。學者審諸。

第五十三 難曰。藏病難治。府病易治。何謂也。然藏病所以難治者。傳其所勝

若夫順傳者非難愈也。若夫逆傳者非易治也。與七傳間藏同法。可見非由藏府

按前篇謂七傳間藏者。言藏病有死生之分。此篇特舉藏府二病者。以明其難易之治。凡藏病之所以難治。

多傳其所勝。若夫母子相傳則易愈。府病之易治者。多傳其所生。若夫逆傳。雖府病亦難治焉。故曰。與七傳

間藏同法。滑註既得其旨。故不復贅。

第五十四 難曰。府藏發病根本等不。然不等也。其不等者。四字因熊氏俗解補之何。然藏病

者止。留而不移。其病不離其處。有常部分府病者。彷彿變賁衛。奔上下行流。居處

無常。故以此知藏府二根本不同也。

按此為後篇論積聚起本。凡百爾病千態萬化。于澤如蕉。更僕不盡。然其所適從。唯藏府為期。舍此無可他

求。此篇舊本在七傳前。似隔一項。故易地云。

第五十五 同難曰。病有(五)積有(六)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屬聚者陽氣也。

故陰沈而伏。證陽浮而動。同氣之所積。名曰積。病根氣之所聚。名曰聚。本

故積者五藏所生。其根聚者六府所成。其本也。積者陰氣也。再其始發有常

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積病謂之積。總言五謂之積。三字舊本無因

聚者陽氣也。再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總言六謂之

聚。故以是別知積聚也。

按此篇所謂積聚。有藏府之分。蓋積者其所從來。以漸而深。積累在苜成塊。原於藏也。聚者所受猶淺。聚散

倏忽。居處無常。本於府也。積不易位。故後篇審言其病形。聚無定體。臨時變更。故此第言其所以然之由。宜

與後篇連讀。

第五十六 同難曰。五藏之積。各有名乎。第一以何月何日得之。第二然肝之積。名

曰肥氣。感備在左脇下。肝部如覆杯。積有頭足。形久不愈。令人發咳逆。通不勝

潛瘧。聚所勝或如連歲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應第何以言之。肺病傳於肝。

肝當傳脾。本克脾季夏。六適王。旺同下王者不受邪。緣下肝復欲還肺。積下肺

不肯受。制者故留結為積。受制故知肥氣為季夏戊己日得之。土旺得之。心之積名

曰伏梁。血起起齊上。大如臂。積上至心下。胸久不愈。令人病煩心。本經以秋庚

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水克心當傳肺。火克肺。金以秋。七十適王。王者

不受邪。心復欲還腎。腎不肯受。強下故留結為積。弱下故知伏梁以秋庚辛

日金得之。脾之積。名曰痞氣。石塞上不通在胃脘。腹中覆大如盤。形久不愈。令人四

肢不收。發黃疸。飲食不為肌膚。皆屬本病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

脾。木克土脾當傳腎。土克水腎以冬適王。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

留結為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水得之。肺之積。名曰息賁。狀喘息而發在左脇

下。肺部覆大如杯。形久不已。令人灑淅寒熱。喘欬發肺壅。本病以春甲乙日得

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火克金肺當傳肝。金克木肝以春適王。王者不受邪。肺復

欲還心。心不肯受。故留結為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木得之。腎之積。名

曰賁豚。如豚發於小腹。腎部上至心下。若豚奔狀。或上或下無時。積久不已

令人喘逆。及其所生骨痿少氣。本經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土克水腎

當傳心。水克火心以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脾不肯受。故留結為

積。故知賁豚以夏丙丁日火得之。此五積之要法也。

按此篇詳言五積名形。與所以得病之由。而其名與病形。義無容疑。至其謂得病之由。則未嘗不使後人起

惑焉。夫五積之所由生。固執月日。則雖難經。其說或涉怪誕。何者。其所謂肝日季夏戊己。心日秋庚辛。脾日

冬壬癸。肺日春甲乙。腎日夏丙丁。豈有如是拘拘時日哉。果若其說。則凡五積之病。方其時發者。皆能推算

月日知之乎。蓋積之為病。藏氣拂鬱而所致也。夫人之情。每有好惡。至其有感。則藏氣為之動。動而中節。何

害之有。一或有偏。則藏氣為之傾移。而運化失常。故因其偏虛。邪氣湊焉。所謂肺病傳肝者。肺邪乘肝虛。經

云虛者受邪是也。肝又欲傳脾。是其道也。然其時脾無虛。則邪無入地。而不能傳焉。經云。實者不受邪是也。肝復欲還肺。然其不受者。橫且有所不勝也。故跋胡蹇尾。進退維谷。故留結爲積。是以相克之病。假令金克而土旺。則木邪何往。所以留結于本部也。餘藏可以例推。學者莫以文害辭。而以意逆志可矣。滑註情感之說。以性理言。迂遠而闕於事情。不可從矣。

第五十七難曰。泄凡有幾。泄名多皆有名不。然泄凡有五。均其名不同。有胃泄。

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五泄至甚乃爲後重。後重即痢。滑註以後重蒙大瘕泄非是。

泄者。即謂飲食不化。完穀色黃。未失胃土本色。故此脾泄者。即謂腹脹滿。有泄注。泄食

即。或嘔。吐逆。大腸泄者。即謂食已窘迫。腸胃大便秘。有泄注。泄食

邪切痛。拘急而絞。絞前二小腸泄者。即謂便膿血。赤白小腹痛。痛在齊下大瘕

所成泄者。腸中裏急後重。腹裏急痛。數至圜而不能。大便莖中痛。小便此

五泄之緊要法也。

按內經謂泄痢居多。所謂飧泄洞泄濡泄鶩泄瘕泄暴注下迫是也。其所謂痢。則曰腸澼便血。曰下白沫。曰下膿血。扁鵲乃去繁而就簡。故脾胃大腸三焉者。此謂泄瀉。小腸大瘕二泄。此謂痢疾。軒岐謂之腸澼。仲景謂之滯下。其義一也。總言之。則爲五泄。泄一變至於後重。則爲痢。然則泄與痢。固一源而二岐。素問云。下爲殭泄。久爲腸澼。是也。泄多屬寒。痢多屬熱。且其瀉與後重。亦自有別。蓋靈素所載。其證多端。若無繫屬。扁鵲約爲五泄。且以藏府名蒙泄字上。則有所歸著。而至其審證施治。則有大裨於後人。後世方書。汗牛充棟。至其分泄痢之名。亦或倍蓰之。或什百之。乃使後人有多岐亡羊之惑。學者務本。則其道自成矣。

第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總括下文五種傷寒其脈有變。傳註作辨義亦通否。然傷寒有五。分別五症有中

風。仲景所云風邪在衛有傷寒。寒在表有濕溫。身體重有熱病。熱而不惡寒有溫病。即四時不正之氣其所苦。大義見素問故

此不各不同。中風之脈。陽浮而滑。表邪陰浮而滑。尺下濡而弱。裏氣不和濕溫之脈。陽浮而弱。裏氣不和陰小而急。裏傷寒之脈陰陽俱盛。力而緊瘧之脈。陰陽俱

浮。表裏浮之而滑。邪沈之散濇。榮氣不和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

各已上隨其經。邪所在而取之。註以附溫病一證非

按內經云。熱病者。皆傷寒之類。由是觀之。則所謂熱病。其所指義尤廣矣。而至其論病。則唯言其傳經。及兩

感等症。未嘗明分有五證之異。其命名亦僅舉溫暑二病耳。扁鵲始論五種傷寒者。壹唯於內經熱論中。以

其不言脈象。故由所感之邪。立其病名與脈焉。名者人治之大者。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醫

事不成。則民病無所措手足。其傷寒有幾。指病因別之。即內經所謂諸熱病是也。五病中之傷寒。即真傷寒

也。其餘風熱濕濕四病者。類傷寒也。即內經所謂皆傷寒之類是也。病俱熱證。則其所苦。亦嘗無異。然謂各

不同者。蓋由有陰陽表裏淺深之分故爾。內經既舉其傳經之證。詳且盡矣。然不言熱病有五邪之別。於是

扁鵲姑置其所苦不辨。獨舉脈狀。以分五病之幟。則嘗有正鵠。以便為治也。仲景傷寒論。皆據此篇引伸觸

類。殆無餘蘊。學者察諸。

傷寒有汗出而愈。表有邪下之而死者。裏無邪有汗出而死。表無邪下之而愈者。裏有邪

何也。然陽虛。正氣虛中外陰盛。裏氣內滿汗出而愈。中下之即死。不中的陽盛。表氣實

陰虛。邪入裏而正氣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凡治傷寒有汗吐下三法。此即言汗下二法。而不言及吐者。蓋寒邪在上焦爲胸煩。乃當行吐。吐是所罕行。內經云。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未嘗言及吐法。故扁鵲置而不論。獨舉汗下二法。以論之耳。所謂陽虛陰盛。言邪在表。陽盛陰虛。言邪在裏。然以常例推之。其義難通。何者。陽虛陰虛。共指邪濇之地而言。其謂陰盛陽盛。言正氣偏盛。由是觀之。則兩虛字謂正氣方虛。兩盛字謂經氣偏盛。崑山王氏云。寒邪外客。非陰盛而陽虛乎。熱邪內熾。非陽盛而陰虛乎。似是而非。仲景云。桂枝下咽。而陽盛則斃。承氣入胃。而陰盛則亡。此亦省文。義本非異。滑註以陰陽字爲表裏。大得其旨。故引外臺所謂表病裏和。裏病表和。以通其義。然和自和。盛自盛。豈可混同乎。且以虛爲邪盛之處。則可以盛爲氣和之地。則未可。何者。盛固爲無邪處。然比諸經之和。則有餘。故扁鵲不言和而言盛。可以見已。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此亦一義。王氏以陽虛陰虛。爲陽經陰經之虛。以陽盛陰盛。爲陽熱陰寒之邪。陰陽字分爲二義。似反字例。姑且舉之。以俟知者折衷。

寒熱之病。候之如何也。然。皮寒熱者。皮不可近。靈樞作附。席。毛髮焦。鼻藁。脂。不

得汗。取三陽之絡以補手太陰。肌寒熱者。皮靈樞作肌。膚痛。唇舌藁。無汗。取三陽於下以去其血補足太陰以出其汗。骨寒熱

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本藁痛。靈樞作齒未槁取其少陰於陰股之絡齒已槁死不治

此一節見靈樞第二十一篇。扁鵲附諸此者。蓋傷寒之爲病。亦必因寒熱之勢。以知其苦。而徵邪之淺深。故邪在皮部。則皮不可近。席。且不得汗。在肉分則唇舌乾無汗。在骨屬則汗注而不止。齒本藁。蓋在表者。心肺主之。在中者。脾胃主之。在裏者。腎肝主之。是扁鵲所以探摛古經而附焉。滑伯仁以爲內傷寒熱。王文潔以爲外感寒熱。皆非是。



第五十九難曰。狂(與)癩之病。何以別之。然狂疾之始發。少臥關多而不飢關少。而不自高賢也。自辨知也。自倨貴也。三言共見狂者氣機妄笑實。好歌樂。土妄行不休。手足諸陽之本邪氣

自高賢也。自辨知也。自倨貴也。三言共見狂者氣機妄笑實。好歌樂。土妄行不休。手足諸陽之本邪氣

特是也。癩疾始發。意不樂。陰多僵仆。者陰反身直視。眼精凝而不轉是也。二字舊本誤出篇末然則其脈三部共感之語

獨屬癩症且據前條文。例則當在此故改移此。其脈三部陰陽俱盛。總謂狂癩二證之感分而言之三部陰感是癩脈三部陽感是在脈

按靈樞謂癩狂者數件。癩曰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煩心。曰引口啼呼喘悸。曰先反僵。因而脊痛。其餘曰筋癩疾。曰脈癩疾。是也。狂曰先自悲喜忘。若怒善恐者。得之憂飢。曰少臥不飢。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曰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曰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曰多食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於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是也。此篇僅舉一二條者。則去繁就簡。而使人知其有屬陽屬陰之分焉。大凡難經之為書也。其所論辨。率皆舉其大義。龐安常謂引而不發是也。况若此篇所述。比諸靈樞。則其辭尤簡。故能知百病之本也。蓋百病之發。其變雖多端。陰陽虛實。最為關係。至若狂癩之證。明分其陰陽。以施之治。則無有踏邪路。陷大澤之憂。此扁鵲合其餘緒。而取則陰陽二證者。為使後學

未末其本矣。古之義也。

第六十難曰。頭(與)心之病。有厥(證)痛。有真(正)痛。何謂也。然手足舊本無是字按邪客足三陽亦

為頭痛靈樞云大陽經二二陽之脈。受風寒邪伏留而不去者。證則名厥頭痛。入(實)

連在腦(海)者。邪深痛甚名真頭痛。手足寒而至其五藏(邪)氣相干(觸)名厥心痛。東垣所云

肺心痛。胃心痛等。類是也。有治法。其痛甚。但在心(藏)手足青靈樞作痛者。即名真心痛。其真頭證頭痛者。日發夕死。夕發日死。無治法

心痛者。日發夕死。夕發日死。無治法

心痛者。日發夕死。夕發日死。無治法

心痛者。日發夕死。夕發日死。無治法

心痛者。日發夕死。夕發日死。無治法

心痛者。日發夕死。夕發日死。無治法

心痛者。日發夕死。夕發日死。無治法

心痛者。日發夕死。夕發日死。無治法

按頭心之痛。有厥真二焉。厥者。謂邪從是至彼而為痛。真者。謂邪直居其處而痛甚。凡頭心厥痛。多與他病兼見。如其真痛。則單發之病。而命懸旦夕。固難為治。所謂三陽經脈受邪而不去則逆。故衝頭而痛者。以手足三陽。皆達於頭面故爾。若入於腦海。留連彌久而發者死矣。所謂五藏邪氣。互相干犯。故衝心而痛者。以經之病也。厥心痛五條。所謂肺肝腎脾胃之邪也。至其論治法。則悉且盡矣。此篇乃唯示其本焉耳。

第六十一 難曰。經言望（形也）而知之謂之神。（明）聞（聲也）而知之謂之聖。（通）問（情也）而知之謂之工。（術）切脈（象）而知之謂之巧。（伎）何謂也。然望而知之者。望

見其五色。（榮枯）以知其病。（目視）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精濁）以別其病。（耳聽）問而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好惡）以知其病所（發）起所（居）在也。（意）切脈而知之者。

診其寸口。（總寸）視其（正）虛（邪）實。以知其病。（舊本謂病一在何藏府也。心）經言。以

外（望）知之曰聖。以內（問）知之曰神。此之謂也。（上文以神聖屬望聞以工巧係問切是揭神怪二字總給內外可見不拘四等分配之名）

按靈樞見色而知曰明。按脈而知曰神。問病而知之曰工。此篇分神聖工巧。以配望聞問切。大率文異旨同。

所謂五色五音五味五脈者。望聞問切之大要。而豈止是已。其形肉之肥瘠。皮膚之榮枯。骨節之大小。是亦

望也。哭泣歌樂。謔語呻吟。訣別懊懷等情。是亦聞也。或有憂鬱。或有愛憎。或有妒媚。或有嫌疑之類。是亦問

也。尺膚之寒熱滑澹。經脈之逆順。是亦切也。凡此四診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未曾容闕一焉。苟失之。則不

足以為工巧之業。况於神聖之術乎。四診之義諦。出內經諸篇。宜以參看。

第六十二 難曰。藏陰井榮（兼俞經合三字）有五（穴）。府（陽）獨有六（穴）者。何謂也。然府（經）者

同難曰。藏陰井榮（兼俞經合三字）有五（穴）。府（陽）獨有六（穴）者。何謂也。然府（經）者

同難曰。藏陰井榮（兼俞經合三字）有五（穴）。府（陽）獨有六（穴）者。何謂也。然府（經）者

陽也。三焦(氣)行於諸陽。經故置一俞。非井榮俞之俞而穴俞之俞名曰原(穴)。府有六者亦

與三焦無形之府共一氣也。

按此篇所問。五藏每經有井榮俞經合。六府每經五穴之外。增一原。有六者。何也。其答意謂原者三焦氣所過。而凡刺諸十二經穴於手足四關之末。則必兼俞與原。以調三焦之氣化。然其在陰經。則以俞爲原。而陽經獨別有原者。蓋三焦是六府之配。而雖無其形。然五府非此氣。則何緣能得幹施運化水穀乎。然則府之爲物。專賴此氣之運用耳。故曰。府有六者。亦與三焦共一氣也。此下五篇。通言井榮俞經合之義。但每篇各異其趣。讀者錯綜以求其義。斯得其旨矣。

第六十三難曰。十變說見第三十四篇古書篇目內經今無所見僅存此經。言五藏六府榮合。餘三穴皆以井(穴)

爲始者。何也。然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行。諸鼓行有音。諸蚊行有音。諸飛有音。諸蠕動有音。無足〇四種皆蟲豸之屬。當生之物。莫不以春(氣)生。故歲數四時始於春。日數十幹始於甲。故以

井爲始也。

按承上文問藏府每經在爪甲端諸穴。皆以各井。且爲始者。何也。答意以謂凡有藏府之病。內鬱不達。心胸支滿等症。乃取諸井。總主開鬱發生之治。故曰井者東方春也。萬物始生。內經所謂標取而得之是也。諸蚊行喘息。蜻飛蠕動等語。是皆舉春陽升騰之時。蠢然振發者言。此以示諸井特爲開發之治。爾。故結之曰。歲數始於春。日數始於甲。

第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乙)。木。陽井(庚)。金。陰榮(丁)。火。陽榮(壬)。水。陰俞(己)。土。陽俞(甲)。木。陰經(辛)。金。陽經(丙)。火。陰合(癸)。水。陽合(戊)。土。陰陽皆不

同。五行其意何也。然。是剛。夫柔婦之事也。陰（經）井（穴）乙木。陽（經）井（穴）庚金。

陽井庚。庚陽者乙陰之剛。夫也。陰井乙。乙（木）者庚（金）之柔婦也。乙為木。故

言陰井木也。庚為金。故言陽井金也。餘（變俞經合四穴）皆倣此。

按亦承上問。井既為諸穴之首。則其相配五行。亦當同。然今陰井為木。陽井為金。則名同而類異焉。且以井為木。則所謂發生之意。固當其理。若以井為金。則其於為始之義。其理不通者何。答乃謂是剛柔之事。則五行十幹。夫婦配耦之義。而陽干屬夫行。陰干屬婦行。表裏二經。離而縱。則為相生。合而橫。則為相制。實知聖人用針予奪之妙。端在斯符焉。惜乎輒近道汚。而世乏其術。靈樞曰。五藏五俞。五五二十五俞。六府六俞。六六三十六俞。闕手少陰者。蓋與厥陰同治也。與三十二篇言肝肺乙甲。夫婦相配之義同矣。然彼直以藏府言。此即以穴俞言。厥旨無異也。

第六十五難曰。經言所出始為井。所入終為合。其（刺）法奈何。然所出為井。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故言所出為井也。所入為合。合者北方冬也。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為合也。

按此篇雖以井合出入問之。其實則明五俞血氣。各有淺深之量。井象谷井。而泉源所出。其血氣至微。榮象水之隙。而血氣稍溜。俞象水之竇。而盈科進澹。經象水之流。而奔波激浪。蕩濛決泮。合象水之海。而百川競歸。沸鬱溟渤。由是觀之。凡刺井榮。則鍼貴輕淺。刺經合。則鍼貴重深。若夫俞者。在井合之中間。其血氣無過不及之偏。則使夫冲和之氣。運行其經中。乃所謂三焦之氣。而所以名原者。然本篇唯言春冬二時。陰陽升降。未會及此者。聊示一義例耳。

第六十六難曰。經靈樞本言肺經之原穴出於太淵。魚際藏經以俞心經之原穴

出于太陵。手腕兩筋間實手厥陰俞心病代主治之肝經之原穴出于太衝。足大指本節後脾經之原穴出

于太白。足大指核骨下腎經之原穴出于太谿。內踝後少陰心經之原穴出于兌骨。

神門穴掌後鈎骨端膽經之原穴出于丘墟。外踝前○府經上胃經之原穴出于衝陽。足跗

三焦經之原穴出于陽池。手表腕中央膀胱經之原穴出于京骨。足少指本節後即京骨下大腸

經之原穴出于合谷。手大指食指兩又骨前少陽經之原穴出于腕骨。手少指腕側起骨下

按靈樞第一篇。併太淵太陵太白太衝太谿五俞。及鳩尾脾腧。以為十二原。其第二篇連言五藏六府。惟有

十一原。二篇俱代手少陰之原。以厥陰俞者。蓋焉諸邪在心。皆在心之包絡。則知二經同治。故省一原耳。扁

鵲乃從第二篇文。加以少陰真心之俞。合為十二。蓋靈樞第一篇。以穴數之。則為十二。以經俞數之。則五俞。

其鳩尾脾腧二穴。既繫任脈。以此備原穴數。亦古之一法。然非正經之原。故此難增入少陰出於兌骨一句。

以明十二正經之原云。

十一二經皆以俞為原者。藏經俞為原府經別有原是大概言之何也。然五藏俞此俞字非藏經二十五俞之俞即俞原之俞也可見以俞

為原止者。二焦氣之所運行。原氣之所留止也。二焦所行之俞為原者。何

也。再然。齊下腎間動氣者。先天真氣人之生命也。資生之門十一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

原。即腎間動氣二焦者。原氣之別使也。此一句最緊要主通行二氣。宗營衛經歷於五藏六府。

原者。二焦之尊號也。一本末一氣故所止輒為原。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十二

原穴也。

此一節具言原穴爲一身之至要。然十二經皆以俞爲原之言。似未免後學之疑。何者。六府既已俞外有原。則未必以俞爲原。然其言如是者。蓋陽經者從俞過爲原。而其配五行。亦俞原俱木。則知二穴同治。雖然。六府既已俞外有原。故答辭獨言五藏之俞。三焦之所行。而不言六府者。各別有原。夫三焦之所以尊者何。齊下腎間動氣。人之性命。十二經之根本也。云云數語。一大關係。蓋含著於腎間。則曰原氣。曰動氣。潛行默運於一身。則曰三焦。二氣而一。一氣而二者。所謂原者。三焦之尊號也。且上焦如霧。中焦如瀝。下焦如瀝。故云通行三氣。經歷五藏六府。所謂三氣者。言宗營衛也。由是觀之。則三焦者。一身遊行之氣。而內從藏府。外達四肢百骸。無所不至焉。故曰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十二經諸原云。重按前篇三焦主治。取臍中齊傍齊下。此篇以手足原穴爲三焦之主治。彼此各不同。一則以其氣所位言。一則以其氣遊行言。並行不相悖者也。腎間動氣之說。詳第三十篇。

第六十七難曰。五藏（經）六府（經）皆有井榮俞經合。皆何（病）所主（治）然。經（經）

第一。言所出爲井。金木所流爲榮。水所注爲俞。土所行爲經。火所入爲合。水井治在

主心。下滿。病榮治在主身熱。病俞治在主體重節痛。病經治在主喘咳寒熱。病合

治在主逆氣而泄。病此五藏六府井榮俞經合。所主病也。

按五俞主治。豈止此數證。是舉其要者。所謂井爲東方木。則主陽氣。開發其心下滿。乃知各經邪鬱。故發之。榮爲南方火。則主陽氣。遍滿其身熱。乃知陽邪偏盛。故泄之。俞爲中央土。則主無過不及。其體重節痛者。中氣不和之所致。故和之。經爲西方金。則主陽氣下降。其喘咳寒熱者。是陽氣失降。而陰氣交爭。故收之。合爲北方水。則主陽氣閉藏。其逆氣而泄者。是陽不歸其根而下虛。故止之。凡諸井榮。皆屬春夏。故行鍼之道。專

主發泄。經合皆繫秋冬。則其施治亦主收藏。俞原在其中間。共為三焦之所過。則使諸經氣無過不及之差。此篇因前諸論。結以主治法。此下諸篇。皆論鍼家補瀉之法。

第六十八難曰。諸井者。肌肉淺薄。手足血氣微。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然諸井者。木也。榮者。火也。火者木之子。實者瀉。當刺井者。

以榮寫之。故經言補者不可以為寫。寫者不可以為補。此之謂也。

按刺瘡論曰。諸陰井莫出血。此篇因此以為刺井之戒。所謂諸井者。在手足指端爪甲角。其地至盜。而脈流亦涓涓微派耳。故方其補之。則若無妨。方其瀉。固有所忌。故云氣少不足使也。滑註以為不足使。為補瀉。然此論專為刺井者言之。則唯禁瀉而未嘗禁補。故本文明言刺井者。以榮瀉之。惟示瀉井。必以榮代之之法。若夫為補。豈所可忌哉。第六十二至於此篇。並論井榮俞原經合。所以為治之義。

第六十九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而俞在陽。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

按此因前篇井榮俞經合諸論。次及腹背募俞之義。募者結也。名陰穴。在腹者。俞者輸也。名陽穴。在背者。夫經之有募俞也。皆藏氣所留止處。而俞與募。又有差別。俞者屬於背部。太陽經。其血氣有積此輸彼。募者在胸腹部。或屬本經。或屬他經。血氣逗留其處。內深運藏。故有病則陽病行陰。陰病行陽。率皆緣此取之。是鍼家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之義也。靈樞以任脈之鳩尾脾腧為膏與育之原。則在腹部亦有原。所謂募者。蓋募原之謂也。凡周身之氣穴。總謂之俞。此所謂俞者。止言背部五藏之俞耳。讀者勿混同。

第七十 難曰。經今經無言春刺井。夏刺榮。季夏刺俞。秋刺經。冬刺合者。何謂也。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榮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

以上五治當其時取之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藏一病。輒有五邪者。假令肝病。立面色青者。肝病也。鼻臊臭者。肝病也。味喜酸者。肝病也。聲喜呼者。肝病也。液喜泣者。肝病也。

其病衆多。五邪相加不可盡言也。四時四有數五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也。鍼之要妙。在於秋毫。舊本有者也二字今削去

按此承前篇。謂井榮俞經合。分爲四時之治。凡五藏病當其時而發者。各視其所主之聲色臭味液。從其藏之虛實。而爲之補瀉也。所謂五藏一病。輒有五者。謂賊微虛實正五邪也。假令春病在肝。則盡見本藏之聲色臭味液。乃知肝之五邪也。若夫聲臭味液。淫至。則照鑒脈證。而顧夫賊微虛實。他邪相冒如何耳。餘藏可以例推。或疑靈樞諸篇所言。冬刺井者。與此篇異。何歟。蓋審彼所言。皆謂先時資其化源之治也。如木以水爲化源。火以木爲化源之類。皆培其本。而救病於未發者。扁鵲特舉經之所遺闕。而論當時發病之治爾。夫五藏之病。以此察之。則虛實自明。而補瀉之分。瞭然可知矣。故結之云。鍼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本篇舊出於

第七十四。今詳其辭。正與第六十八篇。義互相發。宜連讀。

第七十一 難曰。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然春夏者。陽氣在地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地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

是隨時爲後深春夏各經致一陰氣。秋冬各經致一陽氣者。何謂也。然春夏溫

卷 下

五九



（暑）必致一陰者。初下鍼深而二字舊本脫沈之。至腎肝之部。筋得氣引

（仲）持之陰營也。秋冬寒涼必致一陽氣者。初內鍼淺而浮之。至心肺之

部。皮得氣得之氣推內之陽衛也。是謂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

按素問第六十四篇曰。春氣在經脈。夏氣在經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又靈樞第九篇曰。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劑。刺瘦人者。以春夏之劑。此篇蓋據是等說。論刺有淺深之法。細味其旨。則春夏二字。微有淺深之分。若秋與冬。亦當然。乃知天時人氣。升降浮沈。如合符節。亦嘗知瘦人雖秋冬。猶用春夏之法。肥人雖春夏。更行秋冬之法。各隨其宜。臨機應變。允執厥中。是此篇之微意。不可不察焉。後節又言春夏致陰。秋冬致陽。則似與前說左。而實不相乖。言方刺之初。先深下之。在筋骨之部。窺鍼下所動之氣。乃引浮之。留在淺處。而後行鍼久之。此所謂春夏致一陰之法。而其治專在淺處。蓋春夏陽氣升浮之時。故人氣亦提舉。以從其道焉。其刺之初。先淺內之。在皮膚之分。鍼下得氣。漸推下之。留在深處。而後行鍼灸之。此所謂秋冬致一陽之法。而其治專在深處。蓋秋冬陽氣降沈之時。故人氣亦重墜以從之耳。兩初字勿輕看過。此蓋下鍼初一手法。而非謂至其經。猶且如是矣。讀者察諸。

第七十二難曰。經言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血何謂也。然鍼陽衛分者。

臥鍼而刺之。刺陰榮分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鍼榮俞諸之處。衛氣散乃內

鍼。是謂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也。

按靈樞曰。刺有三變。所謂刺榮衛。與寒痺留經是也。其言曰。刺營者出血。刺衛者出氣。又素問曰。刺皮勿傷

脈。刺脈勿傷肉。刺肉勿傷筋。刺筋勿傷骨。刺骨勿傷筋。刺筋勿傷肉。刺肉勿傷脈。刺脈勿傷皮。由此文而推之。所謂無傷者。言榮出血。衛出氣也。傷者言榮出氣。衛出血。蓋刺榮者。有事於血。故以其左手攝按所鍼之俞。令衛氣散而內鍼。則浮氣不亂。是刺榮無傷衛也。刺衛者。有事於氣。故斜臥其鍼以行之。則無墜下之過。是刺衛無傷榮也。靈樞唯以氣血有淺深之分而言。此篇直謂行鍼之法。其實則彼是互相發明。

第七十三難曰。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致氣。當瀉之時。何所置弄氣。然當補之時。從衛分取氣。當瀉之時。從榮分置氣。其陽正氣不足。陰邪氣有餘。當先補其陽穴。而後瀉其陰穴。陰正氣不足。陽邪氣有餘。當先補其陰穴。而後瀉其陽穴。榮血衛氣通行。此其要也。

按此篇專爲補瀉榮氣。行於脈中者言之。凡補瀉之法。前後諸篇所述。其義不一。各殊其歸。集成以得之。則鼎湖之蘊奧。渤海之要妙。當如得諸心。而運諸掌焉。所謂從衛取氣者。殘留其鍼。得氣因推下之。使其浮散之氣。收入脈中。是補之也。從榮置氣者。深而留之。得氣因引持之。使脈中之氣。散置衛外。是瀉之也。卽與前篇所言。春夏致一陰。秋冬致一陽。其事似同。然彼以四時陰陽升降之道言之。此乃以一經增減之法言之。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陽瀉陰云云。數語。卽靈樞所云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瀉其陽而和之之義。先虛後實者。是鍼家予奪之道。若誤先實後虛。則恐暗脫漏正氣。故戒其先後如此。

第七十四難曰。鍼有補瀉。何謂也。然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入內鍼法也。知爲行鍼者。信其左手。不知爲行鍼者。信其右手。當刺之時。先以左手厭按

所(可)鍼榮俞之(穴)處。彈而努之。法爪而下之。法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順施鍼而刺之。得(鍼下)氣因推而內之。是謂補(法)動(搖)而(引)伸之。是謂瀉(法)不得(鍼下)氣。乃與授男外衛女內營。不得取下氣。是謂十死不治也。

按候吸內鍼。候呼出鍼。曰瀉。以呼內鍼。以吸出鍼。曰補。是呼吸出內之鍼也。內經諸篇數言之。故此篇唯言左右手法。以辨補瀉。所謂厭按所鍼。彈而努之。爪而下之者。皆謂用左手之法。如此而氣來。至則遂直刺之。而隨其鍼下得氣。徐以深之。此即補之之法也。動而伸之。是謂瀉。疑似前後文有脫漏。何者。補既言入鍼之法。而不言出焉。寫既言出法。而不言內焉。由此考之。則補之出鍼。當不動而伸之。寫之入鍼。必當不須左手厭按之法。然則非有闕漏。蓋互文言之。不得氣。乃與男女內。靈樞云。男內女外。堅拒勿出。僅守勿內。是謂得氣。內外字與此倒置者。蓋彼有男禁內。女禁外之義。觀下文二句。可以見已。此篇內外。即直言與者。授與施與之義。在男持鍼於衛外。以待氣之至。在女推鍼於營內。以待氣之至。文異而義同耳。如此亦氣不至。則為死必矣。故曰十死不治也。

經言。有見音現如出者。何謂也。然所謂有見如入出舊本脫者。謂左手從得在見氣來至。乃內鍼。鍼入見氣(至)。盡乃出鍼。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也。

此承前節再言補法出入之鍼。前所謂補者。唯謂內鍼。而未言出鍼。故舉經言。再謂其義如此。所謂左手見氣者。前既縷縷盡之。候其鍼下所得之氣。至盡而出鍼者。至此乃言之。若夫寫者。上文既言動而伸之。則何待其見氣來盡乎。蓋鍼法補之為難。故令王素虞搏章。發有寫無補之疑。且此篇於補一法。丁寧反覆不止。

者。以其難故爾。於寫則略之。以其易故爾。此一節出於舊本第八十篇。詳其文義。全與前段互相發。故聯一篇。

第七十五難曰。經言能知迎隨之（經）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衛）必在在察也如舊七十一難曰。經言能知迎隨之（經）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衛）必在（衛）衛之在陰（平）陽（秘）也。然所謂迎隨者。知榮衛之流（脈）中行（脈）外（脈）經脈之往來（衛）也。隨其逆順而取之。故曰迎（奪）隨（濟）之。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自太陰始而終）其內（女）外（男）表（發）裏（深）隨其陰（經）陽（經）而調（和）之（氣）。故曰調氣之方。必在陰陽。

按謂迎隨者。所謂為補瀉之術也。然其法不一。所謂知榮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也者。榮行脈中。晝夜五十度。從漏水與息數而流。且衛氣晝行諸陽。夜行諸陰。是謂榮衛流行也。手三陽從手至頭。足三陽從頭至足。手三陰從腹至手。足三陰從足至腹。是謂經脈往來也。滑註以二句為一義者。粗矣。隨其逆順而取之者。假如足三陽從頭下行至足。將瀉之。則先使鍼鋒逆其流而向上。謂之迎。將補之。則使鍼順流而向下。謂之隨。如手三陽從手上行至頭。將瀉之。則亦逆流向下。謂之迎。將補之。則順流向上。謂之隨。餘可推知。此篇所言。即逆順之迎隨是矣。調氣之法。必在陰陽者。即前篇所謂與男外女內。暨素問應象論所言。以表知裏。從陽引陰。以左治右等事。率皆調氣之術。而此所謂知其內外表裏。隨其陰陽而謂之是矣。素問曰。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滑註所引謝堅白說得之。宜參攷。

第七十六難曰。經言迎而奪之（邪）安得無（邪）虛隨而濟之（補）安得無（正）實。虛（正）之與實（邪）。若得（正）若失（邪）。實（邪）之與虛（正）。若有（邪）若無（正）。何謂也。然迎

而奪之者。寫其子也。取之於前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取之於後假令心病寫手心主

俞。大陵是謂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并。中衝是謂隨而濟之者也。所謂實

象正邪之與虛。兼二者者。牢。實濡。(虛)之意也。此言經氣之虛實氣。鍼下所來實牢者。正氣濡

補則變為得。言濡虛者邪氣實牢者迎。濡則變為濡虛為失。言故曰。若得若失也。

按靈樞小鍼解曰。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為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必然。若

有得也。瀉則悅然。若有失也。所謂有無者。指病之所在而言。邪氣實處。是謂之有。正氣虛處。是謂之無。所謂

得失者。指行鍼之事而言。虛主聚氣。是謂之得。實主散邪。是謂之失。蓋此篇所言子母迎隨。而與前篇義已

為異。即靈樞所云察後與先。若存若亡者。言氣之虛實補瀉之先後也。此篇虛實二字。尤有深意存焉。乃知

一朝三暮四。更為朝四暮三。依違兩歧。未可以定。故曰。實與虛者。牢濡之意也。所謂牢為邪實。則濡為正虛。濡

為邪虛。則牢為正實。互文言之。讀者莫為等閑看。

身七十七。難曰。經。靈樞第十篇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何謂也。

然。(正)虛者補其。(經)母。(穴)實者瀉其。(經)子。(穴)當先補之。然後瀉之。前

先補後瀉之意。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者。是止。本經自生病。不中他。(經)邪也。當自取其

經。本經所故言以經取之。

按此承前篇。再發問答。以斷靈素所言。不虛不實。以經取之之語。審其立問之意。子母補瀉之義。前既已悉。

言則非所發。疑唯議補瀉之外。別有經刺一法耳。蓋補法為隨。瀉法為迎。若夫以經取之。則非刺子母而刺

母已者。且夫謂母能令子虛。則補母者。治其本也。其病從母及子也。謂子能令母實。則瀉子者。治其末也。其

病已者。且夫謂母能令子虛。則補母者。治其本也。其病從母及子也。謂子能令母實。則瀉子者。治其末也。其

病從子加母也。是皆他邪所爲者爾。正經自病者。本經之氣失常。則流行錯亂。故用鍼治其經氣而已。是其非有虛。又非有實。有何迎隨之施哉。余觀本邦最近之世。用鍼治病。率皆經刺一法。而未嘗聞有全行迎隨子母法。况若前諸篇所載。取五輸法。亦唯虛虛參星。殆幾乎熄。悲夫。古昔聖賢。苦口丁寧。垂教萬世。徒存方策。被蠹魚害。噫。

第七十八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言肝重實。言肺重虛。心從肝。腎從肺。不足。何謂

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舉五行相制常例。東方（肝）木也。西方（肺）金也。木欲實。火欲平。

金當平之。金尅木。木尅火。火尅土。土尅金。金尅木。火欲實。水欲平之。水尅火。火尅土。土尅金。金尅木。土欲實。木當平之。木尅土。土尅金。金尅木。金欲實。火當平

之。火尅金。金尅木。木尅火。火尅土。土尅金。金尅木。水欲實。土當平之。土尅水。水尅火。火尅土。土尅金。金尅木。東方肝也。則知肝實。非等。開實。西方肺也。則知肺虛。

非尋常虛。瀉南方（心）火。補北方（腎）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

母也。二句起下病因子。心。肝。腎。能令子。肝。虛。水勝火。一句處方大關係。舊本誤出于前。故今移此。故瀉（心）火。補（腎）水。欲令（肺）金不得平（肝）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治如是虛者。非通變則不。何問其餘。病。此之謂也。

按東實西虛。即謂肝木實。肺金虛。皆是病之所在焉。瀉南補北。即謂瀉心火。補腎水。皆是治之所歸焉。此乃發難之端也。答辭先舉五行相制者。表其常例。火者木之子。水者木之母。二句。此篇一大關係。乃樹下文分病因與治法之幟。蓋肝之亢極。本因心火有餘。子有餘則不食母氣。肝木所以盛實。腎之衰竭。原關肺金不足。母不足則無助子氣。肺金所以太虛。以五行相制之常。爲之治則。當補肺瀉肝而平之。今乃棄東西而治

南北者。非經常之法。猶之儒家有權。兵法有奇乎。所謂子能令母實一句。言病因子者心。母者肝。母能令子

虛一句。言治法。母者腎。子者肝。或問如果其說之是。則心之有餘。既令肝實。則肝之有餘。亦當令腎實。然則腎胡爲虛乎。曰。心令肝實者。其氣逆而爲邪也。夫木生火者。順道也。今心有餘。而不食母氣。故木氣不達而反逆。所以朔洄爲邪焉。腎之爲虛。既失母氣。夫水生木者。亦順道也。雖然。其氣不足。故將通於彼。則不可以遠。何逆流之有。且自心而傳於肝者。邪氣也。從腎而通於肝者。正氣也。辟諸水流。其末窒礙不通。則逆。逆則責激。激則混濁。本源爲之沸騰。是豈水之性哉。肝之所以有實也。源既細微。則其流不長。縱使隄防在其下流。勢已微。則不能達中道而潤。遂委泥沙。何奔逆之有。腎之所以有虛也。或又問瀉火補水。此兩藥並行乎。將所謂先補後瀉邪。曰。否。苟以鍼石言之。卽應補陰瀉陽而可。若夫湯液。則不必然。唯其補陰是務。觀水勝火一句。可以見已。是亦此篇一大要語。不可忽略。熟察答意。此證原因。中氣虛而脾不能散精。上歸於肺。肺乏主氣。此肺一虛。肺氣不行。則腎陰不足。陰不足。則陰中之陽動焉。故肝木逆上。并於心。此肝一實。心氣有餘已極。則不食母氣。而傳道不通。肝邪益熾。此肝重實。心氣有餘。則上尅肺。此肺重虛。至其施治。則肺虛者。置而不取。辟猶齊問菁茅。討南巡而崇袁周之朝焉。補腎則陰氣自盛。而心失其勢。取援於母。則肝實日減。辟猶晉假道於虞以代虢。其實則晉不在虢而在虞焉。所謂欲令金不得平木。及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是此之謂歟。余釋此難之義。旁通陳廷芝王安道孫一奎三子之說。各有所取舍。蓋歷代諸家。紛紛未有定論。王氏嘗說近之世。勃然獨得此篇之旨。然至於以不一字爲衍。則千慮一失。實可惜乎。陳孫二氏。存不字以立其義。則獨得其本旨。何者。此篇本論應變之治。故從傍補其不足。一舉以立兩全之功。若八十篇所言。則補肺瀉肝。直取其常制之法。固有彼此常變之分。若以去不字。則與下篇混爲一意。豈合扁鵲之旨乎。學者審諸。

第七十九難曰。經變頂言上工治未病。邪未傳處中工治已病。病既在者。何謂也。然所謂

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邪與脾。故先實其脾氣。邪將傳無令得受

肝之邪。將克之勢。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邪氣但一心

治肝。病所故曰治已病也。

按謂未病者。指其所未受邪。已病者。指已所病。凡諸藏病動輒傳其所克。假令上工治未病。則當先望視其

橫與縱之所在。預防其蠶食。蓋有綢繆牖戶之漸焉。中工治已病。無有遠慮。胡祛近患。坐執一故爾。靈樞第

五十五篇云。上工刺其未生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此篇之旨。率由斯文。素問第二篇所言。未病已病。義

與此異。彼謂未病者。指無病人。言不可混同。前篇所謂瀉南補北。是上工之治未病也。故承上而言。上中二

工。各有階級也。

第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指真實指假虛指真虛指假損不足而益有餘。謂治之壅是寸口脈

見之邪將病。證自然有虛實邪。其損不足有奈何。然是病二字滑注以為衍孫一至斷焉。古言之法。今從

孫氏。非謂寸口脈也。在脈自見其真而不見其假謂病自其假虛假實也。假令肝真實而肺

真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是言常例當知金平木。是言常治法假令肺

真實而肝真虛。此肺動驟見假虛肝見假實用鍼不補其肝。三字舊本誤在用針上今考文義以移諸此而

反重實其肺。實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按病有虛實。虛實有真假。其真焉者。合於脈象而知之。故亡論已。至於假焉。則中工之徒。動誤其診。故引經

言戒之曰。無實實虛虛。言勿以假為真而治焉。若有實實虛虛。而真假相錯。則不足者愈損。有餘者愈益。若



夫寸口脈。則虛自見。實自見。實。故鮮有失診之誤矣。故曰非謂寸口之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所謂虛實者。言假虛假實也。若肝實肺虛。是真虛實。故直行補肺瀉肝之道。肺實肝虛。即在脈。則當見其真。苟在證。則多見假者。何則。肺主擊斂。其藏嫩軟。雖病有實。見證多似不足。肝主發生。其藏猛烈。雖病有虛。見證多似有餘。故中工誤認。以假實為真。以真實為假。徒使病者受醫之桎梏。非正命而死焉。悲夫。因前既尤中工粗無遠略。故重深戒之。此難與七十八篇所云。東實西虛。固有常變之分。義互相發。不宜為一例看。

第八十一難曰。經靈樞第三十一五藏脈氣已絕於內。尺用鍼者。反實其外。陽經之合五藏

脈氣已絕於外。寸用鍼者。反實其內。陰經之合內外之絕。何以別之。然五藏脈

已絕於內下部者。腎肝氣已絕於內也。下焦所治而醫下反補其心肺。無虛地五藏

脈氣已絕於外上部者。其心肺脈已絕於外也。上焦所治而醫上反補其腎肝。無虛地陽

絕補陰。陰絕補陽。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微戒之辭如是死者。醫殺之

耳。

按靈樞第三篇云。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者。脈口氣內絕不至。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矣。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者。脈口氣外絕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輪。有留鍼以致其陰氣。陰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張會卿曰。脈口浮虛。按之則無。是謂內絕不至。藏氣之虛也。脈口沈微。輕取則無。是謂外絕不至。陽之虛也。此篇問答。蓋據此文變例。而發其餘蘊。靈樞所謂內絕者。指陰經之虛。外絕者。指陽經之虛。故內絕取陽經之合。外絕取四末之輪。是乃識陰虛補陽。陽虛補陰之誤也。素問云。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是正道也。而今治藏反取陽合。治府反取陰俞。其誤可知矣。扁鵲所

謂內外絕者。舍府不論。偏舉藏而言之。故知外絕者。心肺之虛。而寸脈浮虛內絕者。腎肝之虛。而尺脈沈微。是爲異也。下工動輒有此反治。故重深戒之曰。如此死者。醫殺之耳。前篇既舉中工之害。則此言醫者。當指下工。舊本誤出於第十二篇。馮氏玠謂此篇合入用鍼補寫之類。嘗在六十難之後。以例相從也。今從其說。以類移於此云。

○余續前修之業。自壯歲時講究此書。業已數百遍。至今三十年所。無日不鑽研。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通。不佞如萬里。雖未曾中其肯綮。然且莫寓意。以俟左右逢其原之日久矣。顧其距春秋時邈焉。則其言亦淵乎深哉。故其歷世所注傳。自吳呂廣至明吳文晷。凡十有九家。愈繁愈雜。辟猶百川派分。無繇尋源。於是舟之方之。漸得觀游泗之瀾。以問渤海之津。嘗讀韓非子說林。其中有言秦荆有郄。荆人傍說晉叔向。叔向論城壘丘可否。以令二國和焉。余讀至是。喟然歎曰。烏虜。扁鵲設難之意。於叔向乎盡矣。無乃刻意叔向。以體扁鵲乎。乃余所註解。有取乎爾。亦有取乎爾。

# 難經古義跋

難經古義。家大人歷年講書之暇。折中諸家。獨斷爲說。先是庚辰之春。將竣上木之事。不圖罹祝融氏之災。半已烏有。嗣後稍稍起草。今茲復舊。然大人爲業。奔走四方。不遑寧處。故託門人泉春安再三校正。不佞仲實與焉。檢閱已竣。乃請父執山公介淨書。劄劂告成。因述其事。以謝遲滯之罪。云。壬辰冬十一月。男仲實識。

裘吉生主編

珍本醫書集成

葉霖著

難經正義

世界書局印行

難經正義  
提要

難經正義六卷。清葉霖撰。霖字子雨。揚州人。是書辨論精核。考證詳審。爲難經註疏中之善本。難經本以闡發內經爲主。顧辭意有與靈素違異者。是書取內經經文。一一排比。覈其異同而會通之。誠深得徐大椿難經經釋之旨矣。葉氏所著。別有重訂傷暑全書伏氣解脈說溫熱經緯評。已由本局與三三醫社刊行。聞裘氏讀有用書樓收藏者。尙有傷寒正義素問正義溫病條辨評諸稿。其學問淵博。而溫病尤有心得。故是書於傷寒溫病之變革。尤剖析入細也。葉氏咸同間人。時西醫學已流入中國。是書詮釋內景。雜探西說。亦前此註家所未有者也。

# 序

醫書之繁。汗牛充棟。然剽襲僞託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爾。辨之法有三。考其年以求其世。此後味其辭而索其旨之淺深。臨其診以證其言之是非。而真僞無所匿矣。執是以觀古今醫籍。益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之難經者。楊元操序言渤海秦越人所作。殆難窮考。而仲景傷寒論自序。有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云云。其爲漢以前書無疑。是卽史遷倉公傳所謂扁鵲之脈書也。而隋書經籍志云。黃帝八十一難二卷。與楊氏之序不侔。夫難問難也。經者問難。黃帝內經之義也。云黃帝者。或原於此。越人之作。似屬可信。自古言醫者。皆祖述內經。而內經十八卷。西晉亂後。亡失益多。素問九卷。梁七錄隨全元起註本。祇存其八。已佚第七一卷。王太僕拉雜陰陽大論之文。以補其亡。妄託得自張公祕本。殊不足據。鍼經九卷。唐人搜其殘帙。易名靈樞。亦非廬山真面。越人去古未遠。採摭內經精要。意周旨密。雖爲華元化燼餘之書。經呂廣編次。不無衍闕。然醫經補逸。獨賴此篇。厥功偉矣。惟理趣深遠。非淺學得窺堂奧。故詮註者亡慮數十家。間見精義。究不能處處實有指歸。豈得爲後學津筏。讀者病之。霖學識庸陋。難探元微。謹考經文。尋其意旨。旁採羣籍。資爲左證。質以諸賢之箋釋。西土之剖驗。以正其義。非敢啓幽前祕。嘉惠來茲。唯在講肄之際。取便繙閱爾時。

雜經正義

光緒二十一年春正月。揚州葉霖書於石林書屋

# 難經正義卷一

揚州葉霖學 浙江謝誦穆校

一難曰。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

首發一難。問手足十二經皆有動脈。何以獨取寸口以決死生。以起下文之義。

按五藏六府之氣。晝夜循環。始於肺而終於肺。是肺爲一身之主氣。而寸口乃肺之動脈。在太淵經渠之分。爲脈之大會。故越人獨取此以候五藏六府之氣。然諸經動脈不可不知。否則握手不及足。難免長沙之呵斥矣。手陽明大腸脈動合谷。在手大指次指凌骨間。手少陰心脈動極泉。在臂內腋太陽小腸脈動天窗。在頭側大筋間曲頰下。手少陽三焦脈動和髻。在耳兌髮下筋間。手厥陰心包絡脈動榮宮。在掌中屈中指無名指盡處是。足太陽膀胱脈動委中。在膝膕絡紋裏。足少陰腎脈動太谿。在足踝後跟骨上。足太陰脾脈動衝門。在期門下。同身寸之一尺五分。足陽明胃脈動衝陽。足大指次指陷中爲內庭。上內庭。同身寸五寸是。足厥陰肝脈動太衝。足大指本節後。同身寸二寸是。足少陽膽脈動聽會。在耳前陷中。攷明堂鍼灸圖甲乙經諸書。指稱動脈者二十餘穴。惟此十餘穴。或可用以診候。而此十餘穴中。又以太谿衝陽太衝三足脈爲扼要也。

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



然。答辭。會聚也。手太陰肺之經。言肺主氣。十二經之脈動。皆肺氣鼓之。故肺朝百脈。而大會於寸口。寸口者。卽素問經脈別論氣口成寸以決死生之義。故曰寸口。寸口三部。魚際爲寸。太淵之高骨爲關。經渠爲尺。是手太陰肺經之動脈也。人之飲食入胃。其清氣上注於肺。以應呼吸而行脈度。越人立問之意。所以獨取夫寸口。而後世宗之。爲不易之法。四十五難脈會太淵。亦此義也。

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爲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

此承上文言。人謂平人。不病而息數調勻者也。靈樞五十營篇。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一周於身。水下二刻。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水下二十刻。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凡行八百一十丈。營衛生會篇。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度而復大會。衛與營俱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亦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矣。素問平人氣象論。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是

脈者營氣也。行經脈一日五十周。今日平旦始於手太陰之寸口。明日平旦又會於手太陰之寸口。此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取法於寸口也。

按脈者。血中之氣也。經言營氣取營運於中之義。西醫言食入於胃至

小腸。皆有微絲管吸其精液。上至頸會管。過肺入心左上房。心體中空。四壁均。或凹

或凸。中有直肉隔之。故稱左房右房。左右半截。又有橫肉。化赤為血。此即清者為

營也。其血從左上房落左下房。入總脈管。由脊之齊筋。循行經脈之間。

一日夜五十度。周於身。盡入百十丈之脈道。以應呼吸。漏下者營氣也。

若夫衛氣。取衛護於外之義。經脈中之血氣。由脈管之尾。出諸氣街。入

微絲血管。經謂孫絡者是也。與陽明之悍氣。人之飲食。五味雜投。奚能無毒。西醫謂之炭氣者此也。相合。散布通

體皮腠之間。充膚熱肉。淡滲毫毛。此即獨者歸衛也。脈管之赤血。既入

微絲血管。合陽明悍氣。則其色漸變漸紫。西醫因其有毒。謂之炭氣。散布遍體。漸併漸

粗。而接入迴血管。經謂絡脈者是也。之尾。血入迴血管內。而藏府外。而經脈並脈

管。交相逆順而行。外行經脈者。有陰陽之別。一支浮於肌腠之上。一支

沉於分肉之間。即陽絡行於皮表。陰絡行於皮裏。而皆與脈管偕行。經

言營行脈中。衛行脈外者是也。迴血管內外行遍。入總迴管。至心右上

房。落右下房。遞入於肺。呼出悍氣。吸入生氣。其血復化為赤。入心左上

房。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者。此之謂也。然氣中有血。血中有氣。氣與血不

可須臾之相離。乃陰陽互根。自然之理也。夫運行經脈中之血氣。周夜

行五十周者。如月之應水。流貫地中。其行疾。出諸氣街。合陽明悍氣。纏

布周身之血氣。晝夜行一周者。如日隨天道。繞地環轉。其行遲。故人與天地參也。行陰行陽者。陰絡陽絡中血氣。隨經脈。偕之衛氣也。至若外邪襲入。熱傷氣。寒傷血。當責諸孫絡。纏布周身之衛氣。伏氣內發。當責諸絡脈中之衛氣。浮於脈外者。可刺之。以洩其氣。沈於脈內者。宜急攻以殺其毒。診脈察病。當責諸運氣。脈管之營氣。蓋血入心之上房。落下房。過總脈管。皆開闔。聲與呼吸相應。故可候脈之動數。而西醫聽聲以辨心疾。亦取乎此。

二難曰。脈有尺寸何謂也。然。尺寸者。脈之大要會也。

會。聚也。要會者。言切要聚會之處也。人之一身。經絡營衛。五藏六府。莫不由於陰陽。而或過與不及。於尺寸見焉。故爲脈之大要會也。一難言寸口爲脈之大會。以肺朝百脈而言也。此言尺寸爲脈之大要會。以陰陽對待而言也。

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

關者。尺寸分界之地。脈訣所謂高骨爲關是也。關下爲尺。主腎肝而沈。故屬陰。魚際大指本節後內廉大白肉。名曰魚。其赤白肉分界。卽魚際也。關上爲寸口。主心肺而浮。故屬陽。治理也。欲明陰陽爲病之治者。須於尺寸候之也。

故分寸爲尺。分尺爲寸。

寸爲陽。尺爲陰。陽上而陰下。寸之下尺也。尺之上寸也。關居其中以爲

限也。言分寸爲尺。分寸爲寸者。謂關上分去一寸。則餘者爲尺。關下分去一尺。則餘者爲寸。此明尺寸之所以得名也。

故陰得尺內一寸。陽得寸內九分。

此又於尺寸中分其長短之位。以合陰陽之數。一寸爲偶數。九分爲奇數也。蓋關以下至尺澤。皆謂之尺。而診脈則止候關下一寸。關以上至魚際。皆謂之寸。而診脈止候關上九分。故曰尺中一寸。寸內九分也。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寸爲尺之始。尺者寸之終。云尺寸者。以終始對待而言。其實貯寸得九分。尺得一寸。皆陰陽之盈數也。然得一寸不名曰寸。得九分不名曰分者。以其在尺之中有寸之中也。

三難曰。脈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覆有溢。有關有格。何謂也。

此言太過不及。皆病脈也。陰乘陽。則陰太過而犯陽。爲陽不及。陽乘陰。則陽太過而犯陰。爲陰不及。若相乘之甚者。則爲覆溢之脈而成關格之證也。

然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關前爲陽。寸脈所動之位。脈見九分而浮。九陽數。寸之位浮。陽脈是其常也。過謂過於本位。過於常脈。不及謂不及本位。不及常脈。是皆病脈也。

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

遂者徑行而直前也。魚即魚際。溢如水之溢滿而出於外也。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故曰關。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故曰格。此陰乘陽位。其脈遂溢於魚際之分。而成外關內格之證也。

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

關後爲陰。尺脈所動之位。脈見一寸而沈。一寸陰數。尺之位沈。陰脈是其常也。過謂過於本位。過常脈。不及謂不及本位。不及常脈。皆病脈也。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

覆者。如牆之傾覆也。經云。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也。以陰不得營於陽。陽遂下陷而覆於尺之分。此陽乘陰位之脈。而成內關外格之證也。

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

覆溢之脈。乃陰陽離絕之徵。若覆溢之微。雖關格重證。猶或未至危殆。若覆溢之甚。爲真藏之脈。真藏者。謂藏氣已絕。其真形獨現於外。不必有疾病。而可決其必死也。

按脈乃血中之氣。謂之營氣。西醫言穀食入胃。其精液及至頸。過肺奉心。化赤爲血。應呼吸。行脈道。卽靈樞營氣篇云。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者。是也。蓋藏氣者。不能自至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是左右寸口。雖屬於肺。而皆有陽明胃氣。鼓舞其間。故胃爲脈之

根。肺爲脈之幹也。素問脈要精微論云。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六節藏象論。以人迎一盛至四盛以上爲格。陽寸口一盛至四盛以上爲關。陰。而靈樞終始禁服諸篇。亦以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脈口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不通死不治。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此人迎寸口。指結喉兩旁。人迎太淵。經渠間之寸口而言也。越人既獨取寸口。不診十二經動脈。無取乎結喉之人迎。推溢陽爲外格。溢陰爲內關之意。知人迎爲寸口。肺脈之根。寸口爲人迎。胃脈之幹。人迎脈大至一倍二倍三倍四倍。未有不變見於氣口者。以根大而幹亦大也。如人迎四倍以上。爲外格證。則寸口之脈。亦溢於魚上。爲溢陽脈。以應人迎之氣。爲其根幹相通。是寸口以上。可察人迎之氣。而結喉兩旁之人迎。亦不必診也。此越人獨取寸口。以尺寸分覆溢關格脈證之意也。後之註難經者。不能達越人之意。多主此一脈四名之說。或謂人迎當診於結喉兩旁。死於旬下。泥執經文。皆屬誤會。不知此節大旨。診尺寸以詳陰陽相乘之候。而察關格之病也。故其設問。謂古之論脈者。曰太過。曰不及。曰陰陽相乘。曰覆溢。曰關格。若是說來。各有所異否。答辭始舉關之前後。申明陰陽之位。而以過之與減。解太過不及爲脈之形勢。以上魚入尺。解覆溢爲脈之現體。而後結其義。曰。是爲關格病之所成也。仲景平脈篇云。寸口脈浮而大。浮爲虛。大爲實。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不得小便。格

則嘔逆。是據此節而申明其證者也。何註家不察之甚耶。

四難曰。脈有陰陽之法。何謂也。然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其脈在中。

此言脈之陰陽。雖在於尺寸。其陰陽之氣。又在浮沈。如心肺居膈上。陽也。呼出必由之。腎肝居膈下。陰也。吸入必歸之。脾受穀味為生脈之原。而在中。而呼出吸入。無不因之。故診脈之法。浮取乎心肺。沈取乎腎肝。而中應乎脾胃也。

按經言呼出者。非氣自心肺而出也。為腎肝在膈下。其氣因呼而上。至心至肺。故呼出心與肺也。心肺在膈上。其氣隨吸而入。至腎至肝。故吸入腎與肝也。夫呼者因陰出。吸者隨陽入。其呼吸陰陽。相隨上下。經歷五藏之間。乃脾胃受穀氣以涵養之也。故言其脈在中。讀此節不得刻舟求劍。謂呼出之氣為陽。吸入之氣為陰也。

浮者陽。沈者陰也。故曰陰陽也。

按之不足。舉之有餘。曰浮。浮為陽者。象火而炎上也。按之有餘。舉之不足。曰沈。沈為陰者。象水而潤下也。

心肺俱浮。何以別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腎肝俱沈。何以別之。然牢而長者。肝也。按之濡。舉指來實者。腎也。脾者中州。故其脈在中。是陰陽之法也。

浮大無力。按之散而欲去者。名曰散。浮細而遲。往來蹇滯不前者。名曰

瀼沈而有力。實大弦強。按之但覺堅極而不移者。名曰牢。大而長微弦。按之隱指幅幅然。中取沈取皆有力量者。名曰實。心肺俱浮。何以別之。蓋心屬火。故其象浮而大散。肺屬金。故其象浮而短瀼。肝腎俱沈。何以別之。蓋肝屬木。故其象牢而長。腎屬水。故其象舉指按之來實。水體外柔而內剛也。脾屬土在中。旺於四季。主養四藏。其脈來從容和緩。不沈不浮。故曰其脈在中也。

脈有一陰一陽。一陰二陽。一陰三陽。有一陽一陰。一陽二陰。一陽三陰。如此之言。寸口有六脈俱動邪。然此言者。非有六脈俱動也。謂浮沈長短滑瀼也。浮者陽也。滑者陽也。長者陽也。沈者陰也。短者陰也。瀼者陰也。所謂一陰一陽者。謂脈來沈而滑也。一陰二陽者。謂脈來沈滑而長也。一陰三陽者。謂脈來浮滑而長。時一沈也。所言一陽一陰者。謂脈來浮而瀼也。一陽二陰者。謂脈來長而沈瀼也。一陰三陽者。謂脈來沈瀼而短。時一浮也。各以其經所在。名病逆順也。

過於本位謂之長。不及本位謂之短。按之往來流利。展轉替替然。謂之滑也。前引五藏之脈。以應五行。此又引三陰三陽之脈。以應六氣。其浮滑長。三陽也。沈短瀼。三陰也。而於三部中察此六脈。即可知陰陽盛衰之機。蓋陰陽之脈不單至。惟其不單至。故有此六脈相兼而見。惟其相兼。故有一陰一陽。一陽一陰之不同也。此別陰陽虛實之法。再隨春夏秋冬。觀其六脈之變。則庶乎可知病之逆順矣。



按徐氏曰。此節言六脈互見之象也。此但舉其例而言。亦互相錯綜。非一定如此也。其經手足三陰三陽也。逆順如心脈宜浮。腎脈宜沈。則爲順。若心脈反沈。腎脈反浮。則爲逆。此又見脈無定體。因經而定順逆也。然脈之浮沈。或可相兼。滑濇長短。不得並見。亦當曉也。

五難曰。脈有輕重。何謂也。然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與血脈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腎部也。故曰輕重也。

持脈卽按脈也。菽豆之總名。肺位最高而主皮毛。故其脈如三菽之重。心在肺下。主血脈。故其脈如六菽之重。脾在心下。主肌肉。故其脈如九菽之重。肝在脾之下。主筋。故其脈如十二菽之重。腎在肝下。主骨。故其脈按之至骨。沈之至也。舉指來疾。言其有力而急迫。卽四難舉指來實之義也。此五藏本脈如此。倘有太過不及。則病脈也。

菽豈之總名。診脈輕重。何獨取乎豈。且不言三菽四菽五菽。而必以三菽累加之。蓋豆在莢。累累相連。與脈動指下相類。以此意推之。言三菽重者。非三菽加于一部之上。乃一指下如有一菽重也。通稱三部。則三菽也。肺位高而主皮毛。故輕。六菽重者。三部各有二菽重也。心在肺下。主血脈。故稍重。九菽重者。三部各有三菽重也。脾在心下。主肌肉。故又稍重。十二菽重者。三部各有四菽重也。肝在脾下。主筋。故較脾又加一菽。

重也。腎在肝下而主骨。故其脈按之至骨。沈之至也。而舉之來疾者何也。夫脈之體血也。其動者氣也。腎統水火。火入水中而化氣。按之至骨。則脈氣不能過于指下。微舉其指。其來頓疾于前。此見腎氣蒸動。勃不可遏。故曰腎部也。舉指兩字。最宜索玩。不可忽也。若去此兩字。是按之至骨。而來轉疾。乃牢伏類矣。

六難曰。脈有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何謂也。然。浮之損小。沈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沈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

浮沈者。下指輕重也。盛虛者。陰陽盈虧也。滑氏曰。輕手取之而見損小。重手取之而見實大。知其爲陽盛陰虛也。大抵輕手取之而見損小。輕手取之而見實大。知其爲陽盛陰虛也。重手取之而見損小。重手取之而見實大。知其爲陰盛陽虛也。重手取之而見損小。輕手取之。不拘何部。率以是推之。前四難論陰陽平脈。而及于病脈。此節專論陰陽虛實太過不及之義。陰陽之法似同。而平病微甚各異。不可不察。徐氏謂上文屬于陰。屬于陽。平脈也。恐不盡然。

七難曰。經言少陽不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長。陽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陽之至。洪大而長。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沈短而數。此六者是平脈耶。將病脈也。然。皆王脈也。

洪脈似浮而大。兼有力。舉按之則泛泛然滿三部。狀如水之洪流。波之湧起。脈來大而鼓也。緊脈帶數。如切繩。如轉索。丹溪謂如綉線。譬如以二股三股。糾合爲繩。必旋絞而轉。始得緊而成繩者是也。細脈如線。極

細三候不斷不散者是也。微脈似有似無，浮軟如散，重按之欲絕者是也。上文言三陽三陰之旺脈，此言三陰三陽之旺時至，言其氣至而脈應之也。少陽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長者，以少陽陽氣尚微，離陰未遠，故其脈無定也。陽明之至，浮大而短者，陽明之陽已盛，然尚未極，故浮大而短也。太陽之至，洪大而長者，太陽之陽極盛，故洪大而長也。太陰之至，緊大而長者，太陰爲陰之始，故有緊象，而尚有長大陽脈也。少陰之至，緊細而微者，少陰之陰漸盛，故緊細而微也。厥陰之至，沈短而敦者，敦沈重貌，以厥陰陰之至，故沈短而敦。陰脈之極也。此六者非本然之平脈，亦非有過之病脈，乃六氣應時而至之旺脈也。首稱經言，卽素問平人氣象論太陽脈至，洪大以長，少陽脈至，乍數乍疎，乍短乍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之義，引伸而言之也。

其氣以何月各王幾日。然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王，復得甲子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太陰王，復得甲子少陰王，復得甲子厥陰王，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此三陽三陰之王時日大要也。

古曆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曆元。然歲周二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日有零餘，歲各有差。越人申素問六節藏象論之義，以六六之節成一歲。其自冬至之後，得甲子卽是來年初之氣分。爲歲差之活法也。其甲子或在小寒之初，或在太寒之初，以應乎少陽之氣。少陽之陽，其陽尚微，復得甲子，應乎陽明。陽明則陽已盛，復得甲子，應乎太陽。太

陽則陽極盛。陽極則陰生。而太陰用事。故復得甲子。應乎太陰。太陰之陰氣尙微。復得甲子。應乎少陰。少陰則陰已盛。復得甲子。應乎厥陰。厥陰則陰極盛。陰盛則陽生。如是無已。此三陰三陽之旺脈。隨六甲之日數者如此。

按歸藏商易。取用乎坤。而以十二辟卦。候一歲十二月消息。亦卽乾坤二卦六爻之旁解也。蓋乾之六。陽自十一月建子。冬至一陽始生。爲地雷復卦。卽乾之初九爻。十二月建丑。二陽生。爲地澤臨卦。卽乾九二爻。正月建寅。三陽生。爲地天泰卦。卽乾九三爻。二月建卯。四陽生。爲雷天大壯卦。卽乾九四爻。三月建辰。五陽生。爲澤天夬卦。卽乾九五爻。至四月建巳。六陽充足。而爲乾爲天。卽乾之上九爻。此一年之乾卦也。五月建午。夏至一陰生。爲天風垢卦。卽坤之初六爻。六月建未。二陰生。爲天山遯卦。卽坤六二爻。七月建申。三陰生。爲天地否卦。卽坤六三爻。八月建酉。四陰生。爲風地觀卦。卽坤六四爻。九月建戌。五陰生。爲山地剝卦。卽坤六五爻。至十月建亥。六陰純靜。而爲坤爲地。卽坤之上六爻。此一年之坤卦也。夫坤爲萬物之母。而能生物。然坤本純陰。必待乾與之交。而得其陽。然後始能生萬物也。十二支次序。世人皆以子爲首。因坤臨十月亥。坤爲純陰之卦。陰極則陽生。故十一月冬至。一陽升于地上。爲地雷復也。不知造化端倪。實不在子而在午。蓋天地交而萬物生。是乾坤交姤之初。卽爲萬物造端之始。然交必陽體充足。而後能交。乾之六

陽乃充足於四月之巳。次爲午。故乾至五月建午。始與坤交。是則乾足於巳。而動於午。巳午皆火。故伏羲卦乾居正南。乾之外體屬火。乾中含蓄陰精屬金。故五行家言庚金長生在巳。所謂長生者。乃指其生之之原而言也。乾之初。動於午。每年五月夏至之時。乾上九之一陽。已升至天頂極高。不得不轉而向下。向下卽感動坤陰之氣。上升而交。故天地三交。五月建午爲第一交。六月未爲第二交。七月申爲第三交。所謂坤三索於乾也。乾坤交而謂之索者。以坤本純陰。必索於乾而後有陽。始能生化也。乾陽入坤而化爲氣。氣升爲雲爲雨。蓋十二辟卦。乾位巳火也。坤位亥水也。乾與坤交。火入水中而化爲氣。以水爲質。火爲性也。人與天地參。試以一碗。人張口氣呵之。則生水。故知氣之形屬水。而其所以能升騰行動者。則火也。爻辭曰。見羣龍无首吉。言氣升能爲雲雨。故喻爲龍。而乾與坤三交。則乾上四五之三爻。盡入於坤。而乾上交巳火之首。早入亥水之中。爲育生胚胎之兆。故龍之无首吉也。此節言三陽三陰之六氣。與素問六微旨諸論主氣客氣者有間。越人謂冬至復得甲子者。以冬至爲地雷復。一陽始生之初。應少陽甲木春升之氣。而甲子爲干支之首。六氣莫不由之變更。故用以察一歲陰陽之氣也。

人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

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

寸口脈平而死者，非謂穀氣變見於寸口，以決死生，乃言脈之體。腎間動氣，爲生氣之原。卽素問陰陽離合論曰：大衝之地，名曰少陰者是也。大衝者，腎脈與衝脈合而盛大。故曰大衝。夫腎間則衝脈所出之地，外當乎闕元之分，而三焦氣化之原。十二經之氣，皆系於此。故曰根本也。挾任脈上至咽喉，以通呼吸。故曰呼吸之門。上系手三陰三陽爲支，下系足三陰三陽爲根。故越人引樹以設喻也。是氣也，爲十二經之原。三焦之府，主宣行營衛者也。又爲精神所舍。元氣之所係也。一名守邪之神者，以命門之神固守，邪氣不得妄入。入則死。若腎氣先絕於內，其人不病，病卽危矣。

按腎間動氣，爲十二經生氣之原。統轄營衛者也。蓋人身氣血之升降，必由呼吸以循環。吸入天之陽，呼出地之陰。心主君火，吸入之氣，乃天陽也。亦屬火。其氣由鼻入肺，歷心，引心火從心系，循督脈入腎。又從腎系以達下焦胞室。挾膀胱至下口。其吸入天之陽氣，合心火蒸動膀胱之水，化而爲氣，循衝任而上。過膈入肺，而還出於口鼻。上出之氣，在口舌藏府之中，則爲津液。由諸氣街外出於皮毛。以薰膚潤肌，則爲汗。此火入水中化氣之理。卽乾坤相交三索之義。故曰人與天地參也。

九難曰：何以別知藏府之病耶？然數者，府也。遲者，藏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諸陽爲熱，諸陰爲寒。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此分別藏府之病也。人一呼一吸爲一息。脈亦應之。一息之間脈四至。閏以太息。脈五至。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之脈也。其有增減。則爲病矣。一息三至曰遲。不及之脈也。一息六至曰數。太過之脈也。藏爲陰。府爲陽。脈數者屬府。爲陽爲熱。脈遲者屬藏。爲陰爲寒。又推言所以數屬府。遲屬藏之義。故曰諸陽爲熱。諸陰爲寒也。然此但言其陰陽大概耳。未可泥也。

按府病亦有遲脈。藏病亦有數脈。以遲數別藏府。固不可執。而以遲數分寒熱。亦有未盡然者。夫遲爲陰脈。醫者一呼一吸。病者脈來三至。去來極慢者。是也。遲脈爲病。皆因內傷生冷寒涼之物。外涉水冰陰寒之氣。多中於藏。或中於府。或入於腠理。以致氣血稽遲不行。故主陽氣虛。氣血凝滯。爲陰盛陽衰之候。觀其遲之微甚。而識寒之淺深。此道其常也。若遲而有力。更兼澹滯。舉按皆然者。乃熱邪壅結。陰道不利。失其常度。故脈反呈遲象。然未可造次。必驗之於證。如胸脘飽悶。便秘瀕赤。方是主熱之遲脈也。若景岳所云傷寒初解。遺熱未清。經脈未充。胃氣未復。脈必遲滑。或見遲緩。河間云。熱盛自汗。吐利過極。則氣液虛損。脈亦遲而不能數。此又營氣不足。復爲熱傷。不能運動熱邪。反爲所阻。失其輸轉之機。故緩慢而行遲也。再遲而不流利爲澹。遲而歇止爲結。遲濡浮大且緩爲虛。似是而非。尤當辨認也。數脈爲陽。醫者一呼一吸。病者脈來六七至者。是也。數脈主熱。爲病進。爲陰不勝陽。故脈來太過也。然

亦主寒者。若脈來浮數大而無力。按之豁然而空。微細欲絕。此陰盛於下。逼陽於上。虛陽浮露於外。而作身熱面赤戴陽。故脈數更大大無神也。丹溪云。脈數盛大。按之濇而外有熱證。名中寒。乃寒流血脈。外證熱而脈即數。亦此義也。越人祇言其常。而未言其變。經文簡奧。如此等概略之言甚多。學者當細心領會。不可刻舟求劍也。

十難曰。一脈爲十變者。何謂也。然五邪剛柔相逢之意也。假令心脈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心脈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心脈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心脈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心脈緩甚者。脾邪干心也。心脈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心脈濇甚者。肺邪干心也。心脈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心脈沈甚者。腎邪干心也。心脈微沈者。膀胱邪干小腸也。五藏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脈輒變爲十也。

一脈十變。謂一藏之脈。其變有十也。五邪者。五藏六府之邪也。剛柔五藏爲柔。六府爲剛。相逢謂藏邪干藏。府邪干府也。蓋藏干藏則脈盛。府干府則脈微。假如夏主心。脈當浮大而散。今反弦而急甚者。肝邪來干心也。此從後來。母乘子。爲虛邪。小腸心之府。脈當浮大而洪長。而微弦急者。爲膽邪陽干於陽。陰干於陰。同氣相求也。心脈雖洪大。當以胃氣爲本。今無胃氣。故其脈大甚也。此心自病爲正邪。故言自干心也。小腸心之府。微大者較洪大則小。爲小腸自病。故曰自干也。緩者脾脈乘心。故令心脈緩也。從前來。子乘母。爲實邪。故言脾邪干心也。胃脈小緩。見



於心部。小腸心府。故亦言干也。瀆爲肺脈。今見心部。是火不足以制金。金反凌火。從所不勝來爲微邪。故言肺邪干心也。微瀆大腸脈。小腸心府。故見於心部而言干也。沈者腎脈。心火炎上。其脈本浮。今反見沈。是水來尅火。從所勝來爲賊邪。故言腎干心也。微沈者。膀胱脈也。小腸心府。亦見心部。故言干之也。此皆夏旺之時。心脈見如此者。爲失時脈。推此十變之候。乃五行勝復相加。故謂之五邪也。五藏各有表裏。更相乘之一脈成十。故曰十變也。有陽有陰。故曰剛柔也。於本位見他脈。故曰相逢相干也。越人以一心藏爲例。餘可類推矣。

十一難曰。經言。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一藏無氣者。何藏也。然人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故知一藏無氣者。腎氣先絕也。

靈樞根結篇曰。人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短期。止與代同。此引經文而約言之也。吸者陽隨陰入。呼者陰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惟至肝而還者。因腎位最下。吸氣較遠。脈若不滿五十動而一止。知腎氣衰竭。則不能隨諸藏氣而上矣。

十二難曰。經言。五藏脈已絕於內。用鍼者反實其外。五藏脈已絕於外。用

鍼者反實其內。內外之絕。何以別之。然五藏脈已絕於內者。腎肝氣已絕於內也。而醫反補其心肺。五藏脈已絕於外者。其心肺脈已絕於外也。而醫反補其腎肝。陽絕補陰。陰絕補陽。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靈樞九鍼十二原篇曰。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輒反實其氣。取腋與膺。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此內絕爲陰虛。故補腋與膺。以其爲藏氣之所出也。外絕爲陽虛。故補四末。以其爲諸陽之本也。小鍼解曰。所謂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者。脈口氣內絕不至。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矣。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者。脈口氣外絕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輪。有留鍼以致其陰氣。陰氣至。則陽氣反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此以脈口內外。言陰陽內外虛實。不可誤也。越人以心肺腎肝別陰陽者。以心肺在膈上。通於天氣。心主脈爲營。肺主氣爲衛。營衛浮行皮膚血脈之中。故言外也。腎肝在膈下。通於地氣。以藏精血。以充骨髓。故言內也。馮氏謂此篇合入用鍼補瀉之類。當在六十難之後。以例相從也。其說亦是。

十三難曰。經言。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相勝之脈者。卽死。得相生之脈

者。病即自己。色之與脈。當相應。爲之奈何。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鼓桴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爲二。知二則爲神。知三則神且明矣。色青者其脈弦也。赤者其脈鉤也。黃者其脈代也。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其相勝之脈。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已愈也。參合也。經言卽此篇之義也。

然五藏有五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假令色青。其脈當弦而急。色赤。其脈浮大而散。色黃。其脈中緩而大。色白。其脈浮濇而短。色黑。其脈沈濡而滑。此所謂五色之與脈。當參相應也。

此論色與脈當參合相應也。色指五色之見於面者而言。脈指診言。謂營血之所循行也。尺指皮膚言。謂脈外之氣血。從手陽明之絡。而變見於尺膚。脈內之血氣。從手太陰經而變見於尺寸。此皆胃府五藏所生之氣血。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見其色。得其脈矣。

脈數。尺之皮膚亦數。脈急。尺之皮膚亦急。脈緩。尺之皮膚亦緩。脈濇。尺之皮膚亦濇。脈滑。尺之皮膚亦滑。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調其脈之緩急大小滑濇。而病變定矣。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

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爲下工。下工十全六。此節卽其義也。夫尺膚之氣血。出於胃府。水穀之精。注於藏府經隧。而外布於皮膚。寸口尺脈之血氣。出於胃府。水穀之精。營行於藏府經脈之中。變見於手太陰之兩脈口。皆五藏之血氣所注。故緩急小大滑濇。如桴鼓之相應也。徐氏謂以大小而易數字。數者一息六七至之謂。若皮膚則如何能數。不知素問奇病論曰。人有尺脈數甚。筋急而見。是則尺膚亦有數之候也。

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相應者病也。假令色青。其脈浮濇而短。若大而緩。爲相勝。浮大而散。若小而滑。爲相生也。

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相應者病也。答辭但言色脈相參。不言聲臭味。殆闕文歟。虞氏云。肝脈弦。其色青。其聲呼。其臭羶。其味酸。心脈洪。其色赤。其聲笑。其臭焦。其味苦。脾脈緩。其色黃。其聲歌。其臭香。其味甘。肺脈濇。其色白。其聲哭。其臭腥。其味辛。腎脈沈。其色黑。其聲呻。其臭腐。其味鹹。此卽相應之謂也。若不相應者。舉肝木爲例。如青者肝之色。見浮濇而短之肺脈。金尅木。爲賊邪。見大而緩之脾脈。爲木尅土。此相勝也。見浮大而散之心脈。爲木生火。見小而滑之腎脈。爲水生木。心爲肝之子。腎爲肝之母。故爲相生也。若肝病而色白多哭。好腥喜辛。此聲色臭味。皆肺之見證。亦屬賊邪。病必重也。

經言。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謂也。

上工能洞悉色脈皮膚臭味三法。相生相勝之順逆。故治病十全其九。中工知二。謂不能全收。故治病十全其八。下工僅能知一。故治病十全其六。此卽前靈樞藏府病形篇之義也。

十四難曰。脈有損至。何謂也。然。至之脈。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此至之脈也。何謂損。一呼一至曰離經。二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損之脈也。至脈從下上。損脈從上下也。

平人之脈。一呼再至。一吸再至。呼吸定息。四至。閏以太息。脈五至加之。爲過曰至。不及爲減曰損。至脈從下而逆上。由腎而至肺也。損脈從上而下行。由肺而之腎也。離經者。脈呼吸六至。已離其經常之度也。一呼四至。一吸四至。則一息八九至。乃陽氣亂。故脈數。數則氣爲熱耗。耗則精竭。故曰奪精也。五至死之漸。六至其命絕矣。然數脈一息十至十二三至。遲脈四呼始見一至。皆僅見之脈也。

損脈之爲病奈何。然。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脈。血脈虛少。不能榮於五藏六府也。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也。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牀。反此者。至於收病也。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牀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

此推究損脈病證也。一損損肺。肺主皮毛。肺損故皮聚而毛落也。二損損心。心主血脈。心損則血虛。故不能榮養藏府也。三損損脾。脾納五味而主肌肉。脾損失其運化之權。故肌肉消瘦也。四損損肝。肝主筋。肝損不克充其筋。故縱緩不能收持也。五損損腎。腎主骨。腎損故骨痿不能起於牀也。從上下者。從肺損至腎。五藏俱盡。故死。肺在上也。從下上者。從腎損至肺。亦復五藏俱盡。故死。腎在下也。於收。滑氏云當作脈之二字。愚意尤不若丁氏之反此者。至之脈病也。爲是。

治損之法奈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治損之法也。

肺主氣。肺損者宜益其氣。心主血脈。心損者宜調其榮衛。使血脈有所資也。脾受穀味而主肌肉。脾損者宜調其飲食。適其寒溫。俾建運不失其職。肝藏血而主怒。怒則傷肝。肝損者宜緩其中。卽經所謂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之義。腎藏精而主骨。腎損者宜益其精。蓋病在何藏。則各隨其所在而治之也。

脈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有呼吸再至。脈來如此。何以別知其病也。

上文統言五藏受病之次序。此再舉損至之脈。以求其病形也。滑氏曰。前之損至。以五藏自病。得之於內者而言。此則以經絡血氣。爲邪所中。

之微甚。自外得之者而言也。其曰呼吸再至。卽一呼一至。一吸一至之。謂疑衍文也。

然脈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爲適得病。前大後小。卽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卽胸滿短氣。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脈洪大者。苦煩滿。沈細者。腹中痛。滑者傷熱。澁者中霧露。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沈細夜加浮大。晝加不大不小。雖困可治。其有大小者爲難治。一呼六至。一吸六至。爲死也。沈細夜死。浮大晝死。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着牀。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尸。

一息四至。閏以太息。五至是爲平脈。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是一息之間有六七至。比之平人。較多兩至。適得病而未甚。卽上文離經之義也。前謂寸後謂尺。寸大尺小。病氣在陽。爲濁氣上逆之候。故頭痛目眩也。寸小尺大。病氣在陰。爲清氣上陷。脾肝不升。肺胃不降。故胸滿短氣也。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是一息之間。有八九至。故病欲甚。卽上文奪精之義也。脈洪大者。陽邪外越。爲膽上逆而火升。故苦煩滿也。沈細者。陰邪內陷。爲肝脾下陷而土賊。故腹中痛也。滑乃血實。故爲熱。澁爲傷濕。故曰中霧露。此又於病之微甚間分別言之。欲令學者取所現脈象。以別其病。而推廣其義也。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是一息之間。脈來十外至。則其人沈困。近於死矣。夜爲陰。晝爲陽。沈細陰盛。故加於夜。浮大陽盛。故加

於晝大卽浮大。小卽沈細。若不大不小。則晝夜不至有加。陰陽相等。故可治。若更參差不倫。則難治矣。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是一息之間。脈來二。三。至。爲損。以血氣皆虧。雖能行步。久當不起於牀也。若再呼一至。再吸一至。遲之極矣。則其人魂氣已離。生道已絕。如尸之行。故曰行尸。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爲害。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

上部寸口。下部尺中。上部有脈。下部無脈者。邪實於上。陽遏不降。吐則氣逆於上。故脈亦從而上。則下部之無脈。乃因吐而然。非真離其根也。若無吐證。爲上無邪而下氣竭。故曰當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害者。蓋脈者根乎元氣。以運行者也。元氣未傷。則脈自能漸生。其所以上部之無脈者。特因氣血之偶有滯耳。病去則自復。故曰人之有尺。譬如樹之有根也。此越人又因上文損至之義。引申之。以見無脈之故。亦有兩端。不可概定爲死也。

按損脈者遲脈也。至脈者數脈也。曷不云乎遲數。而言損至者何也。蓋遲數之脈。統攝寒熱表裏虛實。所包者廣。越人恐後學之誤會。故以一息四至。終於十二。三至爲至。始於一息二至。終於兩息一至爲損。明損脈從上而下。由肺氣虛而及於腎陽竭。至脈從下而上。由腎陰虛而及於肺氣盡。然損脈之本原。病起於肺。若失治。必遽及於心脾肝腎。其損



脈必反而爲至脈。因腎虛火燥。復由腎而遞及肝脾心肺而死。故曰反此者。至之脈病也。嘗見虛寒之證。未傳而現躁急之脈者。爲不明治損之法。扶陽不早。延至陰氣亦竭也。夫扶陽者。扶持胃院之陽。更察五藏之損。以益之。非徒執薑桂烏附之謂也。更有進者。近世醫家。每以虛勞兩字。爲怯病通稱。不知虛損病自上而下。癆瘵病自下而上。以癆瘵法治虛損。多轉泄瀉。以虛損法治癆瘵。必致喘促。於此經謂不分。能免於南轅北轍之相左乎。此皆不明損至之義也。越人旣以損至之脈。明虛損癆瘵之治。恐急證無脈。後人不察。混入損脈。故又申明上部有脈。下部無脈。上部無脈。下部有脈之旨。而復歸重於元氣。以結此章之義。學者於此。尤宜三致意焉。

十五難曰。經言。春脈弦。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是王脈耶。將病脈也。然弦鉤毛石者。四時之脈也。春脈弦者。肝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夏脈鉤者。心南方火也。萬物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脈之來。疾去遲。故曰鉤。秋脈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故其脈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冬脈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之來。沈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脈也。如有變奈何。

經謂素問平人氣象論玉機真藏論。此參錯其文而爲篇也。四時之脈。謂脈之應乎四時。卽旺脈也。春脈弦者。肝爲木而主筋。萬物始生之初。

其脈懦弱而長。是弦之正象。否則卽爲太過不及也。夏脈鉤者。心屬火而主血脈。其脈來疾者。其來少急而勁氣之升而上也。去遲者。其去少緩而弱氣之降而下也。此所謂下曲如鉤也。秋脈毛者。肺屬金而主皮毛。秋水凋零。其枝獨在若毫毛。言其四面無所輔。而體又甚輕也。冬脈石者。腎屬水而主骨。冬氣斂聚。故沈而濡滑。水之象也。此四時之脈。如有變謂逆四時。而失其常度也。然藏府之與五行。各有所屬。而春夏秋冬脈。皆以木爲喻者。蓋惟木能因時變遷也。

然春脈弦。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爲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氣來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曰死。春脈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春以胃氣爲本。夏脈鉤。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來而益數。如雞舉足者。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夏脈微鉤。曰平。鉤多胃氣少。曰病。但鉤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秋脈毛。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秋脈微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氣。曰死。秋以胃氣爲本。冬脈石。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脈來上天下兌。濡滑如雀之喙。曰平。啄啄連屬。其

中微曲曰病。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曰死。冬脈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爲本。

春脈當微弦。其來濡弱而長。反是者爲病。實強爲太過。陽氣盛而發於表也。故病在外。令人善忘眩冒巔疾。虛微爲不及。陰氣不足。而怯於中也。故病在內。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法滿。厭厭聶聶。如循榆葉。乃微弦而有和緩胃氣也。故曰平。益實而滑。如循長竿。乃弦多胃少也。故曰病。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乃但弦無胃氣。卽所謂真藏脈也。故曰死。夏脈當微鉤。來疾而去遲。反是者爲病。實強者爲太過。病在外。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虛微者爲不及。病在內。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泄氣。脈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乃微鉤而有和緩胃氣也。故曰平。來而益數。如雞舉足。乃鉤多胃少也。故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鉤。乃但鉤無胃氣也。故曰死。秋脈當微毛。其來輕虛以浮。反是者爲病。實強者爲太過。病在外。令人逆氣而背痛慍慍然。虛微者爲不及。病在內。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脈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者。以其輕輒微毛。而有和緩胃氣也。故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雞羽。乃毛多胃少也。故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乃但毛無胃氣也。故曰死。冬脈當微石。其來沈濡而微堅。反是者爲病。實強者爲太過。病在外。令人解休。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虛微者爲不及。病在內。令人心懸如機。眇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脈來上天下兌。濡滑如雀喙者。乃微石而有和緩胃氣。

也。故曰平。啄啄連屬。其中微曲。乃石多胃少也。故曰病。來如解索。去似彈石。乃但石無胃氣也。故曰死。是四時之脈。皆以胃氣爲本。故有胃氣則生。胃氣少則病。無胃氣則死也。

按素問平人氣象論曰。平肝脈來。奩而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此兩句。正形容肝之平脈。濡柔和緩。微弦之義。肺之平脈。浮薄輕虛。微毛之義。此卻以肺平引爲肝平。又曰。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今以脾病引爲心病。如鳥之喙。脾之死脈。引爲胃之平脈。若此。多與經文有異。馮氏謂越人欲使脈之易曉。重立其義爾。然讀是篇者。當與素問參觀。

胃者。水穀之海也。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爲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

胃屬土。位居中央。萬物歸之。故云水穀之海。旺於四時。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爲四時變病之要會。故云主稟四時也。

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來如雀之喙。如水之下瀦。是脾衰之見也。

脾受穀味。在四藏之中。故不可見。蓋脾寄旺於四季。不得獨主於四時。四藏平和。則脾脈在中。衰乃始見雀喙。言其堅銳而無沖和之氣也。水下瀦。言其斷續無常。散動而復止也。此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謂脾者土

也。孤藏以灌漑四旁者也。善者可見。要者不可見之義也。

十六難曰。脈有三部九候。有陰陽。有輕重。有六十首。一脈變爲四時。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別之。

脈有三部九候。見後十八難。陰陽詳第四難。輕重詳第五難。六十首見素問方盛衰論。王註謂奇恆六十首。今世不存。或謂卽各旺六十日之義。一脈變四時。卽十五難春弦夏鉤秋毛冬石也。然脈法不一。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別其是非長短也。是其病有內外證。言凡病但以內外之證驗之。自得其真。不必拘於諸法也。

然假令得肝脈。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滿閉淋。一作瘕。瘦便難。轉筋。有是者肝也。無是者非也。

得肝脈。診得弦脈也。肝與膽合。爲清淨之府。故善潔。青者木之色。肝屬木。故面青。肝在志爲怒。故善怒。此外證之色脈情好也。臍左爲肝木左升之部。動氣。真氣不能藏而發現於外也。牢者。氣結而堅痛者。氣鬱而滯也。滿。閉塞也。筋急則四肢滿脹。左氏傳云。風淫未疾者。是也。厥陰脈循陰器。肝病故瘦便難。轉筋者。肝主筋。故病筋。此內證之部屬。及所主病也。

假令得心脈。其外證面赤口乾喜笑。其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喘。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

得心脈。診得鉤脈也。心在色爲赤。故面赤。心氣通於舌。火上炎。故口乾。

心在聲爲笑。故喜笑。此外證之色脈情好也。臍上心之部。動氣。按之牢痛。心煩。乃心包絡受邪。非真心病也。若心病。則旦占夕死。夕占旦死矣。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行於掌心。故掌中熱。腕乾嘔也。心病火盛。故腕。此內證之部屬及所主病也。

假令得脾脈。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其內證。當臍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重節痛。怠惰嗜臥。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

得脾脈。診得緩脈也。脾屬土。在色爲黃。故面黃。噫。噦氣也。靈樞口問篇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脾與胃合。故同病也。脾在志爲思。故善思。脾在竅爲口。故善味。此外證之色脈情好也。脾位乎中。故動氣當臍而牢痛也。脾主運行。運行不健。故腹滿食不消也。脾主肌肉。故體重。陽明主束骨而利機關。脾與胃合。故主節痛。勞倦傷脾。濕旺脾鬱。皆主怠惰嗜臥也。脾主四肢。故四肢不收。此內證之部屬及所主病也。

假令得肺脈。其外證。面白善噫。悲愁不樂欲哭。其內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喘欬。洒淅寒熱。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

得肺脈。診得毛脈也。肺在色爲白。故面白。靈樞口問篇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噫。肺氣通於鼻。故善噫。肺在志爲憂。故悲愁不樂。在聲爲哭。故欲哭。此外證之色脈情好也。臍右爲肺。金右降之部。動氣。按之

牢痛者。肺氣結也。肺主氣。氣逆故病喘咳。肺主皮毛。故洒淅寒熱。此內證之部屬。及所主病也。

假令得腎脈。其外證。面黑善恐。欠。其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氣。少腹急痛。泄如下重。足脛寒而逆。有是者腎也。無是者非也。

得腎脈。診得石脈也。腎在色爲黑。故面黑。腎在志爲恐。故善恐。靈樞口問篇曰。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故數欠。是腎主欠。此外證之色脈情好也。腎居最下。臍下腎之位。腎氣結。故動氣。按之牢痛。腎氣不足。傷於衝脈。故病逆氣。少陰之脈循少腹。故小腹急痛也。腎者胃之關。今氣虛。故爲下重泄。謂食畢卽思圜也。靈樞經脈篇曰。足少陰腎之脈。循內踝之後。別入眼中。以上踰內。故病足脛寒而逆。此內證之部屬。及所主病也。泄如下重。如字滑氏易作而字。極是。

十七難曰。經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連年月不已。其死生存亡。可切脈而知之耶。然。可盡知也。

此引素問脈要精微論平人氣象論語。錯雜言之。非經之全文也。所問三者。答曰盡可知也。而下文止答病之死證。餘無所見。或有闕簡歟。抑不治自愈。卽十三難之相生脈。連年月不已。卽五十五難之積聚病歟。未可知也。故俟參考。

診病若閉目不欲見人者。脈當得肝脈。強急而長。而反得肺脈。浮短而瀼者死也。

肝開竅於目。閉目不欲見人。肝病也。然肝之病。脈當弦急而長。今以肝病而診得浮短而濇之脈。乃金來尅木也。故主死。

病若開目而渴。心下牢者。脈當得緊實而數。反得沈濇而微者死也。

開目而渴者。心主熱。熱甚則開目而渴也。心下牢者。心痛現證。是實邪也。當得緊實而數之脈。今見沈濡而微之腎脈。乃水來尅火。况陽病而得陰脈。不死何待。

病若吐血。復孰衄血者。脈當沈細。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

夫血虛證也。其脈當沉細。而反見浮大牢實之脈。是陰病而得陽脈。病虛脈實。故主死。靈樞玉板篇曰。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卽此義也。

病若譫言妄語。身當有熱。脈當洪大。而反手足厥逆。脈沈細而微者。死也。譫妄。熱證也。身當有熱。脈當洪大。今反見手足厥冷。脈來沈細而微。此病實脈虛也。故死。

病若大腹而洩者。脈當微細而濇。反緊大而滑者。死也。

大腹而泄者。脾濕下陷。脈當微細。而反見滑大之脈。是亦病虛脈實矣。靈樞玉板篇曰。腹鳴而濇。四肢清洩。其脈大。是二逆。卽此義也。

十八難曰。脈有三部。部有四經。手有太陰陽明。足有太陰少陰。爲上下部。何謂也。

滑氏曰。此篇立問之意。謂人有十二經脈。凡有三部。每部之中有四經。今手有太陰陽明。足有太陰少陰。爲上下部。何謂也。蓋三部者。以寸關



尺分上中下也。四經者。寸關尺兩兩相比。則每部各有四經矣。手之太陰陽明。足之太陽少陰。爲上下部者。肺居右寸。腎居左尺。循環相資。肺高腎下。母子相望也。經云。藏真高於肺。藏真下於腎。是也。

然。手太陰陽明金也。足少陰太陽水也。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足厥陰少陽木也。生手太陽少陰火。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爲上部。手心主少陽火。生足太陰陽明土。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

手太陰肺手陽明大腸屬金。皆診於右寸。足少陰腎足太陽膀胱屬水。皆診於左尺。金生水。水性流下。故在下部也。足厥陰肝足少陽膽屬木。皆診於左關。手太陽小腸手少陰心屬火。皆診於左寸。木生火。火性炎上。故在上部也。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屬相火。當候於右尺。足太陰脾足陽明胃屬土。當候於右關。火生土。土位居中。故在中部也。土復生金。此五行子母循環生養。三部四經上下之義也。

脈有三部九候。各何主之。然。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沈也。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膈以下至臍之有疾也。下部法地。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也。審而刺之者也。

三部之中。各有浮中沈。是爲九候。浮爲陽。沈爲陰。中者胃氣也。所謂自膈以上爲上焦也。自膈以下爲中焦也。自膈以下至尺爲下焦也。謝氏曰。此一節當是十六難中各辭。錯簡在此。而剝出脈有三部九候各何

主之十字。且審而刺之。楊氏云。爲審候病之所在而刺之。丁氏云。當次第之次。紀氏則謂刺候之義。各有至理。姑存備參。

人病有沈滯久積聚。可切脈而知之耶。然診左右脇有積氣。得肺脈結。脈結甚。則積甚。結微。則氣微。診不得肺脈。而右脇有積氣者。何也。然肺脈雖不見。右手脈當沈伏。

此病久積聚。可切脈而知之也。肺金右降。右脇肺之部也。若右脇有積聚。則肺脈當結。結脈往來。緩時一止。復來而無定數者。是也。蓋結爲積聚之脈。素問平人氣象論曰。結而橫。有積矣。然積氣微甚。是以結甚。則積甚。結微。則氣微也。設肺脈雖不見結。而右手脈當見沈伏。沈伏亦積聚脈。右手統三部言。則肺脈亦在其中。又右手氣口。所以候裏也。

其外痼疾。同法耶。將異也。然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也。伏者。脈行筋下也。浮者。脈在肉上行也。左右表裏。法皆如此。

此承上文。復問外之痼疾。與內之積聚。法將同異也。痼疾者。凡肌肉筋骨間久留不去之病。皆是以其不在藏府。故曰外也。止無常數。結脈之象。若有常數。爲代脈矣。蓋結脈之所由生。以積聚在內。脈道不通。故現脈如此也。伏脈。輕手尋之。不見。重按以指推筋着骨。乃得其脈形。潛隱於骨間者。是也。言結伏。則病在裏。結浮。則病在表。結在右。病亦在右。結在左。病亦在左。以此推之。則內外左右。積氣痼疾。其結脈雖同。而浮伏異也。故曰法皆如此。

假令脈結伏者。內無積聚。脈浮結者。外無痼疾。有積聚。脈不結伏。有痼疾。脈不浮結。爲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爲死病也。

有是病必有是脈。內有積聚。脈宜伏結。外有痼疾。脈宜浮結。設見伏結。浮結之脈。而無伏結浮結之證。見伏結浮結之證。而無伏結浮結之脈。謂之脈不應病。病不應脈也。夫病脈不相應。乃真氣已離。血脈不相聯屬。故云死。然凡病與脈不相應者。皆爲死候。不特積聚爲然也。

十九難曰。經言脈有逆順。男女有恆。而反者。何謂也。

恆常也。反謂上下相反也。此男女之脈。有一定恆常之法。得其脈爲順。不得其脈爲逆。若強弱相反。則爲何病。

然。男子生於寅。寅爲木。陽也。女子生於申。申爲金。陰也。故男脈在關上。女脈在關下。是以男子尺脈恆弱。女子尺脈恆盛。是其常也。

此推本生物之初。而言男女陰陽也。楊氏曰。元氣始於子。人之所生也。自子推之。男從左行三十。而至於巳。女從右行二十。而至於巳。爲夫婦懷妊也。古者男子三十。女子二十。然後行嫁娶。法本於此。十月而生。男從巳左行十月至寅。故男行年起於丙寅。女從巳右行十月至申。故女行年起於壬申。所以男子生於寅。女子生於申也。謝氏曰。寅爲陽木。木生火。火生於寅。其性炎上。故男脈在關上。申爲陰金。金生水。水生於申。其性流下。故女脈在關下。男子陽氣盛。故尺脈弱。女子陰氣盛。故寸脈弱。此男女之常也。

反者。男得女脈。女得男脈也。其爲病何如。

男得女脈。女得男脈。異乎恆常。謂之反。然反之爲病如何。設此問以起下文之義。

然。男得女脈。爲不足。病在內。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也。女得男脈。爲太過。病在四肢。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此之謂也。

男得女脈者。寸脈當盛反弱。尺脈當弱反盛。爲陰氣盛。陽陷於陰。故爲不足。陰主內。故病在內。陽氣入陰。病見於陰位也。女得男脈者。寸脈當弱反盛。尺脈當盛反弱。爲陽氣盛。陰越於陽。故爲有餘。四肢屬乎陽。陰氣從陽。則病見於陽位也。左右者。以脈之左右。以驗病之左右耳。徐氏曰。陽道全而陰道半。故陽得陰脈爲不足。陰得陽脈爲有餘也。

按丁錦曰。人之有尺。猶樹之有根。欲其盛而不可得也。若男得女脈。指尺盛。豈可謂之不足乎。女得男脈。指尺弱。豈可謂之太過乎。蓋男得女脈。爲不足者。寸脈弱。陽氣不足於內。故病在內也。女得男脈。爲太過者。寸脈盛。陽氣有餘於外。故病在四肢也。斯言也。似亦近理。而不可泥執者也。夫尺爲脈之根。宜盛不宜弱。是矣。然陰虛火動。兩尺洪而有力者。豈非不足乎。火炎於上。兩寸洪而有力者。豈非太過乎。更有兩寸豁大無力。宜大補者。兩尺豁大無力。宜升陽散火者。寸脈大於尺脈。而俱有力。爲陰虛陽盛。宜下者。尺脈大於寸尺。而俱有力。爲陽虛陰盛。宜汗者。

然脈之變。非一言能盡。豈可膠柱鼓瑟耶。越人示人以男女陰陽之體。內外不足太過之變。要在一隅三反耳。學者審諸。

二十難曰。經言。脈有伏匿。伏匿於何藏。而言伏匿耶。然謂陰陽更相乘。更相伏也。脈居陰部。而反陽脈見者。爲陽乘陰也。脈雖時沈澹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反陰脈見者。爲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

此言陰陽相乘中。又有伏匿之義也。經言無考。伏匿者。謂不見於本位。反藏於他部。而見脈也。脈之陰陽。非獨言寸爲陽。尺爲陰也。若以前後言之。卽寸爲陽部。尺爲陰部。若以上下言之。肌肉上爲陽部。肌肉下爲陰部。陽乘陰者。尺中已浮滑而長。又時時沈澹而短。故曰陽中伏陰。言陽雖乘陰。而陰猶伏於陽內也。陰乘陽者。寸關已沈短而澹。又時時浮滑而長。故曰陰中伏陽。言陰雖乘陽。而陽猶伏於陰中也。

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

此又因陰陽之伏匿。而極言之。重陽重陰。言不止伏匿。而陰皆變爲陽。陽皆變爲陰也。狂者陽疾。癲者陰疾。重陽者狂。木火之陽旺也。重陰者癲。金水之陰旺也。心主喜。肝主怒。狂者木火有餘。故多喜怒。腎主恐。肺主悲。癲者金水有餘。故多悲恐。脫陽者陰旺。鬼陰類也。故見之。脫陰者。肝竅於目。肝藏血。血含魂。魂化神。魂神升發而生光明。上開雙竅。則爲兩目。陰者陽之宅也。陰脫宅傾。神魂散亡。是以目盲。名雖陰脫。而實脫。

陰中之陽氣也。

二十一難曰。經言人形病脈不病。曰生。脈病形不病。曰死。何謂也。然。人形病脈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謂息數不應。脈數也。此大法。

形病脈不病。曰生者。人以脈爲主。設其人形體羸瘦。精神困倦。不可謂之無病也。診其脈。惟息數不應。脈數。雖營衛有傷。而不見至。損死絕之脈。雖病必生。必其藏府無恙也。脈病形不病。曰死者。設其人肌肉不減。飲食如常。不可謂之有病也。診其脈。則代革頻見。雖不病亦死。以其藏府已壞。不可救藥也。經言無考。仲景辨脈篇曰。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無王氣。卒眩仆不省人者。短命則死。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以無穀氣。雖困無害。卽此義歟。

二十二難曰。經言脈有是動。有所生病。一脈輒變爲二病者。何也。然。經言是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氣。氣爲是動。邪在血。血爲所生病。氣主响之。血主濡之。氣留而不行者。爲氣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爲血後病也。故先爲是動。後所生病也。

脈謂十二經陰之脈。每脈中有二病者。有在氣在血之分也。邪在氣。氣爲是而動。邪在血。血爲所生病。是脈之動者。氣爲之。而所生病者。血爲之也。氣病傳血。故曰一脈變爲二病也。响。煦也。氣主响之者。謂氣煦噓往來。薰蒸於皮膚分肉也。濡。潤也。血主濡之者。謂血濡潤筋骨。滑利關節。榮養藏府也。然氣留而不行。則血亦壅而不濡。氣在外。血在內。外先

受邪。則內亦從之而病。故曰。先爲是動。而後所生病也。

# 難經正義卷二

揚州葉霖學 浙江謝誦穆校

二十三難曰。手足三陰三陽。脈之度數。可曉以否。然。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合三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兩足躡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

此言十二經及兩躡督任之脈。析之合之。皆有度數可紀也。手有三陰。太陰肺。少陰心。厥陰心包絡。足有三陰。太陰脾。少陰腎。厥陰肝。手有三陽。太陽肺。少陰心。厥陰心包絡。足有三陰。太陰脾。少陰腎。厥陰肝。手有三陽。太陽小腸。陽明大腸。少陽三焦。足有三陽。太陽膀胱。陽明胃。少陽膽。爲十二經也。經之流注。手三陽皆從手指未起。而終於頭。手三陰亦從手指未起。而終至胸中。足三陽從足指起。而至頭。足三陰從足趾起。而心起。而至胸。此舉經脈之度數。故皆以手足言也。躡脈屬奇經。有陰陽之分。左右足各有陽躡。即從足太陽申脈穴。由外上行至風池者。是也。左右足各有陰躡。即從足少陰照海穴。由內踝上行至咽喉者。是也。但靈樞脈度篇。論躡脈起止。專指陰躡言。而不及陽躡。則其長短之數。乃陰



躡之數也。故帝問躡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岐伯答以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蓋陽躡與陰躡。雖有內外表裏之殊。其長短則大約相等也。督脈任脈亦屬奇經。督脈起於腎中。由尻貫脊。入腦交巔。終於人中。統一身之陽。任脈起於少腹之內。出會陰。循臍腹。上喉嚨。終於唇下之承漿。統一身之陰。此節引靈樞脈度篇原文。以明脈即營氣也。

經脈十二。絡脈十五。何始何窮也。然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別絡十五。皆因其原。如環無端。轉相灌漑。朝於寸口。入迎。以處百病而決死生也。

上言經脈尺度。此又言經脈行度。而推論絡脈。隨經脈以運行也。經有十二。始從中焦者。蓋謂飲食入胃。其精微之化。注乎太陰陽明。以次相傳。至足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也。絡脈十五。皆隨十二經脈之所始。轉相灌漑。如環之無端。朝會於寸口。入迎。以處分百病。而決死生也。古法以結喉兩旁動脈爲人迎。越人獨取寸口。直以左手關前一分爲人迎。右手關前一分爲氣口。後世宗之。蓋胃受穀氣而養五藏。肺朝百脈而平權衡。胃爲脈之根。肺爲脈之幹。胃脈大小強弱。未有不變見於寸口。寸口者。脈之大會。爲肺之動脈。以根幹相通故也。

經曰。明知終始。陰陽定矣。何謂也。然終始者。脈之紀也。寸口入迎。陰陽之

氣通於朝使。如環無端。故曰始也。終者。三陰三陽之脈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故曰終也。

經。靈樞終始篇也。此節承上文決死生之義。而問脈之終始。以起下節脈絕之形也。終始篇曰。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是謂欲知終始於陰陽。爲能定之。蓋以陽經取決於人迎。陰經取決於氣口也。朝。朝宗也。使。使道也。道即經隧之謂。始如生物之始。終如生病之窮。欲明生死。脈以候之。陰陽之氣。循環不已。人之生機。皆始於此。故曰始也。三陰三陽之脈絕。人之生機。皆終於此。故曰終也。其三陰三陽脈絕之形狀。具如下章。

二十四難曰。手足三陰三陽氣已絕。何以爲候。可知其吉凶否。然足少陰氣絕。卽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溫於骨髓。故骨髓不溫。卽肉不着骨。骨肉不相親。卽肉濡而卻。肉濡而卻。故齒長而枯。髮無潤澤。無潤澤者骨先死。戊日篤。己日死。

此承上文手足三陰三陽氣絕。必有其候。引靈樞經脈篇。錯雜言之也。足少陰腎脈也。腎主冬。故云冬脈也。腎主內營骨髓。故云伏行而溫於骨髓也。濡。軟也。卻。退縮也。腎氣已絕。骨肉不相親。則齒齲之肉結縮。故齒漸長而枯燥也。腎主藏精而化血。髮者血之餘。腎之精氣絕。故髮不潤澤也。戊己土也。腎水也。土尅水。故云戊日篤。己日死也。

足太陰氣絕。則脈不榮其口唇。口唇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不滑。

澤。肌肉不滑澤。則肉滿。肉滿則唇反。唇反則肉先死。甲日篤。乙日死。

足太陰脾脈也。脾主肌肉。脾開竅於口。其華在唇。四白。脈不營。則太陰之氣絕。故肌肉不滑澤。肉滿唇反也。甲乙木也。脾土也。木尅土。故云甲日篤。乙日死也。

足厥陰氣絕。卽筋縮引卵與舌。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故脈不榮。則筋縮急。筋縮急。卽引卵與舌。故舌卷卵縮。卽筋先死。庚日篤。辛日死。

足厥陰肝脈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其脈循陰器而絡於舌本。脈不營。則厥陰之氣絕。故筋急舌卷而卵縮也。庚辛金也。肝木也。金尅木。故云庚日篤。辛日死也。

手太陰氣絕。卽皮毛焦。太陰者。肺也。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氣弗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去。卽皮節傷。皮節傷。則皮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日篤。丁日死。

手太陰肺脈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脈不營。則皮毛焦。肺主氣。氣主薰膚。澤毛。太陰氣絕。故津液去。則皮枯毛折而節傷也。丙丁火也。肺金也。火尅金。故云丙日篤。丁日死也。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少陰者。心脈也。心者。脈之合也。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色澤去。故面黑如蠶。此血先死。壬日篤。癸日死。

手少陰心脈也。心主血脈。其華在面。心氣絕。則脈不通。血不

流而色澤去矣。面黑如黧。黧黑黃色。而無潤澤也。言心血不能營於面。則黃黑而無光華也。壬癸水也。心火也。水尅火。故云壬日篤。癸日死也。按手三陰。今釋太陰少陰。而獨遺手厥陰者。何也。蓋包絡與心同候。言心氣絕。則包絡之氣亦絕。其診既同。不必別解。故靈樞經脈篇亦無手厥陰之候也。

三陰氣俱絕者。則目眩轉。目瞑。目瞑者。爲失志。失志者。則志先死。死卽目瞑也。

三陰者。手足三陰脈。此五藏之脈也。五藏者。人之根本也。目眩者。眩亂而見之不真也。轉者。目或反背。或朝上。或左右側也。目瞑者。盲而無所見也。此三陰氣絕。精神俱去之候。失志者。人之五志。各屬一藏。肝志怒。心志喜。脾志思。肺志憂。腎志恐。今三陰已絕。五藏皆失其志。故無喜怒憂思恐。五志俱亡。故曰失志卽死也。

大陽氣俱絕者。則陰與陽相離。陰陽相離。則腠理泄。絕汗乃出。大如貫珠。轉出不流。卽氣先死。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大陽者。手足三陽也。陰與陽相離者。陰陽隔絕不相附也。夫陽氣衛外。則腠理密。陽氣絕。則腠理不固。陰不可獨留。故毛孔皆開。陰氣亦從腠理而泄矣。甚則絕汗出。大如貫珠者。言身體汗出著肉。如綴珠而不流散。故曰貫珠也。氣屬於陽。陽絕。故氣先死也。

按靈樞經脈篇。無三陽分候之法。止有總論大陽氣絕一節。若終始篇

及素問診要經終論。俱載三陽絕候法。今既以三陰三陽爲問。當引經文以證明之。補其未備。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瘰癧。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縱。目眇。絕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經盛而不仁。則終矣。此三陽脈絕之狀也。夫太陽之氣主皮毛。氣絕於皮。故色白。而絕汗出也。少陽主骨。百節盡縱。則少陽之氣絕。少陽屬腎。腎藏志。目系絕者。志先死矣。陽明之脈。挾口承目。故口目動作。乃其經氣欲絕也。善驚妄言。陽明之神氣外出也。色黃。陽明之土氣外脫也。上下經盛。胃氣絕而無柔和之象也。肌膚不仁。則營衛之氣絕矣。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藏六府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爲表裏。俱有名而無形。故言經有十二也。

此節問答之意。謂五藏六府。配手足之陰陽。但十一經耳。其一經者。乃手少陰心脈。手心主包絡脈也。二脈俱是心脈。而少陰與太陽合脈。心主與三焦合脈。各相表裏而合爲十二經也。其言包絡三焦無形者。言其氣也。然未免語病。靈樞本藏篇曰。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二焦。膀胱薄。果否無形。何以有厚薄之相應乎。邪客篇曰。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其藏堅固。邪勿能容。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而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言包裹此心之膜也。若

其無形。所指何物。是包絡三焦之有形。不待辨自明矣。

按手厥陰心包絡。卽包心之脂膜。西醫謂心外之夾膜者。是也。其膜分內外二層。外層厚而堅密。上裹總迴管脈管。下與隔膜之上層相黏。內層外連於外層。內黏於心。其脈與膈之脈管。肺之氣食兩管。而通貫於腦筋。心之脈絡。亦從包絡發出。以達周身。故經言膻中者。臣使之官也。手少陽三焦。爲水中之陽。是爲相火。經言少陽屬腎者。屬於腎中命門也。命門卽腎系。由胃系下生脂膜。爲三焦之根。西醫所謂腹包膜腹內府統膜者。是也。其膜之原。腎系之下。裹膀胱。通兩腎。包二腸及女子子宮。經核反摺。回由尻骨之後上行。腹壁膜前至肝之上。膈膜之下。轉向腹前。包肝裹胃。上層與膈膜之下層黏續。膈之上層。與心包絡之下層相聯。氣脈通貫於肝之下。胃之上。又橫出薄膜一層。以隔肝胃。卽肝胃連膜也。心肺在此膜之上。不能包裹。所包各藏府。肚腹之前。成一空囊。由肝胃連膜後。有一孔相通。透入空囊。名曰空竅。凡膈膜以下各藏府之間。俱有此膜數層之摺疊筋帶。爲縮其藏府。以定其部位。並護行各處之血管。腦筋。又枝生薄膜。網羅縱橫。是由彼藏行於此藏。以通氣血者也。凡諸連網膜油。皆三焦之物也。夫包絡之脈。下膈。歷絡三焦上下。黏續其氣。並出於腎。一游行於上中下三焦。而各有所歸之部署。一入於心包絡而爲君主之相。三焦起於七節之間。藏水中真火。爲相火之宅。包絡乃相火之藏。三焦乃相火之府。包絡三焦之氣化流行。皆相火

之流行也。以似藏別藏之小囊。配似府外府之大囊。亦天造地設之理。不容妄議者也。若泥執無形。悞矣。

二十六難曰。經有十二。絡有十五。餘三絡者。是何等絡也。然有陽絡。有陰絡。有脾之大絡。陽絡者。陽蹻之絡也。陰絡者。陰蹻之絡也。故絡有十五焉。十二經有十二絡。如手太陰絡大腸。手陽明屬大腸絡肺之類。此云絡有十五者。以陽蹻之絡統諸陽。陰蹻之絡統諸陰。又以脾之大絡。總統陰陽諸絡也。

按靈樞經脈篇。十二經別之外。以督脈之長強。任脈之尾翳。脾之大包。合爲十五絡。蓋督脈統絡諸陽。任脈統絡諸陰。以爲十二經絡陰陽之綱領故也。若陽蹻爲足太陽之別。陰蹻爲足少陰之別。不能統諸陰陽。越人取此。或別有見義。未可知也。然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膈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虛里一穴。爲胃之大絡。若動甚。則宗氣泄矣。是亦不可不知也。夫十二經脈之血氣。與脈皮膚之氣血。皆生於胃府水穀之精。而各走其道。經脈十二者。六藏六府。手足三陰三陽之脈。乃營血營行。伏於分肉之內。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周而復始。以應呼吸。吸漏下者也。卽西醫所謂運血之脈管也。其出於孫絡皮膚者。隨三焦出氣。溢於孫絡。以充膚熱肉。澹滲毫毛。衛行於周身。卽西醫所謂之微絲血管也。由孫絡行遍周身。溜於經別。經別者。藏府之絡脈也。與經脈交相逆順而行。卽西醫所謂迴血管也。

人身經脈十二絡脈十五二十七氣出入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任脈  
統一身之陰以主出督脈統一身之陽以主入兩躡即隨經脈交相逆  
順而行之陽絡陰絡也

二十七難曰脈有奇經八脈者不拘於十二經何也然有陽維有陰維有  
陽躡有陰躡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故曰奇  
經八脈也

奇音基斜也零也不偶之義維維持也躡躡捷也衝直上也督總督諸  
陽也任統任諸陰也帶爲諸脈之總束也此八脈者不係正經無表裏  
配合別道奇行故曰奇經也

經有十二絡有十五凡二十七氣相隨上下何獨不拘於經也然聖人圖  
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天雨降下溝渠滿當此之時霧霈妄行聖人  
不能復圖也此絡脈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也

經脈十二絡脈十五二十七氣流行內外上下皆有常度此八脈不隨  
十二經脈常度別道而行故越人設溝渠爲喻以見絡脈滿溢諸經不  
能復拘而爲奇經故奇經爲十二經脈之別派此兩節舉八脈之名及  
所以明奇經之義也

二十八難曰其奇經八脈者既不拘於十二經皆何起何繼也然督脈者  
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

此承明八脈起止之義下極之俞長強穴也在脊骶骨端風府穴在腦



後髮上同身寸之三寸。蓋督者都也。能統諸陽脈。行於背。爲陽脈之都綱也。

按唐氏曰。督脈起於腎中。下至胞室。腎中天一所生之癸水。入於胞中。全在督脈導之使下也。督氣至胞。任脈應之。則心胃之血。乃下會於胞中。此爲任督相交。心腎相濟。道家坎離水火交媾之鄉。卽在於此。督脈絡陰器。循二陰之間。與任脈會於下也。貫脊上頂。交於人中。與任脈會於上也。今細察其脈。由鼻柱上腦。貫脊抵腎。由腎入胞中。據此道路觀之。乃知督脈主陽。主生腎氣。蓋氣生於天陽。吸入鼻孔。至腦門。下肺管。循背脊。而下入腎。又由腎入胞中。故吸入則胞中滿也。吸入之氣。實由鼻由腦由脊而下。故掩鼻張口。能出氣而不能吸氣。蓋吸由脊下。非從鼻腦不能入也。呼由腦出。故張口能出氣也。吸由脊下。督脈主之。知督脈所主。乃知氣之所生化矣。

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至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

中極穴屬任脈。在臍下。同身寸之四寸。言中極之下。蓋指會陰穴也。由會陰循腹裏而上行。至咽喉。任者任也。能統諸陰脈而行於腹。爲陰脈之總任也。

按唐氏曰。督脈在背。總制諸陽。謂之曰督。任脈在腹。總統諸陰。謂之曰任。陰陽相貫。故任與督兩脈必相交。下則交於前後陰之間。上則交於唇之上下也。以先後天論之。督在脊屬腎。屬先天。任在腹屬胃。屬後天。

先天主氣。下交胞中。後天主血。下交胞中。全在此二脈也。以水火論。督脈屬氣。屬水。任脈屬血。屬火。是任脈當又屬之心。心腎相交。水火既濟。皆由於此。故任脈者。陰脈之海也。

衝脈者。起於氣衝。並足陽明之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也。

衝脈爲十二經之海。起於氣衝。並陽明之脈。挾臍上行。而至胸中。素問骨空論。言起於氣衝。並少陰之經。與此異。靈樞逆順肥瘦篇。與此同。蓋衝脈起於胞中。爲氣血之海。乃呼吸之根。人之呼氣。由氣海循胸膈肺管。而出於喉。故以衝爲氣衝。蓋指乎此。經文雖互異。而義無害也。

按人身陰陽原氣。皆起於下。故內經以廣明之後。卽爲太衝。太衝之地。屬之少陰。少陰之前。乃爲厥陰。其部爲血海。常與太衝騰精氣而上。灌概陰陽。斯則人之元氣精氣。皆起於下也。由下而起。則分三道而上。其陽者。從少陰之後。行太陽夾脊中道。以總諸陽。名爲督。其陰者。由前陰地道。而上行陽明之表。中以總統諸陰。其名爲任。而中央一道。則脈起血海。騰精氣而上。積於胸中。爲宗氣。以司呼吸。其名爲衝。是氣則與陽明胃氣。俱住中州。亦與血海之營氣。俱行十二經脈者也。督脈任脈。皆起胞中。一行脊。一行腹。會於承漿。衝脈則由胸中上行。伏臍而會於咽喉。三脈同起於下極。一源而三歧。故軒岐不曰衝督任。而總其名曰太衝。是太衝者。以一身之精氣。升降言之。不獨爲血海言之也。夫胃中飲食之精汁。奉心化血。下入胞中。卽由衝脈導之使下。故內經云。女子二

七而天癸至。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也。是胞中爲先天腎氣。後天胃血交會之所。衝脈起於胞中。導先天腎氣上行。以交於胃。導後天陰血下行。以交於腎。導氣而上。導血而下。通於腎。麗於陽明。此衝脈之所司也。帶脈者。起於季脇。迴身一周。

帶脈起於季脇下。同身寸之一寸八分。帶。束也。迴繞也。橫圍一周。前垂如帶。總束諸脈。使上下有常。要約管束之。如人之束帶然。故名帶也。帶脈之所從出。則貫腎系。是當屬腎。女子繫胞。賴其主持。蓋其根結於命門也。環腰貫臍。居於身之中。又當屬脾。故脾病則女子帶下。以其屬脾。而又下垂於胞中。故隨帶而下也。

陽蹻脈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

陽蹻脈起於足外踝申脈穴。而上行入於風池。風池穴在耳後。同身寸之半寸。屬少陽膽經。蹻者捷也。主人行走之機。供步履之用也。

陰蹻脈者。亦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

陰蹻脈起於足內踝骨下之照海穴。而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循頰入皆。與太陽陽蹻脈會。

按兩蹻脈者。蹻以矯舉爲義。乃絡脈中之氣血。行身之側。與少陽厥陰同性。兩脈主筋。兩蹻亦主筋也。然其道不同。陰出陽而交於足太陽。陽入陽而交於足少陰。其氣每從陰陽根柢和合。以爲矯舉。而上榮大會於目。故目之睨開皆宜。其曰陰脈營其藏。陽脈營其府者。入陰則營藏。

入陽則營府也。男女脈當其數者。男子陽用事。其驕在陽。故男子數斷其陽。女子陰用事。其驕在陰。故女子數斷其陰也。

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益畜不能環流。灌漑諸經者也。故陽維起於諸陽會也。陰維起於諸陰會也。

陽維陰維。維絡於身。爲陰陽之綱維也。陽維發於足太陽之金門。以足少陽陽交爲郛。與手足太陽及驕脈會於臑俞。與手足少陽會於天膠。及會肩井。與足少陽會於陽白。上本神。臨泣正。營腦空。下至風池。與督脈會於風府。瘧門。此陽維之起於諸陽之會也。陰維之郛曰築賓。與足太陰會於腹哀。大橫。又與足太陰厥陰會於府舍。期門。又與任脈會於天突。廉泉。此陰維起於諸陰之交也。

按陽維主皮膚之氣。行身之表。陰維主脂膜之氣。行身之裏。故病寒熱內痛也。其起止。羅氏謂陰維以維於諸陰。陽維以維於諸陽。然而能爲維者。必從乎陰陽之根柢。具盛氣之發。而後能維。陽維從少陰至太陽。發足太陽之金門。而與手足少陽陽明五脈會於陽白。陰維從少陽斜至厥陰。發於足少陰之築賓。至頂前而終。少陰少陽爲陰陽根柢之氣。維於陽者。必從少陰以起之。是陰爲陽根也。維於陰者。必從少陽而起之。是陽爲陰致也。故二脈乃孫絡中氣血而入於絡脈。爲衛氣綱領也。比於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脈隆盛。入於八脈。而不還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其受邪氣。畜則腫熱。砭射

之也。

比於者。譬喻之辭也。言奇經入脈所起所繼如此。然不拘於十二經者。何哉。比如聖人設溝渠。所以通利水道也。溝渠滿溢。則流入深湖。深湖者。卑平積水之所。故能拘制於溝渠而流通也。人身經脈隆盛。入於奇經。不能還歸於十二經脈之中。邪氣入於奇經。無從而出。鬱滯不通。而爲腫爲熱。惟用砭石以射之。則邪氣因血以泄。病乃可已也。

二十九難曰。奇經之爲病。何如。然陽維維於陽。陰維維於陰。陰陽不能自相維。則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陽蹻爲病。苦寒熱。陰蹻爲病。苦心痛。陰蹻爲病。陽緩而陰急。陽蹻爲病。陰緩而陽急。衝之爲病。氣逆而裏急。督之爲病。脊強而厥。任之爲病。其內苦結。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帶之爲病。腹滿。腰溶溶若坐水中。此奇經入脈之爲病也。

此節明奇經入脈之病情也。陽維維於陽。陰維維於陰。若陰陽不能相維。則張然失志。神思不爽矣。溶溶懈怠。浮蕩貌。言緩慢而不能收持也。陽爲衛陽。氣不和。故寒熱。陰血化於心。少陰。陰氣不利。故心痛也。兩蹻脈爲病。病在陽。則陽脈結急。病在陰。則陰脈結急。受病者急。不病者自和緩也。衝脈起于氣衝。而至胸中。其爲病氣逆而裏急。其所以受邪。亦因腎氣不足。而邪能干之也。督脈行身之背。督脈受邪。病必脊痛而厥逆也。任脈起胞門子戶。而行於腹。故其脈結爲七疝瘕聚之病也。帶脈橫圍腰腹。故病則腹緩。腰溶溶如坐水中。寬慢不收而畏寒也。曰此奇

經入脈之爲病者。以總結上文診候之要也。

按經脈者。藏府血氣之路徑也。若者邪滯。則病生焉。此篇七難。專論經絡。何以詳於奇經。而略於正經。殊覺未備。今從靈樞經脈篇。錄其起止。指明經脈所過。以闡血氣之迹。而知病起何經。庶不致盲人摸象也。手太陰肺經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系橫出腋。下循臑內下肘。循臂內至寸口。上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由次指內廉而出其端。手陽明大腸。與肺爲表裏。其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間。上入兩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濡外至肩。出髃骨之前廉。而至肩背之上天柱骨間。大椎會上。又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而上挾鼻孔。足陽明胃脈。起于鼻之交頰中。由眼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顛。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裏。至氣街。與直者合。以下髀關抵伏兔。下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又其支者。由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又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足太陰脾與胃爲表裏。其脈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至踵內。循脛骨後。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又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

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手少陰心經之脈。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從心系。卻上肺。下出腋下。循臑內後廉。下肘內。由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手太陽小腸。與心爲表裏。其脈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眦。卻入耳中。又有支者。別頰上頰。抵鼻。至目銳眦。斜絡于額。足太陽膀胱之脈。起于目內眦。上額交巔。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髃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脊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中下行。挾脊貫臀。入臑中。又有支者。從髃內左右。別下貫。挾脊內過髀樞。循髀外。從後廉下合臑中。以下貫臑內。出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足少陰腎。與膀胱爲表裏。其脈起于小指之下。斜走足心。出于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眼中。以上端內。出臑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終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于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臑。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內。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又有支者。別掌中。循小指。出其端。手少陽三焦。與心包絡爲表裏。其脈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外。

上肩入缺盆。布臚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其支者。從臚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下頰至頤。又有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銳眦。足少陽膽脈。起於目銳眦。上抵頤角。下耳後。循頸至肩上。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眦後。又有支者。別銳眦。下大迎。合手少陽脈。抵於頤下。加頰車。至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出膝外廉。至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歧骨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足厥陰肝。與膽爲表裏。其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由太陰之後。上膕內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頤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又有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於肺下。行至中焦。挾中脘之分。復接於手太陰肺經。合督任兩脈。以盡十六丈二尺之脈道。終而復始也。

右第二卷。二十三難至二十九難。論經絡。





# 難經正義卷二

揚州葉霖學 浙江謝誦穆校

三十難曰。榮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然。經言。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乃傳於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皆受於氣。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周不息。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故知榮衛相隨也。

榮衛循行之義。已詳一難中。此言榮衛相隨不息之原。起於胃之穀氣。其清者爲榮。卽穀味之精。乃陽中之陰也。血爲榮行於脈中。其濁者爲衛。卽穀味之氣。乃陰中之陽。卽所謂陽明悍氣也。化氣爲衛。以衛護於脈外。素問痹論云。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衛氣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亦卽此義。但此節乃靈樞營衛生會篇中語。惟靈樞作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爲少殊耳。然胃中水穀之精。爲微絲液管吸至頸會管。過肺入心。化赤爲血。以榮五藏六府。經脈之中。刪去以傳於肺四字。便乖藏府傳道之義。關係匪輕。不可缺也。

三十一難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否。然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臚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

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旁。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也。其治在臍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府在氣街。

前節舉五藏六府。稟水穀榮衛之氣。而相資養。爲論藏府之首條。此因三焦之氣化。論其發用之理也。夫三焦者。稟厚氣以資始。合胃氣以資生。上達胸中而爲用。往來通貫。宣布無窮。造化出納。作水穀之道路。爲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膈膜之下者。以其上層與膈膜下層黏屬也。其氣自下而上。散於胸中。分布薰蒸於皮膚腠理。故在胃上口。主納而不令出。其治在膻中穴。屬任脈。在玉堂下。同身寸之一寸六分陷者中。任脈氣所發也。中焦在胃中脘。以其包肝裹胃也。其治在臍旁之天樞。胃脈之穴也。其用在胃之中脘。中脘者。乃十二經所起所會。陰陽肉完之處。故曰脘也。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乃闌門之分。蓋由此清者入於膀胱而爲氣爲瀉。濁者入於大腸而爲滓爲穢。故主出而不納。以傳道也。其治在臍下任脈之陰交穴。素問靈蘭秘典論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卽指此也。其所在氣街者。氣街在毛際兩旁。足陽明經穴。乃三焦之根原。氣所之處。卽由腎系所生之脂膜也。夫三焦屬相火之宅。火之性自下而上。故素問經脈別論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此指中焦也。脾胃散精。上歸於肺。此指上焦也。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此指下焦也。然論上中下三焦之氣。何以獨重乎飲。不知氣乃水之所化也。膀胱之水。借吸入之天陽。引心火至下焦。薰蒸化而爲氣。以上達。爲津爲

液爲汗。此火交於水。化氣之理。卽乾陽入坤陰。隨陽氣上騰而爲雲。爲雨之義也。若夫三焦之形質。詳見於二十五難。可參互觀之。

三十二難曰。五藏俱等。而心肺獨在鬲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爲榮。氣爲衛。相隨上下。謂之榮衛。通行經絡。榮周於外。故令心肺在鬲上也。素問五藏生成論曰。諸血皆屬於心。諸氣皆屬於肺。是心主血。血爲榮。肺主氣。氣爲衛。血流據氣。氣動依血。營衛相隨。通行經絡。周於身外。猶天道之運於上。故居鬲上也。鬲。膈膜也。凡人心肺之下。諸藏之上。有膈膜一層。薄如細網。隨呼吸以升降。遮隔濁氣。不使上薰於心肺也。首節明血氣之用。此節言血氣之體。以見人身藏府。皆賴血氣之榮養也。

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沈。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沈。其意何也。然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又行陰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沈也。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故令肺得水而浮也。肺熟而復沈。肝熟而復浮者。何也。故知辛當歸庚。乙當歸甲也。

此言陰陽互根。五行化合之理。人身不外乎陰陽。交則生。不交則病。離則死。越人特舉肝肺而言者。肝藏魂。肺藏魄。魂魄爲一身陰陽之主宰也。以十干合藏府。甲陽木應膽。乙陰木應肝。丙陽火應小腸。丁陰火應心。戊陽土應胃。己陰土應脾。庚陽金應大腸。辛陰金應肺。壬陽水應膀

膀胱陰水應腎。若以五音配五行。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各因十干之陰陽。而分太少也。肝屬乙木。得水當浮。何以反沈。然肝雖乙木。乙與庚合。庚爲陽金。金性本沈。婦當從夫。其意樂金。而失木之本性。故得水反沈也。肺屬辛金。金得水當沈。何以反浮。然肺雖辛金。辛與丙合。丙爲陽火。火性炎上。婦當從夫。其意樂火。而失金之本性。故得水反浮也。生則生氣旺。故能化合。熟則生氣盡。故不能化合。所以肝熟而復浮。肺熟而復沈。各歸其本性也。大而言之。卽天地之陰陽。小而言之。卽人倫之夫婦。其理一也。夫肝屬足厥陰經。位乎膈下。故行陰道多也。肺屬手太陰經。位乎膈上。故行陽道多也。今舉肝肺類推。則藏府陰陽之化合。從可會通矣。

按十干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五行化合者。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也。化合之義。未有明其所以然者。請詳言之。術士僉謂逢龍則化。蓋甲己之年。首丙寅月。次丁卯。次戊辰。辰爲龍。龍善變化。戊爲陽土。此一年之運。皆當屬土。在雙池非之。言寅月三陽出於地上。是地氣始升也。化氣當自寅月始。如甲己之年。首丙寅月。丙火生土。故甲己化土。化氣者。化其所生之氣也。餘可類推。斯說頗爲近理。然於化合之義。究不能明。或謂經曰。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蒼天之氣。經於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氏畢昴。元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其戊己分者。則奎壁角軫也。五天五

行之守氣。各有所橫。以加於宿度。臨於十干之上。如巽氣於心尾己分。心尾當甲。角軫當己。故土位甲己也。以下皆然。此言似近理而實非。蓋天動而虛。其氣圓通。而初無定氣。其臨御五行。自有本然當然之則。而初非有守氣以期之也。况所謂化氣者。逢合則化。不逢合則不化。五天之氣。雖應五行。而於化合之理。無所取義。未可執也。蕭吉五行大義。引季氏陰說曰。木入畏庚九。故以妹乙妻庚。庚氣在秋。和以木氣。是以薺麥當秋而生。所謂妻來之義。火七畏壬六。故以妹丁妻壬。壬得火熱氣。故款冬當冬而華。金九畏丙七。故以妹辛妻丙。丙得金氣。故首夏靡草薺麥死。故夏至之後。二庚爲伏。以畏火也。土五畏甲八。故以妹己妻甲。土帶陰陽。合以雌嫁木。故能生物也。水六畏土。故以妹癸妻戊。五行相和。是其合也。張行成翼元云。天元五運之數。以坤元主土。配中央作五行之化源。自土至火。以次相生。然十干配五行。多不類者。蓋有相尅之變數。在其中也。甲木尅己土爲妻。生庚金爲一變。乙庚次甲己。故乙庚爲金運。庚金尅乙木。生丙火。丙火尅辛金。生壬水。自乙庚之金生壬水。凡兩變。丙辛次乙庚。故丙辛爲水運。丙火尅辛金。生壬水。壬水尅丁火。生戊土。戊土尅癸水。生甲木。自丙辛之水生甲木。凡三變。丁壬次丙辛。故丁壬爲水運。壬水尅丁火。生戊土。戊土尅癸水。生甲木。甲木尅己土。生庚金。庚金尅乙木。生丙火。自丁壬之木。生丙火。凡四變。戊癸次丁壬。故戊癸爲火運。戊土尅癸水。生甲木。甲木尅己土。生庚金。庚金尅乙木。

生丙火。丙火尅辛金。生壬水。壬水尅丁火。生戊土。自戊癸之火生戊土。凡五變。甲己又次戊癸。故甲己復爲土運。於是戊己會於中央也。此說皆盡五行生尅之妙。然陰陽之理。以和爲洽。夫婦之道。非齊可成。究未若羅漢生內經博議。引申天元玉冊之義。曉暢也。岐伯述天元玉冊曰。太虛廓寥。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夫肇基化元。而布氣眞靈。乃云總統於坤元。是坤元爲萬物之母也。坤元既爲萬物之母。而總統之。則天亦必有以先用之也。天之十干。以戊己居中宮。而先用水火。然後成於金木。豈非總統坤元。而以土爲首之義乎。是以天之御化。首以土爲甲。而甲遂爲土。仍順布五行於乙丙丁戊之上。而以本氣化之。土生金。以金加於乙。金生水。水加丙。水生木。木加丁。木生火。火加戊。五行畢再傳。而土加於己。故甲己合也。金加庚。故乙庚合也。水加辛。故丙辛合也。木加壬。故丁壬合也。火加癸。故戊癸合也。此因合而化。一定之理。有不可移易者也。然本氣之陰陽。仍有不能從化。而依之以爲用者。如加陽干爲氣有餘。加陰爲氣不足。此又因值年以佐用也。

三十四難曰。五藏各有聲色臭味。可曉知以否。然十變言。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聲言。其液汗。脾色黃。其臭香。其味甘。其聲歌。其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聲哭。其液涕。腎色黑。其臭腐。其味鹹。其聲呻。其液唾。是五藏聲色臭味也。

此本五行而言五藏之用也。肝屬木。青者。木之色也。臊者。木之氣也。酸者。曲直作酸。木之味也。其聲呼者。聲引而長。亦木之氣也。其液泣者。肝開竅于目。故爲泣也。心屬火。赤者。火之色也。焦者。火之氣也。苦者。炎上作苦。火之味也。其聲言者。言散而揚。火之象也。其液汗者。心主血。汗爲血之標也。脾屬土。黃者。土之色也。香者。土之氣也。其味甘者。稼穡作甘。土之味也。其聲歌者。歌緩而敦。土之象也。或云脾神好樂。故其聲主歌。其液涎者。脾開竅于口。故爲涎也。肺屬金。白者。金之色也。腥者。金之氣也。辛者。辛從革。金之味也。其聲哭者。哭悲而激。金之象也。其液涕者。肺開竅於鼻。故爲涕也。腎屬水。黑者。水之色也。腐者。水之氣也。鹹者。潤下作鹹。水之味也。其聲呻者。呻沈而咽。爲水之象也。又腎位遠。非呻之氣不得及於息。故聲之呻者。自腎出也。其液唾者。腎開竅于舌下。故爲唾也。十變。陳氏謂肺主聲。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腎主液。五藏錯綜。互相有之。故云十變也。

按徐氏曰。五藏之聲。靈樞九鍼篇素問宣明五氣論。俱云心噫肺咳肝語脾吞腎欠。此則爲呼言歌哭呻。乃本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蓋彼以病之所發言。此以情之所發言。其理一也。讀經當推測其義如此。則無不貫矣。

五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藏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也。



五藏言有七神者。脾與腎兼兩神也。藏者藏也。言人之神氣藏于內焉。肝藏魂者。魂乃陽之精。氣之靈也。人身氣爲陽。血爲陰。陽無陰不附。氣無血不留。肝主血而內含陽氣。是之謂魂。究魂之根源。則生于坎水之一陽。推魂之功用。則發爲乾金之元氣。不藏于肺。而藏于肝者。陽潛于陰也。不藏于腎。而藏于肝者。陰出于陽也。晝則魂游目而爲視。夜則魂歸于肝而爲寐。靈樞本神篇云。隨神往來謂之魂。言其知覺之靈處也。肺藏魄者。魄乃陰之精。形之靈也。肝主血。本陰也。而藏陽魂。陽潛於陰也。肺主氣。本陽也。而藏陰魄。陰生於陽也。人之初生。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皆魄之靈也。百合病恍惚不甯。魄受擾也。魔覓中惡。魄氣掩也。本神篇云。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魂。言其運動之能處也。心藏神者。神主知覺。明照萬事之義也。夫神爲何物。乃腎中之精氣。而上歸于心。合爲離卦。中含坎水之象。惟其陰精內含。陽精外護。心藏之火。所以光明朗潤。而能燭物。蓋神卽心火。得腎陰濟之。而心湛然。神明出焉。心血不足。則神煩。風痰入心。則神昏。本神篇云。兩精相搏謂之神。言其陰陽合體之妙機也。脾藏意與智者。脾主守中。故能記憶。又主運用。故能周慮。本神篇云。心有所憶謂之意。因慮而取物謂之知。蓋脾主思。故也。腎藏精與志者。心之所之謂之志。神生于精。志生于心。亦心腎交濟之義。按志者。專意而不移也。志本心之作用。而藏于腎者。陽藏于陰中也。腎主精爲五藏之本。精生髓爲百骸之主。精髓充足。伎巧出焉。志之用也。

本神篇云。初生之來。謂之精。意之所存。謂之志。亦此義也。

三十五難曰。五藏各有所府。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何也。然經言心榮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故居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

肝之府膽。脾之府胃。腎之府膀胱。其位皆相近。心之府小腸。肺之府大腸。何以皆相遠。蓋血爲營而心主血。故營屬心。氣爲衛而肺主氣。故衛屬肺。心榮肺衛。行陽氣而居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居下。所司不同。其經雖相合。而位則相遠矣。

又諸府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又問陽宜清淨。而諸府皆陽也。則當爲清淨之處。然大腸小腸。胃與膀胱。反受穢濁。獨不及膽。何也。蓋膽無所受故也。

然諸府者。謂是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府也。大腸者。傳寫行道之府也。膽者。清淨之府也。胃者。水穀之府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一府猶有兩名。故知非也。小腸者。心之府。大腸者。肺之府。膽者。肝之府。胃者。脾之府。膀胱者。腎之府。

言諸府雖屬於陽。而非皆清淨之府也。素問靈蘭秘典論曰。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盛音承。貯也。言受胃之物。化其渣滓。故云受盛之府也。又曰。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言小腸中物。至此精汁已盡。變化爲糟粕而出。故云行道之府也。又曰。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膽無受

而有瀉。故云清淨之府也。又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言胃主納穀。脾主消穀。二者相合。統稱倉廩之官。故云水穀之府也。又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言膀胱之水。能化而爲氣。由衝任直上。化津液。化汗。故云津液之府也。諸府各有名。如上文所云。皆實指受穢濁者也。蓋諸體爲陽。而用則爲陰。經所謂濁陰歸六府也。惟膽名清淨。故不受穢濁。若餘府亦名清淨。則有兩名矣。靈樞本輸篇曰。肺合大腸。心合小腸。肝合膽。脾合胃。腎合膀胱。此其義也。

按西醫言小腸緊接於胃之下口。由幽門起至闌門止。約長二丈。通體皆是脂膜相連。中有微絲管。其膽之苦汁。胰之甜汁。均由微絲管注入小腸。化食物。而所化之精汁。由衆液管從膜中吸至頸會管。過肺入心。化赤爲血。而達各藏。經言。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者。實指小腸之氣化也。其附小腸之脂膜。卽三焦之物。而又屬之脾。小腸又系心之府。其相通之道。卽由微絲管從三焦上膈。至包絡而達心。心遺熱於小腸。則化物不出。爲痢爲淋。脾陰不足。則中焦不能受盛。爲膈食便結。三焦相火不足。不能蒸化水穀。則爲糖瀉矣。大腸由闌門接小腸起。至肛門止。約長五尺餘。小腸中物。至此精汁已盡。化。變爲糟粕而出。經言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者。指大腸能傳道糟粕也。然大腸所以能傳道者。以其爲肺之府。肺氣下達。故能傳道。是以大便祕結。有升舉肺氣之法也。膽附肝右葉之旁。中貯苦汁。其汁乃下部迴血入肝所化。入食後

小腸飽滿。上逼膽囊。使其汁流入小腸之內。以榨化食物。而利傳渣滓。此西醫之言也。不知膽汁色青而屬陽。木得肝陰所生之氣化。有是氣。乃有是汁耳。若以汁論。膽汁多者。膽大而無畏懼。若以氣論。則膽火旺者。亦無畏懼。太過者。不得乎中。則失其正。故有敢爲橫暴之事。不及者。不得乎中。則失其正。故常存懼怯之心。經言。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謂氣不剛不柔。得成中正。而臨事自有決斷也。以肝膽二者合論。肝之陽。藏于陰。故主謀。膽之陽。出于陰。故主斷。若夫瀉而不受。故名清淨之府也。胃居膈下。其形紆曲如袋。其紋密。故食物易入難出。上連食管。下接小腸。周圍多細穴。以生津汁。食物經胃津融和。略似濃粥。卽出胃之下口幽門。而至小腸頭。與膽之苦青汁。胰之甜白汁會合。榨出精液。經衆液管吸至頸。卽過肺入心。化赤爲血。胰者。附脾之物。脾統血。胰中之甜白汁。乃脾血得脾陽之氣化而成。經言。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蓋胃納穀。脾消穀。二者相合。而後成功。故可統稱倉廩也。然膽汁化食。戴元禮入肝之說。有由來矣。膀胱居兩跨骨內正中。卽陰交骨裏。體圓如盤。舒縮自如。下口與前陰相連。上口有小孔甚細。爲下焦之脂膜。遮閉。飲入之水。由胃下幽門之上小竅。散布下焦網膜。滲入爲溺。無溺則縮。溺至則舒。溺多則漲。西醫但知膀胱藏溺。而不知水入膀胱。化氣上行。則爲津液。所剩餘質。乃下出而爲溺。經言。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其言氣化則能出者。謂出津液。非出溺也。氣化二字。

前于八難腎間動氣論中。已約略言之。今再詳陳其義。夫氣者。乃火交於水所化。觀十二辟卦。乾陽入坤陰。而化爲氣。氣升爲雲爲雨。人與天地參。其陰陽之理一也。蓋人心主火。人鼻吸入之氣。乃天陽也。亦屬火。從鼻入肺。歷心系。引心火。循脊背之膂筋。下入腎系。又從腎系以達下焦氣海。氣海者何。卽三焦之根。位居臍下。經謂胞室。王清任謂之氣府者。是也。凡人吸入之天陽。合心火。下至胞室。則蒸動膀胱之水。化氣上騰。其氣透出膀胱。入于胞室。上循臍旁。由衝任上膈入脾。而還出于口。隨呼而出。上出之氣。著漆石則爲露珠。在口舌藏府之中。則爲津液。又外出于皮毛。以薰膚潤肌而爲汗。所謂氣化則津液能出者此也。老人溺多。化氣少而水質多。壯者溺少。化氣多而水質少也。吸入從脊。督脈主之。呼出從膈。任脈主之。吸入陽也。火交於水也。呼出陰也。氣卽是水也。火不足以蒸水。則津液不升。氣不得化。水不足以濟火。則津液乾枯。小水不下。故曰膀胱者。津液之府也。

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者謂青腸。胃者謂黃腸。膀胱者謂黑腸。下焦之所治也。

此以五行五藏之色。以分別五府。皆名爲腸。則俱受穢濁。所以明不淨之故也。下焦之所治者。靈樞榮衛生會篇曰。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故五府皆下焦之氣所治也。

三十六難曰。藏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故知腎有二也。

腎有兩枚。左右各一。一主水。一主火。應乎升降之機也。命門者。以其爲三焦之根。十二經元氣之海。藏精施化之具。繫胞受孕之處。爲人生命之原。故曰命門也。靈樞根結篇素問陰陽離合論。所謂太陽根起于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此指太陽經穴終於晴明。晴明所夾之處爲腦心。乃至命之穴。故曰命門。與此義不同。然實指右腎爲命門。恐未盡。是以氣脈論之水升于左。火降于右。左右者。陰陽之道路。升降之樞機。越人診脈。獨取寸口。以左尺候水。右尺候火。故左名腎。右名命門。其義或取乎此。

按西醫言腎形如豆。色紫質堅。頗類猪羊之腎。左右兩枚。長約三寸。闊約寸半。厚約七八分。其重約三兩至四兩。人高腎大。人矮腎小。位在脊骨十二節間。周圍三焦脂膜包裹。腎中有油膜一條。貫於脊骨。名爲腎系。下通網膜。又有氣管由肺而下。附脊循行。下入腎系。而透入網膜。達于丹田下焦之原。夫兩腎屬水。中間腎系屬火。卽命門也。素問刺禁論云。七節之旁。中有小心者。卽指命門言也。人與天地參。命門與太極相似。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自命門生兩腎。兩腎生六藏。六藏六府。生四肢百骸之類。故人之交媾。未有

精聚。先有火會。是火爲先天之本始。水爲天一之真元。腎中之火。名曰相火。卽坎中龍雷之火也。是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乃成乎離。而位乎坎。卽兩腎有命門之義也。命門乃三焦之根。爲相火之宅。相火布於三焦。卽由命門始也。陳無擇謂有脂狀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白脈自中出。夾脊而上貫於腦者。亦指三焦腎系而言也。越人獨取寸口診候。此相火生脾土。命脈寄夫右尺。故作左爲腎。右爲命門以解之。亦水升於左。火降於右之義也。

三十七難曰。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可曉以否。然五藏者。當上關於九竅也。故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香臭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

此節乃靈樞脈度篇文。稍有增易。大意謂五藏和則七竅通。不和則七竅不通。經言上開七竅。此言九竅。當是簡悞。若潔古認真九竅。添三焦之氣。通於喉。喉和則聲鳴矣。二句。未免蛇足。謝氏曰。本篇問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答文止言五藏通九竅之義。而不及五藏之起發。恐有缺文。

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結爲癰。

五藏神氣之所舍。不和則氣不得上達。故七竅不通。若六府不和。則血氣留滯於皮膚。有形之物。積聚而爲癰矣。此結上起下之辭也。

邪在六府。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盛矣。邪在五藏。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脈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榮也。故曰格。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榮也。故曰關。陰陽俱盛。不得相榮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其命而死矣。

陽邪中於六府。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壅而邪實。邪實則不和之脈。轉而盛矣。陰邪中於五藏。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滯而邪實。邪實則不和之脈。轉而盛矣。陰陽之脈俱盛。則成關格之證死矣。此亦靈樞脈度篇文。惟關格二字。與經文相反。當是錯簡。若夫覆盜關格之脈證。可與三難參觀。

按靈樞脈度篇曰。陰氣太盛。陽氣不能榮。故曰關。陽氣太盛。陰氣不能榮。故曰格。終始篇曰。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脈口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陰。溢陰內關。素問六節藏象論曰。人迎四盛以上爲格陽。寸口四盛以上爲關陰。仲景傷寒論云。寸口脈浮而大。浮爲虛。大爲實。在尺爲關。在寸爲格。斯皆以陰氣盛爲關。陽氣盛爲格。故知此節關格二字倒置。爲錯簡也。

經言氣獨行於五藏。不榮於六府者。何也。然夫氣之所行也。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脈榮於五藏。陽脈榮於六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不覆盜。人氣內溫於藏府。外濡於腠理。

滑氏曰。此因上章營字之意。而推及之也。亦靈樞十七篇文。大同小異。



所謂氣行於五藏不營於六府者。非不營於六府。謂在陰經則營於五藏。在陽經則營於六府。脈氣周流如環無端。則無關格覆益之患。而人氣內得以溫于藏。外得以濡于腠理矣。

三十八難曰。藏唯有五。府獨有六者。何也。然所以府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府也。故言府有六焉。

三焦有形於二十五難註中。已詳細言之。此論三焦爲原氣別使。根於命門。導引諸氣。潛行默運於一身之中。無或間斷也。外府謂在諸藏府之外也。三焦之形質可考。三焦之氣化難見。故曰有名而無形也。

三十九難曰。經言府有五。藏有六者。何也。然六府者。止有五府也。然五藏亦有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府有五者。何也。然五藏各一府。三焦亦是一府。然不屬於五藏。故言府有五焉。

經言府五藏有六。無考。不知所出。又以三焦不附於藏。故不名爲府。雖有六府。祇五府也。藏亦有六者。以右腎命門。指爲一藏也。然腎雖有兩。而左右之氣相通。實皆腎而已。恐不得分爲兩藏。命門辨說。已詳言三。十六難註中。可參合而觀之。

按五藏五府。以合五行。肺合大腸金也。肝合膽木也。腎合膀胱水也。心合小腸火也。脾合胃土也。手厥陰包絡。卽心外之衣。爲心主之宮城。手

少陽三焦乃腔內脂膜爲藏府之郭郭同司相火而相合。是六藏六府以應夫十二經脈也。若以腎分爲兩藏則爲七藏矣。靈樞本輸篇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經言腎將兩藏者以腎兼主水火二氣也。少陽三焦之脈散於胸中。而腎脈亦上連於肺。肺爲天而主氣。三焦之下俞屬於膀胱。而膀胱爲津液之府。乃腎之合。三焦主相火。生於腎而游行於上下。膀胱主水。亦生於腎。蓋以水藏而領水府也。然膀胱之氣化津液液化汗。皆三焦相火蒸騰所致。夫天一之水。地二之火。皆腎所生。合而論之。是太極分而論之。猶兩儀。故本藏篇曰。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卽此義也。且腎雖兼將兩藏。實陰陽相貫。水火互交。並主藏精。而爲生氣之原。不得謂三焦無形。分腎爲兩藏明矣。

四十難曰。經言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肺之候。而反聞聲。其意何也。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於巳。巳者南方火也。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腎者北方水也。水生於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聲。故令聞聲。

此五主素靈無考。是據古醫經者。陳氏曰。臭者心所主。鼻者肺之竅。心之脈上肺。故令鼻能知香臭也。耳者腎之竅。聲者肺所主。腎之脈上肺。故令耳能聞聲也。或謂此以五行長生之法推之。木長生於亥。火長生

於寅。金長生於巳。水長生於申。心主臭。火也。肺金開竅於鼻。而有巳火。故能知臭。肺主聲。金也。腎水開竅于耳。而內有申金。故能聞聲。

四十一難曰。肝獨有兩葉。以何應也。然。肝者。東方木也。木者春也。萬物之始生。其尙幼小。意無所親。去太陰尙近。離太陽不遠。猶有兩心。故今有兩葉。亦應木葉也。

肝有兩葉。應東方之木。木者春也。萬物始生之初。草木甲坼。皆兩葉。乃木之本體。故肝與之相應也。素問六節藏象論。言心爲陽中之太陽。腎爲陰中之太陰。腎水爲肝之母。心火爲肝之子。肝爲陰中之陽。居腎之上。心之下。故云尙近不遠也。無親謂不專屬。猶有兩心。謂或從乎陽。或從乎陰也。

四十二難曰。人腸胃長短。受水穀多少。各幾何。然。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

此論腸胃長短容受之數。以圍三徑一之法約之。多有不合。或是簡誤。然長短容受之數。亦祇言略例耳。未可深泥。

按西醫言胃形紆曲如袋。容水三升許。橫居膈下。上連食管。下屬小腸。其體三層。外層上下有血管四支分布。小支密纏於內。因胃接血比他臟尤多。中層之肉。經緯兩紋斜交。故能舒縮擁動。以勻轉食物。內層周圍有小穴。以生津液。胃體內外有腦氣筋。及白節筋散布。故與百體相關應。胃之左爲脾。右爲肝。胰附於胃後。胃之本熱。與他臟同。但消化食物時。其熱較盛。胃津味酸。色如口沫。蓋主消化食物者也。小腸長約二丈。上口通胃。下口接大腸。外皮光滑。內皮摺疊。其紋甚密。上有尖粒。卽吸液管之口。液管者。乃吸噙食物之精液管也。食物由胃至小腸頭。卽與膽汁胰汁會合。漸落漸榨。榨出精液。其吸液管百派千支。散布腸後夾膜之間。衆吸液管聚於附近脊骨處。合而爲一。名曰精液總管。從腰骨間附脊骨而上至頸。卽屈轉而下達心。以化血。大腸約長五尺。分上中下三迴。迴長尺餘。上迴與小腸相接處。名曰闌門。中迴在肝下橫過胃底。下迴自脾下。從左軟脇間斜落至肛門。乃直腸也。食入至上中兩迴。猶有吸液管吸其餘液。至下迴。則精液已竭。惟存渣滓矣。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

西醫言肝居右脇下。五葉。色紫赤。重約三四十兩左右。兩葉中界長峽。右大于左。右下有小方葉。膽囊附焉。右葉後之下。亦有一葉。不甚大。名後葉。尾葉尤小。由後葉底起。至右葉止。上覆下盂。左枕胃。下與賁門爲界。上爲三焦膜包裹。左右葉各出膽管一支。相合一寸許。復分爲二。一

透小腸頭。一透膽囊。是通膽汁至小腸。以融化食物者。肝內又有迴血管。以養肝而接膽汁。肝不偏居于左。而肝爲風木。應乎巽。舊說居左者。應風木之氣。左升非以部位言也。肝爲熱壅。則脹大數倍。若各管凝滯不通。血水溢滲夾膜之裏。漸積漸深。而腹卽漸大。故蠱脹一證。多屬之肝云。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西醫言。心色赤而鮮。重約十兩。上闊下尖。周圍夾膜包裹。卽心包絡也。上有肺罩之。空懸胸中。下有膈膜遮蔽。心之外體圓滑。內空如囊。剖視四壁嶙峋。或凹或凸。中有直肉隔之。故有左房右房之稱。左右半截間。又有橫肉間之。故有上房下房之號。四房大小相若。中有門戶。筋絲數條牽連。自能開闔。右上房有迴血管二支。一向上。一向下。右下房有迴血管一支。長約寸許。卽分爲左右而入肺。左上房有迴血管。亦與肺通。左下房有血脈總管一支。爲運赤血。循督脈。下血海。以散行經脈。另有腦氣筋白節筋。密纏于內。以行其用。是心乃運血之藏。而主百脈。故爲君主之官也。

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意。

西醫言。脾居胃旁。形長方而扁軟。重約六七兩。血盛則深紫。其大小變態不一。食過飽則脹大。飢時則小。若患瘧或熱病。有脹大十餘倍者。位在右脇下。與胃脂膜相連。內有迴血管。由胃後入肝。人病則血脈不行。

於外。卽蓄聚于脾。所以脾卽脹大耳。脾內迴血管壅滯。卽有血水滲洩于下。故腫脹之病。亦多發于脾也。胰附脾之物。形長方。重約三四兩。橫貼胃後。頭大向右。尾尖在左。右之大頭。與小腸頭爲界。左之小尾。與脾相接。中有液管一條。由左橫右。穿過胰之體。斜入小腸上口之旁。與膽汁入小腸同路。所生之汁。能消化食物。其質味甜。或名之甜肉云。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

西醫言肺居膈上。狀若懸磬。系以氣喉。色白如縞。映紅。頂尖而圓。左兩葉。右三葉。披離下垂。右大于左。因心尖向左。微占其位。左長于右。緣肝經處。右稍高于脾也。後附脊骨。前連胸腔。肺中有管竅。上通咽喉。以呼出悍氣。吸入生氣。而換紫血。入心化赤。下引心氣。而達胞室。肺質輕鬆。外有膜沫濡潤。以助呼吸者也。

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

西醫言腎居十二脊骨間。形如豬腰子。重約三四兩。周圍有三焦脂膜包裹。左右相對。左上有脾胃及大腸下迴。蓋之。右上有肝及大腸上迴。蓋之。腎中有油膜一條。貫于脊骨。是爲腎系。下連三焦之根。又有氣管。由腎系附脊骨。而上通心肺。兩腎屬水。中間腎系屬火。卽命門也。命門者。乃三焦發源之所。故三焦主相火。與心包絡表裏。三焦之氣。游行于上中下。卽相火之游行也。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

西醫言膽囊式如梨。附于肝右之小方葉中。貯青汁。乃迴血入肝。感肝木之氣化而成。人食後小腸飽滿。腸頭上逼膽囊。使其汁流入小腸之內。以融化食物。而利傳渣滓。若膽汁不足。則精粗不分。糞色白結而不黃。膽汁過多。上嘔苦涎。或下泄青瀉。膽管閉塞。其汁入血。卽病瘴黃矣。胃重二斤二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左迴疊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當臍右迴疊積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兩二錢。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廣二寸半。唇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此卽靈樞腸胃篇。及平人絕穀篇之義。而增入五藏輕重。所盛所藏。雖覺前後重複。不害其爲了甯也。藏府之學。西士言之較詳。故註中多採其說。然人有長短。嬰壯不同。况古今之權量各異。其丈尺容受。不可拘泥。識其略例可也。

四十三難曰。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存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至圃。一行二升半。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

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卽死矣。

此靈樞平人絕穀篇文。言人之藏府形骸。精神氣血。皆藉水穀以資養。生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矣。平常無病之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

日夜消化。止留三斗五升。人一日食五升。

考後漢書南蠻傳曰。人粟五升。註。古升小。故曰五升也。

若七日

不飲食。其所留之水穀盡。則精氣津液皆盡。故死。然病人不飲食。七日不死者。以水穀留積故也。蓋留積則爲病矣。

四十四難曰。七衝門何在。然。唇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腸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故曰七衝門也。

衝者。通要之地。門者。戶也。此承上文食飲之入。稽其通行之門徑也。唇爲飛門者。飛古與扉通。扉。戶扇也。蓋齒爲戶門。唇爲之扇。故曰扉門。靈

樞憂患無言篇曰。唇者。音聲之扇也。此卽其義。會厭爲吸門者。會厭爲物之所會聚。又能掩閉。勿使誤入也。吸者。吸納處也。言爲五藏聲音之

出入。呼吸之門戶也。胃爲賁門者。胃能聚物如倉廩。故曰太倉。賁猶奔也。賁門在胃上口。言物入于胃。疾奔而下太倉也。胃之下口接小腸處

曰幽門。言深隱之地。與上下出入處至遠也。大腸小腸會爲闌門者。會合也。小腸之下。大腸之上。相接處分闌精血糟粕。各有所歸也。下極爲

魄門者。魄門卽肛門也。魄古與粕通。莊子天道篇曰。古人之糟魄已夫。言食飲至此。精華已去。止存形質之糟粕。故曰魄門也。此七者。皆食飲

出入衝要之道路也。



四十五難曰。經言入會者何也。然。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膈俞。骨會大杼。脈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也。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穴也。

人身藏府筋骨髓血脈氣。此入者。皆有會合之穴。若熱病在于內。則于外。取其所會之穴。以去疾也。太倉屬任脈。即中脘穴也。在臍上。同身寸之四寸。六府取稟於胃。故爲府會。季脇屬足厥陰。即章門穴也。在大橫外。直臍季肋端。爲脾之募。五藏取稟于脾。故爲藏會。陽陵泉屬足少陽。足少陽之筋。結于膝外廉。即此穴也。在膝下同身寸之一寸。外廉陷中。又膽與肝表裏。肝者筋之合。故爲筋會。絕骨即枕骨。名玉枕穴。在絡卻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挾腦戶旁一寸三分。屬足太陽膀胱。與腎合。腎主骨。腦爲髓海。乃腎精所生。故爲髓會。絕字疑是簡誤。或云絕骨屬足少陽。一名陽輔。在外踝上。同身寸之四寸。輔骨前。絕骨端如前三分。諸髓皆屬于骨。少陽主骨。凡物極則反。骨絕于此。而少陽生之。故髓會于絕骨也。于義亦通。膈俞屬足太陽。在項後第七椎去脊兩旁。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在中焦之分。心俞下。肝俞上。心統血。肝藏血。能化精微。而爲血之地。故爲血會。大杼屬足太陽。在項後第一椎下。去脊兩旁。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爲衝脈之俞。靈樞動輸篇曰。衝脈與腎之大絡。起于腎下。蓋腎主骨。膀胱與腎合。故爲骨會。太淵屬手太陰。在掌後陷中。即寸口也。肺朝百脈。故爲脈會。三焦外。謂在焦膜之外。兩乳內。謂兩乳之

中。任脈之所過。卽膻中穴也。在玉堂下同身寸之一寸六分。靈樞海論篇曰。膻中爲氣之海。故爲氣會。此八會。內經無考。然其義甚精。必古醫經之語也。

四十六難曰。老人臥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者何也。然經言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於常。故晝日精。夜不寤。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榮衛之道滯。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

衛外之血氣。日行於陽絡二十五度。夜行於陰絡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故氣至陽。則臥起而目張。氣至陰。則休止而目瞑。夫血氣者。充膚熱肉。澹滲皮毛之血氣。肌肉者。在外皮膚之肌肉。在肉募原之肌肉。氣道者。肌肉之紋理。三焦通會元真之處。血氣之所游行出入者也。老人血氣衰。肌肉乾枯。血氣之道滯滯。故晝不精明。夜多不寐也。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利。血氣之道流通。而不失其出入之常度。故晝精明。夜多寐也。是老人之寤而不寐。少壯之寐而不寤。繫乎榮衛血氣之有餘不足也。四十七難曰。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然人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故令面耐寒也。

人面獨能耐寒者。以六陽經之脈。皆上至頭。六陰經之脈。皆不上頭。故也。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曰。首面與身形也。屬骨連筋。同血合於氣耳。天寒則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于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于目。

而睛。其別氣走于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于鼻而爲臭。其濁氣出于胃。走唇舌而爲味。其氣之津液皆上薰於面。其皮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此卽其義。而又引逆順肥瘦篇。手三陰從臑走手。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從頭走足。足三陰從足走手之義以證之。言頭面爲諸陽之會。是以三陽之脈上循於頭。然厥陰之脈上額會巔。下循頰裏。而經不云者。乃略言之耳。蓋陰陽寒熱之氣皆從下而上升。故岐伯謂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于面。而走空竅也。

右第三卷。三十難至四十七難。論藏府。

# 難經正義卷四

揚州葉霖學 浙江謝誦穆校

四十八難曰。人有三虛三實。何謂也。然有脈之虛實。有病之虛實。有診之虛實也。脈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緊牢者爲實。病之虛實者。出者爲虛。入者爲實。言者爲虛。不言者爲實。緩者爲虛。急者爲實。診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牢者爲實。癢者爲虛。痛者爲實。外痛內快。爲外實內虛。內痛外快。爲內實外虛。故曰虛實也。

虛者。空虛正氣不足也。實者。強實邪氣有餘也。以脈言之。濡者軟細。故爲虛也。緊牢者。緊弦勁牢沉勁。故爲實也。然脈之虛實。不僅乎此。舉此可類推也。以病言之。出者爲虛。是五藏自病。由內而之外。所謂內傷是也。入者爲實。是五邪所中。由外而之內。所謂外感是也。然出者間亦有實。入者間亦有虛。此言其大概耳。言者爲虛。以病氣內乏。神氣自清。故惺惺而不妨於言也。不言者爲實。以邪氣外攻。入鬱於內。故神志昏亂而不言也。緩者爲虛。以緩病來遲。正氣奪而邪氣微。則病漸深也。急者爲實。以急病來驟。正氣瀉而邪氣盛。則病疾速也。診者。按也。候也。按其外而知之。非診脈之診也。以診候言之。癢者爲虛。血氣少而肌肉不充。則癢。痛者爲實。邪氣聚而營衛不和。則痛。又凡虛者喜按。實者拒按。故按之而痛者爲實。按之而快者爲虛也。濡者爲虛。牢者爲實。脈經引用

此條無此二句。或因上文而重出也。楊氏謂按之皮肉柔濡者爲虛。牢強者爲實。似亦可解。姑存備參。

四十九難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何以別之。然。憂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飲食勞倦。則傷脾。久坐溼地。強力入水。則傷腎。是正經之自病也。

正經。本經也。五邪。五藏之邪也。心主思慮。若憂勞過用。則傷其心。肺主皮毛。形寒者。皮毛外受風寒也。飲冷者。內飲冷水也。其藏本寒。過則傷肺也。肝主怒。恚。怒則木氣鬱而傷肝也。脾主四肢。勞倦太過。則傷脾。脾運五穀。飲食不潔。則亦傷也。腎主骨。用力作強。坐濕入水。則傷腎。蓋腎屬水。同氣相感也。然憂思恚怒。飲食動作。人之不能無者。惟不可太過。過則傷人必矣。

何謂五邪。然有中風。有傷暑。有飲食勞倦。有傷寒。有中溼。此之謂五邪。

肝爲風木。故風先入肝。心爲君火。暑火之邪。故心受之。飲食勞倦。一味太過。則脾傷致病矣。寒侵皮毛。則傷肺。雨露蒸溼之氣。則傷腎。此五者邪由外至。所謂外傷者也。

按素問本病論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與此大同小異。若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乃內傷七情。本藏自病之證也。宣明五氣論曰。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溼。此六淫之邪。外感之證也。皆似同而異。或謂越人既言本經自病。是從內而

生。如形寒飲冷則傷肺。形寒是寒感於皮毛。此從外來也。飲冷是冷入胸腹。亦從外來也。飲食等亦然。况五邪亦有飲食勞倦。豈非自相矛盾乎。然其意謂正經虛。則不任寒冷之侵伐。侵伐則每易致病。正經虛。又傷於飲食者。爲內傷。若傷飲食而致病者。則外感也。素問言腎惡燥者。言其水藏而惡燥氣之耗竭也。此云水溼傷腎者。溼傷於下。故溼先歸腎。腎屬水藏。同氣相求也。是古聖先賢之義。雖有異同。而辨內傷外感之理則一。讀書貴乎融貫。不可執泥。先儒所謂以意逆志。是謂得之。信夫。

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風得之。然其色當赤。何以言之。肝主色。自入爲青。入心爲赤。入脾爲黃。入肺爲白。入腎爲黑。肝爲心邪。故知當赤色也。其病身熱。脇下滿痛。其脈浮大而弦。

假令心病者。舉心臟爲例也。此言心病。肝邪入而得中風之病。蓋風氣通於肝也。肝開竅於目。故主色。風邪自入肝經。則色青。肝在色爲蒼也。入心則色赤。心在色爲赤也。入脾則色黃。脾在色爲黃也。入肺則色白。肺在色爲白也。入腎則色黑。腎在色爲黑也。故肝之風邪入心。其色當赤也。其病身熱者。外感之邪。先傷營衛。故身熱。而又心屬火。熱爲火邪之象也。脇下滿痛者。脇下肝之位也。其脈浮大而弦者。浮大心脈本象。肝邪犯之。故現弦脈也。

何以知傷暑得之。然當惡臭。何以言之。心主臭。自入爲焦臭。入脾爲香臭。

入肝爲臊臭。入腎爲腐臭。入肺爲腥臭。故知心病傷暑得之。當惡臭。其病身熱而煩。心痛。其脈浮大而散。

假令心病而傷暑。暑之傷人。心先得之。蓋心主暑也。此正經自病。不涉他經。然心屬火。暑熱之邪傷之。火邪化物。五臭出焉。暑邪自入本經。其臭焦。火之氣也。入脾其臭香。土之氣也。入肝其臭臊。木之氣也。入腎其臭腐。水之氣也。入肺其臭腥。金之氣也。故心受暑邪。發惡臭也。其病身熱而煩者。火鬱則瞽亂也。心痛者。邪在心則痛也。其脈浮大而散者。浮大心之本脈。散則浮大而空虛無神。心之病脈也。本藏自病。心主臭。故專以臭推也。

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然當喜苦味也。虛爲不欲食。實爲欲食。何以言之。脾主味。入肝爲酸。入心爲苦。入肺爲辛。入腎爲鹹。自入爲甘。故知脾邪入心。爲喜苦味也。其病身熱而體重。嗜臥。四肢不收。其脈浮大而緩。

假令心病而傷飲食勞倦者。心主熱。脾主勞倦。今心病以飲食勞倦得之。故知脾邪入心也。喜苦味者。脾主味。心屬火。火味苦。從其性也。虛則脾氣不能化穀。實則能化穀。故有能食不能之分也。若肝受飲食勞倦之病。其味酸。心受病。其味苦。肺受病。其味辛。腎受病。其味鹹。脾自受病。其味甘。其病身熱者。心也。體重脾也。其脈浮大者。心之本脈也。緩脾之脈象也。此節飲食勞倦。獨有虛實之分者。蓋卽明正經虛。又傷於飲食而爲病。較傷飲食而致病者有間也。

何以知傷寒得之。然當謹言妄語。何以言之。肺主聲。入肝爲呼。入心爲言。入脾爲歌。入腎爲呻。自入爲哭。故知肺邪入心。爲謔言妄語也。其病身熱。洒洒惡寒。甚則喘咳。其脈浮大而盛。

假令心病而傷寒者。乃肺邪入心也。肺主聲。故謔言妄語也。若寒邪入肝則呼。肝在聲爲呼也。入心則多言。言爲心聲。又在聲爲笑也。入脾則歌。脾在聲爲歌也。入腎則呻。在聲爲呻也。自入肺之本藏則哭。肺在聲爲哭也。其病身熱惡寒者。心火藏。故身熱。肺本寒藏。故惡寒也。甚則喘咳者。肺主欬。肺氣上逆。則喘欬也。其脈浮大。心脈也。瀼。肺之脈象也。

何以知中溼得之。然當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腎主溼。入肝爲泣。入心爲汗。入脾爲涎。入肺爲涕。自入爲唾。故知腎邪入心。爲汗出不可止也。其病身熱而小腹痛。足脛寒而逆。其脈沉濡而大。此爲五邪之法也。

假令心病而中溼者。心主暑。腎主溼。今心病以傷溼得之。故知腎入心也。腎化五液。腎爲心邪。故汗出不可止也。溼邪入肝爲泣。肝主泣也。入肺爲涕。肺主涕也。自入腎之本藏。則爲唾。腎主唾也。其病身熱者。心也。小腹痛者。腎之位也。足脛寒而逆者。足脛腎經所過之病。故畏寒而逆冷。溼性亦近寒也。其脈沉濡而大者。沉。腎脈之象。濡。溼氣之候。大則心脈之象也。心脈浮大。獨不言浮者。沉則不能浮也。夫法者。舉一爲例之法也。五邪者。五藏得五行之邪也。欲知五邪之證。必審肝病見于色。心病見于鼻。脾病見于味。肺病見於聲。腎病見於液。其脈以本藏之脈爲



主而兼受邪之脈也。此以心一經爲主病。而以各證驗其所從來。其義與十難診脈法同。明乎此。不特五藏互受五邪。鑿然可曉。卽百病見證。莫不皆可類測。而爲診脈辨證之法程也。

五十難曰。病有虛邪。有實邪。有賊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別之。然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自病者爲正邪。

此承上文五藏五邪之病。而辨其生尅之義也。病有虛者。如心藏屬火。其病邪從肝木傳來。木生火。則木位居火之後。是生我者。邪挾生氣而來。雖進而易退。故曰。從後來者虛邪也。病有實邪者。如心屬火。其病邪從脾土傳來。火生土。則土位居火之前。是受我之氣者。其力方旺。還而相尅。其勢必盛。故從前來者實邪也。病有賊邪者。如心屬火。其病邪從腎水傳來。水尅火。心受尅而不能勝。藏氣本已相制。而邪氣挾其力而來。殘削必甚。故曰。從所不勝來者賊邪也。病有微邪者。如心屬火。其邪從肺金傳來。火尅金。金受尅而火能勝。藏氣既受制於我。則邪氣亦不能深入。故曰。從所勝來者微邪也。正邪者。如心藏止有自感之邪。而無他藏干尅之邪者。是也。

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爲虛邪。傷暑得之爲正邪。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傷寒得之爲微邪。中溼得之爲賊邪。

舉心爲例。以發明上文之義也。中風肝木之邪也。得之。言因中風而心

得病也。肝邪乘心。是從後來者。故曰虛邪。傷暑得之。爲心藏自病。故曰正邪。飲食勞倦得之。脾下乘心。是前來者。故曰實邪。傷寒得之。肺乘心。從所勝來者。故曰微邪。中溼得之。腎邪乘心。從所不勝來者。故曰賊邪。餘藏可類推。此病傳五藏之生剋也。

五十一難曰。病有欲得溫者。有欲得寒者。有欲得見人者。有不欲得見人者。而各不同。病在何藏府也。然病欲得寒。而欲得見人者。病在府也。病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何以言之。府者陽也。陽病欲寒。又欲見人。藏者陰。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素問金匱真言論曰。府者陽也。藏者陰也。府爲陽。陽病則熱勝。故飲食衣服居處。皆欲就寒而遠熱也。陽主動而散。以應乎外。故欲得見人也。藏爲陰。陰病則寒勝。故飲食衣服居處。皆欲就溫而遠寒也。陰主靜而藏。以應乎內。故閉戶獨處。惡聞人聲也。此統論藏府陰陽大義。故與陽明脈解論。陽明病。惡人與火。指一經熱甚而煩惋者。有間也。

五十二難曰。府藏發病。根本等否。然不等也。其不等奈何。然藏病者止而不移。其病不離其處。府病者彷彿賁嚮。上下行流。居處無常。故以此知藏府根本不同也。

藏爲陰。陰主靜。故止而不移也。府爲陽。陽主動。故上下流行也。彷彿無形質也。賁嚮。動而有聲也。居無常處者。忽上忽下。卽流行之謂也。藏病府病。其根本不同者。如此。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藏者生。何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一藏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

七傳者。依序傳其所勝所尅之藏也。如心病傳肺。是火尅金也。肺又傳肝。是金尅木也。肝又傳脾。是木尅土也。脾又傳腎。是土尅水也。腎復傳心。是水尅火也。心又欲傳肺。是七傳矣。一藏不能。再受邪傷。則死矣。呂廣以七當作次字之誤。與下間字方相合。其說亦通。蓋心病六傳。由腎至心。心臟不能復傳至肺也。其一藏不再傷者。是指心之不任再傷於第七傳而死也。此卽素問標本病傳論。諸病以次相傳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之義。

間藏者。傳其生也。假令心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竟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故曰生也。

間藏者。間一藏傳其所生也。如心欲傳肺。而脾者肺之母。心之子。中間此一藏。不傳所尅也。假令心病傳脾。是間肺所勝之藏。爲火生土也。脾病傳肺。是間腎所勝之藏。爲土生金也。肺病傳腎。是間肝所勝之藏。爲金生水也。腎病傳肝。是間心所勝之藏。爲水生木也。肝病傳心。是間脾所勝之藏。爲木生火也。心病又復傳脾。則病自己。此子母相傳而生也。

五十四難曰。藏病難治。府病易治。何謂也。然。藏病所以難治者。傳其所勝

也。府病易治者，傳其子也。與七傳間藏同法也。

藏病所以難治者，傳其所勝也。若傳其所生，亦易治也。府病所以易治者，傳其所生也。若傳其所勝，亦難治也。蓋其義以藏病深，府病淺，分其難易耳。然亦不可拘。故曰：與七傳間藏同法也。

五十五難曰：病有積有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故陰沉而伏，陽浮而動。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故積者五藏所生，聚者六府所成也。積者陰氣也，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謂之聚，故以是別知積聚也。

積者五藏所生，藏屬陰，陰邪漸積而成，故曰積。陰主靜，故沉伏不離其處。乃藏陰氣結爲病，而或兼乎血，故其部上下左右，其形大小長短，皆可循而按之也。聚者六府所生，府屬陽，陽邪漸聚而成，故曰聚。陽主動，故浮動而無定處。乃純乎氣，凝滯而不散，故其部無定位，其體無定形。而上下左右，流行無常也。此陰陽積聚之所由分。與五十二難當是一章，或前後錯簡耳。

五十六難曰：五藏之積，各有名乎。以何月何日得之。然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膈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欬逆瘕瘕，連歲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傳於肝，肝當傳脾，脾季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肝復後還肺，肺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肥氣以季夏戊己日得之。

積畜也。言血氣不行。積畜爲病。亦由五邪相傳而成也。肥氣者。言其氣之肥盛也。左膈爲肝木左升之部。如覆杯者。本大末小。肝木之象也。頭足者。一本二末。木形岐出之義。亦甚言其有形也。效逆者。足厥陰之別脈貫膈上。注於肺。肝氣上伸於肺。反乘所勝也。瘡瘧即瘵瘧。間二日發者是也。五藏皆有瘵。在肝則爲風瘵。又瘵多發於少陽。而厥陰于少陽爲表裏也。病邪入深。連年不已。然何以得之。乃肺病傳肝。傳其所勝也。肝當傳脾。脾土適旺於季夏。土旺力能巨而不受邪。當復反於肺。而肝木又不能勝肺金。故曰不肯受也。邪因無道可行。故留結於肝而成積矣。季夏戊己日得之者。季夏未土月也。戊己土日也。月日皆脾土極旺之時。肝木不能尅制。卽於是月是日。而得是積也。可見虛則受邪。旺則邪不得入。今人徒事攻積。大失經旨。非其治矣。此章唯出五積之名狀。而不言諸聚者。蓋聚無常處。故無名狀可定也。

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煩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以秋適王。王者不受邪。心復欲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

伏梁者。伏而不動。橫亘如梁木。然起臍上至心下者。臍上至心下。皆心之分部也。煩心者。火鬱則心煩也。然何以得之。乃腎病傳心。傳其所勝也。心當傳肺。肺金當秋適旺。金旺力能拒而不受邪。應復反於腎。而心火又不能勝腎水。故曰不肯受也。邪留結於心而成積。以秋庚辛日得

之者。秋當申酉金月。而庚辛金日也。金旺之月日。心火不能尅制。卽於是月是日而得是積也。

按靈樞藏府病形篇曰。心脈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經筋篇曰。手少陰之筋。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爲肘網。其成伏梁。吐血膿者。死不治。是靈樞兩章。皆心病有餘之積。雖未明言病狀。其義則同。若素問腹中論曰。病有少腹。上下左右皆有根。病名伏梁。裏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鬲挾胃脘內癰。此久病也。難治。居臍上爲逆。居臍下爲從。此病陽邪聚於血分。致氣失輸轉之機。非藏陰氣結之積也。以其在少腹四旁太衝部分。陽毒之邪。聚而爲膿爲血。下行必薄陰中。便下膿血。上行迫胃脘。膈膜間而生內癰。此論陽毒之伏梁也。又曰。人有身體脾股胛皆腫。環臍而痛。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于大腸。而著於盲。盲之原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也。不可動。動之爲水瀦瀦之病。此病風邪根聚於中。故環臍而痛。臍爲人身之樞。樞病則不能旋轉。陰陽之氣。故周身皆腫。設妄攻風氣。鼓動其水。水溢于上。則小便爲之不利。此論風毒之伏梁也。是其名雖同。其證其治則異。若伏梁不辨乎風根。其不見論於雞峯難矣。

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黃瘵。飲食不爲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壬。

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得之。

痞者否也。天地不交而爲否。言痞結而成積也。脾位中央。土之象也。故積在胃院。覆大如盤。脾主四肢。邪氣壅聚。正氣不運。故四肢不收。脾有溼滯。則色徵於外。故皮膚爪目皆黃而成痺。但黃痺之因甚繁。然皆不離乎脾與溼也。脾主肌肉。今脾有積。不能布津液。則所入飲食。而不爲肌膚也。然何以得之。乃肝病傳脾。傳其所勝也。脾當傳腎。腎水當冬適旺。水旺力能拒不受邪。欲復反於肝。而脾土又不能勝肝木。故曰不肯受也。邪留結於脾而成積。以冬壬癸日得之者。冬當亥子水月。而壬癸水日也。水旺之月日。脾土不能尅制。卽於是月是日。而得是積也。

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熱。喘咳。發肺壅。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肺當傳肝。肝以春適王。王者不受邪。肺復欲還心。心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

賁古通奔。息賁者。言氣息賁迫也。右脇下爲肺金右降之分部。洒淅寒熱者。肺主皮毛也。壅癰古通。肺病則喘欬。甚則發爲肺癰。素問大奇論曰。肺之壅。喘而兩胠滿者。是也。然何以得之。乃心病傳肺。傳其所勝也。肺當傳肝。肝木當春適旺。木旺力能拒而不受邪。欲復反於心。肺金又不能勝心火。故曰不肯受也。邪留結於肺而成積。以春甲乙日得之者。春當寅卯木月。而甲乙木日也。木旺之月日。肺金不能尅制。卽於是月

是日而得是積也。

按靈樞經筋篇曰。手心主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前及胸痛息賁。此言手心主之筋。循脇腹散胸中。下結于胃脘之賁門間。其病當筋之所過結處。爲轉筋。而前及胸痛。散於胸中。結於賁門。故曰息賁。又曰。太陰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甚則成息賁。脇急吐血。此言手太陰之筋。散貫於賁門間。其病當筋之所過者爲支度轉筋。而痛甚。則成息賁。脇急吐血。蓋十二經筋合陰陽六氣。氣逆則爲喘急息賁。血隨氣奔。則爲吐血也。素問陰陽別論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其傳爲息賁者。死不治。此二陽者。足陽明胃。手陽明大腸也。病發於心脾者。其始必有得於隱曲之事。於是思則氣結。鬱而爲火。致損心營。心營既損。脾少生扶。則健運失職。飲食漸減。胃陰益虧。夫人身之精血。全賴後天穀氣榮養。今穀津日竭。鬱火內焚。是以男子少精。女子不月。血液日見乾枯。而大腸之傳道亦病。胃燥生火。火盛風生。則消糜肌肉。水精耗盡。金失其源。腎氣不約。逆傳於肺。致有喘息奔迫不治之證。此三者似是而實非。不容不辨。奇病論帝曰。病脇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爲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此與本篇差同。藥難獨治。必兼導引之功。又不可不知也。

腎之積。名曰賁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



人喘逆。骨痿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以夏適旺。旺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脾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賁豚以夏丙丁日得之。此是五積之要法也。

賁豚者。其狀如豚之奔突。以豚性躁動故也。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者。少腹腎之分部。由少腹上冲至心下而止。上下無定時也。喘逆者。足少陰之支脈。從肺出絡心。主胸中腎氣上冲故也。腎主骨。故骨痿。腎不能納氣。故少氣也。然何以得之。乃脾病傳腎。傳其所勝也。腎當傳心。心火當夏適旺。火旺力能拒而不受邪。當復反於脾。而腎水又不能勝脾土。故曰不肯受也。邪留結於腎而成積。以夏丙丁日得之者。夏當巳午火月。而丙丁火日也。火旺之月日。腎水不能尅制。卽於是月是日而得是積也。

按傷寒論太陽篇曰。發汗後。臍下悸者。欲作奔豚。此因發汗虛其心液。臍下悸者。欲動而上奔也。故用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以保心而制水也。又曰。發汗後。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至心。此言發汗既傷其血液。復用燒鍼令其汗。是又傷其血液矣。血液受傷。則心氣虛。加以寒凌心火。故核起而赤。心虛氣浮。則腎氣乘而上奔。故灸核上各一壯。以通洩其經氣。更與桂枝加桂湯。散寒邪以補心氣也。此兩節論外感誤治之證。與積久而成者有間。金匱要略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發得之。此言肝

膽因驚駭爲病。木者水之母也。子病發驚。母亦隨而上奔也。餘二病亦因驚發而得。非奔豚。不爲詳解。又師曰。奔豚病從少腹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此因驚則傷心。恐則傷腎。心腎水火之氣虛。而不能互相交感。則腎之虛邪。反乘心之虛。而上奔矣。故總其治曰。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觀金匱兩條。與本經之義相近。然同因驚得。而有肝膽心腎之異。况外感積聚之不同。是受病之因。傳變之理。不可不察。豈獨奔豚一證爲然。

五十七難曰。泄凡有幾。皆有名否。然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

泄。利也。其證有五。故有五泄之名。後重者。專指大瘕泄而言。蓋腎邪下結。氣墜不升故也。此五泄之目。下文詳之。

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

胃泄者。甲木之尅戊土也。胃主納穀。風木之邪乘之。胃府鬱迫。水穀不化。必脹弦腸鳴。黃者。胃土之色。經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者。是也。

脾泄者。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逆。

脾泄者。脾土溼寒。不能蒸水化氣。故水穀並下。脹滿泄注也。食即嘔吐者。脾弱下陷。則胃逆也。必所下多水。脈緩。腹不痛。經曰。溼甚則濡泄者。是也。

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

大腸泄者。腸虛氣不能攝。故胃方實。卽迫注於下。窘迫不及少待也。色白者。大腸屬庚金。白金之色也。腸鳴切痛者。氣不和則攻衝。故鳴而痛也。經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者。是也。

小腸泄者。澁而便膿血。少腹痛。

小腸泄者。小腸屬丙火。不化寒水。鬱於溼土之中。內熱淫蒸。膿血腐化。又小腸與心爲表裏。心主血。蓋氣不相攝。而便膿血。小便亦不禁也。小腸之氣鬱衝。下達膀胱。膀胱近少腹。故少腹痛也。此卽血痢之類耳。

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圜而不能便。莖中痛。此五泄之要法也。

大瘕泄者。邪氣結於下。成癥瘕而不散也。裏急後重者。腸氣急迫。肛門重墜也。數至圜而不能便者。皆癥結不散。故欲便而不爽也。莖中痛者。乃溼鬱爲熱。大便氣不能達。則移於小便也。此卽古之滯下。今名痢疾者也。

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否。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

素問於風論熱論。言之甚詳。豈得獨遺寒論一門。而熱論首言。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既云類傷寒。則有傷寒專論可知。惜乎第七一卷。亡於兵火。亦以見古醫經以傷寒爲外感之統名。越人恐後世寒溫莫辨。故作傷寒有五之論。以分別其脈證。滑氏以變當作辨。是矣。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

中風者。風寒直傷肌腠也。風無定體。偏寒卽從寒化。風寒之邪。直入肌肉。而傷其營。營血傷。則血脈弱。而其脈動必緩。陽寸浮者。乃衛陽外越也。陰尺弱者。乃營血受傷也。然必見熱自發。汗自出。惡寒惡風。鼻鳴乾嘔等證。方是風寒中肌腠之的證的脈也。謂風傷寒傷營者非也。其實寒傷衛。風傷營耳。或問許學士發微論言。風傷衛。寒傷營。成無己以降不宗之。而子獨謂寒傷衛。風傷營者。何耶。曰。寒者太陽之本氣也。太陽之陽。發于至陰。而充于皮毛。是皮毛一層。衛所居也。衛陽虛。招外寒。致皮毛閉塞而無汗。故曰。寒傷衛也。風在六府。屬厥陰肝木。厥陰主營血。血虛則招外風。夫營血雖與衛氣偕行。而究之皮毛一層。爲衛所司。肌肉一層。爲營所宅。風入肌肉中。而營不守衛。是以衛氣洩。而自汗出。故曰。風傷營也。况仲景無汗用麻黃。明是治衛氣之藥。有汗用桂枝。明是和營血之藥。安得淆混哉。或問麻黃治寒傷衛。桂枝治風傷營。已明其義。何以仲景辨脈篇曰。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也。此非風傷衛寒傷營之明證耶。曰。此章本內經寒傷形。熱傷氣。陽邪傷陽。陰邪傷陰。統該陰陽二氣而言。非謂桂枝主風傷衛。麻黃主寒傷營也。讀書貴乎融貫。不可執泥。此所謂風傷營者。言風寒之邪。直中營中。逼其衛氣外洩。風寒則傷營也。若風溫之邪。首先犯衛。衛主氣。蓋熱則傷氣矣。所謂寒傷衛者。非不傷營。蓋寒閉衛外之氣。則無汗。然亦由斂其營血而然。此內經熱傷

氣寒傷形之旨也。設寒熱莫辨。執風爲陽邪而傷衛一語。以溫裏和營之桂枝湯治風溫。則謬之甚矣。可不慎哉。

按此論中風爲風寒入肌腠。外感也。若金匱所論中風。有中府中藏中血脈之分。與此不同。不可誤也。中府之脈多浮。五色必顯於面。惡風惡寒。拘急不仁。或中身之前。或中身之後。或中身之側。其病在表。多着四肢。雖見半身不遂。手足不隨。痰涎壅盛。氣喘如雷。然目猶能視。口猶能言。且外有六經形證也。中藏其病在裏。多滯九竅。故唇緩二便閉者。脾中也。不能言者。心中也。耳聾者。腎中也。鼻塞者。肺中也。目瞽者。肝中也。中血脈者。病在半表半裏。外無六經之證。內無二便之閉。但見口眼喎斜。半身作痛而已。致若體縱不收。耳聾無聞。目瞽不見。口開眼合。撒手遺尿。失音鼾睡。乃本實先撥。陰陽樞紐不交。爲難治之脫證矣。此名同而證異者。不可不辨也。

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

濕溫者。暑與濕交合之溫病也。其因有二。先受暑。後受濕。熱爲濕遏者。則其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濡弱見於陽部。濕氣搏暑也。小急見於陰部。暑氣蒸濕也。此本經所謂之濕溫也。若其人常傷於濕。因而中暍。濕熱相搏。則發爲溼溫。證見兩脛冷。腹滿又胸。頭目痛苦妄言。治在足太陰。不可發汗。此叔和脈經所謂之溼溫也。有觸時令鬱蒸之氣者。春分後。秋分前。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太陰溼土。三氣合行。其事是天本熱也。

而益以日之暑。日本烈也。而載以地之溼。三氣交動。時分時合。其分也。風動於中。勝溼解蒸。不覺其苦。其合也。天之熱氣下降。地之溼氣上騰。人在氣交中。受其炎蒸。無隙可避。口鼻受邪。着於脾胃。脈濡弱。舌苔白。或絳底。嘔逆口乾。而不能湯飲。胸次粟而滿悶。身潮熱。汗出稍涼。少頃又熱。此喻西昌所謂三氣合而爲病之溼溫也。然其因雖有不同。而其病多屬足陽明足太陽。蓋溼土之邪。同氣相感也。病在二經之表。多兼手少陽三焦。病在二經之裏。多兼手厥陰包絡。以少陽厥陰同司相火故也。識此。庶幾知所從治矣。

傷寒之脈。陰俱盛而緊澹。

傷寒者。寒傷太陽之膚表也。華元化曰。傷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是風寒初感之邪。由皮膚毛竅而入。抑遏營氣。束於經脈。故脈陰陽俱浮盛。緊澹而無汗也。然必見頭項強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惡寒。而喘諸形證。方是寒傷膚表之的證的脈也。夫太陽膀胱中所化之氣。由氣海循衝任。過膈入肺。出之於鼻。爲呼出氣。膀胱所化之氣。又有內從三焦脂膜。出諸氣街。循肌肉。達于皮毛。爲衛外之氣。人知口鼻出氣。而不知周身毛竅。亦無不出氣。鼻氣一出。則周身毛竅之氣皆張。鼻氣一入。則周身毛竅皆斂。若毛竅之氣不得外出。則反入於內。壅塞於肺。上出口鼻而爲喘。故寒傷膚表。皮毛之衛氣。不得外出。則返於內而上壅爲喘。皮毛之內是肌肉。寒

邪內犯肌肉。故周身疼痛。邪犯太陽之經脈。故頭項腰痛。人身皮內之肌。俗名肥肉。肥肉內夾縫中有紋理。名曰腠理。又內爲瘦肉。瘦肉兩頭卽生筋。筋與瘦肉爲一體。皆附骨之物也。故邪犯瘦肉。則入筋而骨節疼痛。內經曰。諸筋皆屬於節者。是也。但發其表則寒邪由內及外。從毛竅而汗解矣。故仲景以麻黃湯治之。

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之滑。沉之散濇。熱病者。溫熱病概伏氣外感而言也。脈陰陽俱浮者。金匱要略云。浮脈則熱。陽氣盛故也。浮之而滑。沉之散濇者。滑則陽盛於外。濇則陰衰於內也。夫溫者熱之漸。熱者溫之甚。其實一而已矣。然內外微甚間。不可不辨也。伏氣溫病者。乃冬日之陽熱。被嚴寒殺厲之氣所折伏。藏於肌骨之間。至春感春陽之氣而觸發。熱邪內發。陰液已傷。卽仲景傷寒論所謂發熱而渴。不惡寒之溫病是也。外感風溫者。或冬暖不藏。或春日氣溫。其風偏熱。卽從熱化。其證脈浮惡風。發熱咳嗽者是也。若內有伏氣。外爲風熱。短引。兩陽相合。衛氣先傷。誤以辛溫表散。致成灼熱。身重多眠。息鼾自汗。直視失瘦。癩瘕諸逆證者。卽傷寒論所謂誤汗被下。被火。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之風溫。是外感而兼伏氣者也。王安道曰。溫熱病之脈。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於左手者。良由沸熱在內也。或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之風寒。否則非溫病熱病。是暴感風寒之病耳。此溫熱病脈。一定不移之論也。何以言之。素問陰陽應

象大論曰。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血陰也。水亦陰也。氣陽也。火亦陽也。以脈體言。左屬血。陰也。右屬氣。陽也。此卽血氣之左右。水火之徵兆也。風熱屬陽邪。先傷無形之氣。風寒乃陰邪。首犯有形之血。亦卽內經寒傷形。熱傷氣之旨也。識此。當知風熱傷衛。風寒傷營。可不致執許學士風傷衛一語。而以桂枝治溫熱。遺人夭札矣。

按伏氣之理。未有闡發其義者。請試明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溼。冬生咳嗽。此章經文。尤重在重陰必陽。重陽必陰。兩句。亦以見天地陰陽之邪。隨人身之氣化感召。而非寒能變熱。熱可變寒也。其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者。冬至一陽漸生。人身之陽氣內盛。冬日嚴寒殺厲之氣。時中於人。入於膚腠。其內伏之陽熱。被寒毒所折。深狹於骨髓之間。至春陽氣盛長。伏邪淺者。亦可隨春陽之氣漸散。伏邪深者。或遇風寒所遏。或因嗜慾所傷。內伏鬱結之陽氣。爲外邪觸發。伏氣既得發泄。遇天氣之陽熱。兩熱相干。發爲溫病。溫之甚者。卽爲熱病。此陰必陽也。夏傷於暑。秋必痲瘧者。夏至一陰漸生。人身之陰氣內盛。暑乃傷邪。陽氣外熾。則裏氣虛寒。加以貪涼飲冷。損其真陽。至秋陰氣盛長之時。內伏陰邪欲出。外襲陽暑欲入。陰陽相持。故發爲往來寒熱之痲瘧。此重陽必陰也。春傷於風。夏生飧泄。秋傷於溼。冬生咳嗽者。乃陰陽上下之相乘也。夫喉主天氣。咽主地氣。陽受風氣。陰受溼氣。傷



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溼者。下先受之。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是以春傷於風者。夏生飧泄。風爲陽邪。泄乃陰病。此重陽必陰也。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秋傷於溼。上逆而欬。溼乃陰邪。欬爲陽病。此重陰必陽也。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人身之神氣血脈。皆生於精。能藏其精。則血氣內固。外邪何由內侵。金匱真言論曰。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攝生者可不慎諸。

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

溫病者。溫疫病也。古無溫字。溫與瘟通故也。疫者役也。猶盜役之謂。多見於兵燹之餘。或水旱偏災之後。大則一城。小則一鎮一村。遍相傳染者。是也。乃天地沴厲之氣。不可以常理測。不可以常法治也。故素問遺篇有五疫之刺。龐安常有青筋索。赤脈攢。黃肉隨。白氣狸。黑骨溫。五色之治。疫之爲病。偏溫偏熱者多。偏寒者少。然間亦有之。如巢源所載。從春分以後。秋分節前。天有暴寒。皆爲時行寒疫也。寒疫初病。寒熱無汗。面赤頭痛項強。蓋得之毛竅開。而寒氣閉之也。與傷寒異處。惟傳染耳。其證多見於金水之年。是金水不能斂藏。人物應之而爲寒疫也。若東坡治疫之聖散子。又寒而兼乎溼者也。近世吳又可之論疫。乃溫熱夾溼者。故其氣臭如屍。色蒸晦垢。舌本深絳。苔如積粉。神情昏擾而驚悸。脈右盛而至數模糊。皆溼熱相搏之徵。故宜達原飲以達募原之伏邪也。至余師愚之清瘟敗毒散。重用石膏。又專治暑熱之成疫者也。越人

早鑿於此。故曰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之所  
在而取之。其旨深矣。若黃坤載以素問熱病論之一日太陽。二日陽明。  
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經隨日傳。六日而盡。須逐日  
診之。難以預定爲解。不知傳經者。乃正氣以次相傳。七日來復。周而復  
始。一定不移。非病氣之傳也。病氣之傳。本太陽病不解。或入於陽。或入  
於陰。不拘時日。無分次第。如傳於陽明。則見陽明證。傳于少陽。則見少  
陽證。傳三陰。則見三陰證。故傷寒論曰。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  
者。爲不傳也。况病邪隨經氣之虛而傳陷。中風傷寒熱病皆然。何以越  
人於各證之下。皆有專脈。獨於溫病。而云不知何經之動。各隨所在而  
取之。分明指天地診厲之氣。不可以常理測治而言。何黃氏之不察妄  
識。謬之甚矣。

傷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陽虛陰  
盛。汗出而愈。下之卽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傷寒爲此五病之通稱。但傷寒有汗出而愈。下之則死者。有下之而愈。  
汗出則死者。其故何歟。蓋寒邪外襲。爲陰盛。可汗而不可下。熱卽內熾。  
爲陽盛。可下而不可汗。王叔和傷寒序例曰。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  
入胃。陰盛以亡。卽此義也。

寒熱之病。候之如何也。然。皮寒熱者。皮不可近席。毛髮焦。鼻藁不得汗。肌  
寒熱者。皮膚痛。脣舌藁。無汗。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往不休。齒本藁痛。

寒熱病候之如何者。言忽寒忽熱之病。當候病之所在也。皮寒熱者。言寒熱在皮。邪之中人最淺者。肺主皮毛。開竅於鼻。故邪在皮毛。則皮不能着物。毛髮焦乾。而鼻枯槁不澤也。不得汗。營衛不和也。肌寒熱者。皮內卽肌肉。肌肉之邪。由皮膚而入。故皮膚痛也。脾主肌肉。開竅於口。故肌有邪。則脣舌皆受病也。骨寒熱者。肌肉之內骨也。骨受邪。其病最深。故一身之中。無所得安也。腎主骨。又主液。齒爲骨之餘。故骨病則腎液泄而爲汗。齒枯槁而痛也。

按此節乃靈樞寒熱病篇文。而與以上五種傷寒有間。然皆經氣之爲病。宜取三陽少陰之絡以去邪。雖與傷寒各異。而皮膚肌肉骨髓之層次經氣則一。是越人列此一節於五種傷寒之後者。正示人以內傷雜病。與外感之形證不同。不可誤治耳。

五十九難曰。狂癲之病。何以別之。然狂疾之始發。少臥而不饑。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貴倨也。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是也。癲疾始發。意不樂。直視僵仆。其脈三部陰陽俱盛。是也。

狂病屬陽。始發之時。陽氣盛不入於陰。故少臥。陽氣奔於上。故不饑。其自高賢。自辨智。自貴倨。皆狂之意也。妄笑好歌妄行。皆狂之態也。病發於陽。陽性動。故其狀皆有餘。卽前二十難所謂重陽者狂是也。癲病屬陰。始發之時。意不樂。癲之意也。直視僵仆。癲之態也。病發于陰。陰性靜。故其狀皆不足。卽二十難所謂重陰者癲是也。脈三部陰陽俱盛者。是

總上二者而言。謂發於陽爲狂。則三部陽脈俱盛。發於陰爲癲。則三部陰脈俱盛也。

按素問病能論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於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奪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鐵落爲飲。夫生鐵落者。下氣疾也。此總論狂病屬於陽氣盛。陽氣宜於升達。若折抑之則病。其來太陽少陽之脈。動之不甚者而動。且大疾。則陽明之脈常動者。其動盛。可知爲狂病將發之候。先當奪其食。使胃火弱而氣衰。庶幾陽動息而病可愈。甚則服以鐵落飲。下氣閉結。而平木火之邪也。靈樞癲狂篇曰。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憂饑。此言陰虛則陽盛。以致病狂也。又狂始發。少臥不饑。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者。此心氣之實狂也。又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此言腎病上傳於心。而爲心氣之實。狂以大恐。則傷腎也。又狂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此因腎氣少。而致心氣虛狂也。又狂者。多食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於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此言喜傷心志。而爲虛狂也。又狂而新發。未應如此者。先取肝經之曲泉。左右動脈及甚者。見血有頃已。不已。灸骨骹二十壯。此分論狂病虛實。治未發先清洩木氣。而不令及於心神也。素問通評虛實論帝曰。癲疾

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己。脈小堅急，死不洽。曰：癩疾之脈，虛實何如。曰：虛則可治，實則死。此總論癩疾屬於陰氣盛，陰盛則陽虛，故其脈搏指而大滑。心肝之陽未衰，有來復之象，故久而自己。若小堅急，純陰無陽，則死不洽。脈虛者，邪亦虛，脈實者，邪亦實，實即堅急之意，故亦主死也。靈樞癩狂篇曰：癩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甚作極，已而煩心，候之於顏。此言厥氣上乘於天氣，及太陽君火也。夫癩乃陰陽之氣，先厥於下，後上逆於巔而爲病。當候之於顏面氣色也。又癩疾始作，引口啼呼喘悸者，此言太陽主開，陽明主闔，乃厥氣上乘，致開闔不清而爲病也。又癩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者，此厥氣逆於寒水之太陽，及寒氣乘於地中也。又治癩疾者，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病至視其有過者，寫之，置其血於瓠壺之中，至其發時，血獨動矣，不動灸臑骨二十壯。此言治癩疾當分天地水火之氣而治之。太陽之火日也，隨天氣而日繞地一周，動而不息者也。地水者，靜而不動者也。常與病居，察其病在手足何經，其法致其血於瓠壺中，發時氣相感，則血動，是感天氣太陽之運動也。當候之手太陽陽明太陰者是也。不動者病陷於地水之中，當候之足太陽陽明太陰者也。更宜灸臑骨二十壯，若不圖之於早，病成則難治。故下經之骨癩疾筋癩疾脈癩疾，多云不治也。若夫瀟證，素問奇病論帝曰：人生而有病癩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

并居。故令子發爲癩疾也。此論生而病癩。癩爲先天所受之病。孕婦受驚。精氣上而不下。精與驚氣并居而爲病。故曰胎病也。然亦有不從母腹中得之。若卒然聞驚而得者。蓋驚則神出。舍空。痰涎乘間而歸之也。但癩證與癩厥異者。仆時口作六畜聲。將醒時吐涎沫耳。更有血迷似癩者。婦人月水崩漏過多。血氣迷心。或產後惡露上衝。而語言錯亂。神志不甯者。血虛神耗也。又有心風似癩者。精神恍惚。喜怒言語。或時錯亂。有癩之意。不如癩者之甚。皆痰氣爲病。不可不辨也。

六十難曰。頭心之病。有厥痛。有真痛。何謂也。然手三陽之脈。受風寒伏留而不去者。則名厥頭痛。

厥逆也。言氣逆而痛也。厥痛。厥頭痛。厥心痛。真痛。真頭痛。真心痛也。手三陽之脈。爲風寒留滯而不行。則壅逆而衝於頭。故名厥頭痛也。足三陽之脈。風寒留滯。亦作頭痛。今不言者。省文也。

入連在腦者。名真頭痛。

真頭痛不在經。而入連於腦。故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蓋腦爲髓海。其氣之所聚。卒不受邪。受邪則死矣。

按素問奇病論帝曰。人有病頭痛。以數歲不已。此安得之。名爲何病。岐伯曰。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病名曰厥逆。此因寒邪入髓。則上入頭腦而爲痛。其邪入深。故數歲不已也。若靈樞厥論篇所載厥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者。陽明之氣上逆。

而爲痛也。又頭脈痛。心悲善泣者。厥陰之氣。上逆而爲痛也。又貞貞頭重而痛者。少陰之氣。上逆而爲痛也。又項先痛。腰脊爲應者。太陽之氣。上逆而爲痛也。又頭痛甚。耳前後脈。癰有熱者。少陽之氣。上逆而爲痛也。又真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此非六氣之厥。乃客邪犯腦。故頭痛甚。腦盡痛。蓋頭爲諸陽之首。腦爲精水之海。手足寒至節。此真氣爲邪所傷。故死不治也。更有擊墮而爲痛者。大痺而爲痛者。寒氣傷營而爲偏痛者。是經論頭痛者如此。不獨手三陽爲病也。

其五藏氣相干。名厥心痛。

諸經絡皆屬于心。蓋心主百脈。其營血由心而通於十二經絡也。若一經有病。其脈逆行。逆則乘心。乘心則心痛。故曰厥心痛。是五藏氣衝逆致痛。非心家自病也。

其痛甚。但在心。手足青者。卽名真心痛。其真心痛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心爲藏府之大主。精神之所舍。其藏堅固。邪不能客。客之則傷心。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真心痛其痛甚。但在心而無別藏相干也。手足青者。寒邪犯君火之位。血色變也。旦發夕死。夕發旦死者。心不受邪也。真頭痛亦然。蓋腦爲人身之主宰。亦不受邪。故滑氏言其真心痛者。眞字下欠一頭字。是矣。

按靈樞厥論篇曰。厥心痛與背相控。善瘦。如從後觸其心。僂僂者。腎心痛也。又腹脹胸滿。心尤痛甚者。胃心痛也。又痛如以錐針刺其心。心痛

甚者。脾心痛也。又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者。肝心痛也。又臥若  
徒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者。肺心痛也。此別藏府相干之痛也。  
又真心痛。手足青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此傷其藏真。而爲  
真心痛也。

六十一難曰。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  
切脈而知之謂之巧。何謂也。

望。謂望病人五藏之色。見於面者。各有分部。以應相生相尅之候也。聞。  
謂聞病人之聲音。以察病之所在也。問。謂問病人之所患。及其愛憎喜  
怒。以求病之原也。切。謂切病人之脈。而得病出何藏何府也。神。神化不  
測之謂。聖。至於至極之謂。工。專精之謂。巧。心智靈變之謂。此與靈樞邪  
氣藏府病形篇。微有不同。經言或別有所本也。

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  
望而知之者。望其資稟色澤間之神氣。靈樞所謂粗守形。上守神者是  
也。然人之神氣。在有意無意之間。流露最真。醫者清心凝神。一會卽覺。  
不宜過泥。泥則私意一起。醫者與病者神氣相混。反覺疑似。難於捉摸。  
此又以神會神之妙理也。神氣云何。有光有體是也。光者外面明明。體  
者裏面潤澤。光無形。主陽主氣。體有象。主陰主血。氣血無乖。陰陽不爭。  
自然光體俱備矣。素問五藏生成論曰。五藏之氣。故色見青如草。茲者  
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焔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



之見死也。夫五色乾枯。以氣血俱亡。無光無體。神氣已去者也。故主死。又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是以氣血未傷。有光有體。不能內含。而亦不外露者也。故雖病而主生。又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括。萸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榮也。夫平人五藏。既和其色。稟胃氣而出於皮毛之間。胃氣色黃。皮毛色白。精氣內含。寶光外發。既不浮露。又不混蒙。故曰。如縞裹也。觀內經論色。分死病平三等。雖未明言神氣。而神氣即寓其中。然五色內應五藏。此道其常。而病則有變甚。有五色不應五藏者。此又變中之變也。若能察神氣。因其常而識其變。則於望色之道。得其要領矣。

聞而知之者。聞其五者。以別其病。

聞而知之者。聞其音聲。分別清濁。以察其病也。土者其數五。五者。音也。故音聲發於脾土。而響於肺金也。在心主言。心開竅於舌。舌者。音聲之機也。肝主語。肝循喉嚨。入頰顙。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頰顙者。分氣之所泄也。肝心氣和。而後言語清亮也。然又從腎間動氣之所發。故腎氣短促。上氣不能接下氣矣。是以發言歌咏。出於五藏神之五志。故有音聲。語言不清者。當責之心。肝能語言。而無音聲者。當責之脾。肺能言語音聲。而氣不接續者。當責之兩腎。此音聲之原委也。若經以五音

配五藏。肝音角。其聲呼。心音徵。其聲笑。脾音宮。其聲歌。肺音商。其聲哭。腎音羽。其聲呻。若明其原委。辨其清濁。分其陰陽。審其虛實。以察病情。於聞聲一法。庶乎近矣。

問而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

問而知之者。問察其原委也。夫工於問者。非徒問其證。殆欲卽其證。以求其病因耳。脫營失精。可於貴賤貧富間問之。更當次第問其人。平昔有無宿疾。有無恚怒憂思。食喜淡喜濃喜燥喜潤。嗜茶嗜酒。再問其病初起何因。前見何證。後變何證。惡寒惡熱。孰重孰輕。有汗無汗。汗多汗少。汗起何處。汗止何處。頭痛身痛。痛在何時。痛在何處。口淡口苦。渴與不渴。思飲不思飲。飲多飲少。喜熱喜涼。思食不思食。能食不能食。食多食少。化速化遲。胸心脇腹。有無脹痛。二便通瀉。大便爲燥爲澀。小便爲清爲濁。色黃色淡。婦人則問其有無胎產。月事先期後期。有無脹痛。可有帶下。是赤是白。或多或少。種種詳詰。就其見證。審其病因。方得治病求本之旨也。

切脈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其病在何藏府也。

切而知之者。診其寸口。以知其病也。非內經遍診動脈之法也。或問內經遍診動脈。祇設浮沉緩急大小滑瀉之八脈。特於對待微甚懸絕。著其相去三等。而脈之情變已精。後世繁爲二十九脈。愈求精而脈愈晦者。因獨取寸口之誤耶。曰。非也。張氏云。後世知識脈難。而不知古人審

脈之更難也。所謂識脈者。浮而不沉也。沉不浮也。遲不及也。數太過也。虛不實也。實不虛也。滑不澹也。澹不滑也。長不短也。短不長也。大不小也。小不大也。緩不速也。弱不盛也。伏不見也。更無力也。微不顯也。散不聚也。洪洪大也。細微細也。代更代也。牢堅牢也。動者。滑大於關上也。弦者。狀如弓弦。按之不移也。緊者。如轉索無常也。扎者。浮大而按之中空也。革者。中空而外堅也。結者。緩而有止也。促者。數而有止。以對待之法識之。猶易分別於指下。所謂審脈者。體認所見之脈。何因。所主之病。何證。以心印之。而後得也。仲景平脈篇曰。浮爲在表。沉爲在裏。數爲在府。遲爲在藏。又曰。浮則爲風。浮則爲熱。浮爲氣實。浮爲氣虛。浮則無血。浮則爲虛。是將爲外感乎。爲內傷乎。爲氣乎。爲血乎。爲實乎。爲虛乎。是必審其證之表裏陰陽。寒熱虛實。病之久病新病。脈之有力無力。而斷之以意。然後參之以望聞問。必四診咸備。庶幾可保萬全。故曰。審脈之更難也。可不慎歟。

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內知之曰神。此之謂也。

視色聞聲者。以外知之也。故曰聖。問因切脈者。以內知之也。故曰神。此總結上文四診之意也。

右第四卷。四十八難至六十一難論病。

# 難經正義卷五

揚州葉霖學 浙江謝誦穆校

六十二難曰。藏井榮有五。府獨有六者。何謂也。然。府者陽也。三焦行於諸陽。故置一俞。名曰原。府有六者。亦與三焦共一氣也。

藏有五者。謂井榮俞經合也。府有六者。謂井榮俞原經合也。夫五藏之脈。皆以所出爲井。所流爲榮。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是謂五俞。以應五行。木火土金水也。六府亦有俞。以應五行。金水木火土也。惟過之穴爲原。故有六也。原者元也。元氣者。三焦之氣也。蓋三焦包絡主相火。故列五行之外。而三焦所行者遠。其氣所流聚之處。五穴不足以盡之。故別置一穴。名曰原也。三焦爲陽氣之根。六府屬陽。其氣皆三焦所出。故曰共一氣也。

六十三難曰。十變言。五藏六府榮合。皆以井爲始者。何也。然。井者。東方春也。真物之始生。諸岐行喘息。蠅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而生。故歲數始於春。日數始於甲。故以井爲始也。

人身藏府經穴起止。其次第先井。次榮。次俞。次經。次合。故云以井爲始也。井谷井。非掘成之井也。山谷之中。泉水初出之處。名曰井。井者主出之義也。谿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爲道。以下給上者也。是則井者。經脈之所出也。其既出濼濼。流利未暢。故謂之榮。說文曰。榮。絕小

水也。水雖絕小，停留則深，便有掩注之處，緒則外瀉，故謂之俞。俞與輪通。說文曰：輪，委輸也。卽輪瀉之謂。其既輪瀉，則紆徐逐流，歷成渠徑，徑與經通。徑者經也。經行既達，而會合於海，故謂之合。合者會也。此是水之流行也。人之經脈，亦取法於此。故取以名穴也。以井爲始，春者以其發源所生之義也。歲數始於春者，正月爲歲首故也。日數始於甲者，謂東方屬甲乙，爲干之首也。歧蟲行喘息，蝟蟲飛，蠕蟲動，皆春氣發生之義耳。

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木，陽井金，陰榮火，陽榮水，陰俞土，陽俞木，陰經金，陽經火，陰合水，陽合土。

人身經脈起于井穴。五藏屬陰，從春夏而至秋冬，故陰井爲木，陰井木生陰榮火，陰榮火生陰俞土，陰俞土生陰經金，陰經金生陰合水。六府屬陽，從秋冬而至春夏，故陽井爲金，陽井金生陽榮水，陽榮水生陽俞木，陽俞木生陽經火，陽經火生陽合土。此陰陽逆順之氣，五行相生之序也。

陰陽皆不同，其意何也。然是剛柔之事也。陰井乙木，陽井庚金，陽井庚，庚者乙之剛也。陰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爲木，故言陰井木也。庚爲金，故言陽井金也。餘皆倣此。

剛柔者，卽乙庚之配合也。陰井爲木，乙陰木也。陽井爲金，庚陽金也。乙與庚合，以陰木合陽金，故曰庚乃乙之剛。乙乃庚之柔也。陰榮水是丁

與壬合也。陽俞木。陰俞土。是甲與己合也。陽經火。陰經金。是丙與辛合也。陽合土。陰合水。是戊與癸合也。此陰陽配合之道也。其十干化合之義。已詳三十三難註中。當參互觀之。

按靈樞本輸篇論井榮俞經合甚詳。欲求藏府經脈之血氣生死出入者。不可不知也。其義以營衛氣血皆生于胃府。水穀之精。營行脈中。衛行脈外。血行脈中。氣行脈外。然血中有氣。氣中有血。陰陽互根。不可相離。是脈內之血氣。從氣衛而滲灌于脈外。脈外之氣血。亦從孫絡而溜注于絡中。外內出入之相通也。五藏內合五行。故其俞五。六府外合六氣。故其俞六。蓋六氣生於五行。而有二火也。人身十二經脈。合六藏六府之十二大絡。及督脈之長強。任脈之尾翳。脾之大包。凡二十七脈之血氣。出入於手足指之間。所出爲井。所溜爲榮。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此二十七脈之血氣。從四肢通於藏府。而藏府中之血氣。又從經脈繆處通於孫絡。而溜於絡脈。交相逆順而行。外而皮膚。內而經脈者也。夫經脈有三百六十五穴會。絡脈有三百六十五穴會。孫絡亦有三百六十五穴會。經脈寬大。孫絡窄小。經脈深而絡脈淺。故黃帝有五藏之所溜處。闊散之度。淺深之狀。高下所至之問也。西醫言過心化赤之血。由脈管行遍。散諸微絲管。由微絲管之尾。漸併漸粗。入迴血管。血入迴血管。其色變紫。與脈管交相逆順而行。至總迴管。過心入肺。呼出炭氣。吸入養氣。復化爲赤血者。卽此義也。西醫知血之行諸脈絡。而不

知所以能行者。氣爲之也。其井榮俞經合。五行出入之道。西醫昧而不明。是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六十五難曰。經言。所出爲井。所入爲合。其法奈何。然。所出爲井。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故言所出爲井也。所入爲合。合者。北方冬也。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爲合也。

經言。靈樞本輸篇也。井榮俞經合。如春夏秋冬之周而復始。東南西北之循環無端也。春夏主生養。陽氣在外。秋冬主收藏。陽氣在內。井屬春。故自井而生發。合屬冬。故至合而入藏。如天地一歲。而有四時。一日亦有四時。人身隨其氣而運行。所以一呼一吸。陰陽無不周遍也。

按本輸篇言。肺之井木。出手大指內側之少商穴。溜於魚際爲榮。注於太淵爲俞。行於經渠爲經。入於尺澤爲合。心之井木。出手中指之端。心包絡經中衝穴。溜於勞宮爲榮。注於大陵爲俞。行於間使爲經。入於曲澤爲合。心之井榮俞經合。而行包絡之經者。何也。蓋心注血。包絡注脈。君相之相合也。心與包絡血脈相通。心臟所出之血氣。間行於手少陰之經。手厥陰之經也。肝之井木。出足大指之端大敦穴。溜於行間爲榮。注於太衝爲俞。行於中封爲經。入於曲泉爲合。脾之井木。出足大指內側隱白穴。溜於大都爲榮。注於太白爲俞。行於商丘爲經。入于陰之陵泉爲合。腎之井木。出足心之湧泉穴。溜於然谷爲榮。注於太谿爲俞。行于復溜爲經。入於陰谷爲合。此五藏之井榮俞經合也。膀胱之井金。出

足小指之端至陰穴。溜於通谷爲榮。注於束骨爲俞。過於京骨爲原。行於崑崙爲經。入于委中爲合。膽之井金。出於足小指次指之端竅陰穴。溜於俠谿爲榮。注于臨泣爲俞。過於丘墟爲原。行於陽輔爲經。入於陽之陵泉爲合。胃之井金。出足大指內次指之端厲兌穴。溜於內庭爲榮。注於陷谷爲俞。過於衝陽爲原。行於解谿爲經。入於下陵爲合。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其井金。出手小指次指之端關衝穴。溜於液門爲榮。注於中渚爲俞。過於陽池爲原。行於支溝爲經。入于天井爲合。而三焦下俞。出於足大指之前委陽穴。是足太陽之絡。蓋三焦之氣出於腎。遊行於上中下。其斜者爲絡。入絡膀胱。直者爲經。卽手少陽也。故三焦之俞有二焉。小腸之井金。出手小指之端少澤穴。溜於前谷爲榮。注於後谿爲俞。過於腕骨爲原。行於陽谷爲經。入於小海爲合。大腸之井金。出於手大指次指之端商陽穴。溜於本節之前二間爲榮。注於本節之後二間爲俞。過於合谷爲原。行於陽谿爲經。入於曲池爲合。此六府之井榮俞原經合也。夫藏府之井。起於木金者。木金乃生成之始終也。五藏藏精。其氣皆陰。然化氣必生於陽。故五藏雖陰。而其起恆同起於少陽之生木。六府致用。其氣皆陽。然氣盛必歸於精。故六府雖陽。而其氣爲成。皆起於西。成說物之兌金。是以藏井爲木。府井爲金也。生氣在藏。成氣在府。如四時之春秋。此陰陽之定理。鍼法所必究也。然祇節經文之大略。其經穴部位分寸。須詳考銅人圖像。庶不致誤。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大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神門穴也。膽之原出于丘墟。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

考甲乙經。肺之原太淵。在手掌後陷者中央。心之原大陵。在掌後骨下橫紋中兩筋間。此手厥陰心包絡之穴也。心與包絡相通。故取此穴亦可謂之心也。肝之原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者中。脾之原太白。在足大指後內側白肉際陷者中。腎之原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者中。手少陰之原兌骨。卽神門穴。在手掌後銳骨端陷者中。膽之原丘墟。在足外踝如前陷者中。胃之原衝陽。在足趺上。去內庭五寸高骨間動脈。三焦之原陽池。在手表腕上陷者中。膀胱之原京骨。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大骨下。白肉際陷者中。大腸之原合谷。在手大指次指歧骨間陷者中。小腸之原腕骨。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者中。

按靈樞九鍼十二原篇曰。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太淵。太淵二陽中之太陰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太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原。出於鳩尾。鳩尾一盲之原。出於腓腓。腓腓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六府五藏之有疾者也。脹取三陽。飡泄取三陰。是靈樞以五藏之十二穴爲原。此則以六藏六府十二經各有原。言

心之原出大陵者。卽候包絡之病。蓋君相之血脈通貫也。言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者。少陰心也。兌骨卽神門。邪客篇曰。少陰獨無俞者。不病乎。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卽此義也。越人之意。非謂心有兩原。乃指君相氣合厥陰少陰。可同治也。

十二經皆以俞爲原者。何也。然。五藏俞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三焦所行之俞爲原者。何也。然。齊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原者。三焦之尊號也。故所止輒爲原。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十二經皆以俞爲原者。言九鍼十二原中。皆以五藏之俞穴爲原。非謂六府也。然。五藏六府之俞。皆係三焦之所行。其氣所留止之處也。故稱曰原。三焦之根。起於腎間命門。人之生命之原。十二經之根本。皆系乎此。由鼻吸入之天陽。過肺歷心。引心火循膂筋。入腎系。至命門。蒸膀胱之水。化氣上騰。三焦主持相火。爲腎中原氣之別使。是十二經之營衛流行。皆三焦之所使也。通行生氣於五藏六府之俞穴。其所留止。輒謂之原。以其原於命門動氣間而得名。亦以見三焦乃腹包膜。其連網脂膜。皆三焦之物。爲統攝藏府之郭郭也。

六十七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

募音慕。經氣結聚處也。俞輸轉之義。經氣由此而輸於彼也。五藏之募

皆在腹。肺之募。中府二穴。在胸部雲門下。同身寸之一寸。乳上三肋間。動脈陷中。屬本經。心之募。巨闕一穴。在鳩尾下。同身寸之一寸。屬任脈。脾之募。章門二穴。在大橫外直臍端。屬肝經。肝之募。期門二穴。在不容兩旁。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直乳第二肋端。屬本經。腎之募。京門二穴。在監骨腰中。挾脊季肋下。屬膽經。五藏之俞皆在背。肺俞在第三椎之間。心俞在五椎之間。肝俞在九椎之間。脾俞在十一椎之間。腎俞在十四椎之間。又有膈俞者。在七椎之間。皆挾脊兩旁。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總屬足太陽經也。陰病行陽。陽病行陰者。背爲陽。腹爲陰。俞在於背。俞者。藏中陰氣之所輸也。是以陰病行於陽也。募在於腹。募者。藏中陽氣之所結也。是以陽病行於陰也。以見陰陽經絡。氣相交貫。藏府腹背。氣相通應。故其病氣之結聚輪轉之處。交相會也。經曰。從陽引陰。從陰引陽。卽此義也。

按內經六府亦有募有俞。不獨五藏爲然也。此章明藏府陰陽之氣。交相通貫。言五藏而不及六府者。省文也。胃之募。中脘一穴。在臍上。同身寸之四寸。屬任脈。大腸募。天樞二穴。在盲俞旁。同身寸之一寸五分。挾臍二寸。屬胃經。小腸募。關元一穴。在臍下。同身寸之三寸。屬任脈。膽募。日月二穴。在期門下。同身寸之五分。直乳第二肋下。屬本經。膀胱募。中極一穴。在臍下。同身寸之二寸三分。屬任脈。此六府之募。亦皆在腹。胃俞在十二椎之間。大腸俞在十六椎之間。小腸俞在十八椎之間。膽之

俞在十椎之間。膀胱俞在十九椎之間。三焦俞在十三椎之間。又有心包俞在四椎之間。亦俱挾脊兩旁。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屬足太陽經也。觀陰陽募俞。並舉爲言。則非獨指五藏明矣。故補註之。

六十八難曰。五藏六府。各有井榮俞經合。皆何所主。然經言所出爲井。所流爲榮。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井主心下滿。榮主身熱。俞主體重。節痛。經主喘咳寒熱。合主逆氣而泄。此五藏六府井榮俞經合所主病也。主。主治也。經言。靈樞九鍼十二原篇文也。井。山谷中泉水之所出也。榮。小水尙未能流利者也。俞。輸瀉之所注也。經。由俞而經過之徑也。合。水流而會合之處也。井。主心下滿者。井應木。木者肝。肝主滿。重節痛也。俞。應土。土者脾。脾主體重也。經。主欬嗽寒熱者。經應金。金者肺。肺主寒熱也。合。主氣逆而泄者。合應水。水者腎。腎主泄也。此論五藏爲病之一端耳。不言六府者。舉藏足以該府也。然內經辨病取穴之法。實止此。不可執一說而不知變通也。

按此七難論俞穴也。然某穴至某穴之一寸者。將謂周尺耶。秦尺耶。漢尺耶。抑近世之尺耶。聚訟紛紜。莫衷壹是。皆爲不明同身取寸之義也。或以患人之中指中節取寸。便爲獨得心傳。殊不知瘦人指長而身小。則背腹之橫寸。豈不太闊。肥人指短而身長。則背腹之橫寸。豈不太狹。有身長指長而頭小者。則頭間之寸。豈不嫌長。有身短指短而頭大者。則頭間之寸。豈不嫌短。似此肥瘦長短之差。詎安能準的。所謂同身取

寸者。必同其身體而取之也。考其法以靈樞度骨篇尺寸爲主。再量人身尺寸。隨取而折之。自無長短肥瘦之差訛。假如骨度篇云。肩至肘。長一尺七寸。量患人由肩至肘。長一尺三寸六分。以八折合之。所云某穴至某穴一寸者。僅得八分。餘可類推。此同身取寸之活法。鍼灸之要事。不可不知也。

附靈樞骨度篇

黃帝問于伯高曰。脈度言經脈之長短。何以立之。伯高曰。先度其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而脈度定矣。黃帝曰。願聞衆人之度。人長七尺五寸者。其骨節之大小長短各幾何。伯高曰。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胸圍四尺五寸。腰圍四尺二寸。髮所覆者。顛至項尺二寸。甲乙經尺字上有一字。髮以下至頤。長一尺。君子終折。甲乙經君子作男子。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尺。缺盆以下至鬲髎。長九寸。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鬲髎以下至天樞。長八寸。過則胃小。天樞以下至橫骨。長六寸半。過則迴腸廣長。不滿則狹短。橫骨長六寸半。橫骨上廉以下。以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尺三寸。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故骨圍大則太過。小則不及。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行腋中不見者。長四寸。腋以下至季脇。長一尺二寸。季脇以下至脾樞。長六寸。脾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膝以下至外踝。長一尺六寸。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二寸。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耳前當耳

門者。廣一尺三寸。兩額之間。相去七寸。兩乳之間。廣九寸半。甲乙經作廣八寸。兩脾之間。廣六寸半。足長一尺二寸。廣四寸半。肩至肘。長一尺七寸。肘至腕。長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本節至其末。長四寸半。項髮以下至背骨。長二寸半。齊骨以下至尾氈。二十一節。長三尺。上節長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節至於齊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衆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經脈之長短也。是故視其經脈之在于身也。見其浮而堅。其見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沉者多氣也。

右第五卷。六十二難至六十八難。論俞穴。



# 難經正義卷六

揚州葉霖學 浙江謝誦穆校

六十九難曰。經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何謂也。然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當先補之。後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者。是正經自生病。不中他邪也。當自取其經。故言以經取之。

經言。靈樞經脈篇也。虛。血氣虛也。實。血氣實也。補之。行鍼用補法也。瀉之。行鍼用瀉法也。以經取之。言循其本經所宜刺之穴也。母。生我者也。子。我生者也。經脈篇載十二經。皆有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蓋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也。假令肝病虛。則補其母合。即足厥陰之合。曲泉穴是也。肝病實。則瀉其子榮。即足厥陰之榮。行間穴是也。當先補之。然後瀉之。兩句。滑氏謂即後篇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之意。然於此義不屬。非厥誤。即羨文也。若憂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恚怒氣逆。則傷肝。飲食勞倦。則傷脾。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則傷腎。正經自病。非五邪所傷者。即於本經取當刺之穴。以刺之。不必補母瀉子也。

七十難曰。經言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然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

靈樞終始篇曰。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此四



時之氣也。其四時受病，亦各隨正氣之淺深。故用鍼以治病者，各依四時氣之淺深而取之也。陽氣者，謂天地之氣也。人氣者，謂營衛之氣也。上言皮肉之上，下言筋骨之中，淺取深取，必中其病也。滑氏曰：春夏之時，陽氣浮而上，人氣亦然，故刺之當淺，欲其無太過也。秋冬之時，陽氣沈而下，人氣亦然，故刺之當深，欲其無不及也。經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此之謂也。

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者，何謂也？然春夏溫，必致一陰者，初下鍼沈之，至腎肝之部，得氣引持之陰也。秋冬寒，必致一陽者，初內鍼淺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內之陽也。是謂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致，取也。溫，時令溫也。寒，時令寒也。經言春夏養陽者，陽盛則陰不足，必取一陰之氣以養陽也。秋冬養陰者，陰盛則陽不足，必取一陽之氣以養陰也。沈之，深入其鍼，至腎肝之位，引其陰氣，出之於陽也。浮之，謂淺內其鍼，至心肺皮血之位，推其陰氣，入之於陰也。

按滑氏曰：春夏氣溫，必致一陰者，春夏養陽之義也。初下鍼，即沈之，至腎肝之部，俟其得氣，乃引鍼而提之，以至於心肺之分，所謂致一陰也。秋冬氣寒，必致一陽者，秋冬養陰之義也。初內鍼淺而浮之，當心肺之部，俟其得氣，推鍼而內之，以達於腎肝之分，所謂致一陽也。然致陰致陽之說，越人特推其理有如是者耳。凡用鍼補瀉，自有所宜，初不必以是相拘也。

七十一難曰。經言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何謂也。然鍼陽者。臥鍼而刺之。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鍼榮俞之處。氣散乃內鍼。是謂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也。

營衛者。血氣之道路。以陰陽而分表裏者也。營爲陰。衛爲陽。營行脈中。屬裏。衛行脈外屬表。若營衛有病。各中其所。不得誅伐無過也。素問刺齊論曰。刺骨無傷筋。刺筋無傷肉。刺肉無傷脈。刺脈無傷皮。刺皮無傷肉。刺肉無傷筋。刺筋無傷骨。亦此義也。衛爲外表。陽行乎脈外。欲其淺。故刺衛者。宜臥鍼而刺之。以陽氣輕浮。過之恐傷營也。營爲裏。陰行乎脈中。欲其深過衛。始可至營也。故刺營者。先以左手攝按所刺之穴良久。使衛氣漸散離其處。然後內鍼。則鍼得至營。而不傷衛矣。此刺陽刺陰之道也。

七十二難曰。經言能知迎隨之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必在陰陽。何謂也。然所謂迎隨者。知榮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也。隨其逆順而取之。故曰迎隨。

經言。靈樞終始篇曰。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瀉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是迎隨之法。補瀉之道也。陽經主外。故從四末始。陰經主內。故從五藏始。迎者。鍼鋒迎其氣之方來而未盛。以奪之也。隨者。鍼鋒隨其氣之方去而未虛。以濟之也。然必知營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知之而後可察病之陰陽逆順。隨其所

當而施補瀉也。

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其內外表裏。隨其陰陽而調之。故曰調氣之方。必在陰陽。

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在察也。內爲陰而主裏。外爲陽而主表。察其病在陰在陽。是虛是實。而補之瀉之。或從陽引陰。或從陰引陽。或陽病治陰。或陰病治陽。而令其調和也。楊氏曰。陰虛陽實者。則補陰瀉陽。陽虛陰實者。則補陽瀉陰。或陽併於陰。陰併於陽。或陰陽俱虛。或陰陽俱實。皆隨其病之所在而調之。則病無不已也。

按鍼法言補。不可深泥。丹溪亦常論之。非無謂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鍼乃砭石所製。既無氣。又無味。破皮損肉。發竅於身。氣皆從竅而出。何得爲補。經謂氣血陰陽俱不足。勿取以鍼。和以甘藥者是也。然內難鑿言補瀉之法者。何耶。夫讀書貴乎融貫。不可膠刻。迎而奪之。因屬瀉其實邪。隨而濟之。亦可去其虛邪。蓋邪去則正安。去邪卽所以補正。非鍼法之補。能生長血氣也。仲景治虛勞而傷其營衛者。以大黃廔蟲丸主之。方中多屬攻藥。以瘀血去。肺氣利。則新血自生。正氣自復。而營衛行。營衛行。則肌肉充。而虛勞補矣。此先聖後賢。其意一也。將謂鍼法之補。可代參地。則靈樞根結篇。何以有營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隨枯。老者絕滅。壯

者不復之說。若明乎此補瀉非可以一法盡。豈獨鍼刺之無誤。卽湯藥亦不致南轅北轍矣。

七十二難曰。諸井者。肌肉淺薄。氣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然諸井者木也。榮者火也。火者木之子。當刺井者。以榮瀉之。故經言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此之謂也。

諸井在手足指端。故曰肌肉淺薄也。氣藏於肌肉之內。肌肉淺薄。則氣亦微。故曰氣少不足使也。井爲木。是火之母。榮爲火。是木之子。故肝木實。瀉其榮。此瀉子之法也。如用補。則當補其合也。但瀉之復不能補。故曰不可以爲補。蓋瀉則當以子。補則當以母。不可誤施也。六十九難以別經爲子母。此則以一經爲子母。義雖各殊。其理一也。

按滑氏曰。許越人此說。專爲瀉井者言也。若當補井。則必補其合。故引經言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各有攸當也。補瀉反。則病益篤。而有實實虛虛之患。可不謹歟。然瀉子法下。故字上。該有論補母之法。故以此二句總結之。否則文氣不屬。此中或有闕簡。經言無考。姑俟知者。

七十四難曰。經言春刺井。夏刺榮。季夏刺俞。秋刺經。冬刺合者。何謂也。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榮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

春刺井者。井爲木。非必春刺井。以其邪在肝木也。榮爲火。夏刺榮者。以

其邪在心火也。俞爲土。季夏刺俞者。以其邪在脾土也。經爲金。秋刺經者。以其邪在肺金也。合爲水。冬刺合者。以其邪在腎水也。經言無考。越人去古未遠。古醫經猶得見之。而今亡矣。

按靈樞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篇曰。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榮。時主夏。夏刺俞。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俞。與此同。蓋以五藏之氣。應五時之變。而取五俞。各有所主。刺隔一穴者。皆從子以透發母氣也。一言刺之正。一言刺之變。所以不同也。若四時氣篇曰。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刺之。夏取盛經孫絡。取分肉間。絕皮膚。秋取經俞。邪在府。取之合。冬取井榮。必深留之。此言四時之氣。各有所在。故春取經脈於分肉之間。夏取盛經孫絡。分肉皮膚。蓋春夏之氣。從內而外也。秋取經俞。邪在府。取之合。此秋氣之復。從外而內也。冬取井榮。必深留之。謂冬氣之藏於內也。本輸篇曰。春取絡脈諸榮。大筋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取之。夏取諸俞孫絡。肌肉皮膚之上。秋取諸合。餘如春法。冬取諸井諸俞之分。故深留之。此言陰陽氣血。隨四時之生長收藏。而淺深出入也。春氣在脈。故宜取絡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故宜取孫絡。肌肉皮膚之上。此春夏之氣。從內而外也。秋氣降收。故如春法。蓋復從孫絡。而入於絡脈也。冬氣收藏。故欲深而留之。此四時出入之序。人氣之所處。病之所舍。五藏應五時之所宜也。此兩節又不同。然各有義理之所在。不必求合也。

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藏一病。輒有五也。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酸者肝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四時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也。鍼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

此復問肝心脾肺腎。繫於春夏秋冬之故。然五藏一病。輒有五邪。未可拘也。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肝主色也。臊臭者肝也。而中有心病。心主臭。入肝爲臊也。喜酸者肝也。而中有脾病。脾主味。入肝爲酸也。喜呼者肝也。而中有肺病。肺主聲。入肝爲呼也。喜泣者肝也。而中有腎病。腎主液。入肝爲泣也。舉一肝藏。餘可類推。以明五藏六府之病衆多。不止於此。而皆統於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所屬。如四時之有定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之所屬也。然其用鍼要妙。則在於秋毫之間。而其變無窮也。惟所問五藏之病。何以與四時相應。而答辭止言病狀如此。滑氏疑有闕誤。信夫。

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

此章諸家詮註皆未足達越人之旨。惟徐氏經釋庶乎近焉。今就其義而引申之。東方實。西方虛者。東方木也。肝也。西方金也。肺也。人之五藏應乎五行。宜平伏。不宜偏勝。若或一藏獨勝。則疾病生。須憑補瀉以調之也。調之之法。而言瀉南方。補北方者。南方火爲木之子。北方水爲木之母也。論五行本然之道。木實金當平之。火實水當平之。土實木當平之。金實火當平之。水實土當平之。此自然之理也。今東方肝實。西方肺虛。金虛何能平木。論治當抑其太過。扶其不及。故曰瀉南方火。補北方水。此實則瀉其子也。夫火者。木之子也。水者。木之母也。瀉火則火衰。而盜洩母氣。其火之勢減。亦不能凌金。補水則火氣愈弱。更竊木氣。故曰水勝火也。况木氣卽洩。金不受凌。則虛者自復。復則遂得平木之實用。水既剋火。其勢益實。是以木之母水。勝木之子火也。而謂之子令母實。母令子虛者。蓋木之子火。爲木之母水所剋制。則火能益水之氣。故曰子令母實。而水剋火。能奪火之氣。故曰母令子虛也。觀上下文義。則此子母兩字。皆就肝木而言。抑木卽所以扶金也。越人猶恐讀者誤會。更申其義曰。故瀉火補水者。欲令金得以平木也。若不知治金虛之法。止以一經爲補瀉。則他病亦不能治也。金下之不字。滑氏謂衍文宜刪。極是。

按滑氏曰。金不得平木。不字疑衍文。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者。木金火水。欲更相平也。木火土金水之欲實五行之貪勝。而務權也。金

水木火土之相平以五行所勝而制其貪也。經曰：一藏不平，所勝平之。東方肝也，西方肺也，東方實則知西方虛矣。若西方不虛，則東方安得過於實耶？或瀉或補，要亦抑其盛，濟其不足，損過就中之道也。水能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瀉南方火者，奪子之氣，使食母之有餘。補北方水者，益子之氣，使不食於母也。如此，則過者退，而抑者進，金得平其木，而東西方無復偏勝偏虧之患矣。越人之意，大抵謂東方過於實，而西方之氣不足，故瀉火以抑其木，補水以濟其金，是乃使金得與水相停。故曰：欲令金得平木也。若曰：金不得平木，則前後文義窒礙，竟說不通。使肝木不過，肺金不虛，復瀉火補水，不幾於實實虛虛耶？八十一難文義，正與此互相發明。九峯蔡氏謂水火金木土，惟脩取相制，以洩其過，其意亦同。故結句云：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蓋爲知常而不知變者之戒也。此篇大意，在肝實肺虛，瀉火補水上，或問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當瀉火補土爲是。蓋子有餘，則不食母之氣，母不足，則不能蔭其子。瀉南方火，乃奪子之氣，使食母之有餘。補中央土，則益母之氣，使得以蔭其子也。今乃瀉火補水，何歟？曰：此越人之妙。一舉而兩得之者也。且瀉火一則以奪木之氣，一則以去金之尅。補水一則以益金之氣，一則以制火之光。若補土則一於助金而已，不可施於兩用。此所以不補土而補水也。或又問：母能令子實，子能令母虛，五行之道也。今越人乃謂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何哉？曰：是各有其說也。母能令子實，子



能令母虛者。五行之生化。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者。鍼家之予奪。固不相侔也。四明陳氏曰。仲景云。木行乘金。名曰橫。內經曰。氣有餘。則制以所勝。兩侮所不勝。木實金虛。是木橫而凌金。侮所不勝也。木實本以金平之。然以其氣正強而橫。金平之則兩不相伏而戰。戰則實者亦傷。虛者亦敗。金虛本資氣於土。然其時土亦受制。未足以資之。故取水爲金之子。又爲木之母。於是瀉火補水。使水勝火。則火餒。而取氣於木。木乃絨而不復實。水爲木母。此母能令子虛也。木旣不實。其氣乃平。平則金免木凌。而不復虛。水爲金子。此子能令母實也。所謂金不得平。木不得凌。以金平其木。必瀉火補水。而旁治之。使木金之氣。自然兩平耳。今按陳氏此說。亦自有理。但爲不之一字所纏。未免牽強費辭。不若直以不字爲衍文爾。觀八十一篇中。當知金平木一語。可見矣。滑氏註于釋子令母實。母令子虛。未能明顯。不若陳氏之說。較爲曉暢也。然以木爲火之母。水爲金之子爲言。其義雖通於越人之旨。究隔一間。又按王氏曰。余每讀至此難。未嘗不歎夫越人之得經旨。而悼夫後世之失經旨也。先哲有言。凡讀書不可先看註解。且將經文反覆而詳味之。得自家有新意。卻以註解參校。庶乎經旨昭然。而不爲他說所蔽。若先看註解。則被其說橫吾胸中。自家卻無新意矣。余平生所佩服此訓。所益甚多。且如難經此篇。其言周備純正。足爲萬世法。後人紛紛之論。其可憑乎。夫實則瀉之。虛則補之。此常道也。人皆知之。今肝實肺虛。乃

不瀉肝而瀉心。此則人亦知之。至於不補肺補脾而補腎。此則人不能知。惟越人知之耳。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以常情觀之。則曰。心火實致肝木亦實。此子能令母實也。脾土虛致肺金亦虛。此母能令子虛也。心火實固由自旺。脾土虛乃由肝木制之。法當瀉心補脾。則肝肺皆平矣。越人則不然。其子能令母實。子謂火。母謂木。固與常情無異。其母能令子虛。母謂水。子謂木。則與常情不同矣。故曰。水者木之母也。子能令母實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虛一句。言治法也。其意蓋曰。火爲木之子。子助其母。使之過分。而爲病矣。今將何以處之。惟有補水瀉火之治而已。夫補水者。何謂也。蓋水謂木之母。若補水之虛。使力可勝火。火勢退而木勢亦退。此則母能虛子之義。所謂不治之治也。若曰不然。則母能令子虛一句。將歸之脾肺乎。既歸於脾肺。今何不補脾乎。夫五行之道。其所畏者。畏所剋耳。今火大旺。水大虧。火何畏乎。惟其無畏。則愈旺而莫能制。苟非滋水以求勝之。孰能勝也。水勝火三字。此越人寓意處。細觀之。勿輕忽也。雖瀉火補水並言。然其要又在補水耳。後人乃言獨瀉火。而不用補水。又曰。瀉火卽是補水。得不大違越人與經旨之意乎。若果不用補水。經不必言補北方。越人不必言補水矣。雖水不虛。而火獨暴旺者。固不必補水亦可也。若先因水虛而致火旺者。不補水可乎。水虛火旺。而不補水。則藥至而暫息。藥過而復作。將積年累月。無有窮已。安能絕其根哉。雖苦寒之藥。通爲抑陽扶陰。不過瀉火邪而已。終

非腎藏本藥。不能滋養北方之真陰也。欲滋真陰。舍地黃黃藥之屬。不可也。且夫肝之實也。其因有二。心助肝。肝實之一因也。肺不能制肝。肝實之二因也。肺之虛也。其因亦有二。心剋肺。肺虛之一因也。脾受肝剋。而不能生肺。肺虛之二因也。今補水而瀉火。火退則木氣削。又金不受剋而制木。東方不實矣。金氣得平。又土不受剋而生金。西方不虛矣。若以虛則補母言之。肺虛則當補脾。豈知肝氣正盛。剋土之深。雖每日補脾。安能敵其正盛之勢哉。縱使土能生金。金受火剋。亦所得不償所失矣。此所以不補土而補水也。或疑木旺補水。恐水生木。而木愈旺。故聞獨瀉火不補水論。忻然而從之。殊不知木已旺矣。何待生乎。况水之虛。雖峻補不能復其本氣。安有餘力生木哉。若能生木。則能勝火矣。或又爲補水者。欲其不食於母也。不食於母。則金還矣。豈知火剋金。土不生金。金之虛已極。尙不能自給。水雖食之。何所食乎。若然。則金虛不由于火之剋。土之不生。而由於水之食耳。豈理也哉。縱水不食金。金亦未必能復常也。金不得平木一句。多一不字。所以瀉火補水者。正欲使金得平木也。不字當刪去。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虛指肺虛而言也。瀉火補水。使金得平。木正所謂能治其虛不補。土不補。金乃瀉火補。水使金自平。此法之巧而妙者。苟不能曉此法。而不能治此虛。則不須問其他。必是無能之人矣。故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若夫上文所謂金木水火土更相平之義。不解而自明。茲故弗具也。夫越人亞聖也。論至於此。敢

不斂衽。但說者之歎。故辨之。愚按伯仁受針法於東平高洞陽。故專以鍼法補瀉。註安道不習鍼。故以用藥論。若越人則一以貫之。學者習玩斯篇。於補瀉之法。獲益非淺。

七十六難曰。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氣。當瀉之時。何所置氣。然當補之時。從衛取氣。當瀉之時。從榮置氣。其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榮衛通行。此其要也。

衛爲陽而主氣。乃陽明水穀之悍氣。合經脈中出諸氣街之氣血。散入孫絡。纏布周身。以充膚熱肉。澹滲毫毛者也。營爲陰而主血。乃奉心化赤之血氣。由心至胞室。循行十二經脈。日夜五十周。以應呼吸。漏下者也。靈樞衛氣篇曰。浮氣之不循經者。謂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營氣。是也。此言用鍼取何氣爲補。而其所瀉之氣。則置之何地也。答辭謂補則從衛取氣。蓋取浮氣之不循經者。以補虛處。瀉則從營置氣。置猶棄置之置。蓋從營置其氣而不用也。然人之病情不一。補瀉之法。尤當審其陰陽虛實也。若衛虛而營實者。以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先補陽而後瀉陰。以和之。若營虛而衛實者。以陰氣不足。陽氣有餘。則先補陰而後瀉陽。以和之。如此補瀉之法。先後有序。則陰陽得其平。營衛之氣自然通暢流行矣。終始篇曰。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瀉其陽。而和之。所謂盛則瀉之。虛則補之。此

其義也。

七十七難曰。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謂也。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與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靈樞逆順篇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襲者也。與形之盛者也。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此言治病。上工刺其病之未生。其次刺其初來未盛。再其次。則刺其已衰。如兵法之避其來銳。擊其情歸也。故伯高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是也。下工不知此義。刺其邪之方。襲於經脈之中。或刺其邪之方。盛於皮膚之間。或刺其邪正相攻之時。不能圖功。皆足以償事也。此論刺法。須及其病未生。並方退之時。乃可用鍼。然凡病皆當預圖於早。勿待病成方治。以貽後悔也。治之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所謂曲突徙薪之勳。宜加於焦頭爛額之上也。治病固當如此。而處天下事。概當如此。豈止鍼法爲然哉。夫五藏之氣旺。則資其所生。由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腎。腎生肝。順傳則吉也。病則侮其所剋。肝剋脾。脾剋腎。腎剋心。心剋肺。肺剋肝。逆傳則凶也。上工治未病者。治所傳未病之藏也。是以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使肝病不得傳而可愈也。故

曰治未病。中工昧此。見肝病而徒治其肝。則肝病未已。脾病復起。故曰治已病也。素問玉機真藏論曰。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此言氣之逆行。故死。亦此義也。

按此章乃古醫經奧旨微言。越人暢其厥義。然尤有未盡者。仲景金匱引申之。足爲後學津筏。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制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制肺。肺被制。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藏準此。此條須分三段看。上段言肝病必傳於脾。木剋土也。上工必先實脾。脾實不受木剋。則肝病以不得傳而可愈也。然藏氣之衰旺。與時令相流通。四季辰戌丑未四月。每季土旺十八日。合算奇零。以五行各旺七十二日之數。脾土當旺。則不受邪。卽勿補之。而肝木亦不得肆其侮也。設過補脾。又犯實實之戒矣。中工不識五行衰旺傳剋之義。見肝之病。惟治已病之肝。不知實未病之脾也。中段言肝之爲病多虛。蓋虛則受邪也。肝木既虛。肺金必侮其不勝。上工治此必在肺金未侮肝木之先。有以制之。用酸以補

肝之本體。用焦苦以助其子心火。使不洩肝木之氣。而剋制肺金。用甘以益脾土而制水。水弱則火旺。火旺則金制。金制則木不受剋。而肝病自愈矣。此克則害。承乃制。隔二隔三之治。故曰。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未段言肝虛則用此法。肝實不用此法也。中工不明虛實之理。虛者瀉之。是爲虛虛。實者補之。是爲實實。故又引經文補不足。瀉有餘。以證其義。而再曰。餘藏準此。蓋舉一肝藏。一隅三反。餘可類推也。此與七十五難之瀉南方補北方之義略同。而尤氏註金匱。不明隔治之理。謂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爲後人添註誤矣。

七十八難曰。鍼有補瀉。何謂也。然。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入內鍼也。然。知爲鍼者。信其左。不知爲鍼者。信其右。當刺之時。必先以左手。壓按所鍼榮俞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順鍼而刺之。得氣因推而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不得氣。乃與。男外女內。不得氣。是謂十死不治也。

鍼法之補瀉。候呼內鍼。候吸出鍼者。補也。候吸內鍼。候呼出鍼者。瀉也。素問離合真邪論曰。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此內經呼吸出入。補瀉候氣之常法也。越人以鍼法。不僅乎此。善於用鍼者。

凡下鍼之時。先定其穴。便以左手壓按所鍼之處。以指彈擊而努採之。以爪招引而下之。以致其氣。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順鍼而刺之。鍼得氣。推其鍼而內入之。是謂補。搖動其鍼而引伸之。是謂瀉。若候氣久而不至。於男子則候之於衛外。女子則候之於營內。若再求之不得。則營衛之氣已脫。鍼必無功。是屬不治之證也。

按滑氏曰。彈而努之。鼓勇之也。努讀若怒。爪而下之。招之稍重。皆欲致其氣之至也。氣至指下。如動脈之狀。乃乘其至而刺之。順猶循也。乘也。停針待氣。氣至鍼動。是得氣也。因推針而內之。是謂補。動鍼而伸之。是謂瀉。此越人心法。非呼吸出內者也。是固然矣。若停鍼候氣久而不至。乃與男子則淺其鍼而候之。衛氣之分。女子則深其鍼而候之。營氣之分。如此而又不得氣。是謂其病終不可治也。篇中前後二氣字不同。不可不辨。前言氣之來如動脈狀。未刺之前。左手所候之氣也。後言得氣不得氣。鍼下所候之氣也。此是兩節。周仲立乃云。凡候氣左手宜略重之。候之不得。乃與男。則少輕其手。於衛氣之分候之。女則重其手。於營氣之分候之。如此。則既無前後之分。又昧停鍼待氣之道。尙何所據焉。補瀉耶。

七十九難曰。經言。迎而奪之。安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無實。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何謂也。

經言。靈樞九鍼十二原篇曰。迎而奪之。惡得無虛。隨而濟之。惡得無實。



迎之隨之。以意和之。鍼道必矣。小鍼解曰。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爲虛爲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似然。若有得也。瀉則恍然。若有失也。此節全引經文問補瀉虛實之義也。

然。迎而奪之者。寫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母也。假令心病。寫手心主俞。是謂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井。是謂隨而濟之者也。

迎而奪之者瀉也。隨而濟之者補也。假令心病瀉手心主俞者。心爲君主。法不受病。受病者手心主包絡也。靈樞所謂少陰無俞者是也。心火也。包絡屬手厥陰。相火也。其俞大陵土也。土爲火之子。瀉其俞乃實。則瀉其子也。迎謂取氣。奪謂瀉氣也。心主之井。中衝木也。木爲火之母。今補心主之井。乃虛則補其母也。隨謂自衛取氣。濟謂補不足之經也。所謂實之與虛者。牢濡之意也。氣來實牢者爲得。濡虛者爲失。故曰若得若失也。

五藏虛卽補其母。是謂隨而濟之也。實卽瀉其子。是謂迎而奪之也。欲爲補瀉。當先候鍼下之氣。如氣來充實堅牢者爲得。可瀉之。如氣來濡弱虛微者爲失。可補之。設不明實牢虛濡。安能辨其若得若失也哉。

按汪機曰。內經岐伯曰。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言邪之將發也。先迎而亟奪之。無令邪布。故曰卒然逢之。早遏其路。又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此皆迎而奪之。不使其傳經而走絡也。仲景曰。太陽病頭痛七日已上自愈者。以其行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刺

瘧論曰。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開其孔。出其血。立寒。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隨井俞而刺之。出其血。此皆迎而奪之之驗也。夫如是者。譬如賊將臨境。則先奪其便道。斷其來路。則賊失其所利。惡得不虛。而流毒移害。於此可免矣。隨而濟之。惡得無實。言邪之已過也。隨後以濟助之。無令氣忤。故曰。視不足者。視其虛絡。按而致之。而刺之。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謂但通經脈。使其和利。抑安虛絡。令其氣致。又曰。太陰瘧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即取之。言其衰即取之也。此皆隨而濟之。因其邪過。經虛。而氣或滯鬱也。經曰。刺微者。按摩勿釋。著鍼勿斥。移氣於不足。神氣乃得。岐伯曰。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謂行未行之氣。移未復之脈。此皆隨而濟之之證也。所以然者。譬如人弱難步。則隨助之以力。濟之以舟。則彼得有所資。惡得不實。其經虛氣之鬱。於此可免矣。迎奪隨濟。其義如此。難經曰。迎而奪之者。瀉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假令心病火也。土爲火之子。手心主之。俞大陵也。實則瀉之。是迎而奪之也。木者火之母。手心主之。井中衝也。虛則補之。是隨而濟之也。迎者迎於前。隨者隨其後。此假心爲例。餘可類推。補瀉之云。手心主所謂少陰無俞。手少陰與手厥陰同治也。調氣必在陰陽者。內爲陰。外爲陽。裏爲陰。表爲陽。察其病之在陰在陽。而調之也。如陰虛陽實。則補陰瀉陽。陽虛陰實。則補陽瀉陰。或陽併於陰。陰併於陽。或陽陰俱虛俱實。皆隨其所見而調之。內難所論迎隨不同。

者。內經通各經受病言。難經主一經受病言。病合於內經者。宜從難經子母迎隨之法治之。各適其宜。庶合經意。又玄珠經曰。五經之中。必折其鬱氣。先取化源。其法太陽司天。取九月瀉水之源。陽明司天。取六月瀉金之源。少陰司天。取三月瀉火之源。太陰司天。取五月瀉土之源。厥陰司天。取年前十二月瀉木之源。乃用鍼迎而取之之法也。詳此迎取之法。乃治氣運勝實淫鬱。故用此法以治之。與內難之法不同也。汪氏會通內難。釋明迎隨補瀉之義。亦頗曉暢。有益來茲。不嫌重複。故併錄之。

八十難曰。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何謂也。然所謂有見如入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鍼。鍼入見氣盡。乃出鍼。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也。

此論針之出入。必見其氣之已至已盡。而後可出可入也。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謂凡欲刺。先以左手按其穴。候其穴中之氣來。而內其鍼。鍼入候其氣盡。乃出其鍼。非迎隨補瀉之法也。滑氏曰。所謂有見如入下。當欠有見如出四字。如讀若而。孟子書望道而未之見。而讀若如。蓋通用也。

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脈耶。將病自有虛實耶。其損益奈何。然是病非謂寸口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而肝虛。微少氣。用鍼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

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經言。靈樞九鍼十二原也。夫治病之法。以平爲期。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足者益之。有餘者損之。若實者宜瀉。而反補之。虛者宜補。而反瀉之。不足者反損之。有餘者反益之。此皆誤治也。故曰無實實。無虛虛。損不足。益有餘也。但此所謂之虛實者。不知其指脈言也。抑指病言也。故曰是寸口脈耶。將病有虛實耶。其損益之法。將如何以治之。故曰其損益奈何。然此非脈之虛實。乃病自有之虛實也。故曰是病非謂寸口脈也。假令肝實肺虛。則金無平木之力。當知瀉南方火。補北方水。作隔二隔三之治。其金木始得相平也。設或肺實肝虛。便當抑金扶木。而粗工昧此。不知補肝。而反重實其肺。如此。則肺益實。而肝益虛。是不獨不明隔治之法。而虛實莫辨。反損其不足。益其有餘。不惟不能治其病。而反害其人矣。故復申之曰。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此者中工之害也。此章雖言鍼法之補瀉。實爲總結全篇綱領。蓋醫家於虛實之間。不容稍誤。若或稍誤。害如反掌。故越人不憚反覆丁寧。諄諄垂戒也。

或問難經問難內經之義者也。而內經當難之義。未必止此。而越人獨問八十一難。何所取義耶。曰。助於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爲九。故九而九之。爲八十一章。太玄以一元爲三方。自是爲九。而積之爲八十一首。素問離合真邪論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鍾數焉。古書多以八十一篇爲數者。實本乎此。然辭雖簡而義該。於診法經絡藏象病能

俞穴鍼法。莫不咸備。如脈有根本。人有元氣。男生於寅。女生於申。木所以沉。金所以浮。金生於巳。水生於申。瀉南方火。補北方水。諸說靈素未見。皆足以羽翼經文。而診法獨取寸口。以三部。其事約而易明。實爲不磨之矜式也。詳其設問之辭。稱經言者。出於素問靈樞二經固多。亦有一二經無所見者。蓋撫於古醫經。是難經一書。實與內經相表裏。而不可岐視者也。若潛心研究。尋其指趣。雖不能洞見五藏癥結。亦思過半矣。

右第六卷。六十九難至八十一難。論鍼法。

裘吉生主編

珍本醫書集成

丁錦注

古本難經闡注

世界書局印行

古本難經闡註

提要

書分二卷。清乾隆丁履中錦註。難經傳本頗多。注家亦不下數十

家。要皆以沿訛踵謬。此本丁氏得之於武昌參政朱公。乃晉王叔和

醫範三經之一也。與坊本大異。如相較。錯誤有三十餘條之多。丁氏

益以高深之學闡註之。俾素靈經旨。曲暢旁通。是爲不易得之書焉。

# 自序

蘇文忠公謂難經如佛之楞伽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則狂耳。文忠鑒於禪。以旁通於醫。其說必有卓識。且如宋上距春秋之末。雖歷千五百餘年。而扁鵲之書。規模當在。未遭俗手紊亂。文忠所見。必皆古本。故議論著於文集者如此。今世坊本。傳寫失真。俾篇之先後顛倒。貽誤良多。雖精博如靈胎先生。尙未免承訛沿謬。他更無論矣。乾隆初。適廬老人始得古本。至嘉慶庚申。張近溪梓之。迄今甫六十年。以江南兵燹。書版罕存。此書尤無從覓購。惜哉。曾學殖淺薄。幼誦難經。先君子朝夕講授。且訓之曰。人生百年。必有一二事裨益天下後世。乃不負此生。曾服膺庭訓。數十稔不敢忘。先君子嘗著醫學指歸一書。已付梓竣工。而是經有益萬世。又係善本。尤當鐫刻。因努力授劖剛氏。以繼近溪之後云。友人有勉曾著書立說者。自知讕陋。不堪問世。且聞唐人許允宗云。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旨哉斯言。可謂先得我心者。東坡戒人出新意而棄舊學。曾若蔑古荒經。妄有著作。何異談禪者不讀楞伽。但求捷效哉。抑鄙人更有說焉。扁鵲撰八十一難。所以發明內經之義。夫越人醫家神聖也。而其書不過述黃岐之旨。未敢別創新奇。以自誇耀。况今人乎。史記稱長桑君取禁方授扁鵲。果爾。則扁鵲當以禁方傳弟子。乃難經以外。不聞更有禁方。太史公言。豈



可盡信。蘇文忠留侯論。謂圯上老人蓋秦之隱君子。而世以爲鬼物過矣。曾亦竊疑越人之學。非長桑所授。乃其讀內經能神而明之耳。史所云長桑君。忽然不見。殆非人也。又云。扁鵲視見垣一方人。似齊東野人之語。未必實有其事。司馬好奇。采入列傳耳。夫儒釋諸經。其次第多後學考定。惟盧醫此編。自定次第。數目秩然。蓋預防後人紊亂。乃紊亂竟不得免。甚矣書籍傳世之難也。今原本既獲。幸而鏤諸棗梨。又不幸而毀於寇賊。昔人濟世之書。顯而復晦。則重刻烏可已哉。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仲秋高郵趙春曾書於旌孝堂

### 丁敘

難經者。扁鵲之所著也。何爲乎而名經。本於內經。故名也。內經黃帝之靈樞素問也。其闡發天地陰陽五行之理。動植飛潛之性。合於五臟六腑聲色臭味之微。未病而知其病之來。已病而知其病之源。不定法。故法無不神。不立方。故方無不備。猶夫六經之垂於萬世也。扁鵲去古未遠。能徹其源委。合靈素之一十八卷名八十一篇。披卻道竅。條分縷析。共列八十一難。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其辭雖出於靈素。而晦者明之。繁者省之。缺者補之。復者略之。無微不徹。無義不該。故靈素而下。首推難經。雖有繼起名賢。安能出其範圍哉。數千年來。尙有人知靈素之義者。獨賴此書之存。歷世久遠。傳寫失真。前後舛錯。以致文氣失貫。精義不彰。近代註家。因訛就訛。

愈解愈晦。沿至今日。徒知難經之名。而不明難經之蘊者。蓋不少矣。予自庚戌之秋。遊武昌。客參政朱公所。公素好醫。出篋中古本難經。乃晉王叔和醫範三經之一也。開卷觀之。異於坊本。如古之三難誤列十八難。古之十二難誤列七十五難。共誤三十餘條。而式亦不類於坊本。其間詞升一字。經也。其對詞降一字。引經以釋經也。以今本對校。心目之間。恍若有見。由是而推其論脈論症論治。莫不曲暢旁通。此誠濟世之津梁。醫林之至寶也。余留楚三載。深有得於此書。癸丑冬歸里。親族故交。凋零殆半。閱其故。或曰卒於病也。或曰卒於藥也。余不禁愀然思。惕然懼。因憶昔人之爲人臣者。不可不知醫。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信哉言乎。遂以是書命子姪於舉業之暇讀之。其原文對詞。乃扁鵲引經以釋經之旨。是卽扁鵲之註也。註有未詳。疏以通之。六經成例。具見於前。是以據所偶得。弁探滑氏諸家之切當者。註解字釋。贅於各條之末。名之曰古本難經闡註。芻蕘一得。敢附前賢。以其嘗苦心於斯也。倘讀者藉此以洞難經之源。未必無小補於斯道云爾。

乾隆丙辰春仲雲間適廬老人丁錦書

## 張序

難經者。靈素之精華也。靈素猶多假託。難經則扁鵲手著之書。繼往聖。開來賢。允爲醫林之準的。奈古籍久湮。世傳多誤。由是解者臆度。讀者狐疑。

難經晦而靈素不彰。靈素不彰而醫道或幾乎息矣。余向至吳門訪求醫學。遇歛友金子贈古本難經。讀之則綱舉目張。脈通絡貫。視世傳之錯謬。不啻撥雲霧而睹霄漢矣。乃遍考諸家。逐一校對。無如此卷之經明註晰者。實之篋中。攜歸謀付棗梨以公同志。幸得好古之士。力贊斯役。不數月而書成。俾數千年隱晦之書。一日光照宇宙。是醫道之幸。亦即凡有疾苦者之厚幸也。其功顧不偉歟。故略序其梗概。以誌不忘所自云。

嘉慶五年歲次庚申仲春近溪張基序

註解難經諸家姓氏

呂 廣

楊元操

龐安常 諱時 宋 蕪水人

陳瑞孫

虞 庶

丁德用

宋廷臣

謝晉翁

王宗正

張元素 字獻古 金 易州人

滑伯仁 名壽 元人

熊宗立 號道軒 國朝 建陽人

紀天錫 字齊卿 泰安人

周與權

張世賢

馬 蒔 明玄 臺子

吳鶴臯 諱堪 明人

# 凡例

一是經註解相傳既久。錯簡頗多。如三難誤列十八難。十難誤列四十八難。凡誤三十餘條。今悉依古本釐正。一復越人之舊。恐其久而又差。故復撰某難發明何義目次一篇。證誤目次一篇。冠于首。

一傳世之書。繕寫多訛。獨難經歷二千年來。所誤不過數字。開列證誤目次。蓋因是書以數冠篇。不致遺失。然其數則存而文已不隨其數。如三難之誤列十八難而不覺也。沿訛踵謬。讀者難明。余就古原本文闡發。並採前人之說附于其下。遂覺本義復明。卽不業醫者。似亦可展卷瞭然矣。

一是經越人悉本內經。或字句間與內經小有異同。其義實無相悖。後人執此一二字以議其非。亦已妄矣。至於脈位以大小腸分配兩寸。確有至理。余於三難註明。李士材喻嘉言輩。欲駁其誤。恐後人不服。而云高陽生之僞訣。今人不明難經。惑於僞訣一語。反以難經爲不足憑。豈其然乎。

一是經越人取經義之深微者。設爲問難。雖止八十一條。而內經之全旨已具。其發明脈理。證治針刺。率以一語該千百言之蘊。學者若致心研討。自能悟千百言于一語之下。欲臻其境者。先讀難經。再讀內經可也。一是經四明張靜齋本。各條俱有繪圖。夫難經所言。皆闡明脈理。陰陽榮

衛虛實。五行交互。補瀉變通。難以繪圖。今其圖不過卽以其文。或方或圓。或顛或倒。重寫一過而已。學者一泥其圖。真義反晦。故去之。

一是書余與參政中峯朱公。互相商榷。裨助實多。間加一二評語。亦錄於左。

一是經註解行世者。歷來一十七家。並列姓氏。其未之見者。不及備載。  
一是註原爲家學衛生而設。每用淺近通俗之語。欲使子姪易明易熟。余又氣血既衰之年。不能過用心思。故字句間多有不檢之處。學者諒之。

丁錦履中氏又書

# 古本難經闡注卷上

周秦越人撰

後學丁錦集注

紹興裘吉生參校

一難曰。十二經中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

此章總冒五臟六腑十二經動脈。俱會於寸口。下文分晰十二經脈。一日夜五十會於寸口。榮衛血氣。一日夜會於寸口也。十二經者。手太陽手陽明手少陽足太陽足陽明足少陽爲陽六經。從手走頭。從頭走足。手太陰手少陰手厥陰足太陰足少陰足厥陰爲陰六經。從足走胸。從胸走手。此十二經脈所行之直路也。手太陰者。肺也。肺朝百脈。所以十二經統會於此。故曰寸口脈之大會也。

人一呼吸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週於身。

二刻爲一度。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一日夜五十周於寸口。下文言榮衛一周於寸口。

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從寅至申。行陰二十五度。從申至寅。爲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二刻一度。百刻五十度。行畢而復會五臟六腑之終始。故取法於寸口也。

凡人之通身血脈。無處不周。無刻不運。謂呼吸定息。脈行六寸者。指手太陰。肺脈爲首。而會也。譬如念佛。數珠有首有尾。轉動一粒。則粒粒俱轉。然自始至終。必以首粒爲主。而定其數。猶肺脈爲首。行六寸。而通身之脈。莫不盡行六寸也。但十二經。因各行其道。所以較榮衛速。壹日夜五十周於身。而於寸口。亦五十會也。至榮衛血氣。從中焦。注手太陰肺。從肺。注手陽明大腸。大腸注足陽明胃。從胃。注足太陰脾。從脾。注手少陰心。從心。注手太陽小腸。小腸注足太陽膀胱。膀胱注足少陰腎。從腎。注手厥陰胞絡。胞絡注手少陽三焦。三焦注足少陽膽。從膽。注足厥陰肝。從肝。復注于肺。此一日夜。遍行於十二經。所以遲故。止行一周。而于寅時。在寸口。亦一會也。

二難曰。脈有尺寸。何謂也。然。尺寸者。脈之大要會也。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故分寸爲尺。分尺爲寸。

此章明寸陽尺陰。定三部脈之分寸也。寸脈名曰一寸。實在九分。陽數九也。尺脈名曰一尺。實在取一尺中之一寸。分於部位。陰數十也。合陰陽之數。共長一寸九分。分寸爲尺者。分寸內之三分爲關部。分尺爲寸者。分尺內之四分爲關部。則寸關尺每部應各得六分。三六一寸八分。餘一分。配在關前。卽左名人迎。右名氣口也。經但言尺寸。而不言關者。關居尺寸之中。而受尺寸所分之地。故不言關。而關在其中矣。故陰得尺中一寸。陽得寸內九分。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此申明上文之義。以起下章定十二經之脈位於寸關尺也。

三難曰。脈有三部。寸關尺部有四經。每部四經共十二經手有太陰。肺陽明。大腸足有太陽。膀胱少

陰。腎爲上下部。何謂也。

此以肺與大腸膀胱與腎上下之臟腑問者。以起下文定十二經之脈

位於兩手六部也。

然。手太陰。肺陽明。大腸金也。足少陰。腎太陽。膀胱水也。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

上。故在下部也。足厥陰。肝少陽。膽木也。生手太陽。小腸少陰。心火也。火炎上行

而不能下。故爲上部。手心主。厥陰少陽。三焦火。生足太陰。脾陽明。胃土。土主中

宮。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

兩手寸口統屬太陰。所以脈位從太陰起。手太陰。肺經也。手陽明。大腸

經也。肺與大腸相爲表裏。俱屬金。金位居西。肺位在上。所以當在右寸

也。足少陰。腎經也。足太陽。膀胱經也。腎與膀胱相爲表裏。俱屬水。水位

居北。腎位在下。肺金生之。水流下而不能上。所以當在左尺也。足厥陰。

肝經也。足少陽。膽經也。肝與膽相爲表裏。俱屬木。木位居東。肝位在左。

腎水生之。木不能遠水。所以當在於左關也。手太陽。小腸經也。手少陰。

心經也。心與小腸相爲表裏。俱屬火。火位居南。心位在上。肝木生之。火

炎上而不能下。所以當在左寸也。手心主。卽手厥陰胞絡也。手少陽。三

焦也。二經相爲表裏。同命門。俱屬相火。君火在上。臣火在下。所以當在

右尺也。足太陰。脾經也。足陽明。胃經也。脾與胃相爲表裏。俱屬土。相火



代君行命。生之土位居中。所以當在右關也。此皆五行子母相生者也。以臟腑分配脈位。是天造地設。後人各執偏見。持論紛紛。使學者難憑。如喻嘉言。李士材。張介賓。相因而言。大小腸配兩寸爲非。改配尺爲是。又云。此非出於難經。乃高陽生僞訣。又云。二腸不潔之腑。不應配心。肺清高之臟。又云。按內經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殊不知素問云。尺內兩傍。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等句。此候脈位之說也。亦並無二腸膀胱之定位。此內經專主五臟。以定脈位。而略於腑者。正見腑必隨臟。臟必通腑也。至上竟上。下竟下。二句。是審病之所也。下文三部主疾。卽是其義。何可借此牽扯。且人之臟腑。俱應五行。如大腸屬庚金。肺屬辛金。庚辛一氣也。小腸屬丙火。心屬丁火。丙丁一氣也。故越人定十二經之脈位。遵內經之手配手足配足。皆應五行一氣之理。今以一臟腑分持於兩手。豈非錯亂五行乎。以右寸手陽明大腸。改配左尺。足少陰腎位。豈非混雜手足乎。若云二腸不潔之腑。不應配心。肺清高之臟。則手太陽小腸之經。手陽明大腸之經。亦不應上至於頭矣。余意三子之見。不過就臟腑高下而論。孰意越人已揭高下及不淨之義於四十難。剖晰極明。豈諸公未見難經之全文耶。抑見之而不解耶。抑好奇而故爲之駁耶。抑駁之而慮後人不服。而云高陽生之僞訣。

耶。

脈有三部九候。各何所主之。然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此段以脈候病  
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膈以下至臍之有疾也。  
下部法地。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也。審而刺之者也。此段按上下部位針病

此言寸關尺三部。俱有浮中沉之三候。每部各三候。而爲九候也。此則用藥主治也。上中下三部。言人身上中下三停也。九候言每停分天地人三部。此則用針主治也。故用審而刺之者也。坊本誤入爲下部法而應乎地。

四難曰。脈有陰陽之法。何謂也。然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其脈在中。浮者陽也。沉者陰也。故曰陰陽也。

此章言脈之陰陽。雖在於尺寸。然陰陽之氣。又在於浮沉。如心肺居上。陽也。呼出必由之。腎肝居下。陰也。吸入必歸之。脾受穀味。而在中則呼出吸入。無不因之。故診脈之法。浮取乎心肺之陽。沉取乎腎肝之陰。而中應乎脾胃也。曰。陰陽。則脾土居中。兼乎陰陽矣。前章以臟腑定於脈位。此下言臟腑應乎脈位。乃見經文先後層次。向因誤列而晦也。心肺俱浮。何以別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肝腎俱沉。何以別之。然牢而長者。肝也。按之濡舉指來實者。腎也。脾主中州。故其脈在中。是陰陽之法也。

此言浮中沉按取陰陽之法。下文復明六脈陰陽之義。

脈有一陰一陽。一陰二陽。一陰三陽。有一陽一陰。一陽二陰。一陽三陰。如此之言。寸口有六脈俱動耶。然此言者。非有六脈俱動也。謂浮沉長短滑瀼也。浮滑長陽也。沉短瀼陰也。所謂一陰一陽者。謂脈來沉而滑也。左尺為滑。右寸為瀼。所謂一陰二陽者。謂脈來沉滑而長也。左關為滑。右關為瀼。所謂一陰三陽者。謂脈來浮滑而長時一沉也。左寸為滑。右尺為瀼。所謂一陽一陰者。謂脈來浮而瀼也。右寸為滑。左關為瀼。所謂一陽二陰者。謂脈來長而沉瀼也。左關為滑。右關為瀼。所謂一陽三陰者。謂脈來沉瀼而短時一浮也。左尺為滑。右寸為瀼。○各以其經所在。名病逆順也。

此一節言陰陽之脈。合心肺腎肝之逆順。經所在。即十二經之所在也。假如一陰一陽之脈。沉而滑也。見于左尺。腎與膀胱之經為順。見于左寸。心與小腸之經為逆。亦相尅之意也。六部做此。左三部沉滑居多。陽中之陰也。右三部浮瀼居多。陰中之陽也。

五難曰。脈有輕重。何謂也。然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與血脈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腎部也。故曰輕重也。

此承上章言浮中沉之按法。候肺心脾肝腎之部也。

六難曰。脈有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何謂也。然浮之損小。沉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沉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

此章亦承上章以浮中沉之按法。察陰陽虛盛之義也。損小實大者。虛

脈盛脈之綱領也。學者自當會意而推廣之。

七難曰：經言少陽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長，陽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陽之至，洪大而長，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沉短而

敦，敦迫也。陽將動也。

此六者，是平脈也。將病脈耶？然，皆王脈也。其氣以何月各王幾

日？然，冬至後，復得甲子少陽王。十一月甲子復得甲子陽明王。正月甲子復得甲

子太陽王。三月甲子復得甲子太陰王。五月甲子復得甲子少陰王。七月甲子復

得甲子厥陰王。九月甲子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此三陰

三陽之王時，曰大要也。

此章詩言六氣之旺脈，然三陽三陰經之旺脈，亦可以此類推。

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

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

二經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

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

此章首明命門三焦一氣同原之義，所謂生氣之原者，即兩腎中間命

門原也。呼出氣起於此，吸入氣納於此。故十二經脈之氣，皆係於此。所

以爲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也。人有此原氣，

邪氣不能傷其身。守於內而充於外，故曰守邪之神。若此氣絕，猶草木

之根絕，莖葉即枯。雖寸口脈平，必死。若此氣未絕，雖寸口脈無，亦不死

也。是即十四難之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爲害也。

九難曰。何以別之。臟腑之病耶。然。數者腑也。遲者臟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諸陽爲熱。諸陰爲寒。故以別知臟腑之病也。

此章專重分別臟腑之病。言數脈腑也。遲脈臟也。數則腑病爲熱。遲則臟病爲寒。諸陽皆屬於腑爲熱。諸陰皆屬於臟爲寒。以此分別臟腑之病。無遺也。後人議數則爲熱句。似有未妥。每見陽虛之病。脈亦急數。投桂附而卽平。殊不知數則爲熱。數字卽腑字也。遲則爲寒。遲字卽臟字也。甚矣。讀古人書。未經苦心體會。豈可輕議哉。此章但言臟腑不同。不言病與虛實。故下章申明脈病診虛實之義。

十難曰。人有三虛三實。何謂也。然。有脈之虛實。有病之虛實。有診之虛實也。脈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緊牢者爲實。病之虛實者。出者爲虛。入者爲實。言者爲虛。不言者爲實。緩者爲虛。急者爲實。診之虛實者。濡也。者爲虛。牢也。者爲實。浮者爲虛。痛者爲實。外痛內快爲外實。內虛。內痛外快爲內實。外虛。故曰虛實也。

此結上文脈病三虛三實也。然虛之一字。最重者腎。故下章詳言腎氣盡之脈也。

十一難曰。經言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一臟無氣者。何臟也。然人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故知一臟無氣者。腎氣先盡也。

吸者。陽隨陰入。呼者。陰因陽出。陽不能榮於下。惟至肝而還者。因腎氣

先盡而不能受吸入之氣也。故有下章汲汲乎補腎之法。或四十二  
動一止。又當以肝脾之氣類推也。

十二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  
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  
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者。肝也。則知肝實。西  
方者。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  
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  
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

讀此章乃見補腎之法。出自越人。蓋因腎水足。則金不耗。而肺不虛。腎  
水足。則木得養。而肝不燥。肝不燥。則木不侮脾。而脾足。脾既足。土又可  
生金。金又生水。自此接續而生。莫不均藉補水之力。此天一生水之義  
也。若不明乎此。卽經所謂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

一三難曰。經言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相勝之脈者。卽死。得相生之脈  
者。病卽自已。色之與脈。當參相應。爲之奈何。

此以色脈爲問。下文詳言色脈皮膚聲音臭味相應之義。

然。五臟有五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假令色青。肝其脈當弦  
而急。肝色赤。心其脈浮大而散。心色黃。脾其脈中緩而大。脾色白。肺其脈浮  
瀋而短。肺色黑。腎其脈沉濡而滑。腎此謂五色之與脈。當參相應也。

此概舉五臟之色脈也。下文明相應吉凶之義。此節精熟。則色脈生勝

之理自然了了。

脈數。尺之皮膚亦數。脈急。尺之皮膚亦急。脈緩。尺之皮膚亦緩。脈澹。尺之皮膚亦澹。脈滑。尺之皮膚亦滑。

此言脈與寸關尺皮膚相應之理。脈數。數字當作熱字解。急字當作緊字解。緩字當作和字解。澹即乾澹之謂。滑即滑潤之謂。此但言尺者。統乎手臂也。

五臟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相應者。病也。

此言五臟各有相生相勝。當以聲色臭味參之。如聲呼。色青。臭臊。味酸者。肝也。聲笑。色赤。臭焦。味苦者。心也。聲歌。色黃。臭香。味甘者。脾也。聲哭。色白。臭腥。味辛者。肺也。聲呻。色黑。臭腐。味鹹者。腎也。察其聲色臭味。參合其脈之相生相勝。則知其病之生死矣。假令色白。多哭。好辛臭腥。其脈弦而急者。是肺之聲色臭味。而見肝脈者。為相勝。則死。若見脾脈。此為相生。病即自己。若見肝之聲色臭味。而得脾脈。亦死也。

假令色青。肝其脈浮澹而短。肺若大而緩。脾為相勝。浮大而散。心若小而

滑。腎為相生也。

此申明相生相勝之義。以肝臟為例而言也。假如青者。肝木之色也。浮澹短。肺金之脈也。為脈勝色。大而緩。脾土之脈也。為色勝脈。浮大散。心火之脈也。為色生脈。小而滑。腎水之脈也。為脈生色。餘臟倣此。

經言。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

八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謂也。

此總結上文色脈生勝之理。缺一不可。知一者。知其色也。知二者。知其色與脈也。知三者。知其脈與聲色臭味之相生相勝也。

十四難曰。脈有損至。何謂也。然。至之脈。一呼再至曰平。一息二至曰離經。一息

六四至曰奪精。一息五至曰死。一息六至曰命絕。一息此至之脈也。何謂損。

一呼一至曰離經。二息二呼一至曰奪精。一息三呼一至曰死。一息四呼一

至曰命絕。此損之脈也。至脈從下上。損脈從上下。

診損至之脈。以醫者之息數。定病者之至數。至脈從下上者。從腎而上也。損脈從上下者。從肺而下也。此言損至脈大綱。

損脈之爲病。奈何。然。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脈。血脈虛

少。不能榮於五臟六腑也。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

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牀。反此者。至之

脈病也。至之脈向誤至於收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牀者死。損脈病從下上者。皮聚而毛

落者死。至脈病

此一節。指損至脈本原之久病。蓋一損皮毛病尙淺。五損於骨病已深。然有由骨而復反皮毛必死。所以虛勞脈數不治。

治損之法奈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治損之法也。

曰益。曰調。曰適。曰緩。此四法包括已盡。不立方而方在其中。此但言治



損不言治至者。若到至脈已無治也。可不慎歟。

脈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有呼吸不至。脈來如此。何以別知其病也。

此復舉至損之脈爲問。是指近病而言。以起下文也。然脈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

此指一息四至之平脈不大不小者。言不洪大不沉細也。

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爲適得病。前大後小。卽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卽胸滿短氣。

此指一息六至之脈也。適初也。言初得病也。前謂寸脈。後謂尺脈。寸大尺小者。邪在表也。寸小尺大者。邪在裏也。

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脈洪大者。苦煩滿。沉細者。腹中痛。滑數傷熱。澹者。中霧露。

此指一息八至之數脈也。欲甚將甚也。洪大而數者。邪在胸膈。沉細而數者。邪在腹中。滑數傷熱。邪。澹數中濕邪也。

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沉細夜加。浮大晝加。不大不小。雖困可治。其有大小者。爲難治。

此指一息十至之危脈也。困。病重也。沉細。陰將竭而夜重。浮大。陽將竭而晝重。所以不浮大。不沉細。雖重而可治也。

一呼六至。一吸六至。爲死脈也。沉細夜死。浮大晝死。

此一息十二至之死脈也。以上四節。俱指近病而言也。

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着牀。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

此一息二至之脈也。人雖能行者。言初損肺。人必能行。因其能行而不治。則必漸及於心肝脾腎。血氣俱損。而着牀也。

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屍。

此一息一至之脈也。魂屬真陽之氣。陽氣敗絕。雖能行必死。故曰行屍。此二節復言損脈者。明損脈非起於一朝一夕。或有初起病得似損非損之脈。恐人誤認。故以下文結之。

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因無能爲害。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猶樹之有根。枝葉將槁枯。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原氣。故知不死。

此呼吸不至之脈也。上有下無。謂寸有尺無。因實邪一時閉塞。阻遏生氣。吐則越其邪而升其氣。不吐者死。謂不用吐法者死也。此條越人恐誤認損脈。故諄諄晰之。夫損脈者遲脈也。至脈者數脈也。不言遲數而言損至者。蓋以遲數之脈。統攝虛證實證。表證裏證。無所不包。無法不備之總名也。如首節言至脈始於一息四至。終於十二至。損脈始於一息二至。終於兩息一至。此爲本原證提綱而論也。至脈從下上。損脈

從上下。明至脈從腎陰虛竭而及於肺氣盡。損脈從肺氣虛寒而及於腎陽竭也。二節明損脈之本原。證起於肺。若失治。必遞及於心脾肝腎。其損脈必反而爲至脈。因腎虛火燥。復由腎而遞及肝脾心肺而死。故曰反此者。至之脈病也。三節明調治本原諸法。言損於肺者益其氣。蓋損肺卽損氣也。氣卽命門之真氣。真氣損則皮皴而毛髮枯。故曰皮聚而毛落。治之當益其氣。益則補益之謂也。氣虛卽陽虛。補其陽氣。則皮毛可以充實。若非理中桂附等類。何以補其陽。輕則補中益氣等湯。庶可取用。若不明損脈之義。又何能明治損之法。及至脈數。氣喘發咳。喘熱。方云肺虛。然後補肺保氣。終無成效矣。殊不知此是損脈失治。轉到至脈不治之候也。又曰。損其心者。調其榮衛。蓋損心卽損血也。心爲榮血之源。肺爲衛氣之本。既損肺而復損其心。其氣血不能榮養五臟六腑。當調而治之。調者。取和調之義。有顧此兼彼之法。非比益之徑行直遂也。如歸脾湯。異功散。八珍湯。十全大補等湯。或六味八味等丸。消息病情。隨宜投服。無不效也。若不明治損之義。必待脈數。心煩。咽乾。口燥。驚湯不寐。方謂心虛。投之溫補。必不受也。滋補必礙脾也。此亦損脈失治。轉到至脈不治之候也。又曰。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蓋脾主中州。又主肌肉。消瘦則腠理不密。不論寒溫。感邪最易。故曰適其寒溫。中州失職。則運化無權。易泄易滯。不特參苓藥在溫補健脾。而於飲食亦必節其饑飽。察其所宜。故曰調其飲食也。若不明至損之義。必

待飢不能食。氣急脹滿。脈數雙弦。方謂脾虛用參耆而脹滿愈加。投桂附而虛煩轉甚。此亦因損脈失治。轉到至脈不治之候也。又曰。損其肝者緩其中。肝主筋。筋疑血。血虛則肝燥而筋縱。必大補心脾。使心能生血。脾能統血。歸脾養榮等湯。宜早投也。若不明至損之義。必待血枯脈數。手足難運。方謂肝虛。然後議用前方。已無及也。又曰。損其腎者益其精。骨屬腎。精虧則髓枯骨痿。必益其精而髓自充。經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味乃血肉厚味也。如鹿茸等類。兼地黃人參枸杞之屬。俱能補精。若不明至損之義。必待真陰竭絕。虛火炎蒸。脈數心煩。不能起牀。及投之以養陰。必泄。進之以養陽。必燥。此皆不能會悟此篇之精義也。至第四節。另以至損之脈爲問者。別在五邪表裏之症。不混於本原之證也。第五節言不洪大。不沉細。不病之平脈也。第六節言寸脈洪大。尺脈沉細。表證裏證也。第七節言尺寸俱洪大。尺寸俱沉細。表熱裏熱之證也。而又舉洪大而滑者。必是傷熱。沉細而澀者。必是中濕熱也。第八節言尺寸沉細。必是裏熱而夜重。尺寸浮大。必是表熱而晝重。又言不大不小。雖因可治者。此有邪退之機。重必轉輕。而可治也。若愈浮大。愈沉細。此病進之機。而難治也。是卽第九節之沉細夜死。浮大晝死也。自四節至九節。專以至脈提綱。明表裏實邪之義也。第十節復叮嚀損脈不可失治。如一息二至之脈。雖其人能行。必當早治。苟因其能行而不治。必至着牀不起。其所以不起者。因血氣皆不足故也。第

十一節言一息一二至失治。必至一息一至而不可治。或有能行。亦不過行屍耳。未節明急證無脈之義。恐其混於損脈也。蓋言下部無尺脈。必因驟中有形之實邪。壅塞而可吐也。若上部無寸脈。或因偶中無形之虛邪。雖困無能爲害也。而復歸重於原氣。總結全章之義也。中峯云。閱此論悟古人之治本原。大異於今人。古人治可治之損脈。今人治不治之至脈。可慨也夫。

十五難曰。經言春脈弦。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是王脈耶。將病脈也。然弦鉤毛石者。四時之脈也。春脈弦者。肝。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夏脈鉤者。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脈之來。來疾去遲。故曰鉤。秋脈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經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故其脈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冬脈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極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之來。沉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脈也。

此章言四時之脈象。以起下文平脈病脈死脈之義。

如有變奈何。然春脈弦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氣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急而勁益強。如張弓弦曰死。春脈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春以胃氣爲本。

自此節以下。俱形容脈神。全在會悟自得。此卽脈法中千手眼。後人著

訣。盈千萬言。恐未能道破一二也。脈因氣行。氣來卽脈來也。下做此。夏脈鉤。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來而益數。如鷄舉足者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夏脈微鉤曰平。鉤多胃氣少曰病。但鉤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

秋脈毛。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鷄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秋脈微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氣曰死。秋以胃氣爲本。

冬脈石。反者爲病。何謂反。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脈來上大下兌。濡滑如雀之啄曰平。啄啄連續。其中微曲曰病。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曰死。冬脈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爲本。

以上四時之平脈。卽有胃氣之脈也。病脈卽少胃氣之脈也。死脈卽無胃氣之脈也。欲明脈神精義。當于平脈中參悟。

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

此言四時變病死生皆藉胃氣爲主。

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來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脾

衰之見也。

此總結上文四時之脈合五臟也。脾屬土而分旺於四季。則四時之平脈皆屬於脾。故不能另求脾土之平脈也。然脾之衰也。則有雀啄下漏之可見矣。

十六難曰。脈有三部九候。有陰陽。有輕重。有六十首。一脈變爲四時。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別之。然。是其病有內外證。

此越人謂去古軒岐既久。醫者各執己見。各立成法。將何以別其是非耶。脈有二部。至變爲四時。俱各立之成法也。謂不必別其孰是孰非。但以下文病之內外證。辨別脈之是非。則軒岐之旨。言言可據矣。卽此可見軒岐而下。中流砥柱之書。惟此爲最也。六十首古經名。

其病爲之奈何。然。假令得肝脈。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滿閉。淋洩便難。轉筋。有是者肝也。無是者非也。此診得肝之病脈也。肝臟清淨。故善潔。面青。肝之色也。善怒。肝之志也。肝屬木而左。故臍左有動氣。牢。堅韌也。肝病。肝氣不行。故四肢滿閉。淋洩。小便淋瀝而不快也。便難。大便難也。轉筋。筋急也。有肝之色。辨肝之證。是肝之脈也。下做此。

假令得心脈。其外證。面赤口乾喜笑。其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哕。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

此心色心病心脈也。心在上。故動氣在上。哕音噎。張註有聲無物。心中

熱故發哕則當於決切爲是。俟考正。

假令得脾脈。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其內證當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重節痛。怠惰嗜臥。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

此脾色脾脈脾病也。脾位居中。故動氣當臍。

假令得肺脈。其外證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其內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喘咳。洒淅寒熱。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

此肺色肺脈肺病也。右屬肺。故動氣在右。肺主皮毛。故寒熱。

假令得腎脈。其外證面黑。善恐。欠。其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氣。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足脛寒而逆。有是者腎也。無是者非也。

此腎色腎脈腎病也。腎在下。故動氣在下。欠者氣相引也。泄如下重者。大便時腰下沉而窘也。以上五條。言五臟脈色病之定體。證字病字。俱有內外之義。

十七難曰。經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連年月不已。其生死存亡。可切脈而知之耶。然可盡知也。

此言或有死。卽下文之相尅脈。不治自愈。卽十三難之相生脈。或連年月。卽五十五難積聚病之相應。故曰可盡知也。

診病若閉目不欲見人者。脈當得肝脈弦急而長。而反得肺脈浮瀼而短者死也。證虛脈實



此節論金尅木之脈。下四節兼參證實脈虛。脈實證虛之義。

病若開目而渴。心下牢者。脈當得緊實而數。而反得沉澹而微者死也。證實

虛脈 此肝心二經之病。應得緊實數之肝心脈。反得沉濡微之腎肺脈。則金

水來尅木火。故當死也。

病若吐血復嘔衄血者。脈當沉細。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證虛

肺主氣。血為氣配。凡吐衄必由於肺。必傷於氣。則脈當沉細為順。反得

浮大牢之火脈。則火來尅金。故死也。

病若謔言妄語。身當有熱。脈當洪大。而反手足厥冷。脈沉細而微者死也。

證實

證屬陽。應得洪大屬火之脈。順若反得沉細屬水之脈。則水來尅火。故死也。是即陽病見陰脈者死。其理同也。

病若大腹泄者。脈當微細而澹。反緊大而滑者死也。證虛

脾病則土虛。應得微細澹脈。微細澹。心肺之脈也。火生土。土生金。則吉。

反得緊大滑脈。緊大滑。肝腎之脈也。木尅土。水尅火。故死也。以上言尅

制則死。以起下章關格尅制之義。

十八難曰。脈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覆有益。有關有格。何謂也。然

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滅者法曰不及。遂上

魚為益。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一寸而沉

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全章之義。祇重關格二字。曰太過。曰不及。曰陰陽相乘。曰覆盜。俱是關格之註脚。故先論脈位之陰陽。寸爲陽。尺爲陰。次論脈體之陰陽。浮爲陽。沉爲陰。如寸部得浮大之脈。覆下而至尺部。卽爲陽太過。直浮至尺之盡頭處爲格。陽脈卽陽乘陰也。如尺部而得沉實之脈。盜上而至寸部。卽爲陰太過。直沉至寸之盡頭處爲關。陰脈卽陰乘陽也。減者。謂寸部而得沉脈爲陽不及。尺部而得浮脈爲陰不及。故法曰不及。又關者。陰太盛。陽氣不能交。故曰關陰。格者。陽太盛。陰氣不能通。故曰格陽。此純陰純陽。無和氣之鞭脈也。若一手得之。浮大名格。沉實名關。若兩手得之。則名關格。卽下文之眞臟脈。不病而死也。浮脈爲陽。浮過者。自寸而下。浮過關部一二分也。若浮而和。不得爲病脈。不和則爲陽盛。曰太過者。陽太過也。減者。關前九分當浮而反沉之謂也。曰不及者。陽不及也。若沉過關部而直至魚際。爲外關內格。此卽尺陰之脈。乘於寸陽之位也。沉脈爲陰。沉過者。自尺而上。沉過關部一二分也。若沉而和。不得爲病脈。不和則爲陰盛。曰太過者。陰太過也。減者。關後一寸當沈而反浮之謂也。曰不及。陰不及也。若浮過關部而眞至尺內。爲內關外格。此卽寸陽之脈。乘尺陰之位也。總之關格之義。不外陰陽相乘之爲害也。故曰覆盜。是其眞臟之脈。人不病而死也。

覆則內關外格。如水從上下流。盜則外關內格。如水由下盜上。此孤陰

獨陽。乃真臟之脈。無胃氣以和者也。人不病而死者。言不待久病而速死也。兩手脈俱極浮極大爲覆。兩手脈俱極沉極實爲溢。是卽關格並見。必死之脈也。覆卽格陽。溢卽關陰。此以尺寸之陰陽論也。若以兩手論之。又當分左右爲陰陽。則格陽在右。便是陽乘陰。關陰在左。便是陰乘陽。故兩手持之。方可謂關格脈也。

十九難曰。脈有逆順。男女有恒。而反者何謂也。然。男子生於寅。寅爲木陽也。女子生於申。申爲金陰也。故男脈在關上。女脈在關下。是以男子尺脈恒弱。女子尺脈恒盛。是其常也。反者男得女脈。女得男脈也。

此章言男女之脈。合陰陽之理。以別弱盛之常道。木數三也。故男子陽生於寅。金數四也。故女子陰生於申。男當陽旺者。旺於寸陽之位。故曰在關上。女當陰旺者。旺於尺陰之位。故曰在關下。若男寸弱。女寸盛。則病矣。義在下文。後人解男生於寅。女生於申。從胎元而論。皆因看板生字故也。

其爲病何如。然。男得女脈爲不足。病在內。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也。女得男脈爲太過。病在四肢。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此之謂也。

此言陰陽反常之脈。謂男得女脈爲不足者。寸脈弱。陽氣不足於內。故病在內也。左寸脈弱。病在左。右寸脈弱。病在右。若女得男脈爲太過者。寸脈盛。陽氣有餘於外。故病在四肢也。左寸脈盛。病在左。右寸脈盛。病

在右矣。此章論病。只論寸脈。不論尺脈者。何也。蓋人之有尺。猶樹之有根。欲其盛而不可得也。若男得女脈。指尺盛。豈可謂之不足乎。女得男脈。指尺弱。豈可謂之太過乎。舊註以男脈爲春夏。女脈爲秋冬。與本文毫無干涉矣。

二十難曰。經言脈有伏匿。伏匿於何臟而言伏匿耶。然謂陰陽更相乘更相伏也。脈居陰部而反陽脈。見者爲陽乘陰也。脈雖時沉澹而短。此爲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反陰脈。見者爲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

此章言陰陽相乘之中。又有相伏之義。如尺部而見浮滑長之脈。乃陽乘於陰也。於浮滑長脈之中。偶雜沉澹短之脈。此謂陽中伏陰也。寸部而見沉澹短之脈。乃陰乘陽也。於沉澹短脈之中。偶雜浮滑長之脈。此謂陰中伏陽也。此脈法之最細者。註中言其大綱。讀者當會悟而推廣之。

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

此承上文而言。若陽部而見陽脈宜也。設陰部亦見陽脈。則謂重陽。陰部而見陰脈宜也。設陽部亦見陰脈。則謂重陰。重陽則陰部失滋燥之權。陽邪飛越而狂矣。重陰則陽部失宣和之令。陰邪鬱結而癲矣。人生之陰陽偏勝。則病偏極而至於純陰純陽。並無伏匿之機。必至脫陽則見鬼。脫陰則目盲也。

二十一難曰。經言人形病脈不病。曰生。脈病形不病。曰死。何謂也。然人形病脈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謂息數不應脈數也。此大法也。

此章發明氣血先後受病之義。以起下章之意也。言形病脈不病者。非脈不病也。蓋病人之息數。不與其脈數相符也。假令邪入於氣。氣屬陽而應於表。則形先病而息先亂。脈必隨後應之。非脈不能病也。謂形先病而息數不應脈數也。假令邪入於血。血屬陰而隱於裏。則形後病而息後亂。然脈已病也。非形能不病。謂脈先病而脈數不應息數也。此卽氣血先後受病之大法也。曰生者。病在表腑也。曰死者。病在裏臟也。坊本云。醫者不能調息以應病者之脈數。真不經語也。

二十二難曰。經言脈有是動。有所生病。一脈輒變爲二病者何也。然經言是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氣。氣爲是動。邪在血。血爲所生病。

此章言血病必由於氣病。氣者血之帥也。脈者氣之充也。氣先病脈卽應之。故經言是動者氣也。血後病病可驗之。故曰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氣已見脈。邪在血又見於病。故有一脈輒變爲二病之問也。下文詳言所以氣先病。血後病之故。

氣主煦之。血主濡之。氣留而不行者。謂氣先病也。血滯而不濡者。謂血後病也。故先爲是動。後所生也。

煦。煦也。猶蒸也。濡。猶潤也。氣先留而不行。然後血滯而不濡。故氣先爲是動於脈。而血後所生於病也。

二十三難曰。手足三陰三陽脈之度數。可曉以不。然。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合三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合二丈一尺。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合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合三丈九尺。人兩手躡脈。從足至目。合一丈五尺。督任脈各長四尺五寸。合九尺。凡脈共長一十六丈二尺。此謂謂經脈長短之數也。

此章言脈起長短之數。卽一難之二百七十息。脈行一度。共長十六丈二尺。爲一周。一日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義同。

經脈十二。絡脈十五。何始何窮也。然。經絡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別絡十五。皆因其原。如環無端。轉相灌溉。朝於寸口。人迎。以處百病而決死生也。

此節卽一難之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其注始於肺而終於肝。一日夜一周之義也。其絡脈十五。不與十二經直行而注臟腑。乃各因十二經之原穴。傍行於十二經脈之外。流注於諸穴。循環不已。朝於寸口。人迎之脈。以處百病之吉凶也。手足二字俱貫下。如手太陰陽明。卽手太陰手陽明也。足陽明太陰。卽足陽明足太陰也。諸穴之所。詳六十六難。

經曰。明知終始陰陽定矣。何謂也。然。終始者。脈之紀也。寸口。人迎。陰陽之

氣通於朝使。喻朝使之臣往來無阻也。如環無端。故曰始也。終者三陰三陽之脈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故曰終也。

此一節承上決死生之義。而問脈之終始。以起下章脈絕之形。蓋常言終始者。不過謂脈之紀也。今言死生之終始者。謂左右人迎寸口脈陰陽之氣循環不已。人之生機皆始於此。故曰始也。三陰三陽之脈絕。人之生機皆終於此。故曰終也。但三陰三陽脈絕。形各不同。義在下章。

二十四難曰。手足三陰三陽氣已絕。何以爲候。可知其吉凶不然。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溫於骨髓。故骨髓不溫。即肉不著骨。骨肉不相親。即肉濡而卻。肉濡而卻。故齒長而枯。髮無潤澤。無潤澤者。骨先死。戊日篤。己日死。

此章言脈絕之義。足少陰屬北方腎。腎主冬氣當斂藏。故脈當著骨伏行。伏行者。如潛伏而行也。所以診腎脈。按之至骨。腎者水也。戊己土也。土剋水故死也。

足太陰氣絕。則脈不榮於口唇。口唇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不滑澤。肌肉不滑澤則肉滿。肉滿則唇反。唇反則肉先死。甲日篤。乙日死。

足太陰脾也。脾主肌肉。所以診脾脈。與肌肉相等。脾屬土。甲乙屬木。木剋土。故死也。

足厥陰氣絕。則筋縮引卵與舌卷。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故脈不榮則筋縮急。筋縮急。即引卵與舌。故舌卷卵

縮。此筋先死。庚日篤。辛日死。

足厥陰肝也。肝應乎筋。所以診肝脈與筋平。肝屬木。庚辛屬金。木受剋故死也。

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肺也。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氣不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則皮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日篤。丁日死。

手太陰肺也。肺主皮毛。所以診肺脈與皮毛相得。肺屬金。丙丁屬火。金受剋故死也。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色澤去。故面黑如黧。此血先死。壬日篤。癸日死。

少手陰心也。心在上而主血。所以診心脈與血脈相得。心屬火。壬癸屬水。火受剋。故死也。五行之中。必陽日篤。而陰日死。乃見人之生機係乎陽。而命門真陽之義。不可不明也。手厥陰即心主胞絡。與手少陰氣絕同。故不另載。

陰氣俱絕。則目眩轉目瞑。目瞑者爲失志。失志者則志先死。死則目瞑也。此二陰因厥陰同於心竅。故不言六陰而六陰在內矣。

前言五臟之氣絕。則以五行日干相剋之期應之。此言三陰絕。死不待日矣。目眩者。目眩亂而見不真也。轉者。瞳反也。目眩則無所見矣。志失而不知喜怒之類也。



六陽氣俱絕。則陰與陽相離。陰陽相離。則腠理泄。絕汗乃出。大如貫珠。轉出不流。卽氣先死。且占夕死。夕占旦死。

前言三陰絕。死不待日。此言六陽絕。死不待時。乃見陽重於陰。氣先死者。卽命門真陽之氣先死也。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臟六腑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爲表裏。俱有名而無形。故言經有十二也。胞絡配一臟。成十二經也。

此章言心主與三焦爲表裏。俱有名而無形。後人因無形二字。不參經義。持論紛紜。不特讖越人之錯謬。而並議叔和附會之非。三千年來。未有定論。余每思難經去古未遠。出諸家之最先。且字字必本內經。豈獨於胞絡三焦大闢鍵處。反創異言而惑世耶。不得不卽以內經合難經之義而明辨之。如內經之言五臟俱載形色。五腑亦載丈尺。所盛水穀亦載升斗。若胞絡三焦有形。何獨不明載其色。並尺寸升斗之數。乃見難經所言胞絡者。以包字取義也。言三焦者。以三字取義也。如靈素本輸篇曰。三焦者。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本藏篇曰。密理厚皮。三焦膀胱厚。決氣篇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榮衛生衛篇曰。榮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又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瀝。五癰津液別論曰。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靈樞邪客篇曰。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其

藏堅固。邪勿能容。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而死矣。故謂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胞絡。以上靈素諸條。俱形容三焦統包五臟六腑。胞絡獨包心之義。夫所謂中瀆之府。是孤之府。豈非因三焦能包乎外。而得此獨尊之稱乎。又謂密理厚皮。三焦厚若周身皮肉之內。非三焦所托。何能厚薄相應乎。又謂上焦宣穀味。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豈非三焦能包各臟腑。而各臟腑俱藉三焦之氣以宣化乎。又謂榮出中焦。衛出下焦。榮因穀味之精爲血。衛得穀味之氣爲氣。皆因於胃者也。然能使胃之變化者。豈非三焦統包乎外而運其氣乎。又謂如霧如漚如瀆。能上主開發之令。中主變化之權。下主水道之職。豈非三焦包各臟腑之外而盡爲其統持乎。又謂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則明指三焦托在皮膚肌肉裏面之一層也。又謂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心之胞絡。則明指胞絡是護於心外之一層也。後人看書執着。將謂三焦若無形。何以水道出。何以有厚薄。何以若霧露。何以如霧如漚如瀆。何以出氣溫肌肉。若胞絡無形。何以諸邪皆在心之胞絡。何獨不悟夫何以不載其色。何以不載其丈尺乎。殊不知胞絡者。絡於內而胞於外之一小囊也。既已名之曰胞絡。不必又以大小尺寸狀其形也。三焦者。托於外而護於內之一大囊也。不過三字極狀其護之徧。以焦字極狀其氣之周。既已名之曰三焦。亦不必又以大小丈尺狀其形也。而向之所疑者。從此可頓釋矣。且以似臟別臟之小囊。配似腑外腑之大囊。亦天造地設之

理。越人謂無形二字。一見於此。再見於三十四難。自必考之。至當。究之。至確。何後人僅得內經之皮毛。卽妄議前賢。多見其不知量也。

二十六難曰。經有十二。絡有十五。餘三絡者。是何等絡也。然有陽絡。有陰絡。有脾之大絡。陽絡者。陽蹻之絡也。陰絡者。陰蹻之絡也。故絡有十五焉。此章總論經絡以起下文之義。直行謂經。旁支曰絡。絡有十五。本文自明。

經有十二。絡有十五。凡二十七氣相隨上下。何獨不拘於經也。然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天雨降下。溝渠溢滿。當此之時。霧霈妄行。聖人不能復圖也。此絡脈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也。

此節誤列二十七難之後。文理何由貫通。今錄正。更覺絲絲入扣。上文言十五絡。此言十二經。不能拘十五絡。故以圖設溝渠喻十二經。聖人不能復圖。十二經之氣血滿溢。歸於經絡。而不能復令絡脈之氣血反于十二經也。

二十七難曰。脈有奇經入脈者。不拘於十二經。何謂也。然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入脈者。皆不拘於經。故曰奇經入脈也。

凡此入脈。不受十二經之拘制。與絡脈之義同。且十二經俱有臟腑配偶。獨此入脈無偶。故曰奇經。

比於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脈隆

盛入于八脈而不還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其受邪氣畜則腫熱。疔射之也。

此節誤列二十八難後。此言十二經亦不能拘入脈。故復以圖設溝渠喻十二經。深湖喻入脈。聖人不能拘通者。言十二經脈之氣血隆盛。入于八脈。而不能復令入脈之氣血。反於十二經也。故其受邪亦不能通於諸經。所以畜而爲腫熱也。疔射之。出其所畜之血也。

二十八難曰。其奇經入脈者。既不拘於十二經。皆何起何繼也。然督脈者。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于腦。

此承明入脈起止之義。下極。長強穴也。在脊骶骨端。風府穴在腦後髮上三寸。蓋督者。都也。能統諸陽脈行於背。爲陽脈之都綱也。

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至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絡舌。

臍下三寸關元穴。任者。妊也。能統諸陰脈行於腹。爲陰脈之妊養也。衝脈者。起於氣衝。並足陽明之經。俠臍上行。至胸中而散。

氣衝。一名氣街。穴在毛際兩旁。督任脈始於氣衝。一原而分三歧。督脈行於背。任脈行於腹。衝則直上。總領諸經之脈。故曰氣海。並於胃之經。俠臍而上行。

帶脈者。起於季脇。迴身一周。

季脇。章門穴也。在小肋。迴身一周。如束帶也。

陽蹻脈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

起自足跟。循足外踝。上行入風池穴。其穴在後頂髮際陷中。

陰蹻脈者。亦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

交貫衝脈者。與衝脈交接貫通也。

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盜畜不能環流灌溢諸經者也。故陽維起於諸陽會。陰維起於諸陰交也。

盜畜不能環流灌溢諸經。即上章入於八脈不還周之義。諸陽會在足

外踝骨下陷中。穴名金門。諸陰交。在足內踝上除踝三寸骨陷中。穴名

築賓。

二十九難曰。奇經之爲病何如。然陽維維於陽。陰維維於陰。陰陽不能自相維。則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

此章明入脈病情之義。陽維維於陽。謂陽維脈能維絡一身之陽脈。陰

維維於陰。謂陰維脈能維絡一身之陰脈。若病在二脈。則一身之陽脈

陰脈不能自相維。覺神思不快。如悵然失志。四肢溶溶懈怠。如不能收

持也。此言二脈合病。未節言二脈分病。

陰蹻爲病。陽緩而陰急。

陰蹻脈受邪。則陽蹻緩縱。陰蹻緊急也。陰蹻起跟中。循內踝上行。

陽蹻爲病。陰緩而陽急。

陽蹻脈受邪。則陰蹻脈緩縱。陽蹻脈緊急也。陽蹻起跟中。循外踝上行。

衝之爲病。逆氣而裏急。

衝脈起於氣衝穴。又名氣海。其受邪則氣必逆。病必裏急而作痛也。其所以受邪。亦因腎氣不足。而邪能干之也。

督之爲病。脊強而厥。

脊。督脈所過之處也。督脈受邪。病必脊痛而厥逆也。

任之爲病。其內苦結。男子七疝。女子瘕聚。

任脈起於中極小腹之下。故其受邪爲病。俱在腹內也。

帶之爲病。腹滿。腰溶溶若在水中。

帶脈起於季隘。迴身如束帶。故其受邪爲病。在腰腹。若在水中。句。解溶

溶二字之神理。

陽維爲病。苦寒熱。

陽維之脈。維絡於陽。陽爲衛而主表。故其受邪爲病。必苦寒熱也。

陰維爲病。苦心痛。

陰維之脈。維絡於陰。陰爲榮而主裏。榮屬血而主心也。其受邪爲病。必

苦心痛也。然亦有因寒。亦有因熱。

此奇經八脈之爲病也。

總結上文之意也。以上八脈之邪。大抵風寒濕乘虛集入而爲病者居

多。不可不察八脈。另列病因。經脈不能拘故也。

三十難曰。五臟俱等。而心肺獨在膈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爲榮。

氣爲衛。相隨上下。謂之榮衛。通行經絡。榮行脈中 衛行脈外。榮周於身。故令心肺在膈上也。

此謂心肺乃氣血之主。故居膈上。以別氣血爲榮衛。周於一身者也。下章詳言榮衛之源。

三十一難曰。榮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然。經言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乃傳於五臟六腑。五臟六腑皆受於氣。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周不息。五十而復大會。陰陽利貫。如環之無端。故知榮衛相隨也。

此言榮衛相隨不息之源。起於胃之穀氣。其清者爲榮。卽穀味之精。乃陽中之陰。化血爲榮。行於脈中。其濁者爲衛。卽穀味之氣。乃陰中之陽。化氣爲衛。行於脈外。榮衛相隨。周行臟腑之經脈。一日夜行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榮衛生會篇曰。榮出中焦。衛出下焦。

三十二難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然。三焦者。水穀之道。氣之所終始也。

此言三焦稟於胃之水穀。生於下文各屬之穴。終始不息也。

上焦者。在心下之膈。在胃上口。主納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下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旁。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納。以傳導也。其治在臍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腑在氣街。

此一節本文自明。膻中玉堂等穴。經穴篇詳載治屬也。

三十三難曰。肝青屬木。肺白屬金。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其意何也。然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又行陰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沉也。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故肺得水而浮也。

此章言陰陽互根。五行交合之理。凡人身不外乎陰陽。交則生。不交則病。離則死。越人特舉肝肺而言者。肝主血。而肺主氣。此又以氣血爲一身陰陽之主也。學者既透此章之義。則前後八十一難之經義。無不可以神會而貫也。卽據五行之理。無在非陰陽交合。如天干甲乙丙丁戊爲陽道。己庚辛壬癸爲陰道。此十干對分而爲交合之陰陽也。又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上一字屬陽。下一字屬陰。此五行各分而爲交合之陰陽也。又五音。附五行。如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各因十干之陰陽。而分太少。此五音附十干而爲交合之陰陽也。又人之五臟。屬陰五行。而其中之交合。又寓陽五行。此臟腑各有交合之陰陽也。明乎陰陽交合之義。然後可以暢達此章之理矣。如經云。肝非純木。乙角也。庚之柔。言肝乃乙角之陰木也。然又非純木。乙與庚合。故其中寓庚金。庚屬陽。而乙屬陰。故乙木乃庚金之柔也。大而言之。卽陰與陽。小而言之。如夫與婦也。又云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釋猶



開也。吸猶收也。乙木。二月之木也。陽氣未盛。故曰微陽。庚金。七月之金也。七月陰氣未盛。故曰微陰。開乙木之微陽。收庚金微陰之氣。則木不燥而樂矣。又云。金又行陰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沉也。言庚雖陽金。而其所居之位。在十干中之陰道。故肝亦隨陰道而沉。如婦之有夫也。又云。肺非純金。辛商也。丙之柔。言肺乃辛商之陰金也。然又非純金。丙與辛。合其中寓丙火。丙屬陽。而辛屬陰。故辛金乃丙火之柔也。大而言之。卽陰與陽。小而言之。如夫與婦也。又云。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言辛金八月之金也。八月陰氣尙微。故曰微陰。開辛金之微陰。婚而就火。如就婚於丙火也。辛金之陰。得丙火之陽。則不寒而樂矣。又云。火又行陽道多。肺故得水而浮也。言丙火所居之位。在十干中之陽道。故肺亦隨陽道而浮。亦如婦之隨夫也。舉肺肝二臟而推。則五臟六腑之陰陽交合。無不可以會悟矣。

肺熱而復沉。肝熱而復浮者。何也。故知辛當歸庚。乙當歸甲也。

此言陰陽之離也。熟猶純也。辛歸庚。則純金。丙與辛不合而離矣。甲歸乙。則純木。乙與庚不合而離矣。離則亢。亢則死矣。中峯云。此章歷來註釋不明。皆因點讀多訛。如張註點庚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馬註點其意樂金。其意樂火。使一篇精義。處處茫然。今則首明陰陽互根五行交合之理。便覺通篇一貫。不解自明。千古難明之義。一旦恍然。不亦快哉。三十四難曰。臟惟有五。腑獨有六者。何也。然所以腑有六者。謂三焦也。有

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腑也。故言腑有六焉。

此言二焦與諸腑不同。有原氣之別。所以能主持諸氣也。有名而無形。所以能統攝乎外。故曰外腑也。二十五難予註三焦乃護於諸臟腑之一大囊。與此章之義合之。可以恍然矣。奈後之人謂三焦有形。而云難經之非。蓋亦未會難經之全體。

三十五難曰。經言腑有五。臟有六者。何也。然六腑者。止有五腑也。五臟亦有六臟者。腎有兩臟也。其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臟有六也。

前章發明六腑。此章復發明六臟之義。謂前云六腑者。有外腑在內。今經言六臟者。謂腎有兩枚。其左爲腎。右爲命門。又曰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男子藏精。女子繫胞。其氣與腎通。乃見越人以命門之名。配於右腎。而命門之處。實指兩腎中間。不爾。何以言藏精繫胞。何以言氣與腎通。然又恐命門之名。混於手心主胞絡之臟。故有下文言三焦一腑。不屬於五臟者。是卽指明屬於胞絡之臟也。其氣與腎通。是指命門與右腎一氣相通。玩讀自見。

腑有五者。何也。然五臟各一腑。三焦亦是一腑。然不屬於五臟。故言腑有五焉。

此言三焦不屬於五臟者。乃屬於心胞絡也。舉三焦亦是一腑。以見不

配五臟。而配亦是一臟之心胞絡。最爲切當者也。二十五難三焦論中。余謂似腑外腑之大囊。配似臟另臟之小囊。與此節義同。

# 古本難經闡注卷下

周秦越人撰

後學丁 錦集注

紹興裘吉生參校

三十六難曰。藏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故知腎有兩也。

此章承上章復發明命門在於兩腎中間之義。所以又補出原氣之所繫也。蓋所謂原者。卽三焦之原。六十六難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故名曰原。觀此亦可以無疑矣。但後人不明此義。將謂三焦與胞絡爲表裏。出自內經。一陰一陽之定耦。初無命門。三焦表裏之說。惟靈樞根結及素問陰陽離合等篇。有太陽根于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此指太陽經穴終于睛明。睛明所夾之處。是腦心乃至命之處。故曰命門。此外並無命門之說。而右腎爲命門。實見于此。但難經皆出于內經。必有確據。誠如滑氏之註。七難云。篇首有經言二字。考之靈素並無。或越人時別有上古之本。是未可知也。惟是右腎爲命門。男子藏精。女子繫胞。則腎將藏何物。此又無怪乎其疑也。觀經脈篇。有左爲腎。右爲子戶。夫所謂子戶者。卽子宮也。卽俗名子腸也。子腸居直腸之前。膀胱之後。當關元氣海穴之間。男精女血。皆存乎此。曰丹田。曰氣海。實則一

子宮耳。子宮之下有一門。女子曰產門。男子曰泄精之道。男之施由此門而出。女之攝由此門而入。胎元既足。復由此而出。卽如四十四難七衝門者。皆指出入之處。乃見凡出入皆謂之門。而此係先天立命之本。焉得不謂之命門乎。是卽男子藏精。女子繫胞。皆有歸着。正合六十六難臍下腎間動氣之說。而千古之疑。可頓釋矣。至於十二經之陰陽表裏。固已天然配就。若以命門再配一經。是腎藏惟一。而經居其二。必無是理。且內經有督脈十。椎中是命門原。屬於腎之句。當以原字讀斷。則知命門在原。並知兩腎俱非藏精繫胞之所。其天一之真陰。藏於兩腎中間。命門之原。而氣通於左。坎中之真陽。藏於兩腎中間。命門之原。而氣通於右。故左腎爲水。右腎爲火。越人以命門之真陽。分配右尺臣火之位。理宜然也。予亦悉揣經義而評之。以俟將來之裁正焉。中峯云。論命門之原。十二經之根。呼吸之門。二焦之原。豈非指此命門乎。經云。氣獨行於五臟。不榮於六府者。何也。然氣之行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脈榮於五臟。陽脈榮於六府。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而不覆盜。人氣內溫於藏府。外濡於腠理。

此節言人身命門之氣。無不流通。但陰脈獨榮五臟。陽脈獨榮六府耳。陰脈者。三陰脈也。陽脈者。三陽脈也。循環無已。行於五臟六府。而不覆盜者。謂不傾而不滿也。又曰。人氣內溫於臟腑。外濡於腠理者。言人命門一陽之氣。內則溫養臟腑。外則濡潤腠理。無微不至。無處不周。而所

問之不榮於六府者。惟陰脈耳。非氣也。故下文詳言陰脈陽脈之病。覆盜二字。並非寸口脈之覆盜。舊註指十八難之覆盜脈大誤。

三十七難曰。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可曉以不然。五藏者。當上關於九竅也。故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香臭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三焦之氣通於喉。喉和則聲鳴矣。

此章承上而言陰脈榮於五藏之義。九竅者。目一。耳二。鼻二。口一。舌一。喉一也。

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結爲聚。

此亦承上章陽脈榮於六府之義。言六府屬陽。邪在陽則六府不和。不和則氣滯。而爲聚爲瀉矣。下文又以藏府並言之。以明其所以不和之故也。聚字屬通作滯字

邪在六府。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盛矣。邪在五藏。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脈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榮也。故曰關。向誤格字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榮也。故曰格。向誤關字陰陽俱盛。不得相榮也。故曰關格。關格不得盡其命而死矣。

陽邪中於六府。則陽脈不和。不和則氣壅而邪實。邪實則不和之脈轉而盛矣。陰邪中於五藏。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滯而邪實。邪實則不和之脈轉而盛矣。陰陽之脈俱盛。則必至於關格而死矣。此章卽

靈樞脈度篇所載。但靈樞云。五臟當內關於上七竅。此云當內關於九竅。靈樞鼻爲一竅而無喉。此則鼻爲二竅而添喉。要知越人補內經之缺。因三焦係統五臟六府之大府。喉係統出納之大竅。况得此則聲色臭味全矣。至於邪在六腑一節與內經無異。但其中關格二字與內經相反。今閱古本與內經相同。乃知錯簡。今錄正。故記之。關格之脈。從來議論最多。或云脈。或云病。使後學難憑。今錄素問及仲景之文。並存參考。蓋關陰格陽之脈。專論脈理陰陽。並非論病。如內經之帝問臟象如何。岐伯曰。心者生之本云云。凡十一臟取決於膽也。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已上爲格陽。張介賓指喉間動脈爲人迎。兩手之脈俱爲寸口。恐未合經旨。觀十一臟取決於膽。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句。知膽經正在左關。當以左人迎。右寸口。爲是人迎一盛。二盛。三盛。則三陽俱盛矣。然陽極必陰。四盛已上者。左人迎之陽位。勢必越於右寸口之陰位也。故曰格陽。卽十八難陽乘陰也。又曰。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已上爲關陰。夫寸口一盛。二盛。三盛。則三陰俱盛矣。然陰極必陽。四盛已上者。右寸口之陰位。勢必越於左人迎之陽位也。故曰關陰。卽十八難陰乘陽也。又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關格之脈。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人迎與寸口俱盛。卽兩手之脈俱盛四倍已上也。方可合稱關格之死脈也。若一手或格陽。或關陰。則未必列於死脈明矣。曰

盛者。卽仲景所謂浮而大也。此以左右脈主陰陽之論也。帝曰。脈反四時。陰陽不相應。奈何。岐伯曰。反四時者。有餘爲精。不足爲消。應太過不足爲精。應不足有餘爲消。陰陽不相應。病名爲關格。精者奪精也。消者形消也。四時以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言春夏陽當太過之時。得不足之陰脈。則精奪矣。秋冬陽當不足之時。得有餘之陽脈。則形消矣。此之謂陰陽不相應。病名爲關格。此又以四時之陰陽。合脈之有餘不足而論也。又仲景曰。寸口脈浮而大。浮爲虛。大爲實。虛指正虛。實指邪實。又曰。在尺曰關。在寸曰格。申明在尺沉至寸爲關。在寸浮至尺爲格。此又以尺寸脈主關陰格陽而論也。又曰。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此無非註明關陰之脈病在下。格陽之脈病在上。乃見關與格分而言之不過病耳。非死脈也。今難經以五臟爲陰。六腑爲陽。血爲陰。氣爲陽。尺爲陰。寸爲陽。沉爲陰。浮爲陽。陰陽之義。無所不包。關格之義。無微不顯。後人云。關格是病。又以霍亂症強名關格。不過偶見仲景有吐逆不得小便二語。不悟全文。隔靴搔癢。殊不知仲景以二病申明關陰格陽之義。未嘗以二症立關格之名也。

三十八難曰。五臟各有聲色臭味。皆可曉之。以不然。十變言。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聲言。其液汗。脾色黃。其臭香。其味甘。其聲歌。其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聲哭。其液涕。腎色黑。其臭腐。其味鹹。其聲呻。其液唾。是五臟聲色臭味也。



此以聲色臭味。起下章之意。本文義自明。

三十九難曰。經言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腎之候。而反聞聲。其意何也。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於巳。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腎者。北方水也。水生於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聲。故令耳聞聲。

此發明五行長生之義。比生尅之生不同。如金生於巳者。金長生在巳也。水生於申者。水長生在申也。此言神氣相應之理。以起下文七神舍藏之義。

五臟有七。神各有所藏耶。然臟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也。

其義本文自明。

四十難曰。五臟各有所腑。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何謂也。然經言心榮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故居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

後人議大小腸與心肺高下相殊。不應配兩寸。與此章之問詞同。而越人引經。早已晰其所。以遠之之理。言心主榮而肺主衛。皆有通行清陽之職。理當在上。大小腸皆有傳瀉獨陰之職。故在下。其相去雖遠。而臟腑陰陽之氣。無分遠近也。故下文復明小腸者心之府。大腸者肺之府。而又明臟腑同色之理。以足其義也。

又諸腑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然諸腑者。謂是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腑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腑也。膽者。清淨之腑也。胃者。水穀之腑也。膀胱者。精液之腑也。一腑猶無兩名。故知非也。小腸者。心之腑。大腸者。肺之腑。膽者。肝之腑。胃者。脾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者謂青腸。胃者謂黃腸。膀胱謂黑腸。下焦所治也。

後人議大小腸不潔之腑。不應配心肺清高之臟。與此節問詞同。而越人亦早已晰其義矣。謂諸腑皆陽是也。謂諸腑名清淨非也。故內經惟言膽者清淨之腑也。其四腑亦各有名。猶無兩名之可混。乃知清淨獨指膽。且四腑俱下焦所屬。各有受盛傳道之職。烏可以清淨名之哉。然腑臟之相配不因清濁。故復言小腸者心之腑云云。以明其一定不可移也。

四十一難曰。老人臥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者。何也。然經言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於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榮衛之道澹。故晝日不精。夜不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

榮衛者。卽氣血也。日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少壯氣血盛。故不失其常度。而夜得寐也。老人氣血衰。失其常度。故夜不寐也。

四十二難曰。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然人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故令面耐寒也。

諸陰脈者。手三陰足三陰也。諸陽脈者。手三陽足三陽也。餘義本文自明。以上二章。遙結此卷首篇之手三陽。從手至頭。足三陽。從足至頭。及頸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之義也。可見古本之分卷。前後俱有呼應之妙。

四十三難曰。肝獨有兩葉以應。何也。然肝者。東方木也。木者。春也。萬物之始生。其尚幼小。意無所親。去太陰尚近。離太陽不遠。猶有兩心。故令有兩葉。亦應木葉也。

此發明五臟合五行之情。而舉肝木爲言也。肝位在太陰脾土之左。故曰尚近。在太陽膀胱水之上。故曰不遠。木非土不值。非水不生。其與水土天然有依此戀彼之情。故云猶有兩心。兩葉者。肝本兩大葉也。

四十四難曰。七衝門何在。然。唇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腸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故曰。七衝門也。

此章言人一身之內。凡出凡入共七處。皆爲要衝。故曰衝門。

四十五難曰。經言八會者。何也。然。腑會太倉。臟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膈俞。骨會大椎。脈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也。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穴也。

此章言人身臟腑筋骨血氣脈髓。八者俱有交會之穴。故曰八會。太倉。任脈穴中脘也。六腑取稟於胃。故曰腑會。季脇。足厥陰章門穴脾募也。五臟取稟於脾。故曰臟會。陽陵泉。足少陽穴。筋結於此。肝主筋。膽爲之

合。故曰筋會。絕骨足少陽懸鍾穴。諸髓皆屬於骨。故曰髓會。隔俞。足太陽穴。穀氣由膈達於上焦。化精微爲血之處。故曰血會。大椎。督脈穴。肩脊之骨會於此。故曰骨會。太淵。手太陰穴。平旦脈會於此。故曰寸口。脈之大會也。而三焦者。任脈膻中穴。此三焦宗氣所居。爲上氣海。故曰氣會。其外有一筋直兩乳內者。是另一筋直入兩乳也。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血針治之。此卽期門穴也。仲景治少陽熱入血室刺期門。本於此。

四十六難曰。狂癲之病。何以別之。然。狂之始發。少臥而不飢。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貴倨也。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是也。癲病始發。意不樂。直視僵仆。其脈三部陰陽俱盛是也。

此與二十難同義。然二十難但言脈。此則並言病狀。欲人知所治也。謂狂之始發。少臥而不飢者。是六腑陽邪實於胃。胃實而不和。則少臥而不飢矣。陽性動而揚。故自居高賢。辨智貴倨也。陽火熾甚而衝於心。故妄笑歌妄行不休也。治當瀉陽明之火而調其氣。癲病始發。意不樂者。是七情之陰邪結於心。陰性靜而鬱。故意不樂矣。鬱火內燔而不得泄。故直視而僵仆也。治當瀉少陰之火而調其血。其脈三部陰陽俱盛者。謂狂則兩手寸關尺陽脈俱盛。病屬腑也。癲則兩手寸關尺陰脈俱盛。病屬臟也。陽脈者。浮滑長也。陰脈者。沉澹短也。盛者俱帶數實之意也。四十七難曰。頭心之病。有厥痛。有真痛。何謂也。然。手三陽之脈。受風寒伏

留而不去者。則名厥頭。痛入連在腦者。名真頭痛。其五臟氣相干。名厥心痛。其痛甚但在心。手足青者。即名真心痛。其真心痛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此章之義。明明說臆病重於腑病。臆氣相干。重於風寒伏留。故心痛言立死。頭痛不言立死也。如風寒伏留六腑。則三陽之真氣逆。故邪得直上而頭痛。腦為髓海。諸邪難犯。必大損精髓者。邪能犯之。犯之難治。如五臟氣相干於心。則陰氣逆上而痛甚。然心為君主。諸邪難犯。必七情大傷其真氣者。邪能犯之。犯之但在心。痛而立死。手足青者。肝之色也。是心之母氣絕而現真臆色也。五邪之病發。惟狂癲頭心痛特異。故先揭而出之。以起下章諸邪之發病也。後人言頭痛不言死。總結在後者非也。

四十八難曰。一脈十變者。何謂也。然。五邪剛柔相逢之意也。假令心脈急

甚者。肝邪干心也。肝乘心脈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膽乘心脈大甚者。心邪

自干心也。邪干本臟心脈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邪干本腑心脈緩甚者。脾邪干

心也。脾乘心脈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胃乘心脈瀦甚者。肺邪干心也。肺乘心

脈微瀦者。大腸邪干小腸也。大腸乘心脈沉甚者。腎邪干心也。腎乘心脈微沉

者。膀胱邪干小腸也。膀胱乘五臟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脈輒變為十也。

五邪者。五臟自病之邪也。相逢者。互相乘也。臟乘臟。則甚剛也。腑乘腑。

則微柔也。一脈舉一心脈也。十變者。五臟五變。五腑五變。合而為十也。

舉心臟而推。則五臟五腑共五十變可知矣。下章詳言五邪之病。

四十九難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何以別之。然言憂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飲食勞倦。則傷脾。久坐濕地。強力入房。則傷腎。是正經自病也。

此言內傷七情。大異於外感五邪之病。故首揭之。以明治法之不得混也。

何謂五邪。然有中風。有傷暑。有飲食勞倦。有傷寒。有中濕。此之謂五邪。

此言外感五邪之病也。然五者之病。亦因前節正經自病之傷。故邪得湊之而舉發也。五邪者。木火土金水之邪也。肝屬木。木生風而中風。心屬火。火旺夏而傷暑。脾胃屬土。勞倦傷脾。飲食傷胃。肺屬金。肺主皮毛而傷寒。腎屬水。水就下而中濕。下文卽發明肝中風。心傷暑。脾傷飲食勞倦。肺傷寒。腎中濕之病。

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風得之。然其色當赤。何以言之。肝主色。自入爲青。入心爲赤。入脾爲黃。入肺爲白。入腎爲黑。肝爲心邪。故知當赤色也。其病身熱。心。脇下滿痛。肝。其脈浮大。心。而弦。肝。

假令心病者。舉心臟爲例。此言心病因肝邪而入。肝主色。故專以色推其病與脈。皆兼心肝二經而言也。肝邪入肝。謂之自入。

何以知傷暑得之。然當惡臭。何以言之。心主臭。自入爲焦臭。入脾爲香臭。入肝爲臊臭。入腎爲腐臭。入肺爲腥臭。故知心病傷暑得之。當惡臭也。其病身熱而煩心痛。其脈浮大而散。

首句亦當有假令心病四字。去之者。省文也。下做此。此言暑邪入心。謂之自入。心主臭。故專以臭推其病與脈。俱在心經而言也。

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然當喜苦味也。虛爲不欲食。實爲欲食。何以言之。脾主味。入肝爲酸。入心爲苦。入肺爲辛。入腎爲鹹。自入爲甘。故知脾邪入心。當喜苦味也。其病身熱。而體重嗜臥。四肢不收。其脈浮大。而緩。

此言心病因脾邪而入。脾主味。故專以味推其病與脈。皆兼心脾二經也。脾邪入脾。謂之自入。此條有勞倦傷脾。故有虛不欲食之分。

何以知傷寒得之。然當譫言妄語。何以言之。肺主聲。入肝爲呼。入心爲言。入脾爲歌。入腎爲呻。自入爲哭。故知肺邪入心。爲譫言妄語也。其病身熱。洒洒惡寒。甚則喘咳。其脈浮大。而瀼。

此言心病因肺邪而入。肺主聲。故專以聲推其病與脈。皆兼肺心二經也。肺邪入肺。謂之自入。此傷寒非仲景傷寒此論安非陽明譫妄玩辭自見

何以知中濕得之。然當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腎主液。入肝爲泣。入心爲汗。入脾爲涎。入肺爲涕。自入爲唾。故如腎邪入心。爲汗不可止也。其病身熱。小腹脹。足脛寒而逆。其脈沉濡。而大。

此言心病因腎邪而入。腎主液。故專以液推其病與脈。皆兼心腎二經也。腎邪入腎。謂之自入。

此五邪之法也。

法者。舉一爲例之法也。五邪者。木火土金水之邪。欲審五邪之證。必合

肝色。心臭。脾味。肺聲。腎液。以此心臟互推。則五臟各五五二十五證了。然明白。而五臟二十五證不另載而可知也。至於虛實表裏種種之病。莫不可推。此真一語而能該千百言之文也。

五十難曰。病有虛邪。有實邪。有賊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別之。然。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自病爲正邪。

此章詳言五邪生尅之義。病有虛邪者。如心臟屬火。其病邪從肝木傳來。木生火。則木位居火之後。故曰從後來。病有實邪者。如心臟屬火。其病邪從脾土傳來。火生土。則土位居火之前。故曰從前來。病有賊邪者。如心臟屬火。其病邪從腎水傳來。水尅火。心受尅而不能勝。故曰從所不勝來。病有微邪者。如心臟屬火。其病邪從肺金傳來。火尅金。金受尅而火能勝。故曰從所勝來。正邪者。如心臟止有本經之病也。此以五邪互傳之理。起下文舉一心病而推也。

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爲虛邪。火生傷暑得之爲正邪。火傳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火生傷寒得之爲微邪。火尅中濕得之爲賊邪。水尅

此足上文病傳五臟之生尅。以起下章五臟傳變之生尅也。

五十一難曰。經言七傳者死。聞臟者生。何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聞臟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一臟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聞臟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病傳脾。脾傳



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故言生也。

此言五臟傳變生尅之義。傳其所勝者。謂傳於所受尅之臟。如心病傳肺。是火尅金。肺又傳肝。是金尅木。肝又傳脾。是木尅土。脾又傳腎。是土尅水。腎復傳心。是水尅火。心又欲傳肺。是七傳矣。然肺臟不能再傷。故曰七傳者死也。閒臟者。閒一臟而傳。如心病傳脾而閒腎。是火生土。脾病傳肺而閒肝。是土生金。肺病傳腎而閒心。是金生水。腎病傳肝而閒脾。是水生木。肝病傳心而閒肺。是木生火。心又復傳於脾而病自己。此謂子母相傳而生也。下文又明六腑同法之義。七傳者。心肺肝脾腎也。閒臟者。心脾肺腎肝也。此與傷寒三陽三陰傳經不同。當知此義。

五十二難曰。臟病難治。腑病易治。何謂也。然臟病所以難治者。傳其所勝也。腑病易治者。傳其子也。與七傳閒臟同法也。

此復明七傳閒臟同法。謂臟所以難治者。傳其所勝也。若傳其子。亦易治也。腑所以易治者。傳其子也。若傳其所勝。亦難治也。故曰與七傳閒臟同法也。云難治。非不治也。故有下章之法。張註云。臟病深難治。腑病淺易治。如此講。則七傳閒臟同法。竟成落空語矣。

五十三難曰。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何謂也。然所以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肝當傳之於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也。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此總結上章七傳閒臟之治也。凡一切類傷寒時證誤治而死者。皆因

未明七傳閒臟之義。傷哉。此從四十八難起。俱發明五邪之精義。如四十八難言五邪剛柔相逢。臟乘臟。腑乘腑。十變之理者。示人類推五十變之義也。而又於四十九難言五邪之傷者。卽五臟之受傷。是本原病之所由來也。而又因五臟本來之傷。發明中風傷暑飲食勞倦傷寒中濕五條之病。又以聲色臭味液合其脈證之理。推出臟有二十五證。雖不言腑而腑在其中。以足五十變之義。然必因五臟之所傷在前。所以五邪乘虛而集。此卽經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者。是也。若人先有憂愁思慮傷於心者。則邪必乘心矣。如中風。乃肝邪乘心也。以色推之。當赤。以病推之。當身熱而脇下滿痛。以脈推之。當浮大而弦。如傷暑。乃心邪自入心也。以臭推之。當焦臭。以病推之。當身熱而心煩痛。以脈推之。當浮大而散。如傷飲食勞倦。乃脾邪乘心也。以味推之。當惡甘喜苦。以病推之。當身熱體重而嗜臥。以脈推之。當浮大而緩。如傷寒。乃肺邪乘心也。以聲推之。當謔言妄語。以病推之。當身熱而惡寒喘咳。以脈推之。當浮大而濇。如中濕。乃腎邪乘心也。以液推之。當多汗。以病推之。當身熱而小腹痛。足脛寒逆。以脈推之。沉濡而大。若先有形寒飲冷傷於肺者。則邪必乘肺矣。如中風。肝邪乘肺也。以色推之。當白。以病推之。當喘咳。洒淅惡寒而脇痛。以脈推之。當濇而浮大。如傷暑。心邪乘肺也。以臭推之。當腥臭。以病推之。當咳喘寒熱而心煩。以脈推之。當浮濇而大。如傷飲食勞倦。脾邪乘肺也。以味推之。當辛。以病推之。當洒淅寒熱體重。

嗜臥以脈推之當澹而緩。如傷寒肺邪自入肺也。以聲推之當哭。以病推之當喘咳而惡寒。以脈推之當浮而澹。如中濕。腎邪乘肺也。以液推之當涕。以病推之當寒熱。小腹痛。喘咳。而足脛寒。以脈推之當澹而沉。若先有恚怒氣逆傷于肝者。則邪必乘肝矣。如中風。肝邪自入肝也。以色推之當青。以病推之當往來寒熱。脇下滿痛。以脈推之當弦急而浮。如傷暑。心邪入肝也。以臭推之當臊臭。以病推之當脇下痛而心煩身熱。以脈推之當弦細而散。如傷飲食勞倦。脾邪乘肝也。以味推之當酸。以病推之當脇痛。體重。四肢不收。以脈推之當弦而緩。如傷寒。肺邪乘肝也。以聲推之當呼。以病推之當脇痛。寒熱而喘咳。以脈推之當澹而弦。如中濕。腎邪乘肝也。以液推之當泣。以病推之當脇滿痛而足脛寒。逆。以脈推之當弦濡而沉。若先有飲食勞倦。傷於脾者。則邪必乘脾矣。如中風。肝邪乘脾也。以色推之當黃。以病推之當體重而脇下痛。以脈推之當緩而弦。如傷暑。心邪乘脾也。以臭推之當香臭。以病推之當體重不收。煩熱心痛。以脈推之當緩而大。如傷飲食勞倦。脾邪自入脾也。以味推之當甘。以病推之當體重嗜臥。四肢不收。以脈推之當緩而滑。如傷寒。肺邪乘脾也。以聲推之當歌。以病推之當體重而洒淅寒熱。以脈推之當緩而澹。如中濕。腎邪乘脾也。以液推之當吐涎。以病推之當體重而足脛寒逆。以脈推之當緩而沉濡。若先有久坐濕地。強力入房。傷於腎者。則邪必乘腎矣。如中風。肝邪乘腎也。以色推之當黑。以病推

之當小腹痛。足脛寒。脇下滿痛。以脈推之當沉而弦。如傷暑。心邪乘腎也。以臍推之當腐。以病推之當小腹痛。足脛寒而身熱。以脈推之當沉而大。如傷飲食勞倦。脾邪乘腎也。以味推之當鹹。以病推之當足脛寒。小腹痛而體重。以脈推之當沉而緩。如傷寒。肺邪乘腎也。以聲推之當呻。以病推之當小腹痛。足脛寒而喘咳。以脈推之當沉而澀。如中濕。腎邪自入腎也。以液推之當唾多。以病推之當小腹痛。足脛寒而逆。以脈推之當沉而遲。此卽五臟類推二十五證之法也。而五腑之二十五證。當以首章之言脈微脈甚推之可也。至五十難復言虛實賊微正五邪者。欲審其邪之所來。知其或生或尅。可以辨七傳間臟之理。而猶恐後人遺其腑。故又以五十二難之腑病與臟病同法明之。以足首章臟腑十變之意也。至五十三難總結前五章五邪之精義。而又貫通已病未病用法施治之周。蓋五邪之病。皆發於本原之虛。故其傳變莫測。必察其邪之所由來。而審其七傳間臟之病。如間臟之傳其所生易愈而易治也。七傳之傳其所勝難愈而難治也。然治之之法。在兼顧其將傳之臟。使其不至於七傳而死。此大異於傷寒傳經之法。故另列而不混也。乃見越人立法濟世。至深切矣。凡入之心腎二臟最易受傷。而夏冬二氣又最易感病。余特表而出之。以俟後之賢者。採擇而裁政焉。如憂愁思慮傷於心者。富貴貪賤皆不能免。傷則心火常動。火動必尅於肺金。心不受外感之邪則已。若一受外感之邪。必傳其所勝之肺矣。肺又傳

於所勝之肝。肝又傳於所勝之脾。脾又傳於所勝之腎。腎又傳於所勝之心。心又傳於所勝之肺。故云七傳。然肺不能兩次受傷。故死。此卽一臟不再傷之義也。若其人平日素傷於心者。適犯暑邪。必乘虛而入於心。心受邪而病勢必乘虛而入於肺。醫能識此。卽於清暑之中。兼保其肺。如東垣之清暑益氣湯。雖治已病之心。而實兼治未病之肺也。孫真人之生脈散。是預防其邪。而專治未病之劑也。至若暑邪太甚。類於傷寒者。人參敗毒散。亦驅邪保正之劑最宜者也。若專任苦寒。以爲清暑。此卽中工之治已病耳。如久坐濕地。強力入房而傷腎者。理更深微。蓋腎有兩臟。一水一火。其傷有別。如久坐濕地而受病者。常人有之。富貴者少。然其所傷在右腎居多。何也。濕就下而傷右腎之火。右腎之火。乃水中之火也。卽坎中之眞陽也。伏而不發。受邪則發矣。發則便爲邪火。邪火能撼動心君之火。而心亦受傷矣。故其人平日素傷於濕者。適犯暑邪。必乘虛而入於右腎。右腎受邪。而病勢必乘虛而傳於心。其見證也。必現假熱之象。或格陽而面赤者有之。煩躁而舌黑者有之。神昏而目定者有之。醫能識此。卽於驅邪之中。兼扶其陽。如仲景麻黃附子細辛湯。附子理中湯。雖治已病之右腎。而實兼扶未病之心陽也。金匱八味丸。是預防其邪。而專治未病之劑也。如強力入房而受病者。常人鮮有之。然其所傷在左腎居多。何也。精氣泄而傷於左腎之水。左腎眞陰之臟也。精竭則陰虧。陰虧則血虧。心爲離而離中之眞陰血也。故陰虧

而血必枯。傷肺則心亦受傷矣。若其人平日素傷於左腎者。適犯寒邪。必乘其虛而入於左腎。左腎受邪。而病勢必乘虛而傳於心。其見證也。必現假寒之象。或格陰而面黑者有之。外寒而內燥者有之。四逆而目赤者有之。醫能識此。卽於驅邪之中。兼救其離中之陰。如仲景之通脈四逆湯。犀角地黃湯。人參白虎黃連阿膠湯之類。雖治已病之左腎。而實兼治未病之心也。六味地黃湯丸。龜鹿人參等膠。是預防其邪。卽所謂損其腎者益其精。亦專治未病之劑也。當此真假疑似之際。若非細心求脈。投藥一誤。害如反掌。故云憑脈而不憑證。可也。又如飲食勞倦傷脾者。飲食之傷。傷於胃而爲實。勞倦之傷。傷於脾而爲虛。治實當兼顧膀胱。治虛當兼顧右腎。恚怒氣逆傷肝者。治當兼顧其脾。形寒飲冷傷肺者。治當兼顧其肝。以此研求類推。細心體會。庶不負越人之深意也。至於閒臟而傳其子者。蓋因所傷未甚。因其未甚。故平日未尅其所勝之臟腑。其受邪而病。亦不傳其所勝之臟腑。而傳其所生之臟腑也。余故曰。若腑病傳其所勝。亦如臟病之難治也。於斯益明矣。

五十四難曰。腑臟發病。根本等不。然。不等也。其不等奈何。然。臟病者。止而不移。其病不離其處。腑病者。彷彿賁響。上下行流。居處無常。故以此知臟腑根本不同也。

此問臟腑發病根本等否者。乃言發積聚之源。以起下章之意也。根本者。積有根本也。不等者。聚無根本也。止而不移。不離其處者。言積有根

本。故不離而不移也。彷彿賁響。上下流行者。言聚無根本。故賁響而行流也。

五十五難曰。病有積有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故陰沈而伏。陽浮而動。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故積者。五臟所生。聚者。六腑所成。積者。陰氣也。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謂之積。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謂之聚。故以是別知積聚也。

此章言聚積之源。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此發明積有常處也。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此發明聚無根本也。經謂氣之所積曰積。氣之所聚曰聚。愚又補其意曰。兼乎血而陰氣凝積爲積。純乎氣而陽氣結聚爲聚。

人病有沉滯久積聚。可切脈而知之耶。然診病在右脇有積氣。得肺脈結脈。結甚則積甚。結微則積微。診不得肺脈。而右脇有積氣者。何也。然肺脈雖不見。右手脈沉伏。其外痼疾同法耶。將異也。然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也。伏者。脈行筋下也。浮者。脈在肉上行也。左右表裏。法皆如此。假令脈結伏者。內無積聚。脈浮結者。外無痼疾。有積聚。脈不結伏。有痼疾。脈不浮結。爲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爲死病也。

此承上文言積聚之脈。如右脇有積聚。應當右寸肺部得結脈。結之微甚。可以推積之微甚也。肺脈雖不見者。言肺部之結脈雖不見。然肺部

必見沉伏之脈也。若外有痼疾脈必浮結。內有積聚脈必伏結。至論積疾。五臟俱有。則肝心脾腎之脈亦此法推之。故曰左右表裏法皆如此。至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此臟敗而氣不應也。所以必死。痼疾者如癭瘰瘡瘰皆是也。

五十六難曰。五臟之積各有名乎。以何月何日得之。然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咳逆瘕瘕。連歲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傳肝。肝當傳脾。脾季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肝復欲還肺。肺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肥氣以季夏戊己日得之。

此章言五臟積之所起。亦由五邪相傳而成也。積有常處。故有定名。聚無常處。故無名可定也。此言肺病傳肝。肝當傳脾。脾土適王於季夏之土令。故力能拒而不受。則邪當復返於肺。但脾土得令而旺。肺金亦得土之生氣而亦能拒邪。故曰不肯受也。邪因無道可行。故仍結於肝而就積矣。越人形容成積之理。可謂曲盡。乃見虛處受邪。旺處不容。今人治積以攻爲務。大失經旨。良可歎也。

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煩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秋適王。王者不受邪。心復欲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

肺金得秋金之王令。而能拒邪。腎水亦得秋金之生氣。而亦能拒也。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黃疸。飲食



不爲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王。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得之。

腎水旺於冬。水之令。而能拒邪。肝木亦得水之生氣。而亦能拒也。

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熱喘咳。發肺壅。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肺當傳肝。肝以春適王。王者

不受邪。肺復欲還心。心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

肝木旺於春。木之令。而能拒邪。心火亦得木之生氣。而亦能拒也。

腎之積名曰賁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

以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脾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賁豚以夏丙丁日得之。

心火旺於夏。火之令。而能拒邪。脾土亦得火之生氣。而亦能拒也。

此是五積之要法也。

此總結上文推其積之所自。而可以會悟治之之法矣。其法維何。經曰。治病必求於本也。不列六腑之聚。無定名故也。

五十七難曰。泄凡有幾。皆有名不。然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

五泄名雖不同。然必由胃及脾。叔和云。濕多成五泄。此之謂也。五泄

俱後重。故以名曰後重。該之。下文各具其病狀也。

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

胃受邪。則不能運化。飲食黃者。胃土之色。邪乃或濕或寒之邪也。

脾泄者。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逆。

凡六腑稟氣於胃。五臟稟氣於脾。脾胃受邪。則諸氣滯而不化。故脹滿。驟注也。氣不化必逆。故食即嘔吐也。

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

肺與大腸爲表裏。因邪從脾來。脾氣不化。則肺與大腸之氣亦不化。飲食入腹。迫氣下行。故窘迫也。氣不化。則攻衝。故鳴而痛也。白者。肺色也。小腸泄者。澁而便濃血。少腹痛。

小腸者。泌別清濁之職。因氣不化。則清濁不分。欲澁小便而大便必同。至。覺小腹窘痛而下濃血也。

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圜而不能便。莖中痛。

瘕。假也。圜。廁也。莖。小便也。此邪傳於腎。腎乃開竅心二陰。腎氣不化。二便失常。大便欲便而不得便。似乎假便之狀。故曰瘕。因裏急則數至圜。因後重則不能便。前陰不利。則必莖中痛也。

此五泄之要法也。

此總結上文。言當審其在腑在臟。淺深久暴。推源而治。故曰要法也。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不。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

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

傷寒有五者。指五病俱統於傷寒一門。而分其所苦之不同也。風爲陽邪。寒爲陰邪。故先列中風。次列傷寒。寒者。皆冬月之正病也。濕溫發於濕土之令居多。熱病發於盛夏。溫病卽仲景傷寒經中春溫病也。乃見前之五邪。從本原來。非比之傷寒熱病。故各立其法也。註家以疫症指此溫病非也。

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澹。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澹。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

此發明上文五病之脈。上四病之脈。本文自明。此獨論溫病之脈。行在諸經者。經言溫脈必行於諸陽。然不知在諸陽何經以動。動者。脈盛也。諸陽。三陽也。各隨其經取之者。刺之也。如仲景云。太陽病至七日以上。若欲再作經者。針足陽明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卽此義也。

傷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卽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陽虛者。邪實於表。而表之陽氣虛也。陰虛者。邪實於裏。而表之陰氣虛也。此卽邪實正虛也。在表汗。在裏下。此定法也。

寒熱之病。候之如何也。然。皮寒熱者。皮不可近席。毛髮焦。鼻槁。不得汗。肌

寒熱者。皮膚痛。唇舌齒痛。無汗。骨發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本痛。

傷寒一門。最爲關係。故首節先定其名。示後人不得紊亂。次節明風濕寒熱溫五證之脈。三節言傷寒表裏自有一定汗下之法。不可誤行。此節明當汗當下之義。寒熱病者。卽傷寒中風之總名也。皮寒熱者。卽仲景所謂太陽之表。風用桂枝湯。寒用麻黃湯。汗之而愈。肌寒熱者。卽仲景所謂邪在半表半裏。用小柴胡湯。和解而愈。骨發寒熱者。裏發寒熱也。卽仲景謂正陽陽明裏症。用承氣湯。下之而愈也。乃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中峯云。苟非明達仲景者。未能明達此義。

五十九難曰。人腸胃長短。受水穀多少。各幾何。然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當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

肝重二飭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

肝本兩大葉。左三右四者。小葉也。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脾重二觔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觔。主裹血。溫五臟。主藏意。

肺重三觔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

腎有兩枚。重一觔二兩。主藏志。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

胃重二斤十四兩。其長廣容水穀之數  
與首節同故不錄

小腸重二觔十四兩。左迴疊積十六曲。其廣長容水穀之數  
與首節同故不錄

大腸重三觔十二兩。當臍右迴疊積十六曲。其長廣容水穀之數  
與首節同故不錄

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

口廣二寸半。唇至齒長九分。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

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

咽門重十二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

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

肛門重十一兩。其長廣容水穀之數  
與首節同故不錄

此章備細發明臟腑之形者。是發明內照之法也。其所以知之者。聖人之全知全能也。內經雖有岐伯曰可剖而視之之句。此不過釋疑問之意耳。

六十難曰。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存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至。圓一行二升半。日行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水

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卽死矣。

此與前章統結三卷始終之義。凡人所以生者水穀也。能承運水穀者胃也。自首卷至此。俱發明脈證無不以胃氣故重。爲曰四時之脈。胃氣爲本。百病死生胃脈爲本。前章首舉胃而遽及肛門。此章復舉胃存水穀而及於水穀津液盡而死。余謂越人之著難經。眞首尾相應。一氣貫通。學者讀是經而不悟全文。究不能得其心傳也。

六十一難曰。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何謂也。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問而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切脈而知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其病在何臟腑也。

此章發明望聞問切四者之要。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五音者。邪入肺爲哭。入肝爲呼。入心爲言。入脾爲歌。入腎爲呻也。五味者。酸甘苦辛鹹也。所起者。察其所欲五味中之何味。而知病起何腑何臟也。所在者。知其病起何腑何臟。而又現傳何腑何臟也。三者俱知。然後診其寸口。再視其虛實。則在腑在臟之病無不明矣。

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內知之曰神。此之謂也。

此章統包三卷全文之意而結也。外者。望其色。聞其聲。病未見而知之也。內者。問其所欲五味。切其脈。而察其所病。知其虛實也。越人望後世醫者。必臻此境。方合軒岐之道。否則未免爲粗工而已矣。

六十二難曰。臟井榮有五。腑獨有六者。何謂也。然。腑者陽也。三焦行於諸陽。故置一膻名曰原。所以腑有六者。亦與三焦共一氣也。

井榮膻經合。此五者配五臟。井榮膻原經合。此六者配六腑。六腑多一原。所以臟五而腑六也。所出爲井。所溜爲榮。所注爲膻。所行爲經。所入爲合。所過爲原也。

六十二難曰。十變言五臟六腑榮合。皆以井爲始者。何謂也。然。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諸蛟行。喘息。蛸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生。故歲數始於春。月數始於甲。故以井爲始也。

人身之穴。以井爲始。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如歲始於春者。東方木也。月始於甲者。亦應東方木也。諸蛟蛸蠕。皆入蟄之諸小蟲也。得春風。則能行。能喘息。能飛。能動矣。十變。古經名也。

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木。陽井金。陰榮火。陽榮水。陰膻土。陽膻木。陰經金。陽經火。陰合水。陽合土。陰陽皆不同。其意何也。然是剛柔之事也。陰井乙木。陽井庚金。陽井庚。庚者。乙之剛也。陰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爲木。故言陰井木也。庚爲金。故言陽井金也。餘皆倣此。

此舉古經十變言井榮膻經合。俱以五行陰陽爲配偶。但一陰一陽俱有相尅。是何意也。言陽與陰配合。取剛柔之義耳。如陰井木。陽井金。是乙與庚合也。乙爲陰木。合庚之陽金。故曰庚乃乙之剛。乙乃庚之柔也。又於陰榮火。陽榮水。是丁與壬合也。丁爲陰火。壬爲陽水。陽膻木。陰膻

土是甲與己合也。甲爲陽木。己爲陰土。陰經金。陽經火。是丙與辛合也。辛爲陰金。丙爲陽火。陰合水。陽合土。是戊與癸合也。癸爲陰水。戊爲陽土也。如此配合。則剛柔相濟。然後氣血流通而不息。乃見人身經穴臟腑。俱有五行配合。無時不交也。

中峯云。觀此則三十三難庚之柔丙之柔之義益明矣。可見近來註家。不過逐章敷衍。未能通體貫徹也。

六十五難曰。經言所出爲井。所入爲合。其法奈何。然所出爲井。井者。東方春也。萬物始生。故言所出爲井也。所入爲合。合者。北方冬也。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爲合也。

此言井榮膈經合。如春夏秋冬之周而復始。東南西北之循環無端。自井而生發。至合而入藏。如天地一歲而有四時。一日亦有四時。人身隨其氣而運行。所以一呼一吸。陰陽無不周備也。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大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邱墟。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膈爲原者。何也。然五臟膈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三焦所行之膈爲原者。何也。然膈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中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原者。三焦之尊號也。故所止輒爲原。五



臟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太淵。在手掌後陷中。手太陰所注。此即脈之大會也。大陵。在掌後骨下橫紋中兩筋間陷中。手厥陰所注。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兩寸。足厥陰所注。太白。在足大指後內側橫骨下。足太陰所注。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足少陰所注。兌骨。一名神門。在掌後銳骨端陷中。當小指後。手少陰所注。邱墟。在足外踝下如前陷中。足少陽所過。衝陽。在足跗<sup>五</sup>上寸高骨間動脈去陷谷二寸。足陽明所過。仲景所謂跌陽也。陽池。在手外腕上陷中。自本節後骨直對腕中。手少陽所過。京骨。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足太陽所過。合。谷一名虎口在手大指合。指歧骨陷中。手陽明所過。髓骨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又手太陰所過。三焦之原在臍下腎間動氣之所。人之生命十二經之根本。皆係乎此。三焦在此原氣。分別致使通行上中下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之腧穴。因其經歷。故腧亦可名原也。而所謂原者。豈非三焦尊重之號乎。五臟六腑之病。皆取十二經之原穴。豈非三焦能統攝諸臟腑之一大腑乎。

六十七難曰。五臟募皆在陰。腧皆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腧在陽也。

此章發明募腧所以。在陰在陽之義。陰者屬於腹。募居於腹。陽者屬於背。腧居於背。募者結募也。為經氣之所聚。腧者輸也。由此而輸彼也。故募腧為氣血陰陽周行懸節之所。而病邪亦無不從此而出。人如病在

陰分。有膻方可以行陽。病在陽分。有募方可以行陰。否則間隔不通矣。故令募在陰。膻在陽也。此義以瘧證喻之。最爲確切。凡瘧必由外感暑濕之邪。內傷生冷之氣。其邪漸漬。隱於募原。邪氣行陽則熱。行陰則寒。邪入淺。則道近。故曰作。邪入深。則道遠。故間曰作。愈深則愈遠。故有間二日三日者。此非陰病行陽。陽病行陰之明驗乎。五臟之募穴。肺募中膻穴。心募巨闕穴。脾募章門穴。肝募期門穴。腎募京門穴。

六十八難曰。五臟六腑。各有井榮膻經合。皆何所主。然經言所出爲井。所流爲榮。所注爲膻。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井主心下滿。榮主身熱。膻主體重節痛。經主喘咳寒熱。合主逆氣而泄。此五臟六腑井榮膻經合所主病也。自六十二難至此。俱發明井榮膻原經合之穴。以下俱發明針刺之法也。紀氏曰。井者。若水之源。水始出源。流之尙微。故謂之榮。水上而注下。下復承而流之。故謂之膻。水行經歷而過。故謂之經。經過於此。乃入於臟腑與衆經相會。故謂之合。素問曰。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也。晞范曰。井法木以應肝。脾之位在心下。今邪在肝。肝侵脾。故心下滿。今治之於井。不令木乘土也。榮法火以應心。肺屬金。外主皮毛。心火灼於肺金。故身熱。謂邪在心也。故治之於榮。不使火來乘金。則身熱自愈矣。膻法土以應脾。今邪在土。土必尅水。水者腎也。腎主骨。故病則節痛。邪在土。土自病則體重。故治之於膻。經法金以應肺。今邪在肺。得寒則咳。得熱則喘。金必尅木。木者肝。肝在志爲怒。怒則氣逆而作喘。故治之於經。合應

水而主腎。腎氣不足。傷於衝脈。則氣逆。腎開竅於二陰。氣逆則不禁而  
下泄。故宜治合也。五臟六腑。各有井榮腧經合之穴。其原穴獨在六腑。  
故六腑多一原穴。並列於後。

肝井大榮腧行腧太經中合尺

肺井少榮腧魚腧太經經合尺

心井少榮腧少腧神經道合少

腎井井榮然腧太經復合陰

脾井井榮大腧太經商合陰

心絡井中榮勞腧大經白合陰

膽井井榮依腧位經經合陽

大腸井井榮二腧合經經合陽

小腸井井榮前腧後經經合陽

胃井井榮內腧骨經經合陽

膀胱井井榮庭腧骨經經合陽

三焦井井榮通腧骨經經合陽

六十九難曰。經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何謂也。然虛

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當先補之。然後瀉之。不實不虛以經取之者。是正

經自生病。不中他邪也。當自取其經。故言以經取之。

此章言針刺經穴補瀉之大法。而亦可推之於用藥也。子母以五行配

臟腑而推之。先補之。然後瀉之者。言欲瀉其子。而必先補其母也。可見古人必以固本爲要明矣。

七十難曰。經言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然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

此言針法以得氣爲主。故氣淺針亦淺。氣深針亦深也。

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者。何也。然春夏溫。必致一陰者。初下針沉之。至腎肝之部。得氣引持之陰也。秋冬寒。必致一陽者。初內針淺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而內之陽也。是謂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也。上文言用針得氣之理。此言用針致氣之法。以順四時陰陽之義。謂春夏初內針深。至腎肝之部。得其一陰之氣。卽持鍼引至心肺之部而留之。秋冬初內針淺。至心肺之部。得其一陽之氣。然後推之至腎肝之部而留之也。

七十一難曰。經言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何謂也。然針陽者臥針而刺之。刺陰者先以左手撮按所針榮臑之處。氣散乃內針。是謂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也。

此言用針淺深之法。臥針者。臥其針而刺之。則淺而不傷榮血也。以左手撮按者。令衛氣散。內針則深而不傷衛氣也。

七十二難曰。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何謂也。然所謂有見如入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針。針入見氣盡乃出針。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也。

此言候氣到而內針。候氣盡而出針之義。如入如出如字。同而字。古通用。

七十三難曰。諸井者。肌肉淺薄。氣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然諸井者。木也。榮者。火也。火者。木之子。當刺井者。以榮瀉之。故經言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此之謂也。

井屬木。是火之母。榮屬火。是木之子。比如腎實當瀉井木。而井木之穴。在手足指梢肉薄氣少不足施治。於是刺榮。所謂瀉子令母虛。若舍榮而刺膺。則土虛不能制水。腎邪更實矣。若刺經。則金生水。腎邪必反甚矣。故曰當刺井者。以榮瀉之。故經言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也。

七十四難曰。經言春刺井。夏刺榮。季夏刺膺。秋刺經。冬刺合者。何也。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榮者。邪在心。季夏刺膺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臟一病。輒有五也。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泣者。肝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四時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也。針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

此章言春夏秋冬之刺井榮膺經合。非必春刺井。其邪在肝者刺井也。井屬木。春也。故云春刺井也。餘臟皆然。又問肝心脾肺腎。何故繫於春夏秋冬。故復舉肝木之青臊酸呼泣。以明五臟六腑之病衆多。而並統

於金木水火土之所屬。如四時之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之所屬也。然其要妙在分別臟腑。如察秋毫。故下章又明臟腑陰陽之義。

七十五難曰。病有欲得溫者。有欲得寒者。有欲見人者。有不欲見人者。而各不同。病在何臟腑也。然病欲得寒而欲見人者。病在腑也。病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臟也。何以言之。腑者陽也。陽病欲得寒。又欲見人。臟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故以別知臟腑之病也。

前三卷以脈別臟腑。切脈而治病也。此以所欲別臟腑問情而針病也。七十六難曰。針有補瀉。何謂也。然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入針也。何以言之。坊本脫此四字

呼內吸出爲補。吸內呼出爲瀉。此章言不但此也。必以得氣爲主義。在下文。

然知爲針者信其左。不知爲針者信其右。當刺之時。必先以左手厭按所針榮陷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順針而刺之。得氣推而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不得氣。乃與男外女內。又不得氣。是謂十死不治也。厭與壓同

知爲針者。善針之人也。左手厭按榮陷。知肌肉厚薄。筋骨腠會。取穴分明。於左手指下。然後以右手內針。不知爲針者。反是。凡用針之時。必先以左手彈之。使氣脈努聚若動脈之狀。爪按真穴刺之。待氣應於針。因而推至當止之分。此謂補。若得氣。卽搖動伸提。此謂瀉。若久留針而氣

不至則浮針於衛分左轉以待其氣。不至又沉內於榮分轉右以待其氣。若又不至爲陰陽俱絕不治也。言男女卽左右。

七十七難曰。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氣。當瀉之時。何所置氣。然當補之時。從衛取氣。當瀉之時。從榮置氣。其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榮衛通行。此其要也。陽氣卽衛氣。陰氣卽榮氣。

此言補瀉用針之法也。欲補從衛取氣淺針之。俟得氣乃推內針於所虛之處。欲瀉從榮置氣深針之。於所實之處。俟得氣引針泄之。此補瀉大要也。

七十八難曰。經言五臟脈已絕於內。用針者反實其外。五臟脈已絕於外。用針者反實其內。內外之絕。何以別之。然五臟脈已絕於內者。腎肝脈絕於內也。而醫者反補其心肺五臟。脈已絕於外者。心肺脈絕於外也。而醫者反補其腎肝。陽絕補陰。陰絕補陽。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此言脈者。謂針刺脈絡之脈。非寸關尺之脈也。絕者。氣不至也。曰外內者。卽榮衛陰陽上下也。此言不知補瀉之法。足以殺人。下文詳言其法也。

七十九難曰。經言迎而奪之。安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無實。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何謂也。發在下文。

然迎而奪之者。瀉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假令心病瀉手心主膻。膻絡之大陵穴。是謂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井。膻絡之中衛穴。是謂隨而濟之者也。所謂實之與虛者。孺牢之意也。氣來實牢者。爲得。孺虛者。爲失。故曰若得若失也。陰屬土。心病瀉之。是瀉子也。井屬木。心病補之。是補母也。孺猶軟也。牢猶鞭也。得失。卽有無也。心病。卽胞絡病也。

八十難曰。經言能知迎隨之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必在陰陽。何謂也。然所謂迎隨者。知榮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也。隨其逆順而取之。故曰迎隨。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其內外表裏。隨其陰陽而調之。故曰調氣之方。必在乎陰陽。

此言迎隨之氣。隨其逆順而針之。調氣之方。審其陰陽表裏用藥而調之也。

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實。無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脈耶。將病自有虛實也。其損益奈何。然是病非謂寸口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故知肝虛。徵少氣。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此章雖承上而言針刺之補瀉。其實爲總結全部大法。而寓反覆丁寧之意也。然時舉經言無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爲問者。具見醫理最嚴虛實之戒。虛實稍誤。害如反掌。故設此諄諄垂訓之辭也。如上卷



之言。動脈會於寸口。以下十二經之臟腑。定寸關尺之脈位。以弦鈎毛石之象。合四時之盛衰。而又推廣命門三焦。奇經絡脈。陰乘陽乘。覆盜關格。六甲旺脈。損至脈症。五邪五泄。傷寒積聚。厥痛狂癲。無一不極詳且備。而猶慮後人不知五臟自有生剋。以平爲度之法。故云此非寸口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卽此自有虛實一句。乃示人以法外之法也。得乎此。卽經所謂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法亦得矣。凡人脈之虛實。必因病而見。未有病見虛實而脈不見虛實者也。今言自有虛實。乃五臟自有相制者虛實。不同於脈之虛實論也。如肝實而肺虛。肝木受制於肺金者也。因肺虛不能制肝。所以謂之肝實。若治肝之實。非矣。醫當補肺金之虛。則肝之實。肺自能制之也。如肺實肝虛。肺乃制肝者也。肺既實。則制肝太過。若徒補肝之虛而不治其致虛之源。亦非矣。醫當瀉肺金之實。則肝木自能條達也。若不能治其致虛之源。苟能知虛知實。猶不至於大謬。更有不知相制之虛實。反補其實而瀉其虛。損不足而益有餘。使輕證必重。重證必死。所謂中工之害也。舉肝肺則他臟俱可類推。學者能不惕然知警乎。或問難經至八十一難而止。取何義耶。余曰。此越人悉體軒岐之旨。而寓尊經之義乎。如素問九卷而分八十一篇。靈樞九卷亦分八十一篇。其一十八卷。後人析爲十二卷。二十四卷。此皆變亂古聖之旨。大失尊經之義。今卽以靈素證之可明矣。考素問離合眞邪論。黃帝問曰。余聞九針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

盡通其意矣。又靈樞九針論。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鐘之數焉。若此者。乃知天地大德曰生。重陽九之數也。故軒岐作內經。亦體天地陽生之道。而符此九九之數也。今難經之八十一難。乃合內經而一貫之。首尾相應。全體通靈。豈非越人悉體軒岐之旨而寓尊經之義乎。中峯云。余見難經各家之註多矣。皆不能探作者之心。不過隨文敷衍。並無一語道及全體通靈之妙。今閱是註。知越人引靈素一十八卷之義。會其序而該其要。會通一貫。作此八十一條之大文。學者能玩索研求。則一十八卷之靈素。莫不頭頭是道矣。乃近世張介賓以內經分類各門。名曰類經。以備醫者易於查對。猶夫吾儒之五經。時下亦有分門類敘。以供便覽。無非欲開淺學摘用之竇。殊不知氣脈不貫。頭緒全無。臨文之際。究無益也。因悟難經之妙。不易內經之次序。能運內經之全神。必軒岐假手於越人。而作此合璧之書也。然三千年來。實無人道。乃得是注而始明。又何莫非越人之假手於先生乎。

